莫泊桑小说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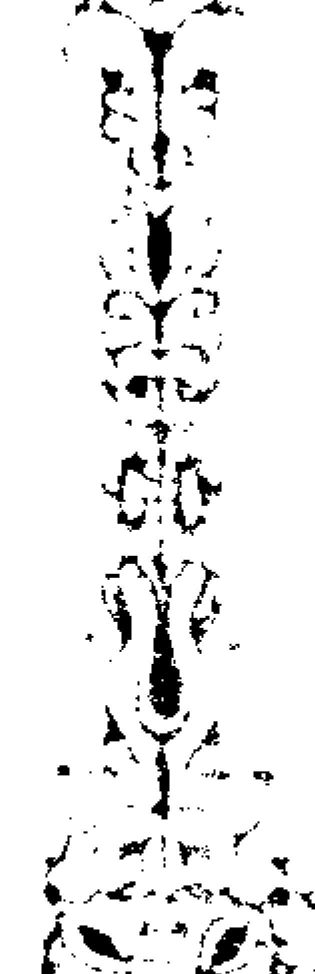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豪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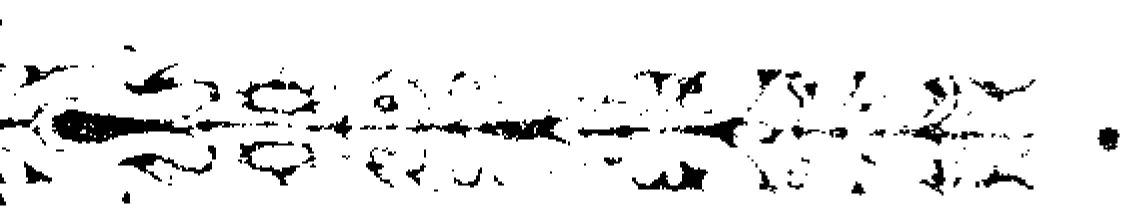
莫泊桑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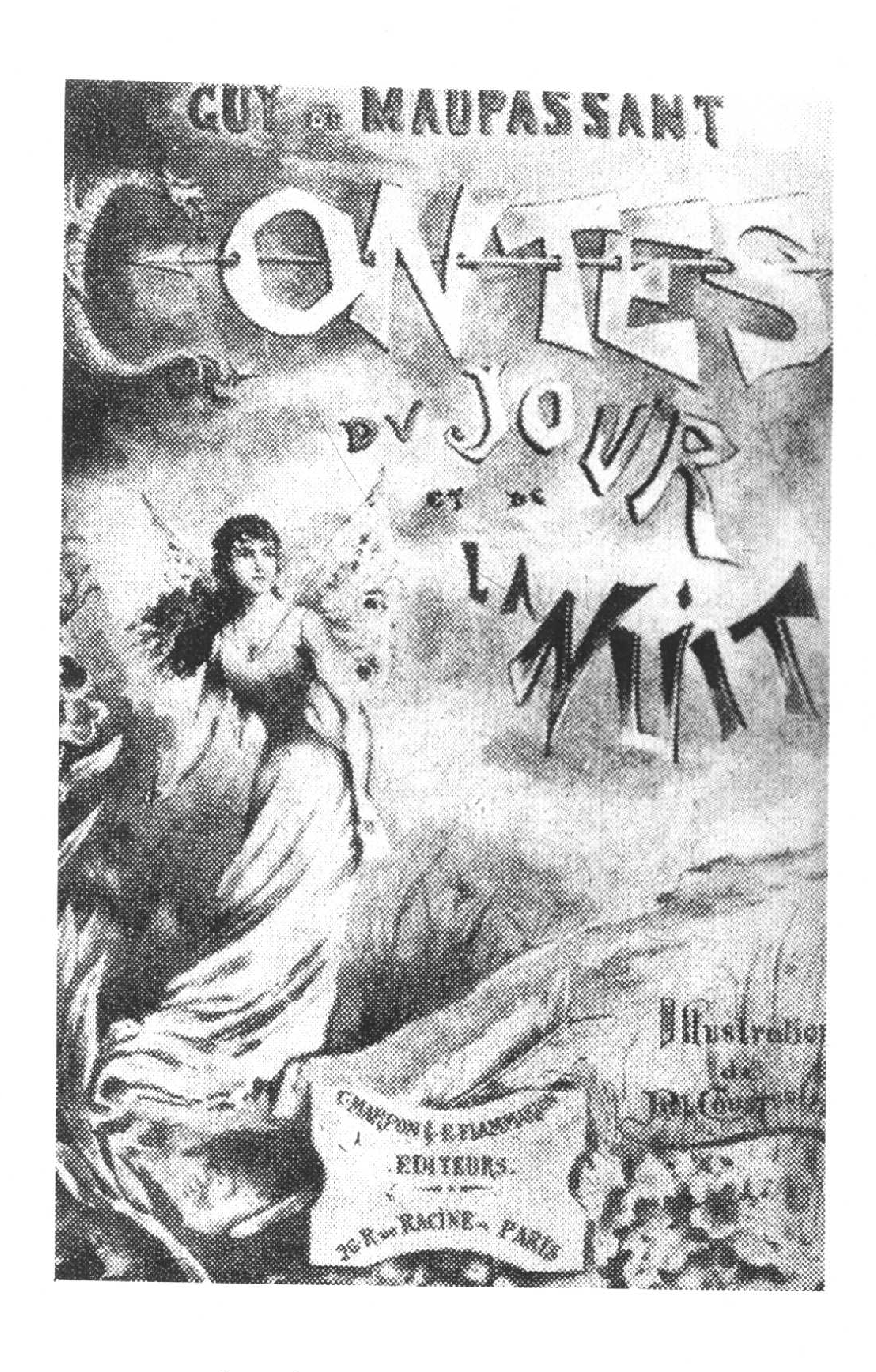
第7卷

桂裕芳　主编
王尚民　王庭荣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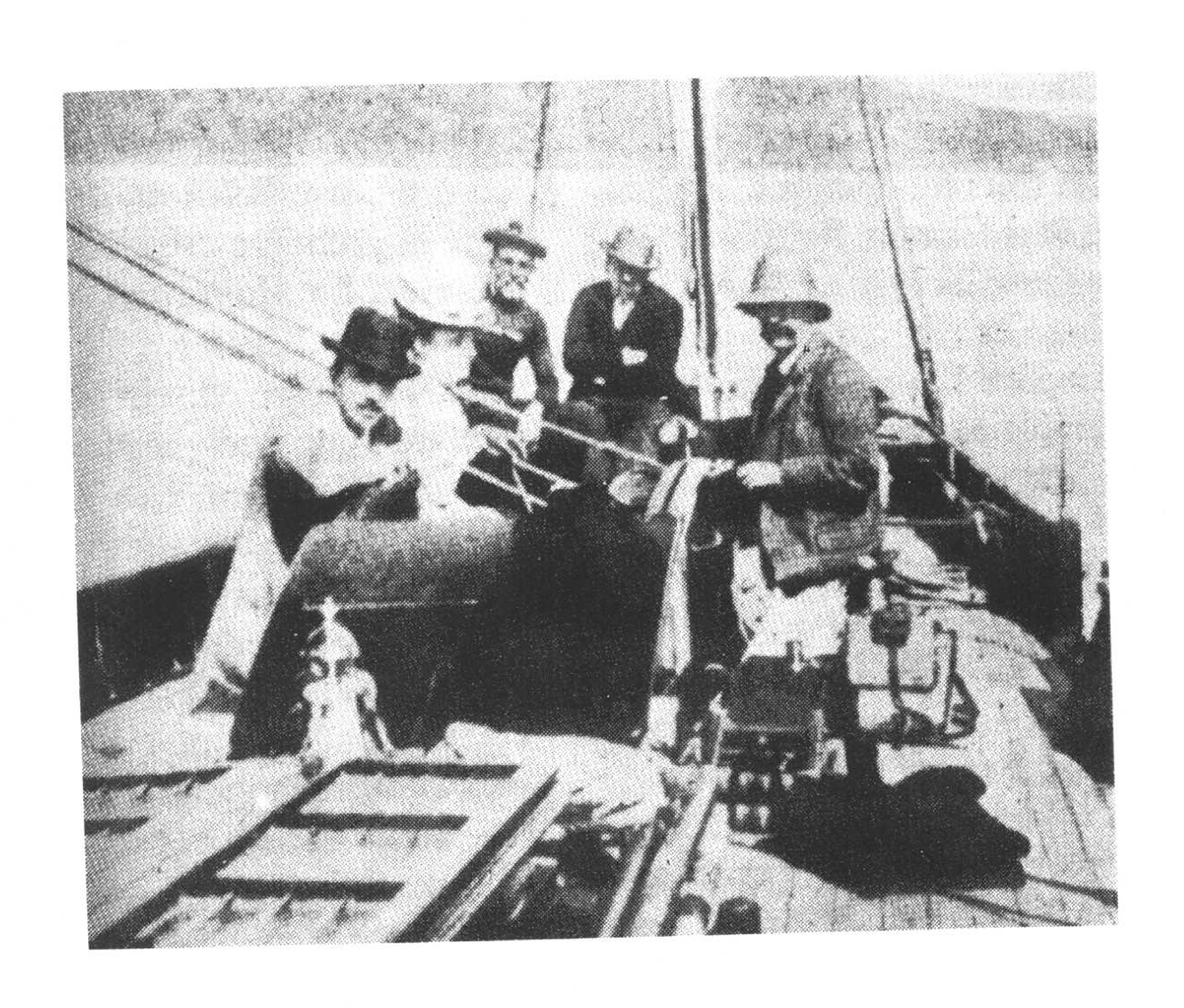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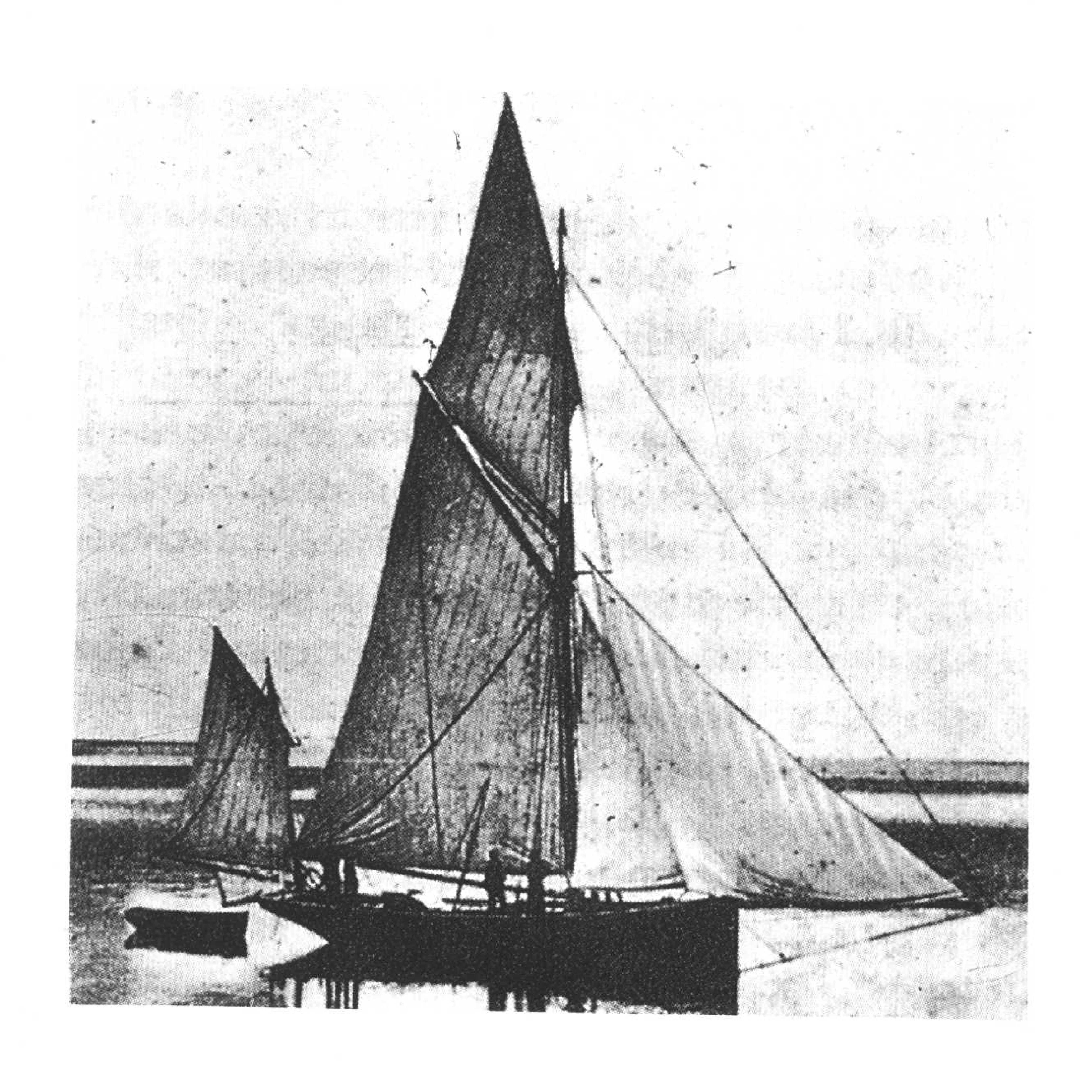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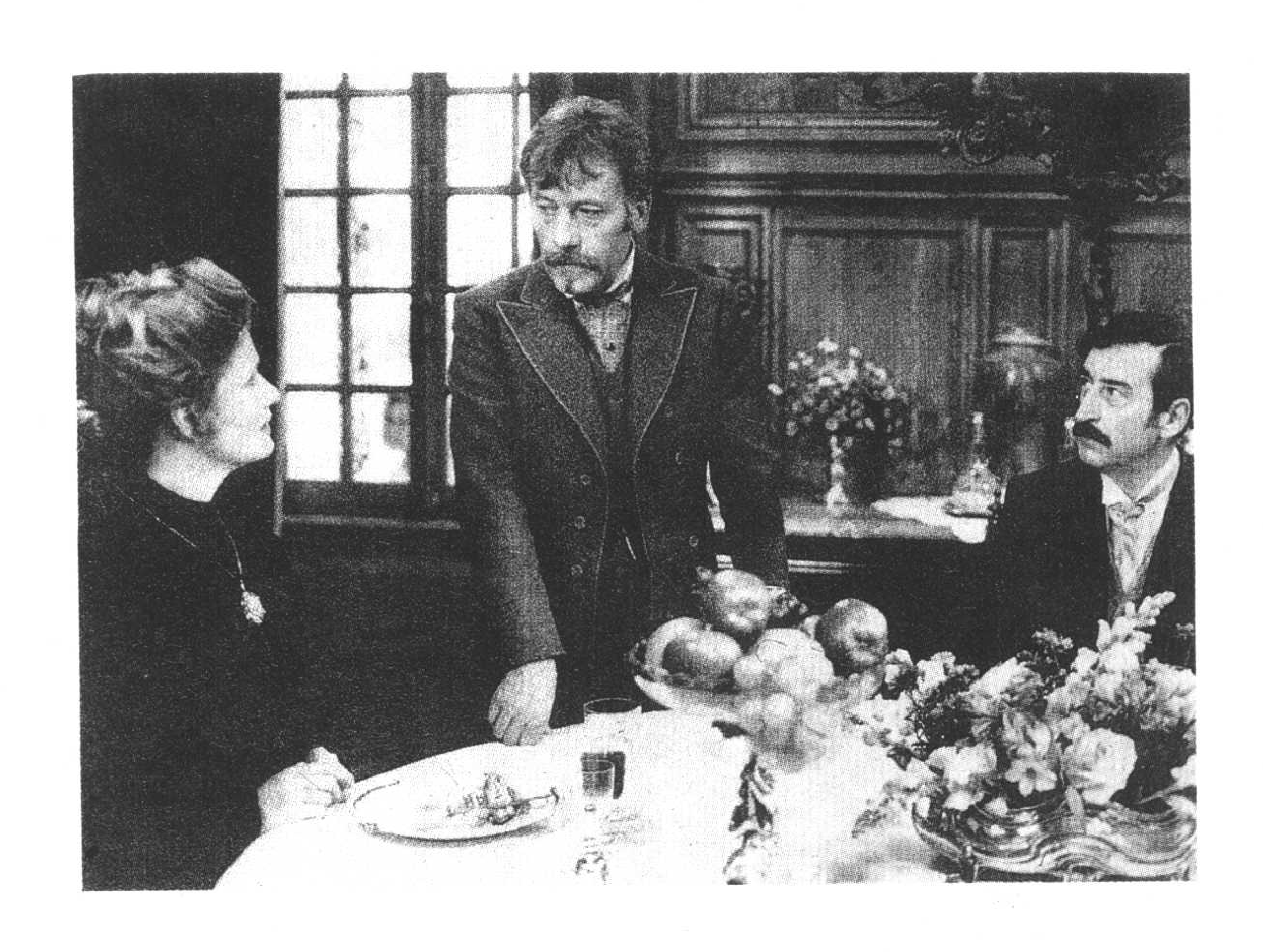
《白昼与黑夜的故事》原版封面



莫泊桑与友人乘“漂亮朋友二号”



莫泊桑的帆船“漂亮朋友号”



根据莫泊桑作品改编的《贝尔特》剧照

目　　录

中短篇小说（1884.4.26—1884.12.30）

遗产 …………………………………… 王尚民 译（1）
女房东 …………………………………… 王尚民 译（80）
小酒桶 …………………………………… 王尚民 译（88）
沙莉 …………………………………… 王尚民 译（96）
酒鬼 …………………………………… 王尚民 译（109）
病人和医生 …………………………………… 王尚民 译（116）
头发 …………………………………… 王尚民 译（124）
恐怖 …………………………………… 桂裕芳 译（133）
回忆 …………………………………… 桂裕芳 译（140）
散步 …………………………………… 王尚民 译（148）
隆多利姊妹 …………………………………… 桂裕芳 译（156）
上校的见解 …………………………………… 桂裕芳 译（187）
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 …………………… 桂裕芳 译（194）
第二十九床 …………………………………… 桂裕芳 译（200）
抽搐 …………………………………… 桂裕芳 译（213）
坦白 …………………………………… 王宜平 译（219）

恐惧 ………………………………………… 桂裕芳 译 (226)
归来 ………………………………………… 王宜平 译 (234)
坟墓 ………………………………………… 王宜平 译 (242)
忏悔 ………………………………………… 王宜平 译 (247)
被遗弃者 …………………………………… 王宜平 译 (255)
伊韦特 ……………………………………… 王尚民 译 (266)
一个疯子? ………………………………… 王庭荣 译 (358)
发现 ………………………………………… 王庭荣 译 (366)
焚尸的柴堆 ………………………………… 王庭荣 译 (372)
嫁妆 ………………………………………… 王庭荣 译 (379)
坏蛋穆罕默德 ……………………………… 王庭荣 译 (387)
遗赠 ………………………………………… 王庭荣 译 (397)
护林人 ……………………………………… 王庭荣 译 (405)
贝尔特 ……………………………………… 王庭荣 译 (415)
邦巴尔 ……………………………………… 王庭荣 译 (426)
忏悔 ………………………………………… 王庭荣 译 (434)
报复 ………………………………………… 王庭荣 译 (442)
乡村法庭 …………………………………… 王庭荣 译 (454)
十一号房间 ………………………………… 王庭荣 译 (460)
壁橱 ………………………………………… 王庭荣 译 (469)
俘虏 ………………………………………… 王庭荣 译 (477)

遗产*

一

献给卡蒂尔·孟戴尔[①]

虽然还不到十点钟，可是海军部的职员们却已经川流不息地走进了办公楼的大门。他们匆匆忙忙从巴黎各个角落赶来，因为新年快要到了，这正是职员们勤奋工作争取晋升的时候。在这曲折迂回好似一座迷宫的大楼里，充满了一片匆匆的脚步声。一条条走廊，纵横交错，令人分辨不清。走廊上开着无数个门，通向各个科室。

每个人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里，跟先来的同事握握手，脱去

---

* 1884年3月15日至4月26日首次在《军事生活》上连载，是莫泊桑最长的中篇之一。

① Catulle MENDES，法国作家（1843—1909）。

外衣，换上办公时穿的旧衣服，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桌上堆放着公文，等待着他去处理。然后，他们便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去打听新闻。首先要打听的是：科长来了没有，他的情绪好不好，当天来的邮件多不多。

总装备处的收发员塞扎尔·卡什兰先生从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官，由于工作年限长了，当上了主要收发员。这时，他正在往一个大本子上登记刚由办公厅的办事员送来的文件。在他对面坐着的是录事萨翁老头儿，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老人，由于夫妻之间不和睦，在全部里都出了名。他正在那里侧着身子，斜着眼睛，带着小心翼翼的缮写员的那种呆板姿态，慢慢地誊写着科长拟的一份电报。

卡什兰先生是个胖子，白发剪得很短，像刷子的毛一样竖在头顶上；他一面办着他的日常公事，一面说道："从土伦来了三十二封邮件，这个港口给咱们寄来的邮件和另外四个港口合在一起的一样多。"

随后，他就向萨翁老头儿问那个每天早晨必问的问题："喂，萨翁大叔，夫人好吗？"

老人并不中断他的工作，回答说："卡什兰先生，您明明知道，这个话题使我很难堪。"

收发员便哈哈大笑，和每天他听到这句相同的话时笑的一样。

门开了，玛兹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棕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衣服穿得非常讲究；他认为自己的相貌和仪表比自己现在的地位要高，因而觉得大才小用了。他戴着几个大戒指，一条粗大的表链，还戴着一个单片眼镜，这不过是为了漂亮而已，因为他要工作的时候，还得把它摘掉；他还不时地晃动晃动两个手腕，好让人看见自己袖口上装饰着两颗闪闪发亮的大纽扣。

他一进门就问："今天的工作多吗？"

卡什兰先生回答说："又是土伦来的工作。很清楚，新年快要到了，他们那边在卖劲儿地工作。"

这时，另一个职员皮托莱先生也进来了。他爱开玩笑，说话很有风趣。他笑着问道："这么说，难道咱们这儿不卖劲儿罗？"

他接着便掏出怀表来，看着说道："现在十点还差七分钟，可大家都已经来齐了！小玛兹！您管这叫什么呢？我敢跟您打赌，勒萨伯尔先生阁下一定是和咱们杰出的科长一样，在九点钟就来了。"

收发员停住不写了，把钢笔夹在耳朵上，胳膊肘支在桌上，说道："嗯！这倒是，这个人要是不能升上去，那就绝不是因为他干劲儿不足了！"

皮托莱先生坐在桌子角上，晃着腿回答说："他一定会升上去的，卡什兰大叔，他一定会得到提升的，你放心好了。我可以拿二十个法郎跟你一个苏打赌，十年之内，他保准能当上科长。"

玛兹先生一面在火炉旁边烤着两条大腿，一面卷着一根纸烟宣告说："呸！拿我说吧，我宁肯一辈子挣两千四百法郎也不愿意像他那样拼着命干。"

皮托莱倚着脚跟转过身来，用挖苦的口吻说："尽管如此，亲爱的，您今天十二月二十号，也还是在十点钟以前就来了。"

可是对方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说："当然啦！我也不愿意大家都从我背上踩着过去！既然你们跑到这儿来看日出，我也可以这么干，虽然我对您的这种殷勤感到可怜。不过要比起勒萨伯尔所做的那样，竟然管科长叫"亲爱的老师"，熬到六点半钟才下班，并且还要把公事带回家去做，那还差得远呢。而且我是有社交活动的人，我还有些别的事务要花时间呢。"

卡什兰先生停止了登记工作，两眼发呆，坐在那里沉思着。最后，他问道："你们认为他今年还能得到提升吗？"

皮托莱大声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我相信他还能得到提升，而且是十拿九稳。他这样不择手段绝不会一无所获的。"

于是他们又谈论起晋升和奖金这个老问题来了。一个月来，这个小职员们的大蜂窝，从底层到顶楼都在疯狂地谈论这个问题。

他们估量晋升的机会，盘算奖金的数额，权衡职衔的分配，并且还为预料中的不公平而事先表示愤慨。他们每一天都重新开始头一天所坚持的争论，而且还要在第二天引用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论据和同样的话一成不变地再次重复下去。

又一个职员走了进来，他是布瓦塞尔先生，他个子矮小，脸色苍白，面带病容；他仿佛是生活在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里的人物，任何事情在他眼里都变成了非凡的奇遇。每天早上，他总要对他的同事皮托莱讲述他头天晚上的奇遇：在他的房子里所发生的臆想的悲剧，夜里三点二十分的时候，街上发出一阵呼叫声，他便打开窗子观望。他每天夜里都要给人们劝架，拦住狂奔的马，拯救处于危险中的妇女；虽然他的身体弱得令人可怜，可是他还不断地用自信的语气慢条斯理叙述凭着他的胳膊的力量完成的某些功绩。

他一听到人们在谈论勒萨伯尔，就声言说："总有一天，我要教训这个狂妄自大的小毛孩子一顿；只要他从我背上越过，我就要狠狠地斥责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去干！"

一直在抽烟的玛兹讪笑说："你要是今天就去骂他，那你就骂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从可靠的方面得知，你今年被搁在了一边，把位子给了勒萨伯尔。"

布瓦塞尔举起手来说："我向你们发誓，如果……"

门又开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情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他蓄着海军军官或是律师留的那种络腮胡子，戴着很高的硬领，说起话来快得好像他从来没有时间把话说完似的。他就像一个没有闲暇的人一样，跟每个人握了握手，就立即走到收发员面前说："亲爱的卡什兰，请您把1875年土伦A.T.V.缆绳厂的沙普卢卷宗给我好吗？"

卡什兰站起来，从头顶上面一个硬纸盒里取出一包装在蓝色封皮里的文件，递给他说："这就是，勒萨伯尔先生。科长昨天从这个卷宗里取走了三封电报，您大概知道吧？"

"是的，在我那里呢，谢谢。"

那年轻人接着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

他刚一走出，玛兹就大声说："嘿！好大的派头！就好像是已经当上了科长似的。"

皮托莱反驳说："等着看吧！等着看吧！他一定会比咱们先升科长。"

卡什兰先生没有再写字。仿佛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困扰着他。他又问道："这个小伙子一定会有美好的前程吧？"

可是玛兹用一种轻蔑的口吻小声地说："对那些想在部里干一辈子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对别的人来说，——那算不了什么……"

皮托莱打断他的话，说："您也许想当大使吧？"

玛兹做了一个不能忍耐的手势，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我才瞧不起这个呢！不管怎么说，在上等社会里，小科长的地位永远也算不了什么。"

录事萨翁老头一直在不停地抄写。不过已经有好大一会儿，他总是拿钢笔一下下蘸墨水，然后又一个劲儿地在墨水瓶旁边的湿海绵上擦笔尖，连一个字母也写不出来。墨水从笔尖上滑

下来掉在纸上，成为一个个圆墨点。老头儿望着他那不得不重新写的抄件，又惊异，又懊恼，像这样的事，近来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很忧愁地咕哝着说：

“这又是掺假的墨水！”

大家嘴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声。卡什兰的肚子把桌子都震动了，玛兹深深弯下了腰，好像要后缩到壁炉里似的；皮托莱一边跺脚，一边咳嗽，一边甩着右手，好像要甩掉手上的水似的；布瓦塞尔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虽然他平时把一切都看得悲多喜少。

可是萨翁老头儿最后用他的礼服的下摆角擦着笔尖说道：“没有什么好笑的。我的每件公事都不得不重抄两三遍。”

他从纸夹子里抽出一张新纸来，把衬格纸对准垫好，又从头写起：“部长先生，亲爱的同事……”这一次墨水不从笔尖上往下流了，钢笔可以清楚地写出字母来了，于是老头儿又侧着身子继续抄写下去。

其余的人仍在不停地笑着。他们都笑得喘不上气来。因为他们连续跟老头儿开这个玩笑已经快有六个月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发觉。他们的玩笑就是往擦笔尖用的湿海绵上滴上几滴油，这样，笔尖沾上了油，就挂不住墨水了。因此，这位录事常常是一连几个小时感到奇怪和懊丧，他用了好几盒笔尖，好几瓶墨水，最后宣称现在公家发的办公用品全都是不合格的次品。

这种庸俗的玩笑到后来就发展成了跟老人没完没了的胡闹和恶作剧。他们把猎枪的火药掺进老头的烟叶里，把吃的药倒在他时常要喝水的水瓶里，弄得他相信自从巴黎公社以来，大多数的日常用品都被社会主义者搀了假，目的是诋毁政府，引起一场革命。

因此，他便对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仇恨，他认为到处都有他们埋伏着，隐藏着，因而便对一种模糊不清而又可怕的未知事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恐怖心理。

这时，走廊里突然响起了一阵铃声。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科长托尔什伯夫先生发怒的铃声，于是大家便都向门口奔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卡什兰又开始登记，后来又把笔搁下，两手抱着头想起心事来。

他在反复考虑一个近来一直在使他烦恼的想法。他从前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官，负过三次伤，一次在塞内加尔，两次是在交趾支那，退役之后，受到特别照顾，调进海军部里；他长期做最低微的下属工作，吃过许多的苦，受过不少虐待，经历过无数挫折。因此他认为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长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生活在上层社会里的人物；甚至连那些被人称道："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很快就会高升"的科员，也好像是跟自己不同种族、不同血统的人。

于是，他对他的同事勒萨伯尔怀有一种近乎崇拜的高度敬仰之心，他还产生了想把女儿嫁给勒萨伯尔的秘密而又强烈的愿望。

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有钱，会很有钱。这是全部里的人众所周知的事，因为他姐姐卡什兰小姐拥有一百万的家产，足足的、实实在在的一百万，据说是靠着爱情得来的，不过由于她晚年笃信宗教，这笔钱也就变得洁净了。

这个老姑娘年轻时曾是娼妓，隐退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万法郎了。由于她十分节俭和过分简朴的生活习惯，在后来的十八年中，又使这笔钱增长了一倍以上。她很久以来就住在她弟弟家里，她弟弟丧妻之后和女儿科拉莉相依为命。但是她仅仅拿

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来补贴家庭开支，她保留着、积攒着她的金钱，并且经常对卡什兰重复地说："过简朴日子没有什么，反正都是为了你的女儿，不过你要赶快把她嫁出去，因为我想早日看到我的侄孙子呢。只有她能给我那种抱吻咱们血统的小孩的乐趣。"

这件事整个部里都知道，因而求婚者不乏其人。据说连玛兹这个人，漂亮的玛兹，科里的美男子，也怀着明显的意图围着卡什兰老头儿转。可是这个退伍的中士是一个在各种场合都闯荡过的老滑头，他希望物色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一个可能升为科长，并且可以反过来给他这个老士官塞扎尔带来光彩的年轻人。勒萨伯尔正合他的意思，而且很久以来，他就在想办法把他招引到家里去。

他突然站了起来，搓了搓手，他想到办法了。

他深知每个人的弱点。他认为只有利用对方的虚荣心，职业上的虚荣心才能把勒萨伯尔弄到手。他可以去请求他保护自己，就像人们去找参议员或众议员，去找一位大人物庇护自己一样。

卡什兰有五年没有得到提升了，便自认为今年一定可以被提升。于是他将假装是靠了勒萨伯尔的帮忙，以此作为答谢请他吃饭。

计划一想好，他立刻就开始进行。他脱掉旧工作服，从衣柜里摘下出门穿的外衣穿上，把所有与他这位同事的工作有关的、已经登记过的公文都拿上，向勒萨伯尔的办公室走去。由于这位职员工作勤奋和职务重要，受到特别优待，他一个人占用一间办公室。

这位年轻人正在一张大桌子上写东西。桌面上有许多摊开着的卷宗和散乱的文件，上面都用红墨水或蓝墨水编着号码。

他一看见收发员进来，就用亲切而透着恭敬的声调问道："怎么样，亲爱的朋友，您给我拿来了许多公事吧?"

"是啊，不少。另外我还想跟您谈谈。"

"请坐，朋友，我听着呢。"

卡什兰坐下来，轻轻咳嗽了一声，装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并且，用一种没有自信心的声音说道："勒萨伯尔先生，我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不想转弯抹角，我要跟老兵一样直率地说。我是来求您帮一个忙。"

"帮什么忙?"

"简单地说吧。今年我想得到晋升。没有人替我说话，于是就想到您了。"

勒萨伯尔脸上微微红了一下，他又惊又喜，充满了骄傲与羞愧。不过，他回答说：

"可是我在这里什么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比您差得远啦，您就要成为主任科员了。我什么事也办不到，请您相信……"

卡什兰赶快恭恭敬敬地打断他的话，说："得啦，得啦，得啦。科长能听进您的话。如果您肯替我向他说一句话，我就上去了。请您想一想，我再过一年半就有权退休了。如果我在元月一号得不到升级，我就会少拿五百法郎。我完全知道大家都在说：'卡什兰的生活并不拮据，他姐姐有一百万家产呢。'这是真的，我姐姐是有一百万，可是她这一百万在生利钱，她不肯拿出来花。这是为了留给我的女儿，这也是真的。可是我女儿和我，究竟是两个人呀。将来当我的女儿和我的女婿过着富裕生活时，如果我没有东西往嘴里填，我就干受苦了。这种情况您能够理解，是吗?"

勒萨伯尔点点头说："您说得很对，非常对。您的女婿也许会对您不十分好。况且，一个人不依靠别人生活，总是自由自

在的。好吧，我答应您尽我的力量去办，我跟科长说去，把您的情况讲给他听，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坚持一下。您就放心吧！”

卡什兰站起身来，抓住自己同事的双手，用军人的方式握着它们摇了几下子，喃喃地说道：“谢谢，谢谢，您可以相信，只要我遇到机会……只要我能够办到……”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儿说完他的话。他走了出去，走廊里响起了他那老兵的有节奏的脚步声。

但在这时，他远远地听见一阵急促的铃声，便立即跑起来，因为他听得出这是科长托尔什伯夫在叫他收发。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早晨，卡什兰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封着口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 亲爱的同事，我很高兴地预告您，部长根据我们局长和我们科长的提名，昨天已签字委任您为主任科员。明天您就可以接到正式的通知。在接到之前，您只当什么也不知道，对吗？
>
> 祝您好。
>
> 勒萨伯尔谨上

塞扎尔立刻跑到他的年轻的同事的办公室里去感谢他，对麻烦他表示歉意，并表示要尽心为他效力，一连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果然，第二天，大家都得知勒萨伯尔先生和卡什兰先生每人晋升了一级，其他的科员只得再等待一年，只有以得到一百五十法郎到三百法郎不等的奖金为满足了。

布瓦塞尔对大家说，这几天晚上，他要在半夜里守候在勒萨伯尔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把他狠狠地痛打一顿，打得他倒在

地上爬不起来。别的科员们听了默不作声。

星期一，卡什兰一到部里，就向他的保护人的办公室走去。他郑重其事地走进屋里，非常客气地说："我希望您能赏光，在三王来朝节期间，到舍下来吃晚饭。日子请您自己择定。"

年轻人有点惊讶，抬起头来用眼睛死盯着他的同事的眼睛，为了弄清楚对方的真正意图，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然后回答说："可是，亲爱的朋友，最近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有事情……"

卡什兰诚恳地坚持说："噢，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您可不要拒绝我们，让我们发愁。我以全家和我个人的名义请求您。"

勒萨伯尔还是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他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时间考虑，也来不及权衡利弊，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末了，他想："我去吃一顿饭，并不等于承担什么义务。"于是便露出满意的表情接受了，日期选择在本星期六。他还微笑着补充说："因为第二天早晨不必很早起床。"

二

卡什兰先生住在罗什·舒阿尔大街比较高的地段，是六层楼上的一套带阳台的小公寓，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巴黎。他一共有三间卧室，他姐姐，他女儿和他各住一间；饭厅兼做客厅使用。

卡什兰先生为了准备这顿晚餐，整整一个星期忙得坐卧不安。为了把这顿饭调配得既实惠又讲究，菜单就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是这样确定的：肉汁鸡蛋汤，鲜虾灌肠冷盘，螯虾，烤

子鸡，罐头青豆，鹅肝酱，沙拉，冰淇淋和甜食。

鹅肝酱是从邻近的熟肉店里买的，买的时候再三说要质量最好的。这样，一罐鹅肝酱就花了三法郎五十生丁。至于葡萄酒呢，卡什兰去找了街拐角的一家酒店，他平时喝的红葡萄酒就是从这家酒店论升买的。他不想到大酒店里去买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小零售商不大有机会把他们的好酒卖出去。"因此，好酒在他们的地窖里存放的时间很长，所以也就特别的好。

星期六那天，他早早地回了家，为的是看看是否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女仆跑来给他开门，脸蛋比西红柿还要红，因为她担心时间来不及，所以在中午就把火炉子生着了，炉火把她的脸烤了大半天；另外，也是由于这件事使她兴奋激动。

卡什兰走进饭厅，去一件一件地进行检查。这间小屋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在罩着绿色灯罩的吊灯的明亮灯光下，圆桌好像是一个白色的大圆点。

桌上摆着四只盘子，每一只上都盖着姑妈卡什兰小姐折叠成主教的帽子般的餐巾，盘子两边放着白合金的餐具，前边放着两只酒杯，一大一小。塞扎尔觉得这还不够阔气，便叫了一声："沙洛特！"

左边的房门开了，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出现了。她比她的弟弟塞扎尔大十岁，她脸盘窄小，两鬓镶着白色的鬈发，那是自己用卷发纸卷成的。她的嗓音很细小，即使对她那矮小而又弯曲的身体来说，也似乎显得太低弱了，她走路时，步履有点蹒跚，动作有些迟缓。

在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常说她："多么娇小可爱的姑娘呀！"

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由于以往养成的习惯，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她性格倔强、固执，思想狭隘，谨小慎微，而且容易发脾气。她自从变成虔诚的信徒以来，似乎

已把当年的艳情生活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问："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我觉得两个杯子还不够排场。如果加点香槟酒……也不过再多花我三、四个法郎，那高脚香槟酒杯就可以马上摆出来，餐厅的气派也就完全不同了。"

沙洛特小姐说："我看不出花这笔钱有什么用处。毕竟，这是你花钱，这件事与我无关。"

他犹豫了，想说服自己："我向你保证，这样会好得多。而且，在吃三王来朝饼的时候有香槟酒，也会使得气氛活跃些。"这个理由使他下了决心。他拿起帽子，跑下楼去，五分钟后，带着一瓶酒回来了。瓶肚上贴着一张绘有巨大纹章的宽大的白色商标，上面印有："德·沙泰尔·雷诺沃伯爵葡萄园特酿多沫香槟名酒。"

塞扎尔说："我只花了三个法郎，看来是一瓶好酒。"

他自己从碗橱里取出高脚酒杯，摆在每位宾客的坐位前面。

右边的门开了。他的女儿走进来。她高高的个子，肌肉丰腴，脸色红润，是个体格十分健壮的漂亮姑娘，她还长着一头栗色的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她身穿一件朴素的连衣裙，把她那丰满而又柔和的身材都显示出来；她那像男人般的宽嗓音低沉得刺激人的神经。她像孩子似的拍着手喊道："主啊！有香槟酒！多么幸福啊！"

他父亲对她说："你要记住，对这位先生要特别客气些，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她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好像是说："我知道。"

门厅的铃响了，门开了又关上了。勒萨伯尔出现了。他穿着黑色礼服，系着白领带，戴着白手套。他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卡什兰看了又惭愧，又高兴，赶快迎了上去，说："哎呀，

亲爱的朋友，咱们都是自己人；您看，我，我穿的可是便服。”

年轻人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您跟我说过，不过我养成了习惯，晚上出门一定要穿礼服。”他在衣襟的扣眼上插着一朵鲜花，他把折叠式高顶礼帽夹在腋下，鞠了一个躬。卡什兰给他介绍：“我姐姐沙洛特小姐，——我女儿科拉莉，我们在家里叫她科拉。”

大家都躬身行了礼。卡什兰又说：“我们没有客厅。有点不大方便，不过我们也都习惯了。”勒萨伯尔连忙说：“这样很亲切！”

他本来想把帽子留在身边，可是人家给他接了过去。他便立刻开始摘掉手套。

大家坐了下来，隔着桌子互相望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卡什兰问道：“科长今天很晚才回去吗？我为了帮助她们准备饭，早走了一会儿。”

勒萨伯尔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不，我们一块儿出来的，因为我们需要谈一下布列斯特的盖舱帆布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将来一定会给咱们添很多麻烦。”

卡什兰认为应该向姐姐说明一下，便转过身来对她说：“科里所有的困难问题都是勒萨伯尔先生经办。可以说他是我们的第二科长。”

老姑娘彬彬有礼地表示敬意说：“噢！我知道先生很有才能。”

女仆双手举着一大盆汤，用膝盖把门顶开，走了进来。于是，“主人”便大声说：“来吧，大家入坐吧！勒萨伯尔先生，请您坐在这儿，坐在我姐姐和我女儿中间。我想您不会害怕女士们吧。”晚餐便开始了。

勒萨伯尔带着点自满、近乎屈尊于人的表情，尽量讨人喜

欢。他不时地偷偷向那姑娘瞟上一眼，对于她那红润的脸色和她那令人垂涎的健康美感到惊讶。沙洛特小姐知道他兄弟的意图，所以谈话特别地卖力气，她尽力维持着那些属于老生常谈的平凡的话题。卡什兰容光焕发，大声地说着话，开着玩笑，斟着一个钟头前从街角的酒店里买来的酒，说："勒萨伯尔先生，来一杯勃艮第酒。我不能对您说这是有名的酒，但是还不错，它是窖藏陈酒，并且是真正的原装，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们是从产地的朋友们那里弄来的。"

年轻的姑娘坐在这个男人旁边，她猜到了他心里的想法，因而感到拘束，有点脸红，有点羞怯，一言不发。

当螯虾端上来的时候，塞扎尔说："这可是我很想结识的一位人物啊。"勒萨伯尔微笑着讲起：有一位作家，因为不晓得这种动物在做熟之前是黑色的，竟然把螯虾叫做"海洋里的红衣主教"。卡什兰听了使劲地笑，同时重复说："哈，哈，哈！真可笑。"可是，沙洛特小姐却板起脸来，生气地说："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位先生打的比方太不合适了。我这个人呀，能谅解所有的、一切的玩笑，可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嘲笑神职人员，我总要反对。"

年轻人本来就想讨好老姑娘，便趁机表白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谈到那些低级趣味的人以轻率的态度对待伟大的真理。最后他说："我呢，我尊重并崇拜我祖先的宗教，我是在这个宗教信仰中长大的，我要保持着它直到老死。"

卡什兰不再笑了。他把面包搓成一些小球，同时喃喃地说："说得很对，说得很对。"

随后，他就改换了这个使他厌烦的话题，他就像那些每天干着同一种活儿的人一样，由于一种自然的思路，便问道："美男子玛兹没有得到提升一定很生气，是吗？"

勒萨伯尔微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呢？按每个人的表现来提升嘛！"

于是，他们就谈论起部里的事情来了，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两位女人每天晚上都听卡什兰谈部里职员的事，她们几乎和卡什兰本人一样了解他们了。由于布瓦塞尔讲的那些奇遇和他的浪漫气质，沙洛特老姑娘对他很关心，而科拉小姐则暗自对美男子玛兹颇感兴趣。然而，她们都从未见过他们。

勒萨伯尔用上级的口气谈论他们，好像部长评论自己的下属似的。

大家都听着他说："玛兹这个人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不过一个人要想得到晋升，总得多做点工作。他爱交际，爱玩乐，这些事把他的心都闹乱了。由于这个缺点，他将永远不会有大的成就。或许他能靠着一些关系当上副科长，但是决不会再高了。至于皮托莱，他的笔下功夫很好，这一点应该承认，他的文笔看起来很漂亮，不可否认，但是实质上有些空洞。他这个人一切都浮在表面上。这个年轻人，不能把他摆到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要是在一个能够给他安排工作的、精明强干的科长手下，可能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

沙洛特小姐问："那布瓦塞尔先生呢？"

勒萨伯尔耸了耸肩膀，说："一个可怜虫，一个可怜虫啊！他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歪曲。他净做白日梦，胡编一些故事耸人听闻。在我们看来，他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

卡什兰笑了起来，表示意见说："我们那里最好的人是萨翁老头儿。"大家都跟着笑了。

然后，他们就谈到戏院和当年上演的戏剧。勒萨伯尔又用同样权威的口气评论起戏剧文学来，他把那些作家们截然分成

几类，像那些自认为不会犯错而又无所不晓的人那样，十分有把握地断定每一位作家的优点和缺点。

烤子鸡吃完了。塞扎尔打开鹅肝酱的罐子，他那小心谨慎的样子，使人判断里边的东西一定不错。他说："我不知道这次做得成功不成功，不过平常总是很好的。这是住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表兄弟送给我们的。"

于是，每个人就恭而敬之地慢慢地吃起盛在黄瓦罐里的这种肉食来了。

冰淇淋端上来了，可是很糟糕。它变成了一种又像汁、又像汤、又像液体的东西，在高脚盘里浮动着。原来是糕点铺里的小徒弟在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就送来了，小女仆怕自己不会从模子里往外弄，便请他把冰淇淋给盛好了。

卡什兰很懊恼，打算叫她端回去，后来，他想到了三王来朝饼，才又安静下来。他带着神秘的表情切起饼来，仿佛其中包含着头等重要的秘密似的。大家都注视着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饼；在传递这个饼的时候，他嘱咐每个人闭上眼睛取自己的一块。

谁会得到那个豆子呢？每人的嘴唇上都流露着傻笑。忽然，勒萨伯尔先生轻轻地惊叫了一小声"啊！"用大拇指和食指拿出一颗还沾着面粉的大白豆来。卡什兰拍起手来，随后就喊道："选王后吧！选王后吧！"

"国王"心里犹豫了一下。选沙洛特小姐，岂不是很策略的一着吗？这样，她会感到高兴，他就可以博得她的好感，从而把她争取过来！后来，他又考虑到，人家是为了科拉小姐才请他来的，他要是选了姑母，岂不显得太傻了吗？他于是向着年轻的姑娘转过身来，把那颗象征主权的豆子献给她说：

"小姐，请允许我把它献给您好吗？"

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看了看对方。她说：

"谢谢，先生！"然后收下了那个代表王权的信物。

他心里想："这个姑娘，她长得真是漂亮。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而且，她还很大方，好家伙！"

忽然，砰的一声把两个女人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卡什兰在开香槟酒呢，酒从瓶子里猛地喷了出来，流到桌布上，酒杯里充满了泡沫。这时候，主人宣称："看样子酒还不错。"可是，当勒萨伯尔为了不让杯子里的酒继续溢出来，准备喝一口的时候，塞扎尔喊道："国王喝酒了！国王喝酒了！国王喝酒了！"

沙洛特小姐也兴奋地用她那尖嗓子急叫起来："国王喝酒了！国王喝酒了！"

勒萨伯尔很有把握地一口气喝完了一杯酒，把空酒杯放在桌上说："你们看我还站得稳稳的！"接着，他转过身来对科拉小姐说："现在该您了，小姐！"

她正要喝酒，可是大家一叫："王后喝酒了！王后喝酒了！"她的脸红了，笑了起来，便把高脚香槟酒杯放下。

晚饭在十分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国王对王后表现得又殷勤又热情。然后，喝完甜烧酒以后，卡什兰提议说："现在把桌上的餐具收拾一下，咱们好松快一点。如果不下雨，咱们可以到阳台上去待一会儿。"虽然天色已黑，他还是想让客人看看风景。

于是，他把阳台的玻璃门打开了。一股湿润的微风吹了进来。外面天气挺温暖，和早春四月的天气一样；所有的人都登上了把饭厅和宽阔的阳台隔开的台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片朦朦胧胧的亮光，仿佛画在圣像头上的光轮似的，笼罩在这座大城市上空。有几个地方灯光比较明亮，卡什兰解释

说：“瞧，那边发亮的地方是伊甸园剧院①。这边这条线是林荫大道。嗯！看上去十分清楚。白天，这里的景色美极了。无论您到哪里去旅行，决不会看到比这儿更美的景色了。”

勒萨伯尔站在科拉身旁，用臂肘倚在铁栏杆上。科拉默默地望着远方出神，因为有时候会使人的灵魂发木的那种爱情引起的忧郁突然占据了她的心。沙洛特小姐因为害怕湿气，回到客厅里去了。卡什兰在伸着胳膊，指着荣军院、特罗卡德罗宫、星形广场的凯旋门的方向继续说着。

勒萨伯尔小声地问科拉：“科拉小姐，您也喜欢从高处看巴黎吗？”

她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仿佛是他把她叫醒了似的，回答说：“我吗？……是的，尤其是在晚上。我想到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在所有这些房子里，有多少幸福的人，又有多少不幸的人啊！要是我们都能看见，那我们将能知道多少事情啊！”

他把身体向科拉渐渐移近，直到他们的臂肘与肩膀都挨在了一起。然后说：“要是在月光下，这里一定是像仙境一样吧？”

科拉小声说：“我也这样想。简直就是居斯塔夫·多雷的一幅版画。要是能够在那些房顶上散散步，该是多么好玩呀！”

于是，他便开始问她的爱好、梦想和乐趣。她毫不拘束地做了回答，完全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而且是不太爱幻想的姑娘。他发现她很通情达理，不免暗暗地想：如果能伸胳膊抱住这个滚圆而结实的身体，并且能像小口抿好酒一样，一下一

① 伊甸园剧院坐落在巴黎布德罗大街，离歌剧院不远的地方，落成于1883年1月，它的大厅的宽广和壮丽堪与歌剧院媲美，是巴黎的第二大剧院，其建筑是印度风格。这个剧院以其灯光和彩色玻璃装饰著称。它专门上演大型芭蕾舞剧，龚古尔曾这样写道：“九百只胳膊和九百条大腿无休止地在空中舞蹈着……”

下地，连续地，长时间地亲吻她耳朵旁边被一缕灯光照亮的那块娇嫩的面颊，那该是多么甜蜜呀！由于如此临近一个少女而产生的那种感觉，由于对处女的成熟肉体的那种渴望，由于年轻姑娘的那种美妙的诱惑力，他动心了。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被吸引住了；他觉得像这样挨着她倚在栏杆上，感到她在自己身边，全身渗透着和她接触的快感，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几个夜晚、几个星期，甚至可以永远这样待下去。面对着灯火辉煌、开始了荒淫享乐的夜生活的广阔的巴黎市，一种仿佛诗意般的东西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觉得他是俯临着这座大城市，翱翔在它的上空；他感到如果能够靠近这满天星斗，在这座大城市之上，在这城里所有的爱情之上，在所有的庸俗满足之上，在所有的平凡欲望之上，每天晚上在这个阳台上倚在一个女人身边，和她相爱、互相接吻、互相拥抱，那该是多么美妙呀！

有一些夜晚，连最缺乏热情的心灵也会像长了翅膀一样，开始做起梦来。他也许是有点醉了吧。

卡什兰进屋里找他的烟斗去了。他回来时，一边点着烟，一边说："我知道您不抽烟，所以就不敬您纸烟了。再没有比在这儿抽一支烟更舒服的了。我要是必须住在楼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不过，我们可以搬下去住，因为这所房子，以及左边和右边的两所，都属于我姐姐，她在这些房子上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呢。她买这些房子时并没有花多少钱。"

接着，他向餐厅转过身去，喊道："沙洛特，这儿的几块地皮，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于是，那位老姑娘用尖细的嗓音说起来。勒萨伯尔只能听到一些片段的句子："……在一八六三年……三十五个法郎……后来盖了……这三所房子……一位银行家……至少可以卖五十万法郎……"

她叙述自己的财产，就像是一个老兵谈他亲身参加过的战役一样得意。她历数自己购置的产业，后来人家向她出过什么价钱，它们增值多少，等等。

勒萨伯尔十分感兴趣，便转过身来，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可是，他还是只能听到她说的片言只语，他突然丢下他那年轻的女伴，想回到屋里去详细听听。他坐到沙洛特小姐身旁，同她长时间谈着房租可能要增加多少，把钱投到股票或是房地产上能够获利多少。

他坐到午夜十二点钟左右才走，并且答应有时间再来。

一个月以后，整个部里都只听见人们谈论雅克 - 莱奥波尔德·勒萨伯尔同塞莱斯特-科拉莉·卡什兰小姐的婚事了。

三

年轻的夫妇就住在卡什兰和沙洛特小姐住的那一层楼上，和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形式相同，原来的房客被赶走了。

然而，有一件事使勒萨伯尔放心不下，就是科拉的姑母始终不愿意立一张正式字据，确保把她的遗产留给科拉。然而，她同意“在上帝面前”发誓说她的遗嘱已经写好了，存放在公证人拜洛姆律师那里。此外，她还许诺说她的一切财产都要留给她的侄女，但是带有一个条件。请她透露这个条件，她却拒绝说明。不过她带着善意的笑容又保证说这个条件很容易履行。

勒萨伯尔听了这个老宗教信徒的这些解释，又看到她这般固执，心想也只好随她去了；而且他很喜欢这个年轻姑娘，他的情欲超过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疑虑，他就在卡什兰的坚持不懈

的努力下让步了。

现在，虽然他们心里还一直被这个疑案所烦扰，可是他生活得很幸福。他爱他的妻子，她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使他失望。他的生活过得又安静，又单调。而且，没有用几个星期，他就适应了结婚成家后的男人的新处境了，并且和以往一样，依然表现为一个十分完美的好公务员。

一年过去了。元旦又来了。勒萨伯尔没有像他指望的那样升级，这件事使他大吃一惊。只有玛兹和皮托莱两个人升了级；布瓦塞尔神秘地对卡什兰说，他要在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大门口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两个同事痛打一顿。不过，他并没有这样做。

勒萨伯尔虽然勤恳地工作，却没有得到晋升，苦恼得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然而，他一直像一条狗似地卖力气干活；他无限期地代替每年有九个月生病住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里的副科长拉博先生的职务；他每天早晨八点半上班，每天晚上六点半才走。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他这样勤劳，这样努力，人们要是还不满意的话，那他以后就像别人那样做事好了，结果只能这样。应该按劳付酬嘛。平时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的托尔什伯夫先生怎么能够牺牲他呢？他想把事情弄个明白，便决心去找科长，同他讲一讲理。

于是，他就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趁同事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去敲这位有权有势者的门。

一个尖刻刺耳的声音喊了一声："请进！"他就进去了。

托尔什伯夫先生坐在一张摆满了公文的大桌子前面，他身材十分矮小，长着一个大脑袋，望去仿佛是摆在他的吸墨纸上似的。他看见是他宠爱的科员，便说："早安，勒萨伯尔，身体好吗？"

年轻人回答："您早，亲爱的科长，我很好，您呢？"

科长搁下笔不写了，转动了一下他的沙发椅。他那单薄瘦弱的身体，穿着一件老式的绷在身上的黑色礼服，和他所坐的皮靠背大椅子比起来，似乎很不相称。一个大玫瑰花结样的荣誉勋章，鲜艳得像一块烧红了的煤炭似的，非常耀眼，佩带在身上本来就特别的大，现在挂在这个被大脑袋压瘪了的窄胸脯上，就显得更大了。他这个人就像一个蘑菇，全部发育都集中在那个大头上。

他下巴很尖，两颊凹陷，眼睛凸出，过于宽大的脑门上覆盖着往后梳的白发。

托尔什伯夫先生开口说："请坐，好朋友，告诉我，为了什么事情您到我这儿来？"

他对待所有别的科员，都严厉得跟军人一样，他把自己看作值班的舰长，因为在他看来，海军部就是一艘大军舰，是统率法国所有舰队的旗舰。

勒萨伯尔有点激动，脸色有点发白，结结巴巴地说："亲爱的科长，我来问一问您，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完全没有，亲爱的朋友，您为什么向我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今年没有像往年一样得到升级，感到有点奇怪。请您允许我把话说完，亲爱的科长，同时还要请您原谅我的大胆。我知道我得到了您一些额外的照顾和出乎意料的好处。我知道升级通常是每两三年才能轮到一次；不过请您再允许我提醒您，我在科里差不多干了一个普通职员四倍的工作量，工作时间至少也是两倍。因此，如果把我的工作成绩和我所得的报酬放在天平上衡量的话，一定会发现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他这段话是经过认真推敲的，他认为说得很完美。

托尔什伯夫先生吃了一惊，他在想办法回答。然后，他才

用带点冷淡的口气说："虽然，原则上，在科长与科员之间讨论这些事是不允许的，不过，考虑到您在工作上很有功绩，所以这一次我很愿意回答您。"

"我跟往年一样，也曾提议给您升一级。可是处长把您的名字划掉了，他的理由是您的婚姻保证您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不但生活充裕，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您那些穷同事们永远也挣不到的财产。总之，把每个人的条件都考虑一下，这不是很公平吗？您将来会变得很富有，很富有。每年多三百法郎对您说来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一小笔钱加到别人口袋里去可就很起作用了。我的朋友，这就是今年使您落在后边的原因。"

勒萨伯尔又尴尬，又生气，退了出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对妻子很不耐烦。她平时总是高高兴兴的，性情也很平和，只是有点任性；她要是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她是决不会让步的。对他来说，她已经失去了初婚时那种肉体的魅力；虽然她还一直能够引起他的性欲，因为她的确娇艳，漂亮。可是他有时候会感到那种近似厌恶的扫兴，这是两性共同生活中很快就会产生的情绪。生活中许许多多庸俗或者可笑的琐事，譬如早晨马马虎虎的梳洗啦，又破又旧的普通羊毛便服啦，褪了色的浴衣啦，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人；还有，一个穷苦人家眼前必须做的家务啦，等等，这一切都损毁着他们的新婚生活，摧残着这朵远远地引诱着情人们的、富有诗意的花朵。

沙洛特姑母也把他的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因为她整天不出门，她什么都要干涉，什么都想做主，什么都要提出意见。他特别害怕伤害她，便耐着性子忍受一切，但是对于她的隐怒却越来越大。

她拖着老迈的脚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用她那尖细的嗓音

不停地说："你们应该做这个；你们应该做那个。"

当夫妻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勒萨伯尔忍不住喊了起来："你姑姑简直叫人受不了。我，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听见了吗？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科拉却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你叫我怎么办呢？"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说："有这么个家，真可恨！"

可是她依然平静地说："对，这个家是可恨，可是，那笔遗产总是好的呀，对不对呀？不要犯傻了。对沙洛特姑妈和气点，这对你有好处，和我一样。"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便不做声了。

姑妈现在非常想让他们生个孩子，所以总是拿这个话题来和他们纠缠。她把勒萨伯尔推到角落里，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我的侄女婿，我希望在我死之前您能当上爸爸，我想看一看我的遗产继承人。您无法使我相信科拉是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只要看看她的身体就知道了。我的侄女婿，人们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们的神圣教会反对不生育的婚姻。我知道你们生活不宽裕，生个孩子会带来许多花费。不过，等我死后，你们就什么也不缺了。我想要一个小勒萨伯尔，我很想要，您明白吗！"

他们结婚已经十五个月了，她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她心里产生怀疑了，变得越来越性急。作为一个经历过许多事情，至今还偶尔回忆往事的女人，她悄悄地教给科拉一些方法，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有一天早上，她觉得不舒服，起不来了。因为她从未生过病，所以卡什兰着急了，来敲女婿的房门："您赶快去请巴尔拜特大夫来，您是不是还得跟科长说一声，看样子，我今天不能去上班了。"

勒萨伯尔一整天惴惴不安，定不下心来工作、拟稿和研究案件。托尔什伯夫先生感到奇怪，便问他："您今天怎么心不在焉呢，勒萨伯尔先生？"

勒萨伯尔有些紧张，回答说："我很累，我整夜守在我们的姑妈身边，她病得很厉害。"

可是科长却冷冰冰地说："既然卡什兰先生在她身边，这就够了。我不能让我的科员们为了一些个人的私事而使我的办公室解体了。"

勒萨伯尔把怀表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以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等着钟敲五点。院子里的大钟刚一敲响，他就溜了，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规定时间离开办公室。

他心里十分不安，还雇了一辆马车回去；一到家门，他就跑上楼梯。

女佣人来开门。他喃喃地说："她怎么样了？"

"医生说她很危险。"

他的心急促地跳了起来，激动地说："啊！真的？"

难道她真的要死了吗？

他现在不敢走进病人的房间，便让人去叫守着病人的卡什兰。

他岳父立刻小心翼翼地拉开门出来。他像平时待在炉边度过那些愉快的夜晚一样，穿着长睡衣，戴着希腊软帽；他低声说："情况不好，很不好。她已经昏迷了四个小时了。甚至在下午已经给她做过圣秘礼了。"

这时，勒萨伯尔觉得两条腿发软，便坐了下来，问：

"我妻子在哪儿？"

"在她身边。"

"大夫到底是怎么说的？"

"大夫说是中风。她也许能醒过来，但也可能今天晚上就死了。"

"您需要我吗？如果不需要，我最好就不进去了。看到她这种情形，我心里会很难过的。"

"不需要您，回您自己房里去吧。如果有什么新情况，我立刻让人去叫您。"

于是，勒萨伯尔便回自己房里去了。他觉得房间似乎变了，似乎比以前大了，比以前亮了。但是，他坐立不安，便到阳台上去了。

这正是七月底的时节，炽热的太阳就要在特罗卡德罗宫的两座尖塔① 背后落下去，把万条光芒倾泻在鳞次栉比般的一大片屋顶上。

天空的最底层是一种鲜红色，稍高一点的地方是淡金黄色，再往上是黄色，再往高处是绿色，是涂抹了一层亮光的淡绿色，最后在头顶上则变成了蓝色，是一种纯净鲜亮的蓝色。

燕子箭也似地飞过，快得几乎看不清楚，在鲜红的天空背景上，画出它们翅翼的钩形侧影来。在无数的房屋和遥远的田野上空，飘浮着一片玫瑰色的火烧云；钟楼的箭形尖塔和所有大建筑物的高耸屋顶都仿佛是在云际的仙境之中；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在天边燃烧着的晚霞里显得又大又黑，荣军院的金黄色圆屋顶恰似从苍穹坠落在一座大厦顶上的又一轮红日。

勒萨伯尔两手扶着阳台的铁栏杆，呼吸着那新鲜的空气，仿佛喝着醉人的美酒一般。他真恨不得跳起来，大喊几声，做几

① 这是指为了 1878 年的博览会而建的特罗卡德罗宫，它的中央是一个大的圆形宫殿，两旁高耸着两座清真寺的尖塔，高 32 米。此宫殿已于 1937 年改建，不复存在。

个激烈的动作，因为他感到内心里充满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在他看来，生活显得多么绚丽，未来又显得多么幸福呀！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幻想起来。

他背后的一个响声把他吓了一跳，原来是他妻子来了。她熬得两眼发红，脸上有点肿，神情疲倦。她伸过脸去，让他吻她的前额，随后说："咱们到爸爸那儿去吃晚饭吧，为的是离姑妈近一点。咱们吃饭的时候，女佣人可以守候在她旁边。"

他便跟着她到隔壁的那套房子里去了。

卡什兰已经坐在桌旁，等着他的女儿和女婿。一盘冷子鸡，一盘土豆沙拉和一高脚盘草莓已经摆在餐具柜上了，冒着热气的汤已经盛在每人的盘子里了。

他们坐了下来。卡什兰开口说："这样的日子，我可不喜欢常有。可真是难过。"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虽然是冷淡的，可脸上却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态。说完，他就狼吞虎咽起来，他胃口很好，他觉得童子鸡味道很好，土豆沙拉也十分爽口。

可是，勒萨伯尔觉得胃口憋闷，心情不安，所以没有吃什么东西，侧着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动静，那里始终静悄悄的，就好像里面没有人似的。科拉也不饿，她心里很难过，不时地用餐巾的一角擦着流泪的眼睛。

卡什兰问道："科长怎么说？"

勒萨伯尔讲述了一些细节，可是她岳父却好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到部里去了似的，想知道一切情况，便让他详详细细地再重说一遍。他说："大家听到她病了的消息，一定都很震动吧？"

他想到在她死后，自己回到部里时那种洋洋得意的情景，还想到同事们头脑里会有什么想法；然而，他却像回答一个良心上的暗暗责备似的说道：

"噢，我并不是对亲爱的姐姐存心不良！上帝知道我很想她

能长时间地活下去，可是，这件事会轰动一时，连萨翁老头儿也会忘掉公社的。”

大家刚要吃草莓时，病人的房门忽然开了。三个正在吃饭的人震惊得一下子都站了起来。矮小的女佣人出现了，仍旧保持着她那副死板迟钝的表情。她沉着地说道：“她不呼吸了。”

卡什兰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扔，好像疯子似的跑了过去；科拉紧跟着他，心里怦怦地跳着；可是勒萨伯尔却站在房门口，远远地望着那个床铺，在暮色苍茫中模模糊糊的，只看到一片白色。他看见他岳父背对着他，正俯在床边，一动不动地仔细听着；突然，他听见了他岳父的声音，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从世界的尽头传过来的，正像在梦中所听见的把惊人的坏消息告诉你的那种声音一般。这声音说：“完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见他妻子跪下了，把脸埋在被单上哭泣起来。这时，他才决定走进屋里。因为卡什兰站了起来，他便看见了白色枕头上的沙洛特姑妈闭着眼睛的脸，那么凹陷，那么死板，那么苍白，看上去就跟一个蜡塑的老太婆一般。

他焦急不安地问：“是完了吗？”

卡什兰也在望着她的姐姐，便转过身来，他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他回答说：“是的。”同时尽量使自己脸上显出伤心的表情。可是他们两个人都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本能地握了握手，好像是要感谢对方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似的。

于是，他们便毫不耽搁地急忙去料理后事。

勒萨伯尔负责去请医生，并且尽可能抓紧时间去办理最迫切的事。

他抓起帽子，跑下楼去，他急着要躲开家里人，到街上去吸一口气，去好好想一想，独自一个人享受一下他的幸福。

他办完事情后，没有立刻回家，却去了林荫大道，因为他想看一看花花世界，想挤到热闹的人群中去体验一下幸福的夜生活。他恨不得向行人们大声喊叫："我有五万法郎的年收入了。"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走着，不时地在橱窗面前停下来，看看贵重的衣料、珠宝、豪华的家具，高兴地想着："这些东西我现在都可以买了。"

突然间，他从一家寿事品店门前经过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她没有死呢？如果他们弄错了呢？"

他心里怀着这个疑虑，加快脚步赶回家去。

他一到家就问："大夫来过了吗？"

卡什兰回答说："来过了。他证明她死了，并且还负责出一个死亡证明。"

他们走进死者的房间。科拉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一直在哭泣。她轻声地哭着，并不激烈，这时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悲痛了，只是像一般妇女那样，爱流眼泪罢了。

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时，卡什兰小声说："现在，女佣人去睡觉了，咱们可以看看家具里藏着什么东西没有。"

于是，两个男人立刻动手寻找。他们把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把衣服口袋都掏一掏，那怕是很小的一块纸也要展开来看一看。他们一直找到深更半夜，也没有找到一点重要的东西。科拉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她还轻轻地、均匀地打着鼾。

塞扎尔问："咱们在这儿待到天亮好吗？"勒萨伯尔感到为难，不过还是认为这样比较合适。于是，岳父就打定了主意，说："既然这样，咱们去搬几把扶手椅来。"于是他们便去小两口的卧室里搬来了两把软椅子。

一个钟头之后，这三个亲属便在这个永远不再动弹的、冰冷的尸体旁边睡着了，鼾声此起彼落。

早晨，在那个矮小的女仆进来的时候，他们才醒来。卡什兰揉着眼睛，立刻承认说："我打了半个来钟头的瞌睡。"

但是，勒萨伯尔立刻清醒过来，声明说："是的，我看见了。我，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睡；我只是闭着眼睛养了养神。"

科拉回到自己那套房间里去了。

这时，勒萨伯尔装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问道：

"你认为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到公证人那里去看遗嘱呢？"

"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今天上午去吧。"

"需要科拉陪咱们一起去吗？"

"一起去可能较好，因为继承人毕竟是她呀。"

"这样的话，我去告诉她准备准备吧。"

于是，勒萨伯尔就以轻快的步子匆匆走了出去。

公证人拜洛姆先生的事务所刚刚开门，卡什兰、勒萨伯尔和他的妻子就来了，他们三个人戴着重孝，哭丧着脸。

公证人立刻接待他们，请他们坐下。卡什兰首先开口说："先生，您一定还认识我：我是沙洛特·卡什兰小姐的弟弟。这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可怜的姐姐在昨天去世了，我们准备明天埋葬她。您是她的遗嘱保管人，因此我们来请问您；她在遗嘱里，对于自己的安葬，有没有表示什么愿望，或者，您有没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们。"

公证人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来，拆开之后，从里边抽出一张纸来，说："先生，这是她的遗嘱的一个副本，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把内容告诉您。"

"另一个副本，和这份完全一样，应该存在我这里。"于是，他念道：

立遗嘱人维克托里娜-沙洛特·卡什兰在此表示其最

后愿望如下：

我把约值一百一十二万法郎的财产全部留给我的侄女塞莱斯特-科拉莉·卡什兰婚后所生的子女，直到长子女成年之前，其父母享有财产收益之权利。

以下条款明确规定每个子女应得的部分及保留给他们父母终身享用的部分。

如果在我去世之前，我的侄女尚无后嗣，我的全部财产将由我的公证人保管三年，在此期间，如生有子女，则依照我上面所表示的意愿履行之。

但是，如果我去世三年后，上天仍不赐给科拉莉一个后嗣，则我的全部财产应由公证人费心分配给下列名单所列的贫苦人和慈善机构……

下面就是一大长串公共机构的名称，分配的数额、次序和注意事项。

随后，公证人拜洛姆便恭恭敬敬地把这张纸递给了目瞪口呆的卡什兰。

公证人认为应该再解释几句，他说："承蒙卡什兰小姐的信任，当她第一次跟我谈到她要这样立遗嘱时，就向我表示她热切地盼望看到一个属于自己血统的继承人。虽然我提出了许多理由劝她，可是她在回答我的建议时，把她的意愿表达得越来越明确，而且，她的意愿是建立在一种宗教的情感之上的；她认为一切无子女的婚姻都是苍天诅咒的征兆。我未能使她改变意愿。请相信，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遗憾。"

然后，他又微笑着对科拉莉补充了一句，说："我相信死者的愿望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三个人从公证人那里出来的时候，都惊愕得呆傻了。

他们并排向家里走去，一句话也不说，又羞又气，好像互相偷了东西似的。连科拉的悲痛也顿时消散了，她姑妈的薄情寡义倒解脱了她哭丧的责任。勒萨伯尔恼恨得紧闭着苍白的嘴唇，最后对岳父说："您把这张遗嘱给我，我要亲眼看一看。"

卡什兰便把那张字据递给他，年轻人就看起来了。他停在人行道上，也不顾行人的推挤，站在那里，用他那双锐利的、有经验的眼睛逐字逐句地琢磨研究。另外两个人站在他前面两步远的地方，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他看完后，把遗嘱还给卡什兰说："没有什么办法。她把咱们骗得可真够意思呀！"

卡什兰由于自己的希望化为泡影，便气愤地回答道："见鬼！生孩子是您的事情呀！您明明知道她很久以来就盼望孩子了。"

勒萨伯尔耸了耸肩膀，没有回嘴。

他们回到了家里，看到有一堆人在等着他们，这都是些替人家办丧事的人。勒萨伯尔什么事儿也不想管，便回到自己房里。塞扎尔粗暴地对待这些人，一会儿吼叫他们让他安静一会儿；一会儿又催促他们赶快把这些事儿办完；一会儿又嫌他们拖延时间，还没有把死尸运走。

科拉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卡什兰来敲女婿的房门，他说："亲爱的莱奥波尔德，我有一些想法来告诉您，因为，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应该商量商量。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把丧事办得像样些，不要让部里的人乱猜疑。关于费用方面，咱们两人一起来想办法好了。况且，事情也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您结婚时间还不长，除非真是运气不佳，否则，您是不会没有孩子的。您只要努把力就行了。现在，咱们先把最紧急的事情办一办，您马上到部里去一趟好吗？我来填写讣告信上的地址。"

勒萨伯尔虽然心里厌烦，却不得不承认他岳父的话有道理。于是，他们就在长桌的两头面对面地坐下来，填写印着黑边的讣告信。

然后，他们吃午饭。科拉出来了，表情很冷淡，就好像一切事情都与她无关似的。她吃得很多，因为她头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

一吃完饭，科拉就又回自己房里去了。勒萨伯尔到海军部去。卡什兰到他的阳台上去，骑在一把椅子上抽起烟斗来。炎夏的烈日垂直地照在无数的屋顶上，有些屋顶上装饰着玻璃窗，像着了火似的，反射出强烈的光线，刺得眼睛都睁不开。

卡什兰没有穿着上衣，坐在那里，他在耀眼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望着那边较远的地方，即巴黎市和雾气腾腾的郊区背后的葱绿的山丘。这时，他想到了宽阔、平静和凉爽的塞纳河，在这些长满了树的山丘脚下流着；他还想到：要是趴在河边绿荫下面的草地上，向河水里吐口唾沫，那将比在这晒得火烫的铅板阳台上要舒服得多。令人烦恼的思绪，全家的灾难性破产和这种意想不到的厄运带来的痛苦感受，把他憋闷得全身不适；正因为过去所抱的希望太大，期待的时间太长，所以这一厄运的打击也就特别严厉，特别残酷。像有些人在极度的心烦意乱、摆脱不掉固执的念头时一样，他不禁大喊一声："凶恶的家伙！"

他听到在背后的屋里，有殡仪馆的人的走动声和锤子钉棺材的连续敲击声。从拜访了公证人之后，他就没有再看他姐姐一眼。

但是，这个清朗的夏日的温暖、畅快和明媚渐渐地浸入了他的肌肤和心灵之中，他想，一切都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那么，为什么他的女儿不会生孩子呢？她结婚还不到两年呀！他的女婿虽然个子矮小，可是看上去精力挺充沛，长得挺结实，身

体也挺健康。他们一定会生孩子的，真他妈的见鬼！而且，也非得生个孩子不可呀！

勒萨伯尔悄悄地走进部里，溜进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在桌上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科长找您。"他先是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姿势，对于又将落在他背上的那种专制作风顿起反感。继而，一种突然的，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又激励着他。他也会很快地当上科长；而且，他还可能爬得更高呢。

于是，他连出门穿的礼服都没有脱，就立刻去到托尔什伯夫先生的办公室里。他带着人们在不幸的时刻装出来的那种悲伤脸色，甚至于更厉害些——带着一种真正的、深深的悲痛表情和当人们遇到巨大挫折后在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沮丧情绪。

科长的大脑袋总是俯在公文上面，他看见勒萨伯尔，便抬起头来，用生硬的口气问："我等了您一上午，您为什么没有来？"

勒萨伯尔急忙回答说："亲爱的老师，我们很不幸，我的姑妈卡什兰小姐去世了，我正是来请您光临明天举行的葬礼的。"

托尔什伯夫先生的脸色立刻明朗了，转而带着有点尊敬的语气说："既然是这样，亲爱的朋友，那就不同了。谢谢您的邀请，我准您的假，因为您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办。"

可是勒萨伯尔想表现自己的工作热情，便说："谢谢，亲爱的老师，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我打算留在这里，直到法定的下班时间再走。"

说完，他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消息传开以后，各个办公室都有人来向他问候，与其说是来表示哀悼，还不如说是来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是想来看看他的表情如何。他用演员那种无可奈何的表情来应付每个人的话和他们的眼光，而且做得很有分寸，使大家感到惊讶。有些人

说："他这个人很谨言慎行。"另一些人接着说："反正都一样，其实，他心里一定高兴得要命。"

玛兹比别人都大胆，用他那上流社会的人的从容态度问他："您知道遗产的确切数目了吗？"

勒萨伯尔用一种无所谓的漂亮口气回答说："还不确切知道，遗嘱上说大约有一百二十万法郎。公证人必须把有关办理丧事的一些条款立刻通知我们，这样我们才会知道。"

据大家看来，勒萨伯尔不会再待在部里了。一年有六万法郎的收入，谁也不会再当小职员爬文件了。现在他已经是个人物了；他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了。有些人估计他瞄准了行政法院；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考虑到了众议员的席位。科长已经准备接受他的辞呈，然后转给司长。

整个部里的人都来参加葬礼。大家都觉得丧事办得太菲薄了。可是人群中传来了一种说法："是卡什兰小姐本人愿意这么办的。这是在遗嘱里写明的。"

第二天，卡什兰就来上班了，勒萨伯尔先生闹了一个星期的病以后，也来办公了。他脸色稍显苍白，但是仍和以前一样勤奋热心，好像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似的。人们只是注意到他们有意炫耀自己，抽起粗雪茄烟来了，像口袋里装着证券的人那样，谈论起利息、铁路债券和有价证券来了。没有过多久，人们又听说他们在巴黎郊外租了一所别墅，以便到那儿去避暑。

大家都想："他们跟那个老太婆一样吝啬，这是他们的家风；真乃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且不说，不过，拥有这么多财产，还留在部里当小职员，可不怎么漂亮呀！"

过了一些时候，大家也就不再去想他们了。他们是哪一种人，已经自有公论。

四

勒萨伯尔跟在沙洛特姑母的灵柩后面走着，心里却一直在想着那一百万法郎；他怒火中烧，正因为这股怒火只能憋在心里，所以就越发剧烈，以至于他竟因为自己那令人惋惜的不幸事件而怨恨起大家来了。

他也自己问起自己来："为什么我结婚已经两年了还没有孩子呢？"于是，一想到他们两口子可能仍然不会生育，他就害怕得心里直跳。

于是，勒萨伯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当爸爸。就像调皮的孩子望见又高又亮的夺彩竿顶上待摘的奖品，便发誓要凭着自己的力气和意志爬上去，并且认定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耐性。多少人都当了爸爸，为什么他就不能和别人一样当爸爸呢？也许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把这件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所以就漫不经心，毫不在意，对某些事情茫然无知吧。他从来没有强烈地希望有一个继承人，因而也从来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达到这个目的。今后，他要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决不再疏忽大意了，既然他愿意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做到。有志者，事竟成嘛。

可是，他回到家里后，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他只好躺在床上。失望给予的打击太厉害了，以至于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很严重，便吩咐他绝对休息，即使好了以后，也还得调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恐怕得的是一种脑炎。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起床了，他又到部里去上班了。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不舒服，不敢跟妻子同床。他像一位准备打仗，准备打一次决定自己未来前途的战役的将军一样犹豫不决，胆战心惊。每天晚上，他都要把这件事推迟到第二天，希望在他身体健康、精神舒畅、精力充沛，自己觉得什么都能干的时候再说。他不时地摸自己的脉，觉得它不是太弱，就是太急，于是，他便吃补药，吃生肉；下班回家的时候，走很长的路，以增强体质。

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很快恢复健康，就想到巴黎郊外去度过这剩下的炎热季节。他马上就深信野外的新鲜空气对他的体质会产生极有效的影响。像他这种情况，在乡下住上一段时间能产生具有决定性的神奇效果。有了这个不久就能成功的坚定信念，他也就不再担心了。他用暗示性的口吻一再对他岳父说："等咱们到了乡下，我的身体好起来，一切都会好的。"

在他看来，单单"乡下"这个词儿就包含着一种神秘的意义。

于是，他们在贝宗村租了一所小房子，三个人便到那里去住了。两个男人每天早上步行穿过平原，赶到哥伦布火车站去乘火车，每天晚上步行回家。

科拉得以住在幽静的河边，高兴极了，她常常走到岸边去坐坐，采些野花和一大把一大把的金黄色的颤悠悠的调味香草带回家去。

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沿着河边散步，一直走到鳕鱼水坝那里，并且还到椴树饭店里喝一瓶啤酒。河水被一大排木桩拦着，从缝隙里冲出来，跳过去，翻腾着，溅着泡沫，有一百米宽的样子；倾泻下来的河水发出的隆隆声把地面都震动了，一片细蒙蒙的水气，像轻烟似的从瀑布中升起，在空中飘浮着，向四周散发出一股被搅拌的河水和被翻起的淤泥的味道。

夜幕降临了。在前方远远的地方有一大片亮光，说明那是巴黎市区。它使得卡什兰每天晚上都要说："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啊！"横架在小岛尖端的铁桥上，不时地有一列火车驶过，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一刹那就消失了，有的向左驶向巴黎，有的向右开往大海的方向。

他们慢慢地往回走着，观赏着明月升起。他们在一个渠沟边上坐下来，为了多看一会儿月光：那柔和的黄色月光洒落在平静的河面上，好像同河水一起向前流去，它随着河水的波纹摆动着，恰似一匹火红色的波纹绸缎。青蛙发出短促的金属般的叫声。夜莺的啼声在空中震荡着。有时候，一个大黑影在河面上静悄悄的滑过，扰乱了平静发亮的水流。原来是一条违禁捕鱼的小船，偷捕号突然把罩形鱼网撒下去，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把装在大黑网中的闪闪发亮的抖动着的鮈鱼拉上船去，好像是从水底下捞上来一宗财宝，一宗银色的活鱼财宝。

科拉为周围的美景所动，温柔地靠在丈夫的胳膊上，她已经猜到了他心中的计划，虽然他们什么也没有谈过。对于他们说来，这好像是重新回到了订婚的时期，又一次在等待着爱情的亲吻。有时候，他偷偷地吻一下她耳朵旁边。脖颈上边那块长着拳曲绒毛的、柔嫩迷人的地方；她轻轻地握紧他的手作为回答。他们互有欲望，可是还在互相拒绝，因为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愿望，也就是一百万法郎那个幽灵在唆使他们，同时也在拦阻他们。

卡什兰觉得周围充满了希望，也就放下心来，他生活得很高兴，酒喝得很痛快，饭吃得很多。在黄昏时分，他还感到心头涌现出一阵阵的诗兴，这种愚蠢的感动，即使是最迟钝的人，看到田野的这些风景：譬如树枝间洒下的阳光啦，把河水映成紫色的远山上的落日啦，也会大发诗兴的。他声称："我，看到

这些美景，我不能不相信上帝。有一种什么东西抓着我这儿。”他指着自己的心窝，“我感到心烦意乱。我变得十分可笑。我觉得就像是有人把我扔进了河里，使我真想大哭一场。”

然而，勒萨伯尔的身体大有好转，他突然觉得自己恢复了久已失去的活力，需要像一匹小马似的奔跑，在草地上打滚，高兴得大喊大叫。

他认为时机已到。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婚之夜。

接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充满爱抚和希望的蜜月。

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尝试仍无结果，他们的信心又白费了。

这是一场空欢喜，一场灾难。但是勒萨伯尔没有丧失勇气，他以超人的努力坚持下去。他的妻子被同样的愿望激励着，由于同样的担心而惶惑不安，身体也比他强壮得多，自觉自愿地随时配合他的试验，主动勾引他来吻她，不断地激起他越来越衰退的欲望。

他们在十月上旬回到了巴黎。

他们的生活变得难过了。他们现在嘴边上老挂着不中听的话。卡什兰嗅出了真情，便用老兵油子的那些恶毒的、粗鲁的挖苦话来烦扰他们。

遗产拿不到手了，这个思想在不停地追逐他们，折磨他们，激起他们相互怨恨。科拉现在说话提高了嗓门，甚至于责骂她的丈夫。她对待他像对待一个小孩、对待一个小毛孩子，对待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样。而卡什兰在每顿晚饭时，都要重复说：“我，我过去要是有钱的话，早就儿女成群了……人穷，自然就应该理智点了。”说到这儿，他就转向女儿，接着说：“你呀，你大概跟我一样，可是，现在……哼！”这时，他向他姑爷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同时还很轻蔑地耸了耸肩膀。

勒萨伯尔像一个上层社会的人来到一个粗俗不堪的人家一样，一句话也不争辩。部里的人都发现他气色不好。连科长有一天也问他："您没有生病吧？我觉得您有点变样了。"

他回答说："没有生病，亲爱的老师。我也许有点累了。我最近做了许多工作，您大概也都看到了。"

他还指望着在年底升级呢，抱着这个希望，他又投身于他那模范公务员的勤劳工作中去了。

但是到了年底，他只得到了一笔为数很小的奖金，比任何人的都少。他岳父卡什兰一文也没有得到。

勒萨伯尔受到沉重打击后，便又去找科长，而且第一次称呼他"先生"。"先生，如果我得不到任何酬报，像我那样工作还有什么用处呢？"

托尔什伯夫先生那张大脸上露出了生气的表情，说："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勒萨伯尔先生，我不允许在我们之间讨论这类事情。我再跟您说一遍，以您现在的财产和您同事们的贫困比一下，我觉得您的要求是不合适的……"

勒萨伯尔忍不住了："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呀，先生！我们的姑母把她的财产留给了我婚后可能生的第一个孩子。我和我岳父都得靠我们的薪水来生活呀。"

科长吃了一惊，反驳说："即使您今天一无所有，可是不久以后，您总是会有钱的。所以，事情还是一样的。"

勒萨伯尔退了出来，这次没有得到升级，比没有拿到那份遗产还难过得多。

可是，过了几天，卡什兰刚到他的办公室，美男子玛兹就笑眯眯地走了进来；接着皮托莱出现了，他眼睛里闪着亮光；接着布瓦塞尔也推开门，带着兴奋的神情走过来，他一面讪笑着，一面心照不宣地瞅着别的同事。萨翁老头儿嘴角上叼着他的陶

制烟斗，坐在他那把高椅子上，两只脚像小孩一样踩在椅子的横档上，一直在那里抄写公文。

没有人说话。好像大家都在等待什么，卡什兰一边登记公文，一边照他平时的习惯，大声叨念着："土伦，为黎塞留舰军官食堂的食物供应事。——洛里昂，为德塞舰的潜水服事，——布雷斯特，试用英国帆布事！"

勒萨伯尔进来了。他现在每天早晨都是自己来取与他有关的公事，因为他岳父不再费心叫听差的给他送过去。

当勒萨伯尔翻着摊在收发室桌上的那些公文时，玛兹一面搓着手，一面用眼角瞟着他。皮托莱正在卷烟卷，嘴唇上露出了几条欢乐的细纹，这是他抑制不住内心里高兴的征象。他转过身去对录事说："喂，萨翁老伯，您这一辈子学到了不少东西吧，您？"

老人知道对方要嘲弄他，又要谈他妻子的事了，所以没有回答。

皮托莱又说："既然您生了好几个孩子，那您一定找到了生孩子的秘诀罗？"

可怜的老人抬起头来说："皮托莱先生，您知道我不喜欢开这方面的玩笑。我不幸娶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抓到她不贞洁的证据后，我就和她分开了。"

玛兹不动声色地用冷淡的口气问："您抓到过好几次证据，是不是？"

萨翁老伯严肃地回答说："是的，先生。"

皮托莱又开口说："尽管这样，您还不是照样当了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听说您有三四个孩子吧？"

不幸的老人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您是想法儿侮辱我，皮托莱先生，可是您绝对达不到目的。我的妻子的确生了

三个孩子，我有理由认为第一个是我的，但是我不承认另外两个。”

皮托莱又说：“的确，大家都说第一个是您的。这就够了。有一个孩子就很好了，很好了，很幸福。您瞧，我可以打赌，勒萨伯尔如果能像您，生一个孩子，只要生一个就很高兴了。对吗？”

卡什兰停止登记了。他没有笑，虽然萨翁老头儿是他平时嘲笑的对象，虽然他曾经以他夫妇的不幸对他开过一系列不礼貌的玩笑。

勒萨伯尔已经捡好了他需要的文件，但是觉得有人在攻击他，便在自尊心的主宰下，决定留下来。他又惭愧，又生气，他琢磨着究竟是谁把他的秘密出卖给了他们。他随即想起了他跟科长说的那番话，他立刻就明白了。如果他不愿意成为整个部里的取笑对象，他就得马上表现出他有很大的毅力。

布瓦塞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直讪笑着。他模仿着沿街叫卖商贩的沙哑喉咙，大声喊道：“生孩子的秘方，十个生丁，两个苏！快来买萨翁先生公开的生孩子的秘方，内容非常丰富，精彩绝伦！”

除了勒萨伯尔和他岳父外，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时，皮托莱转过身去对收发员说：“您今天是怎么了，卡什兰？您平时那股高兴劲儿到哪儿去了？您好像对于萨翁老伯跟他老婆生过一个孩子的事不感兴趣似的。我呢，我觉得可笑，很滑稽。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呀！”

勒萨伯尔又开始翻起文件来了，他假装在看它们，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是他的脸色变得十分灰白了。

布瓦塞尔又用那二流子的腔调喊道：“对继承人继承遗产方面有用，十个生丁，两个苏，快来买吧！”

这时，玛兹觉得这种玩笑太低级，并且他对于勒萨伯尔夺去了他蕴藏在心底的发财希望而怀恨他，便直截了当地问勒萨伯尔："您是怎么了，勒萨伯尔，您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

勒萨伯尔抬起头来，用眼睛瞪着他的同事。他犹豫了片刻，嘴唇抖动着，想找几句刺人的俏皮话说，但没有想出来，便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不过看到您这样耍小聪明，我倒真是感到吃惊。"

玛兹依旧背对着火炉，双手撩起他礼服的燕尾，笑着又说："大家都是尽其所能嘛，亲爱的。我们跟您一样，我们也不是样样都能成功的……"

爆发出一阵笑声，打断了他的话。萨翁老头儿这才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人们不是针对他，不是在嘲笑他，因此便惊呆得张着嘴，举着笔，愣在那里。卡什兰似乎在等着，准备伸拳头去打第一个可能向他挑衅的人。

勒萨伯尔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我在什么事上没有成功？"

美男子玛兹放下礼服的一面下摆，腾出一只手来捻胡子，用亲切的声音说道："我知道您做事情通常都很成功。那么，我刚才说您是不对的。况且，刚才说的是萨翁老伯的孩子，不是说您的孩子，因为您现在没有孩子。噢，既然您做事都能成功，那么，您没有孩子，显然是因为您不想要孩子。"

勒萨伯尔严厉地问："这跟您有什么相干？"

玛兹听出这种挑衅的口气，便也提高了嗓门说："您说，您，谁惹您了？您说话要客气一点，否则，我要找您算账的！"

可是，勒萨伯尔气得发抖，完全失去了控制，说："玛兹先生，我不像您，我不是自命不凡的人，也不是大美人。请您今后不要再跟我说话。我不愿意理您和您这一号的人。"同时，用

藐视的眼光扫了一下皮托莱和布瓦塞尔。

玛兹突然明白了真正的力量是在镇静和讥讽里。但是，他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他想狠狠打击一下敌人，所以，虽然他眼睛里冒着怒火，他嘴里却还是以关心人的口吻，以善意相劝的语气又说："亲爱的勒萨伯尔，您太过分了。不过，我了解您的烦恼；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这么轻而易举、这么简单的事，失掉一笔财产，确实是让人不痛快……得了，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帮您这个忙，我，看在好朋友的面上，分文不取。只不过是五分钟的事儿嘛……"

他还要说下去，勒萨伯尔一把抓起萨翁老头儿的墨水瓶扔到他胸口上。大量的墨水泼在他的脸上，一下子就把他变成了一个黑人，真是快得出奇。他转动着白眼珠冲过来，举起手来要打。可是卡什兰护着自己的姑爷，拦腰抱住大个子玛兹，推他，摇晃他，用拳头殴打他，把他推搡到墙上。玛兹猛一使劲，挣脱身子，拉开门，向他们两个人喊叫说："你们等着瞧！"然后他就跑了出去。

皮托莱和布瓦塞尔也跟着他走了。布瓦塞尔解释说，他怕一参加打斗会打死人，才克制着自己。

玛兹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试着把脸上洗干净，可是没有成功，因为他脸上染的是一种所谓既不褪色又擦不掉的紫墨水。他站在镜子前面，又生气，又懊恼，把毛巾卷成一团，发疯地擦自己的脸。结果是越擦越黑，黑里透红：因为皮肤擦得充血了。

布瓦塞尔和皮托莱一直跟着他，给他出主意。这个说，应该用纯橄榄油洗；那个说，用阿母尼亚擦可能行。他们派勤务员到药房去询问有什么办法。勤务员带回来一瓶黄色药水和一块浮石，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玛兹垂头丧气，坐下来声称："现在，有待解决的是荣誉问题。你们二位愿不愿意给我当证人，去问问勒萨伯尔先生，是公开道歉呢，还是接受决斗呢？"

两个人都愿意充当证人，于是就开始讨论进行的步骤。他们对这种事情都一无所知，但又不愿意承认，并且还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于是他们便吞吞吐吐地发表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去请教一位调到部里来领导煤炭供应处的海军中校。可是他也不比他们懂得多。他考虑了一会儿，便劝他们去找勒萨伯尔，请他也找两个朋友来跟他们联系。

在他们到勒萨伯尔的办公室去的时候，布瓦塞尔突然停了下来，说："办这种事，是不是迫切需要戴上手套？"

皮托莱犹豫了一下，说："对，可能得戴吧。"

但是，现在要想弄到手套，就必须出门去买，而科长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于是他们便派勤务员到一家商店里去找了好几种手套来。在颜色方面，他们迟迟定不下来。布瓦塞尔主张戴黑色的，皮托莱则认为黑颜色在这种场合不相宜。最后，他们挑选了紫色的。

勒萨伯尔看见这两个戴着手套的人庄严地走进来，便抬起头来，很严厉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皮托莱回答说："先生，我们受我们的朋友玛兹先生的委托，来问您愿意为您对他犯下的粗暴行为道歉呢，还是决斗？"

但是，勒萨伯尔还在生气，便喊道："怎么！他侮辱了我，还来向我挑战吗？你们告诉他，我瞧不起他，我瞧不起他的所言所行。"

布瓦塞尔表情严肃，向前走了几步说："先生，您这是逼着我们把事实经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那可会让您很不愉快呀。"

皮托莱狡猾地补充了一句："而且那会严重地危害您的名誉

和您未来的晋升的。”

勒萨伯尔被吓住了，呆呆地望着他们。怎么办呢？他想拖延时间，便说：“先生们，我在十分钟之后给你们答复。你们到皮托莱先生的办公室里等着好吗？”

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向四周看看，好像要找人出个主意或者寻找保护似的。

决斗！他就要面临一场决斗了！

他吓得心里怦怦直跳，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对这些危险，对这类感情上的冲动有所准备，也从来没有锻炼过自己的胆量来对付这种可怕的事件。他想站起来，可是心跳腿软，又倒在椅子上了。他的愤怒和力量突然都消失了。可是一想到部里的舆论和这件事将会在各科室里引起的流言飞语，他就重新激起了那衰退的自尊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决定，便跑到科长那里去征求意见。

托尔什伯夫先生吃了一惊，也迟疑不决，拿不出个主意来，他觉得并不一定需要决斗；并且，他想到这一切将会扰乱他科里的公务。他反复地说：“我，我不能对您说什么。这是您个人的名誉问题，与我无关。您要不要我为您写张条子给布克舰长？他在这方面是个行家，他可以给您指点指点。”

勒萨伯尔接受了科长的建议，便去找舰长，舰长竟然于同意当他的证人；他又找了一位副科长当第二证人，来协助他。

布瓦塞尔和皮托莱一直戴着手套等他。他们从隔壁一个办公室里借来了两把椅子，好凑够四个坐位。

大家庄严地行了个礼，就坐下来。皮托莱首先发言，叙述了事实经过。舰长听了以后，回答说：“事情固然很严重，可是据我看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这全在于双方的意愿如何了。”此人是个狡猾的老水手，他把这件事情当作消遣。

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认为应该互相道歉，为此，先后拟了四封信的稿子。如果玛兹先生承认起初并无侮辱勒萨伯尔先生之意，那么，勒萨伯尔自然就应该承认拿墨水瓶砸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应该为自己的欠考虑的粗暴行为表示歉意。

随后，这四位代理人就回到各自的委托人那里。

玛兹虽然料到他的对手会后退，可是又想到也很可能要进行决斗，心里便很惊慌；他这时正坐在桌子前面，对着一面小圆镜子，一会儿照照这边脸蛋，一会儿照照那边脸蛋。这种小镜子，每个公务员抽屉里都有一个，是为了晚上下班之前整理胡子、头发和领带用的。

他看了交给他的信，显然很满意地宣称："我觉得这已经很体面了。我准备签字。"

勒萨伯尔这方面也没有争议地接受了证人们拟的信，他声称："既然这是你们的意见，我也只好接受了。"

于是，四位全权代表又重新聚会。他们交换了信件之后，互相庄重地行了一个礼；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解决，他们便分散了。

这件事在部里引起了空前的震动。职员们从这个科室跑到那个科室，去打听消息，有的就聚集在走廊里交头接耳，互相议论。

一听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都感到很失望。有人说："勒萨伯尔还是没有孩子呀。"这句话传开了，甚至有一个职员还把它编成了一首歌。

可是，正当一切都似乎结束了的时候，布瓦塞尔却又提出来一个难题。他说："两个仇敌如果见了面，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打招呼呢，还是应该装不认识？"结果便决定让他们好像是偶然碰见似的，在科长办公室里见个面，并且当着托尔什伯夫先生的面，互相说几句客气话。

这个仪式立刻就举行了。然后，玛兹叫人雇了一辆马车，赶紧回家设法洗净自己的脸。

勒萨伯尔和卡什兰一同走回家去，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彼此都憋着一肚子气，好像刚才发生的事完全是对方的错误似的。勒萨伯尔一到家，就狠狠地把帽子往五斗柜上一扔，冲着妻子喊道：

"我受不下去了，我，我因为你，现在还得跟人家决斗！"

她看着他，虽然感到惊奇，却已经很生气了。她问：

"决斗，为什么？"

"由于你的缘故，玛兹侮辱了我。"

她走上前去，问："由于我的缘故？怎么回事？"

他怒气冲冲地坐在扶手椅上，又说："他侮辱了我……我用不着给你细讲了。"

可是她还想知道："我一定要听一听他说了我一些什么话，你给我重复一下呀。"

勒萨伯尔脸红了，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他对我说……他对我说……就是关于你不会生孩子的事。"

她先是震惊，然后就气急了。她父亲的粗暴脾气突然从她女人的天性里爆发出来，她一下子大发雷霆地说："我！……我不会生孩子，我？这个野种，他怎么知道？跟你不会生孩子，这是真的，因为你不是一个男人！可是，我要是嫁给别人，不论是嫁给谁，告诉你吧，我早就有几个孩子了！啊！你怎么成哑巴了！嫁给像你这样一个无能的废物，真够倒霉的！……那你是怎么回答那个无赖的？"

她这一发作，可把勒萨伯尔给吓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朝他脸上给了一下。"

她吃惊地望着他，说："那他，他怎么办呢？"

“他派两个证人来见我。就是这样！”

像女人们被戏剧性的冒险故事吸引住了一样，她现在对这件事感到了兴趣；她对这个要拿生命去冒险的人突然产生了一点敬意，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决斗呀？”

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们不决斗了；事情由证人们给调解好了。玛兹向我道了歉。”

她以充满着鄙视的眼光盯着他的脸说：“啊！人家当着你的面侮辱你，你居然容忍下来，让他去说，而不去跟他决斗！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他不服气，便说：“我命令你住嘴。有关我自己的荣誉的事，我比你懂得多。况且，这里还有玛兹先生的信。给，你看看就知道了。”

她接过信纸，浏览了一遍，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冷笑着说：

“你也写了一封信，是吗？你们两个人原来都害怕呀。噢！男人们多么胆小啊！要是我们女人的话……但是，说到底，被侮辱的是我，是我，是你的妻子，而你居然就满意这样的信了！怪不得你弄不出一个孩子来，这我就毫不奇怪了。问题就在这儿。原来你在女人面前不顶用，在男人面前也是个尿包。啊！我找了一个多么没有种的男人啊！”

突然间，她的声音和态度都变得和她父亲一样了，变成一个老兵油子的流氓态度和男人的声调。

她双手叉腰，站在他面前，个子高大，身强力壮，挺着胸脯，脸色绯红，嗓音低沉粗犷，女孩子的鲜艳脸蛋气得通红。她望着坐在她面前的这个矮小、苍白、有点秃顶，脸刮得很干净，蓄着律师们那种短髯的男人。她恨不得想掐死他，压死他。

她重复说：“你什么用处也没有，干什么也不行。就连当职

员，你也让大家踩着你的肩膀超过你了！”

门开了。卡什兰听到了吵闹声，便走了进来，问：“出什么事了？”

他女儿转过身来说：“我正在教训这个孬种呢！”

这时，勒萨伯尔便抬起头来，发现他们非常相像，好像一层帷幕拉开后，他看清楚了这同一血统、同一庸俗而又粗野的种族的父女二人的真正面目。他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两个人中间，他觉得他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卡什兰开口说：“要是能够离婚就好了。嫁给一只阉鸡实在没有什么乐趣。”

勒萨伯尔听到阉鸡这个词，便怒火大发，气得发抖，一跃而起。他向他岳父走去，嘟嘟哝哝地说：“你出去！……从这儿出去！……你现在在我的家里，你听见了吗？……我赶你出去……”他从五斗柜上抓起一个装满镇静药水的瓶子，像拿起一个棒子似的挥舞着。

卡什兰吓得一边退出去，一边喃喃地说：“他今天是怎么啦？”

但是勒萨伯尔的怒气并没有消。这太过分了。他向他的妻子转过身来，她的妻子一直在看着他，看到他这样粗暴，有点儿感到吃惊，他把瓶子放在柜子上，喊道：“你呀……你呀……”可是，他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所以也就说不下去了，他只好站在她面前，脸形和声音都气得变了样。

她看着他的样子笑了起来。

这种高兴对他也是侮辱，他气疯了，便扑过去，用左手抓住她的脖子，用右手猛烈地打她耳光。她恐慌得喘不上气来，直向后退。她碰到了床，仰面倒在上边。他毫不松手，继续殴打。后来，他忽然直起身来，气喘吁吁，已筋疲力尽，突然又为自

己的粗暴行为感到惭愧，便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一动也不动，好像被打死了一样。她仰卧在床边上，用两只手护着她的脸。他局促不安地弯下腰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等着她把手从脸上拿开，好看看她是怎么回事。过了好几分钟，他心里越来越慌，便低声说："科拉！说话呀，科拉！"

她不回答，也不动弹。她怎么了？她这是干什么？特别是，她打算干什么呢？

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完全消了。他觉得自己很丑恶，几乎跟罪人差不多。他本来是个冷静、有理智、有教养、一向很讲道理的男人，怎么现在竟然动手打了一个女人，打了自己的妻子！他一反思，心就软了，此刻，他恨不得求饶，下跪，去吻那张被打红了的脸蛋儿。他用手指尖轻轻地碰了碰捂着脸的两只手中的一只。她似乎什么也没有感觉。他像抚摩一只挨过骂的狗似的抚摩她，揉揉她。她一点也没有反应。他又说："科拉，你听我说，科拉，我错了，你听着呀。"她好像死了一样。于是，他试着把她那只手拉开。她很容易就松开了，他看见她睁着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叫他心慌意乱。

他又说："你听我说，科拉，我刚才是气坏了。这是你父亲把我逼成这样子的。不应该那样来侮辱一个男人。"

她像没有听见似的，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在她的耳朵旁边吻了一下，在直起腰的时候，他看见她眼角上有一颗泪珠，一颗很大的泪珠冒出来，很快地流到了脸颊上；她的眼皮颤动着，不停地眨着。

他心里十分难过，非常激动，伸开双臂，趴在他妻子身上；他用嘴唇把她另一只手推开，他一边吻着她的整个脸蛋，一边

央告她："我可怜的科拉，原谅我吧，你说话呀，原谅我吧。"

她一直在哭，但没有声音，没有抽噎，就像人们伤透了心的时候那样，光流眼泪。

他紧紧地搂着她，抚慰她，在她耳旁小声说着所有能想到的亲切温柔的话。但是她依然无动于衷。不过她不哭了。他们就这样抱在一起躺了很长时间。

夜幕降临了，小房间里充满了黑暗；等到屋里完全黑暗以后，他鼓起勇气，想尽办法恳求她原谅，重新恢复他们的希望。

等他们起来时，他又恢复了平常的声音和姿态，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她呢，态度反而变软了，说话的声调也比平时更温柔了，看他丈夫时，眼神也更顺从了，几乎是在安抚他，就好像这次意外的惩罚使得她的神经松弛了，心也软了。

他心平气和地说："你父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一定很闷，你应该去叫他来。而且，现在也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走了出去。

这时，正好已经七点钟了。小个子女佣人说汤已经准备好了。接着，卡什兰平静地跟着女儿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大家坐下来吃饭，这一天晚上，他们谈得很真诚，这是很久以来所没有的情况，好像发生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似的。

五

但是，他们一直抱有的希望破灭后又重新产生的希望却始终没有结果。尽管勒萨伯尔坚韧不拔，他的妻子满怀诚意，可

是他们的期待一个月一个月都落空了，这使他们变得焦急不安。他们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互相指责。做丈夫的失望了，身体削瘦了，筋疲力尽了，尤其是还得忍受卡什兰的粗暴态度。在他们这个好争吵的家庭生活中，卡什兰除了叫他“公鸡先生”外，不再叫他名字，毫无疑问，卡什兰还在记着那天因为说了‘阉鸡’那个词儿，脸上险些挨了一瓶子那件事。

他女儿和他，本能地联合了起来，他们一想到那一大笔近在咫尺而却又拿不到手的财产便气得要命，因此就想尽办法来羞辱和折磨这个给他们带来不幸的无能的人。

科拉每天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总是说：“咱们今天晚饭的菜很少，咱们要是有钱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这可不是我的错。”

勒萨伯尔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她从她的卧室里向他喊道：“带上你的雨伞，别在回来的时候，脏得像公共马车的轮子。总而言之，你今天还得干公务员这一行，这可不是我的错。”

在她自己要出门的时候，她总忘不了要大声说：“你想想看，我要是嫁给了别的男人，我现在就有自己的马车了。”

她随时随地都想到这件事，总是不失时机地责怪她丈夫，辱骂他，把罪过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把丢掉那笔她可能拥有的钱财的责任让他一个人来负。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又忍无可忍，便对她嚷道：“他妈的！你到底闭不闭嘴？咱们没有孩子，首先是你的错，是你一个人的错，你听见了没有？因为我……我有了一个孩子了。”

他说的是谎话。甭说说谎了，干什么他都愿意，只要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责备，只要不被说成无能而蒙受耻辱。

她先是惊讶地看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然后，她明白了，便充满轻蔑地说：“你有了一个小孩，你吗？”

他厚着脸皮回答说："是的，一个私生子，我把他寄养在阿斯尼埃尔。"

她平静地又说："咱们明天去看看他，我要看看他长得怎么样。"

可是他突然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说："随你的便。"

第二天早晨，她七点钟就起来了。他很惊讶，她便问道："咱们不是要去看你的孩子吗？你昨天晚上答应过我的。难道你今天又没有了吗？"

他急忙从床上跳下来说："咱们要去看的不是我的孩子，而是医生，他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你的。"

她用非常自信的那种女人的口吻回答说："我求之不得呢。"

卡什兰答应到部里去给他女婿请病假。于是，勒萨伯尔夫妻二人向邻近一位药剂师那里打听后，便在下午一点整去敲勒菲耶尔大夫的门，这位医生著有几本有关生育卫生学的书。

他们走进一间客厅，墙上糊着带金线的白色壁纸，室内摆设简陋，尽管有不少椅子，但仍显得空荡荡的，好像没有人住似的。他们坐了下来。勒萨伯尔感到又紧张，又害羞，身上直颤抖。等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被叫进一间像办公室的屋子，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在那里接待他们，态度方面虽说客客气气，但却冷冰冰的。

他等着他们说明自己的病情。可是勒萨伯尔没有胆量说，脸红到了耳朵。于是，他妻子下了决心，她像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的人一样，平静地说："先生，我们来找您，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现在有一大笔财产，非得我们有了孩子才能归我们。"

医生检查了很长时间，检查得很仔细，也很费劲儿。科拉方面，一点也不显得难为情，就像一个受到更高的利益驱使和

鼓励的女人一样，任凭医生仔细地检查。

医生给这夫妻俩检查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之久，最后说不出什么原因来。

他说："我查不出有任何不正常或者特殊的地方来。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人的身体和人的性格一样，都能导致这种结果。既然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因为脾气不合而离异，那么，我们看到有的夫妻因为身体上的不合而不生育，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我看来，夫人的体格特别好，能够生育。先生这方面呢，虽然在器官的构造上没有显现出任何异常现象，可是我觉得似乎弱了一点，这也许是由于想做父亲的愿望太过急的缘故吧。您愿意让我听一听您的心脏吗？"

勒萨伯尔虽然提心吊胆，但脱下了背心，大夫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和背部，听了很久，然后又一个劲儿地轻轻扣击，从胃部一直敲到脖子，又从腰部一直敲到后颈。

他在一开始时，听出来心跳得有点轻度紊乱，甚至于还听到肺部有点症候。

他说："先生，您需要好好注意身体，留心地照顾自己才成。您现在不过是贫血，虚弱，没有其他问题。这些症候现在还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很快就可能变为不治之症了。"

勒萨伯尔吓得脸色煞白，要求医生开一个药方。人家给他规定了一套很复杂的养生办法，包括补充铁质，多吃牛羊肉，除了吃饭还要喝肉汤，不但要加强锻炼，还得注意休息，夏季要到乡间避暑。然后，大夫又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告诉他们在他身体好起来之后，应该怎么办。他教给他们一些对他们这种情况适用的方法和经常能够成功的方法。

这一次门诊花了四十法郎。

他们出来走到大街上，科拉预料到将来的情况，心里憋了

一肚子气，开口说道："我算是交了好运啦！"

他不答腔。他担心害怕地一边走着，一边反复掂量着大夫说的每一句话。他没有骗他吧？他没有认为他没有希望吧？他现在不大去想遗产和孩子了！现在是保命的问题！

他似乎听见了肺里有一种哨音，又觉得心跳得很急促。在穿过土伊勒里公园的时候，他突然没有力气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的妻子非常生气，站在他旁边想法羞辱他，用瞧不起他的怜悯之情从上到下看着他。他困难地呼吸着，由于着急而喘得越发厉害；他左手的手指头按在右手腕的脉上，数着脉搏。

科拉不耐烦地跺着脚问："你装模作样有个完吗？你准备什么时候走？"他就像牺牲品似的，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向前走去。

卡什兰听到诊断的结果之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咱们这下子可好了，哈哈！咱们这下子可好了。"他用凶恶的眼睛瞪着他的女婿，仿佛要把他吞掉似的。

勒萨伯尔一心只想着他的健康和生命危险，根本就没有听，也没有听见。他们父女俩尽管吼叫，反正他们也不是他的命，他还是保他的命要紧。

他的桌上摆了一些药瓶子，一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按量服药，尽管他的妻子微笑着，他的老丈人哈哈地笑他。他时时刻刻都要照镜子，时时刻刻都要把手捂在心上检查心的跳动，并且，他还不愿意和科拉在肉体上接触，便叫人在一间用作存衣室的黑房间里给他支了一张床。

他现在对于她是又恨又怕，又鄙视又厌恶。而且，他现在觉得所有的女人都好像是魔鬼，危险的动物，她们的使命就是坑害男人；他不再去想沙洛特姑母的遗嘱了，把它看成是过去

发生的、险些因而致死的一次事故。

又过了几个月。离最后的期限只剩下一年了。

卡什兰在饭厅里挂了一个大日历，每天早晨他都要划掉一天；他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气急败坏，又感到这笔财产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离他远去而失望，再加以想到他现在还得到办公室里去苦干，以后也只能靠两千法郎的退休金生活到老死就怒不可遏，这一切都促使他说话变得粗暴起来，说不定还会因为一点小事动起武来。

他一看见勒萨伯尔，就火冒三丈，气得发抖，恨不得殴打他，压碎他，拿脚践踏他。他恨他恨得无以复加。每次看见他推门进来，他就觉得是一个曾经抢劫了他家的神圣财产、掠夺了他家的遗产的贼又闯进了他的家。他恨他甚于恨一个死敌，同时还因为他虚弱无力而瞧不起他，尤其是自从女婿担心自己的身体，放弃了追求他们的共同希望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怯懦，使他越发鄙视他了。

事实上，勒萨伯尔现在跟他的妻子也很疏远，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姻亲关系，恐怕也比现在强。他因为羞愧，也是因为害怕，便不再靠近她，不再接触她，甚至于避开她的眼光。

卡什兰每天都要问女儿："喂，你丈夫下决心了吗？"

她回答说："没有，爸爸。"

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要发生不愉快的场面。卡什兰不停地重复说："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男人的本能，还不如干脆死了，把位子让给别人。"

科拉帮腔说："事实上就是有些毫无用处的人，在那里碍手碍脚。除了给大家造成负担之外，我不知道他们活在世上有什么事做。"

勒萨伯尔只顾喝自己的药，一言不发。终于有一天，他岳

父冲着他喊叫起来："你听着，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如果你还不改变你的习惯，我可知道我的女儿将会干什么！……"

女婿预感到又要受新的侮辱了，便抬起眼睛来，用眼光询问他。卡什兰接着说："她会扔了你，另找一个，当然是这样喽！现在还没有这么做，那算是你有很好的运气。女人嫁给一个像你这样没用的人，干什么都是可以允许的。"

勒萨伯尔气得脸色发青，回答说："我并没有阻止她听从您的好建议呀。"

科拉垂下眼睛去了。卡什兰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觉得有点难为情。

六

在部里，他们两个男人看上去似乎处得很融洽。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把他们家庭内部的争吵瞒着他们的同事。他们互相称呼"亲爱的卡什兰"、"亲爱的勒萨伯尔"，甚至还装做在一起笑，装做高兴快乐的样子，装做满意于他们的共同生活。

勒萨伯尔和玛兹那方面呢，他们就像两个险些儿决斗的仇敌那样，见了面的时候，互相客客气气，很讲礼貌。那场最后流了产的决斗曾经把他们吓得发抖，使得他们之间更加注重礼貌，更加表示敬重，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发生新的冲突而还偷偷地希望重新接近呢。大家看到了这种情况，都称赞他们具有进行过决斗的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

他们还离得很远就郑重其事地挥着帽子互相致意，态度极

其庄重。

他们两人谁也不情愿或是谁也不敢先开口，因而一直没有说过话。

可是有一天，科长叫勒萨伯尔立刻去一趟，勒萨伯尔为了表示自己工作勤奋，便跑起来，不料在走廊拐弯的地方，整个撞到迎面而来的一个职员身上。原来就是玛兹。两个人都倒退了几步，勒萨伯尔感到不好意思，连忙客客气气地问："我没有把您撞疼吧，先生?"

对方回答说："一点也没有，先生。"

从此以后，他们认为遇见时总应该交谈几句才合适。后来，由于竞相表示礼貌，相互之间献起殷勤来了，从殷勤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定程度的往来接近，继而又发展成为有节制的亲密，就像那些曾经互不赏识的人一样，亲密之中还有一定的胆怯性质的犹豫，还不能热情奔放，亲密无间；最后，由于重视礼貌，并且互相到对方办公室里去拜访，友谊就建立起来了。

现在，他们到收发员办公室来了解新闻的时候，常常互相聊天。勒萨伯尔已经丢掉了他那自以为前程远大的科员的傲慢，玛兹也放下了他那上流社会人物的架子；卡什兰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似乎很有兴趣看到他们产生友谊。有时候，在这位漂亮的职员直着腰板，头顶擦着门楣走出去之后，卡什兰看着女婿，喃喃地说："这可真是一个棒小伙呀!"

一天上午，他们是四个人在收发室里，因为萨翁老头儿从来不离开他抄写的东西。这时，老头儿的椅子多半是被一个恶作剧的人锯过，他坐下去的时候一下子倒了，可怜的老人吓得大叫一声，翻倒在地板上。

另外三个人连忙跑过来搀扶老人。收发员把这一诡计说成是公社分子干的，玛兹则坚持要看看老头儿受伤的地方。他和

卡什兰甚至打算给老头儿脱去衣服，以便包扎伤口。可是老人一边拼命反抗，一边喊着说他没有跌伤。

当这一玩笑平息之后，卡什兰突然大声说："玛兹先生，我想对您说，现在咱们关系很融洽，您就应该在星期天到我家去吃晚饭。我和我女婿，我女儿，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高兴的。我女儿已经久闻您的大名了，因为我们常常谈到科里的事。您说怎么样？一言为定，好吗？"

勒萨伯尔也帮着他岳父邀请，不过没有他那么热情，他说："来吧，我们都很高兴您来。"

玛兹犹豫着，他感到为难，可是他一想到部里流传的关于卡什兰家的传闻，便微笑了。

卡什兰又催问他："得了，就这样定了吧？"

"那么，好吧！我接受了。"

卡什兰回到家里就对科拉说："我告诉你，玛兹先生下星期天要来这儿吃晚饭。"科拉先是吃了一惊，后来结结巴巴地说："玛兹先生？——啊！"

她的脸一直红到了鬓角，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时常听到人们谈论他，谈论他的仪表，谈论他在女色上的成功，因为他在部里被认为是对女人胆大妄为的人，并且是女人无法抗拒的人；因此，科拉想认识他的愿望已经由来已久了。

卡什兰搓着手又说："你等着看吧，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也是个美男子。他个子高大，就像一个骑兵枪手，他可不像你这个丈夫！"

她感到害羞，没有回答，就好像人家猜到了她曾经梦见过他似的。

跟从前那次请勒萨伯尔吃饭一样，他们十分费心地准备这顿晚饭。卡什兰认真地讨论菜单，务求尽善尽美，而且就好像

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还很模糊的信心似的，他秘密地、很有把握地预感到事情必成，于是便不由得快活起来，心里塌实了。

星期天一整天，他都在非常兴奋地做着一切准备工作，勒萨伯尔都在忙着办理头天晚上从办公室带回家的一项紧急案件。这已经是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了，新年就要来临了。

七点钟的时候，玛兹兴致勃勃地来了。他就像走进自己家里一样毫不拘束，他一边向科拉问候，一边献给她一大把玫瑰花。他接着用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人那样亲热口吻补充说："夫人，我好像有点认识您，好像在您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您了，因为许多年来令尊大人经常对我谈到您呀。"

卡什兰看到了这一大把花，便大声说："这真是太高雅了。"

可是他女儿却想起勒萨伯尔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花。

这位漂亮的公务员显得很高兴，像初次来访问老朋友似的，天真地笑着，还向科拉说些不引人注意的献媚的话，把她说得两颊绯红。

他觉得她很能激起情欲。她认为他很有诱惑力。等他走后，卡什兰问："嗯！怎么样？这家伙多棒啊！什么坏事他干不出来呀！听说他能迷住所有的女人。"

科拉，虽然不像她父亲那样感情外露，可是也承认她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不像她想象的那样装腔作势。"

勒萨伯尔看来也不像平时那样疲倦和忧愁了，竟然承认他原先对他的看法"不正确"。

玛兹一开头并不常到他们家来，可是后来就来得比较多了。大家都喜欢他，他们也愿意招引他来，并且还悉心招待他。科拉给他做他喜欢吃的菜。不久，三个男人就亲密无间了，可以说是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这位新朋友有时候从报馆里弄到了

包厢戏票，便带他们全家去看戏。

夜里，他们沿着一条条挤满了人的大街走回来，一直走到勒萨伯尔的家门口，玛兹和科拉走在前边，他们迈着整齐的脚步，屁股并着屁股，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节奏摇摆着身子，就像是两个天生的要肩并肩走一辈子的人似的。他们两人情投意合，所以谈话的声音很低，并且一边说着，还一边不出声地笑着；有时候，那个年轻女人回过头去望一眼他的父亲和他的丈夫。

卡什兰用善意的眼光望着他们，就像他根本没有想到是跟他女婿说话一样，经常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俩的身段多好！看见他们在一起真叫人高兴。"

勒萨伯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们的身材差不多一般高。"他觉得他的心脏跳得不像过去那么快了，走路快的时候，也不那么喘了，总之，他比过去健壮了，因而也高兴了。他对于岳父的积恨也就渐渐消失了，何况，他岳父的恶意嘲讽近来也停止了。

元旦那天，他被任命为主任科员。他高兴极了，一回到家便大吻他的妻子，这还是半年以来的第一次。她张皇失措，很难为情，好像他做了一件无礼的事似的；她望了一眼来向她拜年的玛兹，玛兹也显得很尴尬，他把脸转向了窗户，似乎不愿意看见这种样子。

但是不久，卡什兰又变得动不动就发脾气，恶语伤人了。他又开始用冷嘲热讽来骚扰他的姑爷了。甚至于有时候，他还攻击玛兹，仿佛悬在他们头上的这场每一分钟都在接近的、必然来临的灾难也应该责怪玛兹似的。

只有科拉一个人显得十分镇静，十分幸福，十分喜悦。看来，她好像把那个可怕的和已经非常临近的期限忘记了。

现在已是三月份。一切希望都好像破灭了，因为到了七月二十日，沙洛特姑母去世就三周年了。

这一年，春天来得较早，草木提前发芽，大地披上了绿装。玛兹向他的朋友们提议，在一个星期天，到塞纳河边的灌木林里去散步，采香紫堇花。

他们乘坐一趟早晨的火车出发，在梅宗-拉斐特下车。虽然光秃秃的树枝还使人感受到冬天的寒意，但是绿油油的草地上已经点缀上白色和蓝色的花朵；山坡上的果树，它们那纤细的枝桠上布满了绽放的花蕾，仿佛装饰着玫瑰花环似的。

塞纳河在冬季发大水时受到侵蚀的河岸间缓慢地流着，因为刚下过几场雨，河水显得浑浊、忧郁；整个田野，好像刚刚洗完了澡，到处都湿乎乎的，在初春和煦的阳光照耀下，散发出一股潮湿的甜味。

他们在公园里走散了。卡什兰闷闷不乐，用手杖敲着土块，他这天想到他们的不幸事件不久就要到来，便更加痛苦，因此，比平时还要无精打采；勒萨伯尔心情也很忧郁，害怕在草地上弄湿了脚；而他的妻子和玛兹则正在忙着扎一把花。这几天，科拉似乎有点不舒服，懒洋洋的，脸色也显得苍白。

时间不长，她就觉得累了，想回去吃午饭。他们看见在一家破旧的磨房旁边有一个小饭馆，就走了进去；一顿巴黎人外出郊游时常吃的传统午饭很快就端了上来，摆在河边棚架下面一张铺着两块餐巾的木桌上。

他们吃完了酥脆的炸鮈鱼，吃了土豆烧牛肉之后，正在传递一满盆绿叶生菜沙拉的时候，科拉突然站起来，两只手用餐巾捂着嘴，向河边跑去。

勒萨伯尔担心地问："她怎么啦？"

玛兹做贼心虚，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这个

……我不知道……她刚才还好好的！”

卡什兰正叉起一片生菜叶子，吓得举着叉子惊呆住了。

他站了起来，想看看他的女儿。他刚一探身，就望见她用头顶着一棵树，显然很不舒服。他顿起怀疑之心，急得两条腿发软，像被砍去一般，便又倒在椅子上，惊愕地把怀疑的眼光射到两个男人身上，他们俩这时似乎都很难为情。他用焦虑的眼光探寻他们，没有敢开口发问，因为担心和希望使他急躁不安。

在寂静中度过了一刻钟。科拉终于回来了，脸色有点发白，走路也显得吃力。谁也不明确地问她是怎么回事；每个人似乎都猜到了是一件不便说出口的喜事，每个人似乎都急于想知道，但又害怕知道。只有卡什兰问她：“好些了吗？”她回答说：“好些了，谢谢，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咱们还是早点回去吧，我有点头疼。”

在回去的路上，她挽着丈夫的胳膊，仿佛想借此表示一件她现在还不敢承认的秘密事似的。

他们到达圣·拉扎尔火车站后就分手了。玛兹借口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握手道别后就独自走了。

等到只剩下卡什兰和他女儿女婿的时候，他就问道：“在吃午饭的时候，你怎么啦？”

但是科拉没有马上回答，她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没有什么，心里有点不舒服。”

她嘴上挂着一丝微笑，疲惫无力地走着。

勒萨伯尔感到很不自在，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些杂乱的、互相矛盾的念头纠缠在一起。他一方面充满了对奢侈生活的渴望；一方面又充满了抑郁的怒火，不可告人的耻辱和卑鄙的嫉妒。她就像那些爱睡懒觉的人一样，到了早上，便闭上眼睛，不看那

从窗帘缝里射到床上的一道阳光。

他一回到家里，就推说有一件公事要办，回屋里去了。

这时，卡什兰把两手搭在女儿的肩上问："你是怀孕了吗，嗯?"

她吞吞吐吐地说："是的，我想是的。已经两个月了。"

她还没有说完，他就高兴得跳了起来；随后，他就围着她跳起康康舞来，那是他从前过军旅生活时，在公共舞会上跳的舞。他虽然腆着个大肚子，但还能踢腿，跳跃，把整套房子都震动了。直跳得家具摇晃，碗橱里的玻璃杯叮当作响，吊灯不停地摆动和摇曳，像船上的灯一样。

然后，他把他的宝贝女儿抱在怀里，发狂似地吻她，又亲切地在她肚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啊！终于成功了！你跟你丈夫说了吗?"

她突然惶恐不安，喃喃地说："没有……还没有……我……我在等着。"

可是，卡什兰大声说："好，好。你不好说。你等着，我去跟他说，我!"

他马上就跑到女婿的套房里。勒萨伯尔在房里什么事也没有做，看到岳父进来，便站了起来。可是，卡什兰还没等他定一定神，就说："您知道您妻子已经有身孕了吗?"

做丈夫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两颊涨得通红。

"什么？怎么？科拉么？您说什么?"

"我说她有身孕了，您听见了没有？这真是好运气呀!"

他高兴得抓住勒萨伯尔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摇了几下，又像是祝贺他，又像是感谢他；他又重复地说："啊！终于成功了。好极了！好极了！您想想看，财产归咱们了。"他情不自禁地把他拥抱起来。

他喊叫起来："一百多万呀，您想想看，一百多万呀！"他又开始跳起舞来，然后，他又突然说："喂，来吧，她在等您呢，至少也要来亲亲她呀！"他抱着他向前推，像扔皮球一样，把他推进科拉所在的大厅里，科拉正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听着。

她一看见自己的丈夫，不由得倒退了一步，突然间紧张得喘不上气来。他站在她面前，脸色苍白，心里很痛苦。他的样子像是一个审判官，而她呢，则像是个罪犯。

他终于开口说："你好像是怀孕了吧？"

她声音颤抖着，含糊不清地说："好像是这样。"

可是，卡什兰抱住他们两个人的脖子，把他们俩脸对脸地贴在一起，同时喊着："他妈的！你们俩倒是亲个嘴啊！难道这还不值得吗？"

他松开他们以后，喜不自胜地大声说："咱们终于赢了！喂，莱奥波尔德，咱们马上到乡下去买一所房子。在那里，你总可以恢复健康了。"

勒萨伯尔听到这个主意，全身战栗了一下。他岳父又说："咱们可以邀请托尔什伯夫先生和他的夫人到那里去玩；还有，副科长就要呜呼了，您可能接替他的职位，这也是高升一步。"

勒萨伯尔听着卡什兰这样说下去，仿佛看见这些事情成为现实了；他看见他自己站在河边一所漂亮的白色别墅前面迎接科长。他看见自己穿着一件斜纹布夏装，头上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

一股甜蜜的感觉伴随着这一希望进入了他的心灵里。一股温馨和舒适的感觉似乎渗透了他的全身，不仅使他觉得轻松，而且使他觉得身体已经好多了。

他微笑了，可是还没有回答。

卡什兰陶醉在希望和幻想之中，继续说道："谁知道呢？咱

们有可能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您也许会当上众议员。无论如何，咱们总可以跨进当地上流社会，过过舒服日子。您还可以买一匹小马和一辆轻便马车，每天坐着上火车站去。”

阔绰、高雅和舒适生活的景象在勒萨伯尔的脑子里展现了。一想到自己也可以像他常常羡慕的那些有钱人一样，亲自赶着一辆小巧玲珑的马车，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情不自禁地说：“啊！是啊，那当然是太美了。”

科拉看到他被说服了，深受感动，又很感激，也微笑了；这时，卡什兰看到没有什么障碍了，便大声说：

“咱们上馆子里去吃晚饭吧。真他妈的！咱们也应该庆祝一番呀。”

他们三个人吃完饭回家的时候，都有点醉了。勒萨伯尔头晕眼花，找不到他那间黑暗的小房间。也许是没留神，也许是忘记了，他就躺在了他妻子要来睡觉的空床上了。一整夜，他都觉得那张床像一条船似的摇晃着，一会儿前后颠簸，一会儿左右摇摆，一会儿又好像颠覆了似的。他甚至于真的有点晕船的感觉。原来是他妻子兴奋得睡不着觉，折腾了一夜。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科拉躺在自己怀里，真是觉得奇怪。

她睁开眼睛，微笑了一下，心里充满了感激和爱情，便突然冲动起来去热烈地吻他。然后她就用女人们撒娇的时候那种温柔的声音对他说：“你要是疼我，今天就不要到部里去了。既然咱们就要很有钱了，你就不必那么认真干了。咱们俩再到乡下去玩玩，就咱们俩去。”

他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全身充满了狂欢疲劳之后那种懒洋洋的舒适感觉，呆在温暖的床上不想动弹。他还真是渴望着长时间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只是养尊处优，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偷懒的欲望麻痹了他的灵

魂，侵入了他的身体。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模模糊糊的、持续不断的幸福的念头："我就要有钱了，自由自在了。"

可是，他突然又担心害怕起来，他好像害怕隔墙有耳被人偷听似的悄悄地问她："你能肯定准是怀孕了吗？"

她连忙叫他放心，说："噉！是的，放心吧。我没有弄错。"

可是，他还有点不放心，便开始轻轻地摸起她来。他用手摸着她那鼓起来的肚子，宣告说："对，是真的，——不过，在限期以前，你还不可能生产。人家也许会对咱们的继承权提出异议。"

她一听到这种设想，就发火了："啊！那可不行，岂有此理，在忍受了那么多不幸，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大劲儿之后，现在谁也甭想来讲歪理，啊，那可绝对不行！"

她气得烦躁不安，便坐了起来。她说："咱们马上就到公证人那儿去。"

但是，他认为应该先去找医生开一张证明。于是，他们又到勒菲耶尔大夫那里去了。

大夫立刻就认出他们来了，问道："怎么样，你们已经成功了吧？"

他们两个人都羞得面红耳赤起来，科拉还有点神色慌张，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是成功了，大夫。"

医生搓着手说："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料到了。我告诉你们的方法是万无一失的，除非是夫妻有一方根本没有能力。"

他给那年轻女人检查之后，宣布说："成功了，好极了！"

于是，他在一张纸上写道：

兹证明娘家姓卡什兰的莱奥波尔德·勒萨伯尔夫人有妊娠约三个月的所有征象。

巴黎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勒菲耶尔。

然后，他又向勒萨伯尔转过身来，问道："您呢？肺部和心脏怎么样了？"他给他听了听之后，认为他完全好了。

他们挽着胳膊，迈着轻快的脚步，高高兴兴地走了。但是，在回去的路上，莱奥波尔德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去公证人那儿之前，你最好是往腰带里塞一两条毛巾，这样可以引人注目，而且比较好。他也就不会认为咱们想争取时间了。"

于是，他们回到了家里，他亲自动手给妻子脱衣服，给她做一个假肚子骗人。为了弄得像真的一样，他一连给毛巾换了十来次位置，然后离开几步，看看效果如何。

等到他对结果感到满意之后，他们就又出门了。他领着这个大肚子在街上走着，似乎很自豪，因为这个大肚子证明他有生殖能力。

公证人很亲切地接待了他们。然后，他听了他们的解释，又看了一眼医生的证明。并且，勒萨伯尔再三地说："再说，先生，只要看她一眼就够了。"他便信服地看了看那年轻的女人那发胖变粗的腰身。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最后，公证人宣布说："好极了。不论孩子生下来与否，反正他已经存在了，已经有生命了。因此，我们可以把执行遗嘱的日期延迟到夫人的产期。"

走出公证人的事务所时，他们在楼梯上就亲吻起来，因为他们太高兴了。

七

自从发现这桩喜事之后，这三个亲人生活得非常和睦。他们的心情都很愉快，平静，温和。卡什兰又恢复了他从前那种快活的性格，科拉对丈夫多方照顾，关怀备至。勒萨伯尔也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总是高高兴兴的，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玛兹来得不像以前那么勤了，他现在跟这家人在一起时，好像感到局促不安；虽然他们还是很好地招待他，然而比以前冷淡多了，因为幸福总是自私的，是不许外人分享的。

卡什兰在几个月以前那么热情地把这位漂亮的科员引到家里来，现在却好像对他有些反感了。是他把科拉怀孕的事告诉这位朋友的，他出其不意地对他说："您知道，我女儿怀孕了！"

玛兹假装吃了一惊，连忙说："啊！唔！那您一定很高兴喽！"

卡什兰回答说："那当然喽！"他注意到他的同事却相反地一点也不感到高兴。男人们都不大喜欢看到自己钟爱的女人发生这种情况，不管这是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造成的。

然而，玛兹还是每个星期天继续到他们家来吃晚饭。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纠纷，但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却变得很难熬，而且这种特殊的尴尬一个星期甚于一个星期。甚至有一天晚上，玛兹刚走出门，卡什兰就气呼呼地大声说："这个人开始让我讨厌了！"

勒萨伯尔回答说："他这个人的确是越熟越不让人喜欢。"

科拉垂下眼睛来。她没有发表意见。她在高个子玛兹面前，

似乎总有些拘束。玛兹这方面呢，在她身旁的时候，总显得像是羞愧的样子，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笑眯眯地看她了，晚上也不再请他们去看戏了，那种在不久以前还是那么亲密的友谊，现在却似乎变成一项推卸不了的负担了。

但是，有一个星期四，科拉在她丈夫下班回来要吃晚饭的时候，比平时分外亲热地吻着他的胡须，并且在他的耳边小声说：

“你也许会骂我的？”

“为什么骂你？”

“因为……刚才玛兹先生来看我。可是我，我不愿意人家说我的闲话，我便请他绝对不要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到这儿来。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勒萨伯尔感到意外，便问：

“好吧！他怎么说呢？”

“噢！他倒是没有说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不高兴，于是，我就请他以后干脆不要再来了。你知道，是爸爸和你领他到咱们家里来的，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所以，我怕我不让他来，会惹你不高兴。”

丈夫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高兴地说：“你做得很好，非常好。我甚至还要感谢你呢。”

为了让两个男人保持她事先安排好的关系，她又说：“在办公室里，你就装做什么也不知道，还跟以前一样和他说话。只不过是他再也不会到这儿来了。”

这时，勒萨伯尔亲切地抱住他的妻子，在她的眼睛上、脸蛋上轻轻地吻了好久。他还重复地说：“你真是一个天使！……你真是一个天使！”同时，他的肚皮感觉到妻子肚子里胎儿的鼓包已经相当大了。

八

一直到分娩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科拉在九月底生了一个女孩，取名为德齐蕾[1]；因为他们想给孩子举行一次隆重的洗礼，便决定在来年的夏天，在他们要买的那所别墅里举行。

他们在阿斯尼埃尔选中了一所别墅，它坐落在塞纳河边的山坡上。

这一年的冬天，完成了几件重大的事情。卡什兰一拿到了遗产，就申请退休，而且立刻就获得了批准，他就此离开了办公室。他每逢空闲的时间，就用一把精巧的机动锯子来锯雪茄烟盒的木头盖子。他把它们做成钟啦，小盒子啦，花盆架子啦，各种奇形怪状的小玩意儿。他是偶然在歌剧院大街上看到一个流动商贩用这种木板这样做他才感兴趣的，现在，他爱上了这种活儿。每天，他都要求大家赞赏他的新奇的、巧妙而又幼稚的复杂设计图。

连他自己站在自己做的东西面前，也赞不绝口地说："做得这么好，真是令人惊奇呀！"

副科长拉博先生终于死了，勒萨伯尔接替了他的职务，虽然他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职称，因为从他最后一次升职来算，他还没有满法定年限。

科拉一下子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比以前稳重、文雅了，

---

① 德齐蕾的法语是 Désirée，意为被期待或盼望的女孩。

因为她懂得了，意识到了，感觉到了一个人有了财产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元旦那天，她特意去给科长夫人拜年。那是一位胖太太，虽然已经在巴黎住了三十五年，却仍然是外省人的样子。科拉十分恳切，十分柔媚地请她当孩子的教母，托尔什伯夫夫人只好接受了。外祖父卡什兰当教父。

洗礼仪式是在六月份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举行的。除了不再露面的美男子玛兹之外，全科里的人都被邀请了。

九点钟，勒萨伯尔在火车站上等候从巴黎开来的客车，一个青年马夫，穿着镀金大纽扣的号衣，站在一辆崭新的轻便马车前面，牵着一匹肥壮的小马的缰绳。

机车在很远的地方就鸣笛了，然后就出现了，后边拖着一长串车厢，从里面涌出一大群乘客来。

托尔什伯夫先生随着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妻子从一节头等车厢里走出来，皮托莱和布瓦塞尔从一节二等车厢里下来。他们没有敢正式邀请萨翁老头儿，但是和他说好了，只装作在下午偶然遇到，然后在征求科长同意后，再拉他来吃晚饭。

勒萨伯尔急忙跑上前去迎接走过来的上司。他的上司穿着一件大礼服，人显得十分矮小，礼服上佩带的那个很大的勋章，好像是一朵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他那大得出奇的脑壳，戴了一顶宽边的大礼帽，把他那虚弱的身体都要压垮了，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畸形的人；而他的妻子，只要稍微踮一踮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他头上瞭望一切。

莱奥波尔德满面容光，又是鞠躬，又是道谢。他让科长夫妇登上马车，然后，便跑向谦恭地跟在后边的那两位同事，他跟他们握手，向他们表示歉意，说车子太小，不能请他们一起坐上去，他说："顺着河边，你们就可以走到我的家门口：德齐

蕾别墅，转弯后第四家。请你们赶快来吧。”

勒萨伯尔登上他的马车，抓起缰绳赶着马走了，小马夫敏捷地跳在车子后面的小坐位上。

洗礼举行得非常完善。然后，大家回来吃午饭。每个客人在餐巾底下都发现了一份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礼物。教母得到一只粗重的赤金手镯，她的丈夫得到一只镶着红宝石的领带别针，布瓦塞尔得到的是一只俄国皮的钱包，皮托莱得到的是一只漂亮的海泡石烟斗。他们说，这些礼物是德齐蕾送给她的新朋友的。

托尔什伯夫夫人又是过意不去，又是欢喜，脸涨得通红，把那金光闪闪的镯子戴在她的粗胳膊上；科长系的是一条很窄的黑领带，不能别别针，他便把宝石别针别在礼服的翻领上、荣誉勋章的下边，如同那是另一枚低一等的十字勋章一般。

从窗口望去可以看见，从高处絮雷讷方向沿着绿树成荫的河岸流过来的河水，宛若一条很宽的带子。强烈的阳光像下雨一样洒在水面上，把这条河变成了一条火河。

午饭开始时，气氛很严肃，这是因为托尔什伯夫夫妇在座的缘故。后来，大家就说笑起来了。卡什兰说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笑话，他认为自己有钱了，觉得随便一点是可以允许的，逗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些笑话如果是出自皮托莱或是布瓦塞尔之口，肯定会激起反感的。

在吃饭结束时，应该把小孩抱来，让每个客人亲一亲。小孩包在雪白的轻纱里，用茫然无知的蓝眼睛看着这些人，她稍稍地转动着胖胖的头，似乎已经开始萌发注意力了。

皮托莱趁着大家乱哄哄的说话声，对旁边布瓦塞尔的耳朵悄悄说：“长得真像一个小玛兹。”

第二天，这句话传遍了海军部。

这时，两点钟刚刚敲过，大家喝完了利口酒，卡什兰提议请大家参观参观这所房子，然后到塞纳河边去散散步。

客人们排成一长队，从地窖到顶楼，一间一间地都走到了，然后又到花园里转了一圈，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都看了一下，然后便分成两班去散步。

卡什兰因为在太太们身边有点拘束，便拉着布瓦塞尔和皮托莱到河边的咖啡馆里去了；托尔什伯夫夫人和勒萨伯尔夫人和她们的丈夫从河的对岸逆流而上，她们认为正派女人不应该跟星期天的那些衣冠不整的人混在一起。

她们在河边的纤道上慢慢地走着，两个男人跟在后面，郑重地谈着办公室的事情。

河面上，有一些多桨快艇，它们被长长的木桨划着一起一伏地驶过。划船的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他们光着胳膊，胳膊上的肌肉在晒黑的皮肤下滚动着。那些爱好划船的女子们，躺在白色或黑色的兽皮上掌着舵，被太阳晒得懒洋洋的，头顶上撑着红、黄、蓝各色的绸布阳伞，宛若一大朵一大朵的花浮在水面上；喊叫声从一条船飞到另一条船上，有的是在呼叫，有的是在互相谩骂；从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持续不断的喧哗声，说明那里聚集了一大帮假日的游人。

沿着河边有一排排垂钓的人，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同时有一些几乎是赤裸裸的游泳者，站在一些沉重的渔船上，头朝下跳进水里，然后爬到船上，再跳进水里。

托尔什伯夫夫人吃惊地望着。科拉对她说："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把这里的美丽的风景都给破坏了。"

一条小船慢慢地划来。划船的是两个女人，船舱里躺着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女人向岸上喊道："喂！喂！正派的女人们！

我有一个男人要出卖，价钱不贵，你们要不要？”

科拉鄙夷不屑地转过身去，挽起客人的胳膊，说：“这儿不能多待，咱们走吧。这些坏女人多么无耻呀！”

她们就走开了。托尔什伯夫对勒萨伯尔说：“你的事已经说定在明年元旦发表了。司长已经正式答应我了。”

勒萨伯尔回答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亲爱的老师。”

在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发现卡什兰、皮托莱和布瓦塞尔几乎是架着萨翁老头儿走着，他们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在河边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和一个野鸡在一块儿玩呢。

老头儿吓得要命，反复地说：“没有这么回事儿；不，没有这么回事儿。这样说可不好，卡什兰先生，这可不好。”

卡什兰笑得喘不上气来，大声说：“啊！你这个老不正经！你管她叫‘我心爱的小鹅毛。’啊！我们这回可是抓住你了，老坏蛋！”

两位夫人也笑起来了，因为老头儿好像要急疯了似的。

卡什兰又说：“如果托尔什伯夫先生允许的话，咱们就把他扣押起来，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好吗？”

科长很仁慈地答应下来。他们就接着嘲笑那个被老头儿丢下的女人；可是老头儿被这种恶作剧气恼了，不停地抗议。

这件事一直到晚上都是大家说不完的笑料，它甚至于还引得人们说了些放肆的话。

科拉和托尔什伯夫夫人两人坐在平台上的布篷下面，望着落日的回光返照。太阳把树叶染上了一层紫红色。没有一点风吹动树枝；宁静，无限的宁静从那平静的火红的天空降落在大地上。

还有几条船驶过，它们正在慢慢地回到船坞里去。

科拉问："听说可怜的萨翁先生娶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是吗？"

托尔什伯夫夫人了解科里所有的事，回答说："是的，他娶了一个很年轻的孤女，她偷偷地跟一个坏蛋私通骗他，最后就跟那个人一起跑了。"这位胖太太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说那个男人是个坏蛋，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据说那两个人还挺亲热的。不管怎么说，萨翁老头儿实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勒萨伯尔夫人严肃地接着说："这也不是原谅他们的理由呀。这个可怜的男人真值得同情。我们隔壁的邻居巴尔布也是同样的情况。他妻子爱上了一个每年到这里来避暑的画家，她终于跟他跑到外国去了。我不明白一个女人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照我的意见，对于这种给家庭带来耻辱的坏女人，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惩罚。"

奶妈抱着裹在轻纱里的德齐蕾在小径的另一头出现了，向两位夫人走来。孩子在金红色的晚霞里，全身被映成了玫瑰色。她用同样淡泊、好奇而又茫然无知的目光看着火红的天空，也轮流看着夫人们的脸。

在远处聊天的男人们走过来了；卡什兰抓住他的外孙女，好像要把她送上苍天似的，高高地举了起来。小孩的轮廓和她那一直拖到地面的雪白的长衫的倒影都在明亮的天际背景下衬托出来。

当外祖父的喊道："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萨翁老伯，您说是吗？"

萨翁老头儿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或者也许是因为想得太多了，没有回答。

一个男仆打开平台的大门，报告说：“夫人，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王尚民 译

女 房 东

献给巴拉迪克大夫[①]

乔志·凯尔弗朗说，我那时住在圣父大街一幢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里。

当我的父母决定让我去巴黎学习法律的时候，为了解决各种问题，家里人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讨论。我的膳宿费先是确定为2500法郎，可是我可怜的母亲总是担着一份心，便向我父亲诉说："如果他这些钱花得不当，没有吃到足够的食物，他的健康就会受到很大损失，这些年轻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

于是他们就决定给我找一家寄宿公寓，找一家既简朴又舒适的寄宿公寓，每个月由我的家庭直接支付膳宿费用。

我从未离开过坎佩尔。我向往得到我这个年龄的人所想享有的一切，我打算用一切方式快活地生活。

我父母向邻居们征求意见，他们说有一位同乡，凯尔加兰

① Baraduc，莫泊桑父亲的朋友，曾建议莫泊桑去温泉治病。

夫人，她家招收寄宿学生。于是我父亲便和这位可尊敬的夫人通了几封信联系。结果，一天晚上，我就带着一只行李箱来到她家。

凯尔加兰夫人有四十岁左右。她身体强壮，而且强壮得很，说话的嗓门和上尉教官一样，决定任何问题，都是说一不二。她的住宅，十分狭窄，每层只有一个窗户，从外面看来，像是一个由窗户组成的梯子，或者说像是夹在两所房子之间的一片三明治似的房子。

女房东和她的女仆住在二层；三层用来做饭和吃饭；四个布列塔尼寄宿生住在四层和五层；我住在六层的两个房间。

一个又小又黑的楼梯，像一个拔瓶塞的起子一样盘旋而上，通到顶层的这两个房间。凯尔加兰夫人每日里不停地在这个螺旋形楼梯上爬上爬下，在这所抽屉般的房子里忙来忙去像船上的舰长。她一连十次走进每一套房间，用一种使人震惊的粗暴的声音监视着一切，察看床铺是否收拾好了，衣服是否刷干净了，服务工作是否做得尽善尽美了。总之，她像母亲一样照料着她的寄宿生们，甚至比一位母亲照料得还好。

我立刻认识了我的四位同乡。他们当中两个人学医，另外两个人学法律，但是他们都忍受着女房东的专横管束。他们害怕她就像偷庄稼的人害怕乡村警察一样。

至于我呢，我立刻就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愿望，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反抗者。我首先声明我想什么钟点回来就什么钟点回来，因为凯尔加兰夫人规定午夜十二点是最后时限。对于这个要求，她用她那明亮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声称：

“这不行。我不能容忍整夜惊动阿奈特。您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在外边呆到午夜以后。”

我坚定地回答说：“根据法律，夫人，您必须随时给我开门。

您要是拒绝这样做，我就去找警察来证实这一点，然后我就去住旅馆，房费由您来付，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因此，您只好给我开门，或者是把我辞退。是开门，还是再见？您选择吧。”

我冲她嘲笑着提出了这些条件。她愣了一下之后，想和我进行谈判，可是我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她也就让步了。我们谈妥，我可以掌握一把万能钥匙，但讲明的条件是不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我的刚强给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此后她对我有一种明显的优待。她对我表现出较多的关心，较多的照顾，较多的体贴，甚至于有一种并不使我感到讨厌的突然的温存。有时候，在我高兴的时候，我也会突然地拥抱她，她便立刻给我一个强有力的耳光，但我赶紧低下头，她伸出去的手便像一颗子弹一样飞快地从我头顶上掠过，我便笑得像一个疯子一样逃掉了，她便喊道：“啊！坏蛋！我会收拾你的。”

我们成了朋友。

可是这时，我在便道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在一家商店里当店员。

你们都知道巴黎的那种轻浮爱情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我去上学的时候，碰见一个没有戴帽子的姑娘，她在上班之前，正挽着一个女友的胳膊散步。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我身上感到了某些女人的眼睛给予你的那种小小的震动。一次邂逅相遇立即在你身上产生感应，你与一个生来就情投意合的人摩肩而过时突然感受到轻柔而微妙的诱惑力，这可是人生中令人喜悦的事情。至于她被爱得强烈与否，那有什么关系呢？她符合你内心的爱的欲望。从你第一次发现这个面孔，这个小嘴，这些秀发，这个微笑时起，你就感觉到它们的魅力带着一种温柔而美妙的欢乐进入你的灵魂，你感觉到幸福渗透你的身心，你在清醒状

态下，承受着一种尚且模糊不清的情爱，这种情爱把你推向这个素昧平生的女子，似乎从她身上发出一声召唤要你响应，似乎有一种诱惑力在吸引你；似乎你认识她已经很久，似乎你已经看见过她，似乎你知道她在想什么。

第二天，在同一时刻，你又从那条街走过。你又看见了她。第三天，你又来到那里，第四天仍是如此。你们终于开口说话了。这种轻浮的爱情继续发展着，好像疾病一样很有规律。

就是这样，在三个星期之后，我和埃玛的爱情达到了爆发的前夕。如果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挑逗她的话，这一时刻甚至会来得更早。我的女朋友是住在家里，她以一种少有的坚强意志拒绝跨进旅馆里去。我绞尽脑汁想寻找出一个办法，一个计谋，一个机会。最后，我做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决定，我决定在一天晚上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把她带到我的楼上，借口请她喝杯茶。凯尔加兰夫人每晚十点钟睡觉。我便可以利用我的万能钥匙不声不响地回去，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过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再用同样方式下楼去。

埃玛在我请求之下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一整天都很焦急。我一点都不能平静。我害怕引起麻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招来可怕的议论。到了晚上，我从公寓出去，走进一家餐馆，在那里喝了两杯咖啡，四五盅烧酒，以便给自己壮胆打气。然后我又去圣·米歇尔林荫道上兜了一个圈子。我听见时钟敲了十点，十点半。我就迈着缓慢的脚步向我们的约会地点走去。她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她用爱抚的态度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就慢慢地向我的住处走去。我越走近公寓的大门，就越惴惴不安。我想：“但愿凯尔加兰夫人已经睡觉了。”

我对埃玛说了两三遍：“主要是不要在楼梯上弄出响声来。”

她笑着说道：“那么你很害怕被人听见了？”

“不，只是我不愿意惊醒我的邻居，因为他病得厉害。”

到了圣父大街。我怀着去看牙科医生那种惧怕心理走近了我的住处。所有的窗户都已黑了灯。人们一定都睡了，我是这么希望。我像小偷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我让我的女伴先进去，然后我又把门关上。我屏着呼吸，踮着脚上楼，我点着蜡绳照亮，以免女友失足跌跤。

在经过女主人的房门时，我感到我的心脏跳得很急促。我们终于上到了三楼，接着上到了四楼，最后上到了六楼。我们进到了我的房间。终于胜利了！

然而，我只敢小声说话，我把高筒皮靴脱掉，为的是不弄出任何声音来。我们在五斗柜的一角喝了我用酒精灯煮好的茶。然后我就变得急不可待、再三要求了……渐渐地，像是玩游戏一样，我把女友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她一面抗拒，一面让步，她脸都红了，羞羞答答的，总是尽量推迟那无法抵御的有诱惑力的时刻。

她身上真的只剩下一条白色短衬裙了。这时，我的房门一下子被推开了，凯尔加兰夫人拿着一根蜡烛出现了，她穿的衣服和埃玛一模一样。

我一跳离开了她，站在一边，顿时惊慌失措，看着两个互相凝视的女人。要发生什么事情啊？

女房东用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高傲语调对我说：“凯尔弗朗先生，我不愿意妓女到我家里来。”

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凯尔加兰夫人，这位小姐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来喝茶的。”

那胖女人又说：“喝茶怎么连衬衣都不穿。您马上把这个人赶走。”

埃玛十分懊丧，便用裙子遮住脸哭了起来。我呢，已经晕

头转向，不知道做什么，该说什么。女房东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又说："帮小姐穿上衣服，马上把她带走。"

当然，我没有别的办法，便拣起那像撒了气的汽球一样落在地板上摊成圆形的连衣裙，然后我把它从姑娘的头上套下去，并且我尽力给她扣好，拉好，当然费了很大的劲儿。她也在帮我的忙，她一直哭着，十分慌乱，匆匆忙忙，出了许多差错，连鞋带和扣眼都找不到了。凯尔加兰夫人无动于衷，拿着蜡烛站在那里，以审判者那种严厉姿态给我们照着亮。

埃玛这时加快了她的动作，胡乱地戴上帽子，打好结，别好别针，系好带子，因急于逃走而烦躁不堪。她甚至没有系高帮皮鞋的带子就从女房东面前跑了过去，冲到楼梯间里。我自己还光着半个身子，穿着拖鞋追她，一再喊道："小姐，你听我说，小姐。"

我感到应该跟她说几句话，可是我想不出说什么好。我跑到街门时才赶上她，我想拉住她的胳膊，但是她猛烈地推开了我，小声而又烦躁地结结巴巴地说："放开我……放开我，别碰我。"

她关上大门逃到街上去了。

我转回身来。凯尔加兰夫人站在二层楼上，我慢慢地上楼梯，预料着一切，也准备着应付一切。

女房东的房间开着门，她让我进去，用严厉的语气宣告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凯尔弗朗先生。"

我低着头从她面前走过。她把蜡烛放在壁炉台上，然后双臂交叉在她那健壮的胸脯前，她那薄薄的白色短衣遮盖不严她那丰满的乳房。

她说道："啊，你这样干，凯尔弗朗先生，你把我的家当作妓院了！"

这次我不神气了。我小声说道："绝对不是，凯尔加兰夫人。您不要生气，得了，您完全知道年轻人是怎么回事。"

她回答说："我只知道我不愿意让不三不四的女人到我家里来，您明白吗？我只知道让人尊重我的公寓和它的名声，你明白吗？我只知道……"

她至少说了二十分钟，罗列了一大堆愤怒的理由，用她公寓的好名声来压制我，用刻薄的责备来挖苦我。

我呢（男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我非但没有听她说话，却在盯着她看。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真的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她的胸脯漂亮极了，这个放肆的女人，它是那样的结实，白皙，丰满，也许稍稍胖了些，但是却把人诱惑得脊梁上直打寒战。要不是今天她这个样子，我真的永远也不会想象到在女房东的毛料袍子下边会有这样的东西。她脱掉衣服，似乎年轻了十岁。我现在觉得我太奇怪了，太……我怎么说呢？……太激动了。我现在站在她面前，突然又重新看到了我刚才的情景……就是一刻钟之前在我的房间里被打断的情景。

那边，在她身后，在放置床铺的角落，我看到了她的床。它是半掀开的，被压得凹了下去，床单中间的深坑显示出刚才在那里睡觉的身体的重量。我联想到那床上一定很舒适，很温暖，一定比别的床更温暖。为什么更温暖呢？我不知道，大概是由于在那里睡觉的人的肌肉很丰腴吧。

还有什么比一张零乱的床更使人动情，更富于诱惑力呢？眼前的这张床使我陶醉，它从那么远的地方就使我的皮肉微微震颤。

她一直在说，不过这时候口气已经温和了，她现在是用一个严厉而善意的、只是要求谅解的女朋友的语气在说。

我结结巴巴地说："得了……别说了……凯尔加兰夫人……

别说了……”她停了下来，等待我的回答，我趁机把她抱住，吻起她来，像一个饿狼似的，像一个期待已久的男人似的吻她。

她挣扎着，转过头去，但并不过分生气，像她平时的习惯一样，不由自主地重复说：“噢！坏蛋……坏蛋……坏……”

没有等她说完这个词，我就用力把她抱了起来，紧紧抱住，把她抱走。有时候，人的力气，其大无比。

我碰到了床边，便倒在床上，没有放开她……

在她的床上果然很舒服，很温暖。

一小时后，蜡烛熄灭了。女房东起来又点着一支。她又回来钻到我这一边，把她那又粗又圆的大腿伸进了被单里；她用温柔的、得到了满足的，或许是感激的声音说：“哦！……坏蛋！……坏蛋！……”

王尚民 译

小 酒 桶

献给阿道尔夫·塔韦尼埃[1]

埃普若维尔城的客栈老板希科师傅把他的双轮马车停在了马戈卢瓦尔大妈的农场门前。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壮汉子，满面红光，大腹便便，人们都说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他把马拴在栅门的木桩上，然后走进院子里。他有一块田产，与老太婆的土地相毗邻，因此，他长期以来就觊觎着老太婆的农场。她已经多次试图买下这块土地，但是都被马戈卢瓦尔大妈顽固地拒绝了。

马戈卢瓦尔大妈对他说："我生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

这一次，希科看见老太婆正在门前削土豆皮。老太婆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了，干瘪瘦削，满脸皱纹，腰弯背驼，可是干起活来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不知疲倦。希科友好地在她的背上拍了一下，然后便坐在她身旁的一个小板凳上。

"噢！大妈，身体一向还好吧？"

---

① Adolphe Tavernier，莫泊桑的朋友，巴黎多家报纸的撰稿人，擅长击剑。

“不太坏，您呢？普罗斯佩师傅？”

“呃！呃！有些小毛病；要没有这些小毛病，那就应该说是满意了。”

“好啊，太好啦！”

老太婆不再说什么了。希科看着她干她的活儿。她的手指蜷曲，骨节突出，僵硬得像螃蟹的爪子，她的手像一把钳子从一个柳条筐里抓起那些浅灰色的土豆，将它们放在一把旧刀的刀刃上很快地转动，削下一条条长长的皮。等整个土豆都削成了黄色之后，她就把它扔进一个水桶里。三只大胆的母鸡竟敢一个一个地来到她的裙子下面啄土豆皮，然后衔着它们的掠夺物飞快地逃走。

希科似乎感到尴尬，心里犹犹豫豫，焦虑不安，好像舌头上有东西却又吐不出来似的。最后，他终于下决心开口说：

“唉，马戈卢瓦尔大妈……”

“您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这个农场，您还是不愿意卖给我吗？”

“这件事不行。您别再打这个主意了。这都说过多少次了。您别再提这件事了。

“可是我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这样。您把农场卖给我，可是您还仍然保留着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听听我的道理。”

老太婆停止削她的土豆皮了，用她那长满皱纹的眼皮下面的敏锐的眼睛凝视着客栈老板。

他又说道：

“我来解释一下，我每个月给您一百五十法郎。您可听清楚

了：每个月，我赶着马车给您送来三十个一百苏的埃居①。别的什么都不变，一点都不变；您还住在您这里，您一点都不用考虑我，您什么也不欠我的，您只管收我的钱就行了。这样对您合适吗？”

他洋洋得意地，十分高兴地看着她。

老太婆不信任地打量他，她在琢磨这里边有什么圈套。便问道：

“这都是对我的好处，可是对您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农场仍然是没有交给您呀？”

他又说道：

“这个您不用担心。仁慈的上帝让您活多久，您就在这里住多久。您还是住在您的家里。只不过是您要到公证人那里给我立个小小的字据，为的是在您身后这个农场好属于我。您无儿无女，只有几个侄子，您也不大喜欢他们。您看这样对您合适吗？在您有生之年，您永远保留着您的产业，而且我每个月给您三十个一百苏的埃居。这对您说来是一笔纯收入呀。”

老太婆依然有些惊异，放心不下，但是受到了诱惑。便回答说：

“我不拒绝。只是，我想在这件事上要想明白。您下个星期再来谈吧。我得根据我的想法给您一个答复。”

于是希科师傅走了，像一个国王刚刚征服了一个帝国一样高兴。

马戈卢瓦尔大妈陷入了沉思。当天晚上，她一夜未能入睡。一连四天，她始终犹豫不决，烦躁不安。她意识到这件事里有

---

① 埃居：法国旧钱币名，1 埃居等于 5 法郎，或 100 个苏。苏：法国辅币名，相当于 1/20 法郎或 5 个生丁。

对她不利的东西，但是一想到每个月三十个埃居，一想到这些叮当响的漂亮银币会因此滚到她的围裙里来，就这样毫不费力地从天上掉下来，她就被这种想得到它们的欲望所煎熬。

于是，她就去找公证人，把她的情况讲给他听。公证人劝她接受希科的建议，但要向他索要五十个一百苏的埃居，而不是三十个，因为她的农场至少也值六万法郎。

“假如您再活十五年，”公证人说，“用这样的方式，他总共才付给您四万五千法郎。”

老太婆对于这每个月五十个一百苏的埃居的前景向往得全身颤抖；可是她总是心有疑虑，害怕会有无数意想不到的事情，害怕这里边隐藏着阴谋诡计。她在公证人那里一直待到晚上，提了许多问题，下不了决心离开。最后，她终于吩咐公证人准备契约，这才心烦意乱地回家去了，好像喝了四坛新酿的苹果酒似的。

当希科来问她的答复时，她让希科恳求了很长时间；她说她不愿意卖，其实却是因为害怕希科不同意每月给她五十个一百苏的埃居而在暗自苦恼。最后，由于希科一再坚持，她也就说出了她的意图。

希科失望得跳了起来，一口拒绝。

于是，为了说服希科，她便开始推论她还能活多长时间，她说：

“我肯定最多再活五六年。我现在快满七十三岁了，而且身体也不健壮。有天晚上，我以为我要过去了。我觉得人们把我扔出了大门，而没有把我抬到床上。”

然而希科并不上她的当。

“得了，得了，狡猾的老太婆，您像教堂里的钟楼一样结实。您至少能活到一百一十岁。将来肯定是您给我送葬。”

他们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讨价还价。可是由于老太婆寸步不让，客栈老板最终还是同意给她五十个埃居了。

第二天，他们签订了契约。马戈卢瓦尔大妈还要他付了十个埃居的成交酬金。

三年过去了。那老妇人的身体仍很结实，像有魔法保佑着似的。她好像一天也没有衰老，希科大失所望。他觉得付这笔月金好像已经付了半个世纪了，他觉得自己上当了，受骗了，破产了。他便时不时地去看望女农场主，就像七月里人们常到田间去看麦子是否成熟得该收割了。老太婆接待他时眼睛里闪着一种狡黠的神态，好像她在庆贺她对他开的玩笑很成功；希科看到这样子，便很快地登上他的马车，嘴里嘟哝着：

"你怎么还不死啊，老骨头！"

他无可奈何。他一看见她简直就想把她掐死。他对她恨之入骨，恨得咬牙切齿，就像一个被偷了庄稼的农夫那样恨她。

于是他便开始想办法。

终于有一天，他又来看她，他搓着双手，就像他第一次来向她提出这笔交易时那样。

在闲聊了几分钟之后，他说：

"哎，大妈，您到埃普若维尔时，怎么从来不到我那里吃顿晚饭呢？有人在说闲话，说咱们不是朋友了，这可真使我难过。您知道，到我那里吃饭，您不用付钱。我不在乎一顿饭钱。只要您想来，您就尽管来吧，我会很高兴的。"

马戈卢瓦尔大妈没等他再三邀请，爽爽快快地答应了。第三天，她坐着由仆人塞莱斯坦驾驶的带篷马车去市场时，她就毫不客气地把马拴在希科师傅的马厩里，并且还提出要去希科那里吃饭，他不是允诺过吗？

客栈老板喜出望外，把她当作贵夫人一样招待，给她做了

童子鸡，猪血香肠，大灌肠，羊后腿，肥肉炖白菜。可是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因为她从小就节制饮食，一直都是只吃一点汤和一块黄油面包的。

希科一个劲儿地劝她吃菜，最后还是大失所望。她也不喝酒，而且还拒绝喝咖啡。

他要求她：

“您总应该接受一小杯酒吧。”

“啊！那，好吧。我就不再拒绝了。”

于是，希科师傅使足了劲儿朝客栈的另一头大声喊道：

“罗萨利，把上等的，最好的，十条线牌的白兰地拿来。”

女仆马上就来了，端着一个长长的酒瓶，瓶上装饰着一片纸做的葡萄叶子。

希科斟满了两小杯，说：

“请尝尝这个，大妈，这可是名酒。”

那纯朴的老太婆开始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细细地品尝美酒的味道。她喝完了那杯酒，一滴也没有剩，然后说：

“这酒的确不错，真是上等的好白兰地。”

她话音未落，希科就给她又满上了一杯。她本想拒绝，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又慢慢地品尝着，就像喝第一杯那样。

希科想让她接受第三杯，但她说什么也不要了。他一再劝她说：

“这，这简直就是牛奶。您瞧，我，我能喝十杯，十二杯也没有问题。喝下去像糖水一样，对肚子没有事，也不上头；它好像是在舌头上就蒸发掉了。再没有比这个对身体更好的了！”

她还想喝，便让步了，但是她只喝了半杯。

希科在一时慷慨的冲动之下，大声说道：

“噢，既然您喜欢这种酒，我就送给您一小桶，为了表示咱

们永远是朋友。”

善良的老太婆略有醉意，没有拒绝，走了。

第二天，客栈老板来到马戈卢瓦尔大妈的院子里，从他的马车里拉出一个带铁箍的小酒桶来。接着他叫老太婆尝一尝里边的酒，以证明是他们昨晚喝的那种好酒；他们每人又喝了三杯，希科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说：

“喂，我跟您说，您喝完了，我还有；您不用客气。我不那么小气。您越早喝完，我越高兴。”

说完，他就登上了他的马车。

四天后他又来了。老太婆正在她家屋门前，忙着切做汤用的面包丁。

希科走上前去向她问好，他凑到老太太的鼻子跟前同她说话，为了闻一闻她的气味。他闻出她嘴里有一股酒气。于是，他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您愿意请我喝一杯酒吗？”他说。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喝了两三次酒。

可是不久，在当地就传开了闲话，说马戈卢瓦尔大妈常常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人们有时候在厨房里，有时候在院子里，有时候在附近的大路上发现她便把她搀扶起来，她醉得像个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只好把她抬回家去。

希科不再去她家了，并且，人家跟他谈起这个老农妇时，他就面带忧愁地喃喃说道：

“在她这个年纪，染上这个嗜好这真是不幸啊！你瞧，人老了，就没有办法了。这件事最后肯定会给她带来恶果的！”

果然，这件事很快就使她尝到了恶果。就在那年冬天，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她喝得烂醉，倒在雪地里，死了。

希科师父继承了农场，同时他对人说：

“这个乡下老太婆，她要是滴酒不沾的话，肯定还能再活十年以上。”

王尚民 译

沙　莉

献给让·贝罗[1]

坐在扶手椅里似乎要昏昏欲睡的德·拉·瓦雷海军上将用他那老太婆般的嗓音说:"我,我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爱情奇遇,十分奇特,你们愿意我讲给你们听吗?"

一

那时,我才三十岁,在我任海军上尉的时候,上级交给我一项在印度中部进行的天文学任务。为了支持我完成我的使命,英国政府给了我各种必要的手段,我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奇特的、令人惊异的、不可思议的国家。

要想完整地描述这次旅行,那非得写二十本书不可。我穿

① Jean Beraud (1849—1935),法国画家,擅长画市民生活习俗。

越了一些极其美丽的地区，受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王子的接待。他们的生活极其豪华，简直不可想象。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仿佛是在诗境里旅行一般，我在人们想象中的大象背上走过了一个仙境般的王国；我在一些令人惊异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废墟；我在几个梦幻般的城镇里，看到了一些奇迹般的纪念物，雕刻细腻精巧，犹如珠宝一般，有的轻若薄纱，有的大如高山。这些绝妙的、令人惊异的纪念物非常优美，人们一看就会爱上它们的造型，好像人们对于一个女人可能一见钟情一样，并且看到它们，身体上就会感到愉快，会觉得它们有一种肉感。总之，就像维克多·雨果先生所说：我走着，一切都像在梦中活灵活现。

后来，我终于到达了我的旅途终点，甘阿拉城。该城在古时候是印度中部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今天已经完全衰落，被一个叫马当的富有、专横、粗暴、慷慨、残忍的王公统治着，他是一个真正的东方君主，既温情又野蛮，既和气又残暴，既有慈悲心肠，又冷酷无情。

这个城市坐落在一个山谷底部的一个小湖旁边，城的周围，宝塔林立，塔基浸泡在水里。

这个城市，远远望去，形似一个白点，越向它走近，它就变得越大；向前走着走着，就会看到那些优美的印度建筑物的圆顶、塔尖、箭楼，以及各种漂亮而又轻巧的屋顶。

在离城门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时，我遇到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由一排仪仗队簇拥着，这是当地君主派来迎接我的。于是我便在非常豪华的场面下被引进了王宫。

我本想从从容容地换上华丽的衣服，可是君主等得不耐烦了。他想先认识我，想先知道需要给我安排什么娱乐项目；然后再说。

我在一些穿着闪闪发光的制服、像青铜塑像般的士兵中间，被引进一个带走廊的大厅，厅里站着一些穿着缀满宝石而光彩夺目的穿长袍的人。

在一个颇似咱们花园中的那种没有靠背，但盖着漂亮绒毯的长凳上，我发现有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的肥胖的人，宛如一轮红日，这就是那位印度的王公，他穿着一件纯鹅黄色的大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我。他身上戴着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块钻石，但在他的前额上，只有一粒宝石，就是那颗著名的德里之星，它过去一直属于蒙道尔的帕里阿拉王朝，我的主人就是帕里阿拉王朝的后裔。

他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他的血管里似乎有黑人的血，虽然他属于最纯的印度种人。他的眼睛很宽，但眼神发呆，还有点模糊；他的颧骨高，嘴唇厚，胡须拳曲，脑门低，牙齿又白又尖，在无意识的微笑时，经常露了出来。

他站了起来，并且用英国的方式向我伸出手来，然后让我坐在他身旁的一个板凳上，板凳很高，我的两脚几乎碰不到地，坐在上面很不舒服。

他立刻向我提议第二天去猎老虎。狩猎和搏斗是他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他不大明白人们还应该做别的事情。显然他认为我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他得到消遣和陪着他寻欢作乐。

因为我很需要他，我便竭力满足他的爱好。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满意，便立刻让人给我举行了一场搏斗表演，于是他把我领到位于王宫里边的一个竞技场。

在他的命令下，两个黄铜色的裸体男人出场了，他们的手上戴着钢爪作为武器；他们立即互相攻击起来，他们力求利用这种锋利的武器去打击对方，利爪在他们的黑色皮肤上划出一长道一长道的裂口来，流着鲜血。

搏斗进行了很长时间。两个人的身上布满了伤口，但是两个斗士还在用这种带着刺刀的武器互相在对方肌肉上划着伤痕，犹如用耙子耕地一般。两个中有一个人的脸被抓烂了，另一个人的耳朵被撕成了三块。

君主以一种残忍而又兴致勃勃的心情观看搏斗。他高兴得浑身打颤，发出欢呼声，并且还不自觉地模仿斗士们的动作，同时不停地喊叫："打呀，快打呀！"

两个人中的一个倒下去了，失去了知觉；只好把他从鲜血染红的竞技场上抬走。可是君主看得还没有尽兴，深表遗憾地、不高兴地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他向我转过身来，想了解我的意见。我虽然心里很愤怒，但是我仍然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他便立刻下令把我送到娱乐宫去下榻。

我穿过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花园，到达了我的住所。

这座珍珠般的宫殿坐落在御花园的一端，它的一面墙浸在维阿拉的圣湖水中。它是方形的建筑，它的四面都有三排重叠的柱廊，都是很神奇的精工制作。在宫殿的每个角上，都耸立着一些轻巧的小塔，有的高，有的矮，有的是单个，有的两个结为一双，它们粗细不等，形状也各异。它们宛如长在这座优美的东方建筑物上的天然花朵。每座小塔上都有奇怪的塔顶，颇似卖弄风情的女人头上的发饰，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宫殿的中央，是一个高大的圆顶，上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尖塔，塔身全部镂空；它的椭圆形的顶盖恰似一个白色大理石乳房，伸向天空。

整座建筑，从上到下，布满了浮雕和精美的阿拉伯式的装饰图案，看了使人陶醉；它还布满了一排排精致的雕像，它们

的姿态表现着印度的风俗民情。

房间都是通过齿形拱的窗户而采光，它们都朝向花园。

在大理石的地面上，有许多用缟状玛瑙，天青石和玛瑙组成的优美花束。

我刚刚梳洗完毕，宫廷里的一位专门负责君主和我之间的联络工作的官员阿里巴达达就来通知我说他的君主要来拜会我。

马上，穿着藏红花色大袍的王公就来到了，他再次握住我的手，向我说了许多事情，同时，不停地征求我的意见，弄得我很难回答。后来，他想请我看看位于花园另一端的旧宫殿的遗迹。

那里是一片名符其实的石林，住着一大群猴子。当我们走近时，公猴子就开始在墙上乱跑，同时向我们做着可怕的鬼脸，而母猴子就纷纷抱着它们的小猴崽子逃窜，把光秃秃的屁股对着我们。国王看了狂笑不止，抓住我的肩膀，向我表示他的高兴。他坐在瓦砾中央，在我们周围便聚拢来一大群长着白色脸庞胡的畜生，有的蹲在墙头上，有的栖在高地上，向我们吐着舌头，伸着拳头。

君主看够了这番景象之后，站起身来，庄重地向前走去，他总是让我待在他身边，高兴地把诸如此类令人开心的事情指给我看，和我刚来到的那一天一样，他又向我重申，为了欢迎我，将于次日举行一次盛大的猎虎活动。

我如约参加了这次狩猎，以及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连续十次，二十次的狩猎。在狩猎时，人们总是轮流追逐在本地区豢养的各种动物：金钱豹、大狗熊、大象、羚羊、河马、鳄鱼，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动物，总有自然界中一半的动物吧。后来弄得我疲惫不堪，一看到动物流血就感到恶心，对于这种千

篇一律的所谓乐趣感到厌倦乏味。

最后，这位君主的热情平息下来了，在我的迫切请求下，他给我留了一些闲暇用来工作。他现在只是向我大量地馈赠礼品了。他送给我许多珠宝，漂亮的绸缎布匹，经过训练的动物，这些东西都是由阿里巴达达表面上毕恭毕敬地呈献给我的，就好像我是太阳一样，尽管他实际上很瞧不起我。

每天，都有一队仆人用带盖的盘子给我送来当天御膳中的每个菜肴；每天，都要为我组织一项新的娱乐活动，以使我从中发现和得到极大的乐趣，比如：巴亚德舞女的舞蹈，杂耍，阅兵，以及这位好客却又让人讨厌的君主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玩意儿。总之，要把他这个令人惊奇的国家所有迷人的和壮丽的东西都表演给我观看。

一等到他给我一点闲暇，让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工作，或者，我就去看猴子，它们的社会比国王的社会使我感兴趣得多。

一天晚上，当我散步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阿里巴达达庄重地站在我住的宫殿门前，用很奥秘的措辞向我宣称：君主的一份礼物在我的房间里等待我；他并且向我转达他的主人的歉意，因为他的主人早些时候没有想到向我赠送一件我可能是享受不到的东西。

这位使臣说完这番隐晦难懂的话之后，就鞠躬告辞了。

我走进房间，发现靠墙站着六个小女孩，她们按身材高矮排成一排。她们肩并着肩，一动不动，好似穿在铁扦子上的一串胡瓜鱼似的。其中年岁最大的可能只有八岁，最小的六岁。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把她们安插在我这里，后来，我猜到了君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他赠送给我的妻妾。他挑选了几个非常年轻的女孩，这是一种特殊恩赐，因为印度人认为，果

子越青，越鲜美，越珍贵。

面对着这些娃娃，我十分不安，难为情，羞愧，她们用她们那严肃的大眼睛注视着我，似乎已经知道我可能要求她们干什么了。

我不知道对她们说什么好。我本想把她们送回去，可是我不能把君主的礼物退回去，因为那样做是对他的极大的侮辱。那么就必须把这群孩子收留下来，让她们住在我这里。

她们仍然是一动不动，一直凝视着我，等着我发号施令，试图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在想什么。哦！这份讨厌的礼物。让我多么为难呀！最后，我感到自己很可笑，便问年岁最大的一个：

“你，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回答说：“沙莉。”

这个小姑娘的皮肤非常漂亮，略微发黄，像象牙的颜色，她美得出奇，简直是一尊雕像，相貌清秀，朴实无华。

于是，我就继续问她，看看她能回答我什么，这也许是为了难为她：

“你为什么待在这里？”

她用那甜润悦耳的嗓音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你高兴要我做的事情，我的老爷。”

看来这姑娘是了解情况的。

我又向最小的一个问同样的问题，她用那更柔弱的嗓音十分清楚地说：“我在这里是为了做你喜欢要我做的事，我的主人。”

她的表情像是一只小耗子，她非常温柔可亲。我把她抱了起来吻她。其他几个做了一个好像准备退出的动作，她们一定是认为我刚才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但是我命令她们留下，我用印度人的方式坐下来，我让她们围着我坐个圆圈，然后，我

便开始给她们讲一个非常动听的故事，因为我讲她们的语言讲得还不错。

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对于那些绝妙的细节高兴得便浑身打颤，听到叫人焦虑的地方又急得发抖，还不时地摆动着双手。这些可怜的小姑娘们，她们这时不大再想让她们到这里来的缘由了。

我讲完我的故事后，就叫我可以信赖的仆人拉什曼拿一些糖果、蜜饯和点心来，她们吃得都撑坏了。然后，我开始觉得这种奇遇简直也太滑稽可笑了，于是，我又组织了一些游戏，逗我的妻妾们玩。

这些游戏项目中的一个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功。我叉开两腿当作是桥，让我的六个小孩从我胯下跑过去，由个子最矮的开始跑，个子最高的碰了我一下，因为她弯腰不够。这一游戏使她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这些少年人的童声在我住的豪华宫殿的圆屋顶下显得十分响亮，使整座宫殿恢复了活力，充满了童年的欢乐，使它生趣盎然。

然后，我很细心地给我的天真无邪的姘妇们安排了住处。最后，我把她们关在房里，让四个女佣人看守着，这四个女佣人是君主同时送给我照料我的后妃的。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这些无知的少女们在一起品尝到了当爸爸的真正乐趣。我们玩了几次很好玩的捉迷藏，捉懒猫和击掌猜人，这些游戏都使她们快活得发狂，因为我每天教她们一个她们不知道的很有趣的游戏。

现在，我的住所很像一个教室。我的小女朋友们穿着令人羡慕的绸缎，金银线的刺绣，像小动物一般，在那些长廊和安静的大厅里跑着。那里只有微弱的光线从拱形的窗口透进来。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那个最大的，名

叫沙莉的女孩，也就是那个像一尊老象牙雕像的女孩真的变成了我的妻子。

那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温柔，腼腆，活泼。不久，她就以一种烈火般的爱情爱上了我，而我却是羞怯地、犹犹豫豫地、以欧洲人的道义而感到担心害怕地、有保留地、顾虑重重地，然而又是充满强烈肉欲之情地爱着她。我像一个父亲一样珍爱她，又像一个男人一样抚摩她。

对不起，夫人们，我要说得远一些了。

其他几个女孩继续在这座宫殿里玩耍，像一群猫咪一样。

从此，沙莉与我寸步不离，除了我去见君主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在旧宫殿的遗址，在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猴子们中间，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

她常常躺在我的膝上，在她那司芬克斯的小头脑里反复思考着一些事情，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想，但是却保持着这些高贵的、擅长思考的民族具有的那种美丽迷人的传统姿态，那些神圣雕像具有的庄重呆板的姿态。

我用一只大铜盘带来一些食物、糕点和水果。那些长尾猴带着它们比较胆怯的小猴，渐渐地走近我们，然后他们围着我们坐成一圈，不敢再向前来，等待我给他们分配糖果。

这时，几乎总是一只比较大胆的公猴一直来到我身边，像乞丐一样伸出手来；我便给它一块，它就拿回去给它的母猴吃。其他的母猴便异口同声地发出嫉妒和愤怒的狂吼，我没有办法制止这种可怕的吵闹，只好扔给每一只母猴一份食物。

我在这些遗址的废墟中待得很舒适，我想把我的仪器搬来工作。但是，猴子马上发现了这些铜制的精密仪器，他们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杀他们的工具，便发出可怕的叫声，四处逃散了。

我也经常和沙莉在可以俯视维阿拉湖的一个游廊上度过夜晚。我们默默无言地望着明月从天边升起，给湖面披上一件颤动着的银色大衣；在对岸那边，一些小型宝塔的外形好似生长在水里的美丽的蘑菇一般。我用两手捧住我的小情妇的严肃的头，慢慢地、长时间地吻着她那光滑的前额，吻着她那两只大眼睛，它们充满了这块古老而富有传奇性的土地的秘密；还吻着她那在我的抚摩下张开的嘴唇。这时，我产生了一种羞愧的、强烈的、特别是富有诗意的感受，我感觉到通过这个女孩子，我拥有了整个一个种族，拥有了这个美丽而神秘的种族。

然而，君主继续不断地向我慨赠礼物。

一天，他送给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引起沙莉的热烈赞赏。那只不过是一个用贝壳做的盒子，就是那种在纸盒外边用浆糊粘了一层小贝壳的盒子。在法国，这最多值四十个苏。但在这里，这个珠宝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这肯定是传进这个王国的第一个这样的盒子。

我把它摆在一个家具上便不再理会了，暗自嘲笑他们把这个既难看质量又差的小摆设看得这么珍贵。

可是沙莉不厌其烦地观看它，欣赏它，满怀着崇敬的狂喜的心情。她不时地问我："你允许我摸摸它吗？"得到我的许可后，她就小心翼翼地掀开它的盖子，然后又合上它，她用她那纤细的手指轻轻地去抚摩那密密麻麻的小贝壳，她似乎通过这种触摸，感受到一种一直深入到心脏的美妙的享受。

然而，光阴荏苒，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必须回国了。由于对于我的小女朋友的爱情，我很长时间下不了决心。最后，我也只得死了这份心。

君主感到悲伤，又组织了几次狩猎，几次搏斗；但是，在这些娱乐活动进行了半个月之后，我声明我不能再久留了，于

是他就让我自由了。

与沙莉的分别是很令人心碎的。她哭得很伤心，趴在我的身上，把头埋在我的胸口，悲伤得全身发抖，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我的亲吻无济于事。

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便站起来，去找那个贝壳做的盒子，把它递到她的手里，说："这个给你。它属于你了。"

这时，我看见她微笑了。接着，她的整个脸都由于发自内心的高兴、由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突然实现了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高兴而露出了喜色。

于是，她便狂热地吻我。

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在最后离别的时刻，她依然哭得不亦乐乎。

我把父亲的吻和糕点分给了我的其他几个妻妾，就这样走了。

二

过了两年之后，在海上服役的偶然机会又把我派到了孟买。由于一些意外的情况，上级又让我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这是因为我熟悉这个国家，会讲它的语言，他们才把这个任务派给了我。

我尽可能快地完成了我的工作，因为我还有三个月的富裕时间，我想去拜访我的朋友、甘阿拉城的国王和我那可爱的小妻子沙莉，我一定会发现她大大地变样了。

这次马当君主用一些狂欢的形式来接待我。他叫人在我面

前割断三个斗士的喉管，在我回到他那里去的第一天，他简直就没有让我一个人闲待一秒钟。

最后，到了晚上，我空闲了，我差人把阿里巴达达叫来，为了岔开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我先向他提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才问他："你知道君主送给我的那个小沙莉现在怎么样了？"

阿里巴达达顿时脸上显得很悲伤、不安，很为难地回答说：

"最好是不要再提她了！"

"这是为什么呢？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人呀。"

"她变坏了，老爷。"

"怎么，沙莉？她变成什么样了？她现在在哪儿？"

"我是说她结果不好。"

"结果不好？她死了吗？"

"是的，老爷。她做了一个可耻的行为。"

我很着急，很难受，我感到我的心跳得厉害，一种极端的焦急不安压迫着我的胸口。

我又问："一个可耻的行为？她做了什么事啊？她后来怎么样啦？"

阿里巴达达越来越为难，小声地说："您最好就不要问了。"

"不，我想知道。"

"她偷东西了。"

"怎么，沙莉？她偷谁的东西了？"

"偷您的东西了，老爷。"

"偷我的？这是怎么回事？"

"在您上次走的那天，她拿了君主送给您的盒子。有人看到她手里拿着它呢！"

"什么盒子？"

“就是那个贝壳做的盒子。”

“可那是我给她的呀。”

这位印度官员惊愕地瞪着眼睛看着我，回答说：“是的，她的确是用各种神圣的誓言发誓说是您给她的。但是人们不相信您会把国王的礼物送给一个女奴，于是君主就派人惩罚了她。

“怎么，惩罚？人家把她怎么样了？”

“人家把她装在一个口袋里捆好，老爷，从这个窗口，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屋子，也就是她偷东西的这间屋子的窗口，把她扔进湖里了。”

这时，我感觉到我经历着一种我从未感到过的最大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我挥挥手，让阿里巴达达退出，为了不让他看到我哭。

我在湖边的那个游廊上，也就是我多次在怀里抱着那可怜的孩子所待的那个游廊上度过了一夜。

我想到她那已经腐烂的漂亮的小身体的残骸就在那里，我的脚下，在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口袋里，在我们往日一起看过的黑色湖水里。

第二天，尽管国王热情挽留和表示悲伤，我还是告辞离去了。

我现在认为我从未像爱沙莉那样爱过别的女人。

王尚民 译

酒　鬼

一

北风像风暴般吹着，给天空带来了冬季常见的沉重的大块乌云，在它们所经之处，总是洒下猛烈的大雨。

波涛汹涌的大海咆哮着，震撼着海岸，巨大的海浪冲击到海岸上迸发出大炮轰鸣的声音。这些海浪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袭来，有的很高，像一座座大山，在狂风的猛吹下，把它们前边的白色泡沫洒在空气中。

这场飓风凶猛地吹入了伊波尔小山谷，发出呼啸声和呻吟声，把房顶上的石板都揭掉了，把挡雨披檐也吹坏了，把烟囱也吹倒了。这么大的风力吹到街上使得人们不能行走，只能扶着墙站着，小孩子们就像树叶子一样被吹走了，有的被吹到了田里。

由于怕在涨潮时海水横扫海滩，人们用纤绳把渔船拉到了陆地上。有几个水手，藏在侧卧着的渔船的圆肚子后面，望着

天空和大海的愤怒。

后来，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因为黑夜紧跟着暴风雨来到了，它用黑暗包住了疯狂的海洋和狂怒的海浪的撞击声。

最后还剩下两个人，他们的手插在衣兜里，在狂风下弓着背，毛线软帽拉到了眼睛上。这是两个诺曼底渔民，长着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皮肤被咸的海风都吹焦了，蓝色的眼睛中央嵌着一个黑色的瞳仁，他们这双锐利的眼睛像猛禽一般可以望到天边。

他们两个之中的一个说：

"喂，走吧，若雷米。咱们去玩多米诺骨牌消磨时间吧，我付钱。"

另一个人虽然受到了赌博和白酒的诱惑，但还有些犹豫，因为他知道他要是走进波麦乐咖啡馆，准得喝得酩酊大醉，而且他还牵挂着孤零零一个人留在破房子里的妻子。

于是他问道：

"听说你打赌说每天晚上都要把我灌醉。你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既然总是你付钱？"

然而，他一想到要喝别人付钱的白酒，不由得笑了；这是诺曼底人沾了便宜之后感到高兴的笑。

他的同伴马蒂兰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又说：

"喂，走吧，若雷米。今天晚上，可不应该饿着肚子回去。你怕什么？怕你的老婆不给你暖被窝吗？"

若雷米回答说：

"那天晚上，我连家门都找不到了……人家差不多是在咱们家门口的小溪里把我救起来的！"

他想起了那次喝醉的惨相，便又笑了。这时，他正在慢慢地向灯火通明的波麦乐咖啡馆走去；他前边被马蒂兰拉着，后

边被大风推着，他抗拒不了这两股力量，便向前走去。

低矮的厅堂里挤满了水手，烟雾迷漫，人声嘈杂。所有这些男人都是穿着毛衣，胳膊肘摆在桌上，大喊大叫，惟恐别人听不见。喝酒的人来得越多，在嘈杂的人声中和在大理石板上拍打多米诺骨牌的响声中说话就越需要大声喊叫，其结果只能是声音越来越大。

若雷米和马蒂兰进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玩起牌来，烧酒一小杯一小杯地灌进了他们喉咙里。

然后，他们又一盘接着一盘地玩，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马蒂兰总是往杯里斟酒，同时向老板挤眉弄眼；老板是一个满脸通红的大胖子，他嘻嘻地笑着，好像他知道这场长时间的玩笑似的；而若雷米却是贪婪地喝着烧酒，摇晃着脑袋，发出吼叫般的笑声，同时用一种已经发呆而仍然高兴的表情看着他的伙伴。

所有的顾客都走了。每当一个顾客打开大门出去时，就有一股风吹进咖啡馆里来，把烟斗里冒出来的浓烟吹动得像外边的风暴一般，把顶棚上的小链子吊着的灯吹得来回摆动，把灯光吹得摇曳闪烁；人们就会突然听到波浪的巨大的撞击声和狂风的怒吼声。

这时的若雷米，衣领纽扣解开了，完全是一个醉鬼的姿态，一条腿伸着，一只胳膊垂着，另一只手还拿着多米诺骨牌。

现在，咖啡馆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和老板了，老板很感兴趣地走近他们。

老板问道：

“怎么样，若雷米，肚子里好受吗？你喝了那么多感到凉快些吗？”

若雷米含糊不清地说：

“这里边，喝得越多，越渴。”

咖啡馆老板用狡黠的神情看着马蒂兰，说：

“你兄弟呢，马蒂兰，这会儿他在哪儿呢？”

马蒂兰默默地一笑说：

“他正在亲热呢，你不用担心。”

他们两个人看着若雷米，他成功地摆了一个双六，大声说：

“啊，大理事来啦。”①

当他们玩完了这一局之后，老板说：

“喂，小伙子们，我可要上床睡觉了。我给你们留下一盏灯和一升酒。柜台上还有二十个苏的酒。马蒂兰，你们走的时候，你给我在外面锁上门，然后把钥匙塞在挡雨披檐下面，就像你那天晚上做的一样。”

马蒂兰回答说：

“你放心吧，明白了。”

波麦乐跟这两个晚归的顾客握了握手，就笨重地踏上他的木板楼梯。他的沉重的脚步声在这个小厅堂里足足响了好几分钟；然后，听到一声沉重的嘎吱声，说明他已经躺在床上了。

两个海员还在继续玩；外面不时地还会有阵阵很强的狂风震撼大门，把墙壁吹得颤抖；两个喝酒的人便抬起头来，仿佛是有人要进来一般。然后，马蒂兰拿起那升酒来，给若雷米的杯子满上。但是，忽然，挂在柜台上面的钟敲了午夜十二点，它的沙哑的声音颇似敲破锅的声音，而且还震颤很长时间，有那么一种铁器相撞击的音色。

马蒂兰立刻站起身来，就像一个水手值完了班似的。他说

① 海员公会的理事是职业海员登记的负责人，在海员们的心目中，他就是最高领导了，就像多米诺骨牌里的双六一样大，因此行话中用作双六的代称。

道：

“喂，若雷米，咱们该走了。”

若雷米很吃力地开始行动，他完全依靠桌子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接着，他走到了大门那里，把它打开，这时，他的伙伴把灯熄了。

他们一到街上，马蒂兰就把咖啡馆的门锁上，然后说：

“好了，晚安，明天见。”

说完，他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二

若雷米走了三步，身子摇摇晃晃，他伸出双手，摸到了一堵墙，才没有倒下来，又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走起来。有时候，一阵狂风灌进狭窄的街道里，把他向前猛推一下，使他跑几步；然后，猛烈的龙卷风停下来，他因为失去了动力，也就一下子静止在那里，然后他再靠着他那两条不听使唤的、醉鬼的腿摇摇晃晃地走起来。

犹如飞鸟归巢一般，他本能地向他的住所走去。最后，他找到了家门，便开始去摸门上的锁，想把钥匙塞进去，但是他找不到锁眼，便小声地咒骂。后来就用拳头打门，同时叫他的妻子来开门：

“梅里娜！哎！梅里娜！”

他站不稳怕倒下去，便靠着门扇，结果，门扇开了，若雷米失去了依靠，便一头栽倒在门里，滚在屋子中间。这时，他感觉到有个很重的东西从他身上踩过，然后在黑暗中逃走了。

他不再动了，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既害怕魔鬼，又害怕幽灵，害怕黑暗中的一切神秘的东西，他等待了许久不敢动弹。后来，他看到毫无其他动静，便又恢复了一点理智，也就是醉鬼的那种模模糊糊的理智。

于是，他慢慢地坐了起来。他又等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来喊道：

"梅丽娜！"

他的妻子不回答。

这时，在他那糊里糊涂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了一个怀疑，一个犹豫不决的怀疑，一个隐隐约约的猜疑。他在黑暗中，坐在地上，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在探索自己的想法，紧紧抓着一些不完整的、还很没有把握的考虑，这些考虑就像他的脚一样，现在还站不稳。

他又一次问道：

"告诉我，那是谁，梅丽娜？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他等待着。在黑暗中，没有任何声音。现在，他大声地讲道理了：

"我是喝多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喝多了！是他把我灌成这个样子的，这个混蛋；是他，不让我回家的。我是喝多了！"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告诉我，那是谁，梅丽娜，要不然，我就要拼命了。"

他又等了一会儿，又用醉汉头脑里的那种又迟缓又固执的逻辑继续说：

"是他拉着我到那个懒汉波麦乐的店里去的；那些天晚上也是这样，他们为了不让我回家。这是同谋。啊！卑鄙的家伙！"

他慢慢地跪了下来。这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再加上酒

劲儿的发作，心里越发生气。

他重复说：

“告诉我，那是谁，梅丽娜，要不然，我就要打人了，我先告诉你！”

现在，他站了起来，一种令人惊骇的暴怒使他浑身发抖，仿佛他身体里边的酒精在血管里燃烧起来似的。他走了一步，碰上一把椅子，他抓起它来继续向前走，走到了床边，摸到了床，感到了床上他妻子身上的热气。

他于是勃然大怒，嚎叫起来：

“啊，你在这儿，你这个臭婊子，你不回答我！”

他把他这个海员粗壮的手腕中抓着的椅子举起来，愤怒已极地打了下去。从床上迸发出一声喊叫，一声疯狂的喊叫，一声凄厉的喊叫。于是，他就像谷仓里的打谷人一样连续不停地打起来。床上立刻就没有任何动静了，椅子也打散了；可是他手里还有一个椅子腿，他还气喘吁吁地一直在打。

然后，他突然停下来问道：

“你说不说，那是谁？在这个时候来！”

梅丽娜不回答。

这时，他疲劳已极，又对于他的暴烈行为感到愚蠢，他便又坐在地上，接着就躺了下去，睡着了。

天亮后，一个邻居看到他的家门开着，便走进去，发现若雷米躺在地上酣睡，一把椅子的碎片散落了一地；床上，是一片血浆和肉泥。

王尚民 译

病人和医生

记忆是多么神奇奥妙啊！一个人沐浴着五月的朝阳，独自走在大街上，突然间，关闭已久的记忆之门似乎一下子敞开了，一些已经忘怀的事重又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它们一幕一幕地从你眼前闪过，使你重又想起一些逝去的岁月，一些遥远的时刻。

为什么会突然返回往昔？谁知道呢？一股飘来的香味，一个感觉，那么轻微，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的某个器官却将它辨认了出来。一个微微的震颤，一个像刺眼的阳光一样的小小刺激，也许一个小小的声音，甚至是在从前某一场合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我们又遇到了，都足以使我们忽然又看见了从我们思想中消失了的一个地方，一些人和一些事。

为什么香榭丽舍大道两旁的栗子树下的一股带着香水味和树叶味的气息会突然使人想起奥弗涅地区的一条路，一条在山上蜿蜒的大路呢？

在左边两座山峰之间，是巍峨庄严的多姆山的锥体。在这个庞然大物周围，群峰耸立。它们当中，有许多好像被砍去了半截。这些山峰在从前曾喷出过烈火和浓烟。这是一些熄灭了的火山，如今它们的火山口变成了湖泊。

在右边，山路居高临下，俯视着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树木茂盛，村庄和城市星罗棋布，这是利马涅地区。沿着山路越往上走，看得越远，一直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山峰，那边是费雷茨山脉。这广阔无垠的原野为乳白色的、柔和淡雅的雾霭笼罩着。极目远眺，奥弗涅在透明的薄雾中显得无比优美。

大路两旁栽植着高大的胡桃树，它们茂密的枝叶几乎终日遮蔽着路面上的阳光。山坡上覆盖着花朵盛开的栗树，那一串串比叶子颜色浅淡的花朵在深绿色的衬映下，似乎显得灰暗一些。

山顶上不时浮现出一座座中世纪小城堡的残垣断壁。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是城堡林立，而且它们的外形都很相似。

在一个筑有雉堞的巨大的方形建筑物上，耸立着一座塔楼。它的墙上没有窗子，只有一些几乎看不出的洞眼。这些建立在山冈上的堡垒就好像山上长的蘑菇一样，它们全都是用火山熔岩形成的灰色石块筑成的。

沿着每条路走，都可以遇到满载干草的牛车。两头牲畜拖着沉重的车子，迈着缓慢的脚步，上坡时吃力地拉着，下坡时又控制着车子滑下。一个男人走在车前，用他手里的长棍时不时地在牛背上轻轻敲一下，来调整它们的步伐。他从不抽打它们。他更像一个乐队指挥，用木棍的动作指导那两头牛前进。他指挥牲口时动作很庄严，并常常转回身去向它们表示他的意愿。在这个地区，除了驿车和出租车辆用马驾驶之外，从来看不到马匹。天气炎热和刮大风的时候，路上尘土飞扬，带来一股带甜味的气息，使人稍稍想起香草的味道，也使人联想到牛栏和马厩来。

整个地区都弥漫着花草树木的芬芳。葡萄树的花尚未凋谢，散发着一股柔和的沁人心脾的芳香。栗树、刺槐、椴树、枞树、

干草和沟壑里的各种野花使空气中充满着淡淡的、然而又是持久不散的幽香。

奥弗涅是病人的福地。所有的死火山都仿佛是封着口的大锅炉；在地球的腹腔里，各种性质的矿泉水仍在那里烧热。按照有关医生的说法，从这些封闭着的大锅炉里流出来的温泉含有可治百病的各种药物。

在农民发现的每条温水小溪附近都建立了一些温泉疗养站，在每个疗养站里都发生着一系列令人赞叹的场景：首先是农民出卖土地，组成一个有数百万虚假资本的公司，然后便用这笔空想的基金和实实在在的石块奇迹般地建立起一个疗养所，接着是第一个医生定居下来，冠以监察医生的头衔。随后便出现了第一位病人，然后就是这位病人和这位医生之间的永恒的、崇高的喜剧。

每一个有温泉的城市在观察家的眼里都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加利福尼亚。从系着白领带的、英国式的正派大夫，到诙谐狡猾的、向朋友们讲述自己的手段和花招的、抱有怀疑态度的大夫，每个大夫都是一个绝妙的典型。

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还能碰上慈父般的和乖孩子式的大夫，讲求科学的大夫，粗暴的大夫，讨女人喜欢的大夫，留长头发的大夫，装作风雅的大夫以及其他种种类型的大夫。每个种类的医生都肯定能找到他那种类型的病人，他的幼稚的顾客。而每一天，在他们之间，在每个旅店的房间里都开始重演莫里哀没有说完整的那令人赞赏的闹剧。哦！这些医生，说起话来都是什么口气啊！他们能给予我们多么宝贵的人类资料啊！

然而，他们有时候在喝完酒之后，也会讲述一两件意外事件的，不过这是很难得的。

他们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

意，在各家报纸上大做广告，宣告自己发现的B……矿泉水能延长人的寿命。其实，这种水的作用并没有任何神秘。他把它科学地解释为盐类和多种矿物质以及气体对人的肌体的作用。

他甚至于为这件事写了一本长篇大论的书，他在书中还谈到在郊外散步的作用。

但是他的这些论点需要论据证实。于是他就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去寻访百岁老人。

一般说来，穷苦人家不大坚持养活没有用的老人，就把老人们交给这位医生，每年六个月。他把老人们安置在一个他取名为“百岁老人收容所”的漂亮别墅里。他们都不到一百岁，但是都接近一百岁了。这就是他的广告，杰出的广告。治好病不算什么，活下去才是目的。这些矿泉水不能治病，但是能使人活下去！肝脏、支气管、喉头、肾脏、胃、肠有什么重要！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这位伟大的人物，有一天心血来潮就讲述了这个意外事件。

有一天早晨，他被一位新来的旅客D先生请了去，这位先生是头一天晚上到的，在“灵验泉”旁边租了一所房屋。这是一个八十六岁的小老头儿，精力还很充沛，身体瘦削，但十分健康、活跃，他总是极力地隐瞒自己的年龄。

他让医生坐下，马上就问他：

“大夫，如果说我身体不错的话，那是由于我讲究卫生。我虽然还不很老，可是我已经上了年纪了，我用讲卫生的办法避免了各种疾病，各种不适，各种轻微的不舒服。您断定此地的气候很有利于健康；我准备相信您的话，可是我在这儿定居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您这话的证据。因此我想请您每周来我家一次，以便确切地告诉我下边这些情况：

“首先我想要一份这个疗养所和它周围一带所有超过八十

岁的居民的全部的、完整的名单。我还需要有关他们的身体和生理的详细情况。我想知道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活方式和习惯。他们这些人每死去一个，都请您通知我，并向我说明确切的死因，以及各种情况。”

然后，他又亲切地说：

“大夫，我希望我们将成为好朋友。”说完，他伸出他那满是皱纹的老手，医生连忙握住它，同时答应他要忠诚地合作。

D先生从拿到当地十七个超过八十岁的居民的名单那一天起，就对这些他将看到他们一一死去的老人们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兴趣和无限的关怀。

他不想认识他们，无疑是因为害怕发现他和他们当中即将死去的人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将会给他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对他们这些老人拿定了一个很明确的主意，就是他只在医生每星期四来他家吃晚饭时才跟医生谈论他们。

他问医生：

“那么！大夫，普安索今天怎么样？上星期他不大舒服。”当医生在上个星期把生病的普安索的健康情况向他简要报告之后，D先生建议对食谱做些修改，进行一些试验；他还建议采取一些日后可能对他本人实施的治疗方法，如果他们在别人身上试验成功的话。这十七位老人是一块试验田，他可以从那里吸取一些教训。

一天晚上，大夫跑来宣布说：

“罗萨莉·图鲁尔死了。”

D先生十分震惊，颤抖了一下，立刻问道：

“什么原因？”

“因为心绞痛。”

小老头儿宽慰地"啊!"了一声，接着说：

"她太胖了，也太壮了。她一定是吃得太多，这个女人。我到了她的岁数，我会加倍小心的。"

他实际上比这个女人还要大两岁，可是他只承认自己才七十岁。

几个月过后，亨利·布里索也死了。D先生很是激动。这一次死的是一个男人，并且是一个瘦子，正好和他同岁，只差三个月，而且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不敢再问什么，只等着医生来开口，他仍然是焦躁不安，说道：

"啊！他就这样死了，怎么会一下子就死了？他上个星期身体还很好呢。他一定是自己不小心的缘故，是吗，大夫?"

捉弄人的医生回答说：

"我想不会，他的孩子们对我说他很有分寸。"

于是，D先生坚持不住了，恐慌得发抖，他问道：

"可是……可是……可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

"因为胸膜炎死的。"

这句话带来了欢乐，一种真正的欢乐。小老头儿拍着他那双干瘪的手，说道："当然是嘛！我跟您说他一定是自己不小心吧，没有错。人们不会毫无原因地得胸膜炎的。他一定是在晚饭后就想去外边吹风：于是胸部就着了凉。胸膜炎！这东西，是一场事故；它甚至于不是一种病！只有疯子才会死于胸膜炎!"

接着他便一面高兴地吃着晚饭，一面谈论着那些尚未去世的老人们："现在他们只有十五个人了，可是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强壮的，对吗？人的生命是这样的；身体最弱的人最先死，活过三十岁的人就有很大的希望活到六十岁；活过六十岁的人往往能达到八十岁；而那些超过八十岁的差不多都能活到一百岁，因为他们是最结实的，最小心谨慎的，最经得住考验的。"

在这一年里，又有两个人消失了，一个死于痢疾，另一个死于呼吸困难。D先生对于前一个人的死感到很高兴，他说："痢疾是吃东西不小心得的病！噢！大夫，您应该照顾好他们的饮食制度。"

至于那个因呼吸困难而去世的人，那只不过是由于对心脏病注意不够而已。

但是，一天晚上，医生宣布了保罗·蒂莫奈的死亡，这是一个干瘪得像木乃伊一般的人，医生本来希望他来为温泉疗养站做百岁老人的广告的。

当D先生习惯性地问他说：

"他是因为什么死的？"

医生回答道：

"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怎么，您一点也不知道？——人们总会弄清楚的。——难道他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吗？"

大夫摇摇头说：

"没有，没有任何气质性病变。"

"或许是肝脏或肾脏有什么疾病吧？"

"不是，这些器官都很健全。"

"您过去仔细观察过他的胃功能吗？疾病的发作经常是由于消化不良引起的。"

"他并没有发病。"

D先生感到困惑不解，焦急不安地说：

"可是，让我们想想看。然而他的死总有点原因吧？——那么，照您的看法是因为什么呢？"

医生举起一只胳膊来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完全弄不清楚。他死了就是因为他死了

——如此而已。”

D先生于是用激动的声音问道：

“那么，这个人确切的岁数是多大？我想不起来了。”

“八十九岁。”

小老头儿带着怀疑而又放心的神态喊道：

“八十九岁！然而这还不算是老死吧？……”

王尚民 译

头　　发

牢房的四壁是光秃的，用石灰粉刷的。一个钉着栏杆、开得很高使人触摸不到的窄小窗户，照亮着这间明亮而又阴森的房间；房里住的那个疯子坐在一把竹椅子上，用呆滞、模糊而又凶恶的眼睛望着我们。他很瘦弱，面颊凹陷，头发几乎都白了，人们猜测是在几个月之内变白的。他的衣服对于他那干瘦的肢体和他那缩小了的胸部以及他那瘪进去的肚子来说，显得很肥大。人们感到了这个人是被他的思想，被某一种思想蹂躏、折磨成这番模样的，就像是被虫子蛀空了的果子一样。他的疯病，他的那个思想依然留在那里，留在他这个固执的、纠缠不清的、折磨人的头脑里。他这个思想一点一点地消耗腐蚀着他的身体。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没有形体的思想逐渐侵蚀着他的肌肉，喝着他的血，慢慢地熄灭着他的生命。

这个人被一种思想杀死，多么神秘呀！这个着了魔的人真令人怜悯、害怕和同情！是一种什么奇特的、可怕的、致人于死地的梦想扎根在他的脑海中，使他脸上起了那么多很深的，而且在不断颤动的皱纹呢？

医生告诉我说："他有过几次可怕的疯病发作，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特殊的疯子之一。他得的是爱情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疯

狂病。这是一种恋尸癖。而且，他在他的日记中把他的这种精神病给我们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他的疯病在日记里写得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如果您对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浏览一下这个材料。”

我跟随大夫走进他的诊室，他把这个不幸的人的日记交给了我。他说：“您看看吧，您看后把您的看法告诉我。”

下边就是这本日记的内容。

我一直到三十二岁，都生活得很平静，没有经历过爱情。生活在我看来是很简单的，很美好的，很容易的。我很富有。我对许许多多东西都爱好，以至我对什么都不迷恋。生活是美好的！每天早晨醒来，我都高高兴兴地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每天晚上，我都心满意足地睡下，平静地希望第二天和未来无忧无虑。

我曾经有过几个情妇，但在拥有她们之后，我从未感觉到我的心为了情欲而神魂颠倒，或是我的灵魂因为爱情而受到创伤。这样的生活是美好的！爱是美好的，但也是可怕的。而且，那些像大家一样去爱的人应该感到一种热烈的幸福，也许比我的要差一些，因为爱情是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找到我的。

我因为生活优裕，便寻求古老的家具和古玩；我经常想到那些触摸过这些东西的陌生的手，欣赏过它们的那些眼睛，喜欢过它们的那些心灵，因为他们喜欢这些东西！我经常是一连几个小时，一连几个小时地去观察一只上个世纪的小表。它是那样的娇小可爱，如此的漂亮，它是用珐琅和镂金做的。它现在走着，就像当年一位妇女欣喜若狂地想拥有这个精致的宝物而买它的时候一样。从上一个世纪以来，它从未停止过跳动，也从未停止过它的机械生命，它一直继续着它那规律的滴滴答答

声。那么，谁是第一个把它带在怀里，带在温暖的衣服里，让表的心脏贴着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女人呢？是哪一只手用它那温暖的手指拿着它，把它翻来翻去，然后又去擦那因为皮肤的热气而一时失去光泽的瓷壳上的牧羊人呢？又是谁的眼睛曾经在这个华丽的表盘上留心地察看过她所期待的时刻，那珍爱的时刻，那美好的时刻呢？

我是多么想认识这个女人，想看见这个女人，这个选择了这件稀世珍宝的女人啊！可惜她已经死了！我因为向往过去的这些妇女而着了魔；我爱着过去遥远的年代里的那些爱过人的女人！那些年代久远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我这颗遗憾的心。噢！她们的美丽，微笑，爱抚，希望！难道这一切不应该是永恒的吗！

这些往昔的妇女，她们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多情，那样的温柔，她们为了接吻而张开双臂。可惜她们死去了，我为这些可怜的女人们整夜整夜地哭！接吻是永远存在的！它，它一个嘴唇一个嘴唇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传下去——人们都接受它，也给与它，然后死去。

过去吸引我，现在让我害怕，因为将来就是死亡。我怀念过去所做的一切，我哀悼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人们；我想叫时间停住，想叫钟点停住。但是钟点在走，它在悄悄走过，它在流逝，它一秒钟一秒钟地把我的生命带走一点，直到明天的不复存在，而我将永远不能再生。

永别了，昨天的钟点。我爱你们。

但是我也不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我找到了它，我所期待的它；我通过它尝到了一些不可想象的乐趣。

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怀着愉快的心情，迈着轻松的脚步在巴黎街头闲逛，以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的那种泛泛的兴趣看着那些商店。突然间，我在一家古玩商那里发现

了一件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家具，它很美，很少见。我认为它是名叫维泰利的一个威尼斯艺术家的作品，维泰利在那个时代很出名。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为什么这件家具有那么大的力量又促使我走回去呢？我又重新站在那家商店前面看它，我感到它把我诱惑住了。

诱惑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当你看一件东西时，不知不觉地它就把你迷惑住了，把你弄糊涂了，像一张女人脸的作用一样，把你给抓住了。它的魅力进入了你的身体，它的这种奇特的魅力来自它的形状、颜色和它的面貌；这时，你已经爱上了它，你已经想它了，你已经想得到它了。一种想拥有它的欲望控制了你，这种欲望一开始是温和的，好比是羞怯的，但是它会增长，变得强烈，不可抑制。

而那些商人们似乎从你的眼神中就能猜到你内心中增长着的欲望。

于是，我买了这件家具，我立刻让人把它搬到了我的家里。我把它放在了我房间里。

噢！我怜悯那些不了解收藏家同他刚买到的玩意儿度蜜月的人们。收藏家用眼睛爱慕地看它，用手抚摩它，仿佛它是肉做的一样；他不时地回到它身边，无论走到哪里，也不论做着什么事，却只是在想着它。无论你走在街上，或是走到世界各地，你对它的喜爱的回忆总是跟随着你，当你回到家里时，甚至在摘掉手套和帽子之前，就先要用一种情夫的温存去欣赏它。

真的，我喜爱这件家具达八天之久。我随时打开它的门，它的抽屉；我很陶醉地用手触摸它，领略着拥有它的所有欢乐。

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在摸一块护壁板的厚度时，发现那里可能有一个藏东西的小地方。我的心就跳了起来，于是，我

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寻找这个秘密，但是未能找到它。

第二天，当我把一个刀片塞进一个护壁板缝时，我达到了目的。一块小板滑了下来，我发现一绺非常漂亮的女人头发摊在黑色丝绒的底板上！

是的，一绺头发，而且是一根很大的近似红棕色的金黄色发辫，它一定是贴着头皮剪下来的，并且是用一根金绳捆扎着。

我惊呆住了，全身发抖，慌张不安！一股几乎觉察不出的香味，因为年代太久远似乎只剩下了味的精华，从这个秘密的小抽屉里和这个惊人的纪念物里扩散出来。

我轻轻地，几乎是虔诚地把它拿了起来，我从藏匿它的地方把它拉了出来。它就立刻披落下来，把它那金色的波浪一直垂到地面；它既厚又轻，又柔软，又光亮，仿佛是一颗彗星的光尾。

一种奇特的感情控制了我。这是怎么回事？这绺头发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为什么被装在了这件家具里？这个纪念品隐藏着什么意外事件，什么悲惨事件呢？

是谁把它们剪下来的呢？是情夫，在分别的那天剪的吗？是丈夫，在复仇的那天剪的吗？或者是它们的主人，在失望的那天剪的？

难道是在进隐修院的时候，把这个爱情的珍宝放在那里，作为一个保证留给活人的世界吗？难道是在埋葬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时，热爱她的那个男人保留的她头上的那个饰物吗？是他所能保存的她身上的惟一东西吗？是她身体上惟一不会腐烂的有生命的部分吗？是他在痛苦剧烈的时候，他还能爱和抚摩，还能亲吻的惟一东西吗？

这绺头发这样保存了下来，而长这绺头发的那个人体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难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吗？

这绺头发在我的手指上滚动着，有一种特殊的抚摩的感觉，一种死人的抚摩之感，使我的皮肤感到舒服。我觉得我很受感动，我好像要哭出来。

我长时间地把它拿在手里，然后，我觉得它使我心神不安，仿佛它里边还藏着什么灵魂似的。于是我就把它放回那因时间长了而褪了色的丝绒上面，然后我又把小抽屉推上，把家具的门关好。后来，我就到街上去梦想了。

我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心里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烦乱，就是那种在相爱而亲吻之后在你心里留下的那种心烦意乱。我觉得我好像是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应该是认识这个女人的。

这时，维永的诗和啜泣同时来到了我的嘴边：

告诉我，她们在哪里
弗萝娜——罗马的贵妃
阿西比亚达，太伊姒
名扬一时的堂姊妹？
回声漫语，人兴喟，
溪上他边，去复来，
人生短暂，岂容美？
去年的雪，今安在？
……

阿莉，贝阿特丽斯
洁白的太后百合花
迷人的歌喉曾几时，
再数那缅因的女侠，
大脚贝特，好贞德

为英人于卢昂杀害，
她们与圣女分娴雅？
去年的雪，今安在？[1]
……

我回到家里后，感到有一种想再看看我那个奇特的新发现的不可抗拒的愿望；于是我又把它拿了出来，当我摸到它的时候，一个很长的寒战一直通到了我的四肢。

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生活，虽然对于这绺头发总是念念不忘。

我一回到家里，就非想看它一眼不可，非想抚摩抚摩它不可。我用钥匙打开柜子时，就像是推开情人的家门时那样心里扑腾，因为我的手里和心里都有一种把我的手指伸进这绺可爱的死头发发辫中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羞愧的、奇特的、连续不断的、肉欲性的。

然后，当我把它抚摩完毕时，当我关上柜橱时，我总是感觉到它在那里，仿佛它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被藏起来的俘虏；我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我还想跟它好；我又产生了再次拿它，触摸它的迫切需要；我手上感到冰凉、光滑、刺激，这种使人神魂颠倒的、美妙的接触，使我爱不释手，一再抚摩它甚至于为它激动不安。

我这样生活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之久，我记不清楚了。它老纠缠着我，烦扰着我。我是既高兴，又痛苦，仿佛是在恋爱期间一样，好像是在吐露了爱情之后等待着拥抱的时刻。

---

① 15世纪法国诗人维永的《往昔群芳曲》片断，译文摘自叶汝琏译著《法国现代诗与古典诗》。

我让我自己和她待在一起，以便感觉到它在我的皮肤上，以便把我的嘴唇伸进去吻它，咬它。我把它缠绕在我的脸上，享受着它的抚摩，我把眼睛埋藏在它的金色波浪下，以便透过它看那金黄色的亮光。

我爱上了它！是的，我爱上了它。我再也不能没有它，再也不能一个小时看不到它。

于是，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什么？我不知道吗？——知道，是等待它，她。

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因为想到我不是一个人单独在我房里。

然而，我确实是单独一个人。可是我睡不着了，我由于失眠而焦躁不安，便起来去抚摩那绺头发。我觉得它比平时更温柔，更充满活力。死人会复活吗？我给与它的热吻使我感到幸福极了；于是我就把它拿到了我的床上，我把它放在我的嘴唇上睡觉了，就像人们拥有一个情妇似的。

死人复活了！她来了。是的，我看见她了，我抓住她了，我得到了她。就像她过去活着时一样，她亭亭玉立，头发金黄，肌肤丰腴，乳房如冰似玉，臀部形似竖琴；我顺着她肌肉的曲线，从颈到脚抚摩了她那全身起伏而美妙的线条。

是的，我每天、每夜都拥有了她。那死去的她，那美丽的死者，那令人钟爱的女子，那神秘的女子，那陌生的女子每天夜里都来。

我感到非常幸福，以至达到无法隐瞒的地步。我在她身边，感到一种超人的陶醉，感到拥有那看不见、抓不住的死美人的那种无比的和无法解释的欢乐！没有一个情夫尝受过如此强烈的快乐，如此巨大的快乐！

我不会隐瞒我的幸福。我非常爱她，以至我不愿意离开她。

我总是带着她，到处带着她。我把她当作妻子，带她到城里去散步，把她当作情妇，领她去戏院包厢看戏……可是，人家看见了她……人家猜出了她……人家从我手里夺去了她……而且，人家把我当作坏人投入了监狱。人家把她拿走了……噢！多么不幸啊！

日记到此为止。当我抬起惊愕的眼睛看医生时，突然，一声可怕的喊叫，一声无力的、来自强烈欲望的怒吼从疯人院中发出。

“您听这喊声，”大夫说，“每天需要对这个猥亵狂的疯子申斥五次。只有贝特朗上士爱过死女人。”①

我深感震惊、恐怖和怜悯，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那绺头发……真的存在吗？”

医生站了起来，打开盛满小药瓶和医疗器械的柜子，抛给我一团长纺锤形的金黄色头发，它像一只金色的鸟一样向我飞来。

我的双手在感到它的轻拂时，不由得战栗了一下。厌恶和欲望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厌恶是因为好像接触到导致犯罪的东西，欲望是因为好像面对污秽而神秘的诱惑。

医生耸耸肩膀又说：

“人的脑子是可以想出一切事情来的。”

王尚民 译

---

① 弗朗索瓦·贝特朗上士是一个偏狂患者，他纵情于奸淫死尸，成为1848—1849年间报刊专栏的话题。

恐　　怖

温暖的黑夜慢慢降临。

女士们仍然呆在别墅的客厅里，男人们坐在或骑坐在门前花园的椅子上，一面抽着烟，围着一张摆满茶杯和小酒杯的圆桌。

在逐渐浓重的夜色中，他们的雪茄像眼睛一样闪亮。有人刚刚讲了头一天发生的可怕的事：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竟在河里淹死了。

G 将军说道：

是的，这种事令人震动，但不恐怖。

“恐怖”是个旧词，它的含义大大超过“可怕”。刚才那件可怕的事情令人震动、慌乱、惊慌失措，但并不使人如癫似狂。心灵的激动，可怕的死亡情景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恐怖，你必须感到一阵神秘的战栗或者一种超自然的、非正常的不安。一个人即使是在最悲惨的情况下死去，也不会引起恐怖。战场不会引起恐怖；鲜血不会引起恐怖；最卑下的罪行也很少引起恐怖。

我这里有两件亲身经历的事，它们使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是恐怖。

那是在1870年战争期间。我们穿过鲁昂，向奥德梅尔桥后撤。我们的部队有两千人，这两千人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精疲力竭，正赶赴勒阿弗尔整编。

白雪覆盖着大地。黑夜来临。我们从头天起就没有吃东西。普鲁士人离我们不远，所以我们迅速逃跑。

诺曼底的田野一片惨白，偶尔露出农庄四周的树影；田野在黑色天空下伸向远方，显得沉重而阴森。

在晦暗的暮色中，只听见一片含混不清的、拖沓而嘈杂的声音，仿佛是畜群在迁徙；在这片无穷尽的踏步声中还夹杂着饭盒和军刀模糊的碰撞声。士兵们弯着腰，弓着背，肮脏不堪，甚至衣衫褴褛；他们在雪地上拖着疲惫的步子，艰难地往前走，往前赶。

那天夜里严寒刺骨。我们的手与钢枪托粘到了一起。我常常看见一个士兵脱下使他难受的靴子好赤脚赶路，于是每个脚印都带着血。他走了一会儿便坐下休息几分钟，可再也没有站起来。每个坐着的人都是死人。

我们后面留下了多少可怜的士兵呀！他们精疲力竭，想让僵硬的两腿歇一歇再继续赶路，可是，等他们一停下来，等他们那几乎停滞的血液不再在冻僵的肉体内流动，一种无法抗拒的麻痹便使他们动弹不了，将他们钉在地上，合上他们的眼睛，不出一秒钟便使这个超负荷的人体机器完全瘫痪。他们的前额垂向膝盖，慢慢下沉，但并没有完全倒下，因为他们的腰和四肢一动不动，像木头一样硬，无法弯曲也无法挺直。

在黑夜，在雪地，在这片寒冷和致命的田野上，我们这些比较强壮的人仍然继续走着；我们连骨髓都冻僵了，凭着运动惯性往前走；我们感到悲伤、气馁、绝望，特别可怕的是，我们感到被遗弃，感到世界末日、死亡、虚无。

我看见两名宪兵抓着一个小个子的古怪男人的胳膊，他年岁很大，没有胡子，模样确实古怪。

宪兵认为抓住了一名间谍，便来找军官。

“间谍”这个词很快便在掉队的士兵中间传开了，他们在间谍四周围拢来。一个声音喊道：“枪毙他！”于是那些疲惫已极、勉强倚着步枪站立的士兵们突然感到一阵疯狂的、兽性的愤怒，这种愤怒往往驱使群众进行屠杀。

我想说话，当时我是营长，可是谁也不承认长官，连我也可能被他们枪毙。

一个宪兵说：

“他跟踪我们三天了。他到处打听炮兵的情况。”

我试着盘问这个人：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跟着部队？”

那人用无法听懂的土话嘟哝了几个字。

这的确是个怪人，肩膀窄窄的，眼神狡猾，在我面前惶惑不安，以致我对他是间谍不再怀疑。他看上去年龄很大，身体虚弱。他偷偷打量我，神色谦卑、愚蠢和狡诈。

人们在我周围喊道：

“让他靠墙站！靠墙站！”

我对宪兵说：

“你们负责俘虏？……”

话还没有说完，士兵们便一拥而上，将我推倒，顷刻之间，愤怒的人群抓住那个人，将他打翻在地，拖到路边，扔到树旁。他摔在雪地上奄奄一息。

他立刻被枪毙了。士兵们朝他射击，重新装上了子弹，再次射击，像野人一样疯狂。他们拥挤着轮流从尸体前走过，向尸体射击，就像人们列队从棺材前面走过抛洒圣水一样。

突然一声呼喊：

“普鲁士人！普鲁士人！”

于是士兵们狂乱地溃逃，巨大的喧嚣声响彻四野。

流浪汉的枪击声引起了恐慌，就连开枪者本人也吓坏了，他们不知道恐慌来源于自己，慌忙逃走，消失在黑暗中。

我独自呆在尸体前，那两个宪兵克尽职守也呆在那里。

他们抬起这个被打得稀烂的、血肉模糊的身体。

“搜搜他。”我说。

我掏出衣袋里的那盒火柴——蜡烛递过去。一个宪兵为另一个宪兵照明，我站在他们两人中间。

摆弄尸体的宪兵说：

“他穿蓝罩衣、白衬衫、长裤、鞋。”

第一根火柴——蜡烛熄灭了，又点燃第二根。宪兵在翻死者的衣袋，继续说：

“一把角质小刀、一条方格手帕、一个鼻烟盒、一小截细绳、一块面包。”

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又划着第三根。宪兵在尸体上摸了很久，大声说：

“就是这些。”

我说：

“把他的衣服脱光。在贴肉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什么。”

为了让两个宪兵同时行动，我亲自划火柴为他们照明。在一瞬即逝的急速的微光下，他们从他身上脱下一件件衣服，将这个还有热气的血肉模糊的身体脱得精光。

突然，一个宪兵喃喃地说：

“真见鬼，指挥官，这是个女人！”

我无法描述我当时感到多么恐慌，一种奇异的、钻心的恐

慌。我不相信，便在雪地上跪下来，看着这堆不成人形的血肉。这是个女人！

两个宪兵目瞪口呆，十分气馁，等着我发表意见。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该做何假设。

于是宪兵班长慢慢地说：

“也许她是来找孩子的。她孩子在炮兵部队，一直没有消息。”

另一个宪兵接着说：

“可能是这样吧。”

我曾经历过许多可怕的事，但当时我哭了起来。在那个冰冷的夜晚，在那片黑色平原上，我面对死尸，面对着这个奥秘，面对着这个横遭残杀的陌生女人，体验到“恐怖”的含义。

去年我在审讯弗拉泰① 考察团的一位幸存者，一位阿尔及利亚步兵时，再次有这种体验。

你们知道这件残酷悲剧的细节。但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

弗拉泰中校越过沙漠去苏丹，穿过塔尔吉人的辽阔地区。在这片从大西洋到埃及、从苏丹到阿尔及利亚的浩瀚沙海上，塔尔吉人是海盗，就像昔日横行霸道的海盗一样。

考察团的向导属于瓦尔格拉的香巴族。

有一天，他们在沙漠里宿营，阿拉伯人说去水泉还有一段路，所以要牵骆驼去吸水。

只有一个人警告中校，说他要遭暗算，可是弗拉泰不相信，便和工程师、医生、几乎全体军官一同随驼队去了水泉。

他们在水泉附近被杀害，骆驼也全部被劫。

---

① Flatter，法军中校，于 1880 年赴非洲考察撒哈拉铁路的路址计划，被当地人杀害。

留守在宿营地的只有瓦尔格拉的非洲办事处的上尉，他立刻指挥幸存的骑兵和步兵撤退，抛下行李和食品，因为没有驮东西的骆驼。

他们在这荒凉无垠，没有一丝阴凉的沙漠中撤退，从早到晚被炙热的太阳烤着。

一个部落宣布归顺他们，并且送来了大枣，枣里下了毒。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死了，其中有最后那位军官。

只剩下包括下士波贝甘在内的几名骑兵和香巴族的几名土著步兵，还有两峰骆驼，但是一天晚上，骆驼和两个阿拉伯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这些幸存者便明白他们必须相互残杀。他们一发现两个阿拉伯人领着两峰骆驼逃走以后，便相互分开，鱼贯地在软沙上，在强烈的炙热阳光下行进，相距一个步枪射程以上。

他们白天就这样走着。每当来到泉水边，他们就依次饮水，前边的人饮完水又拉开距离后，后面的人才上来。他们白天就这样走着，在炙热和平坦的沙漠上时时掀起小小的尘柱，从远处表明有人在沙漠中行走。

然而有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突然斜插过来，向邻人靠拢，于是大家都停住观看。

这位饥饿的士兵朝邻人走去，邻人并不逃跑，而是趴在地上，瞄准来人，等他来到射程之内便开了枪。来人并没有被击中，继续走近，端起枪，一枪便打死了同伴。

于是其他人都从四处跑过来分享成果。杀人者将死尸切割成块，分给众人。

接着，这些无法妥协的盟友们又分散开，直到下一次谋杀时再次聚拢。

他们靠分到的人肉过了两天。后来饥饿卷土重来，上次杀

人的那个士兵又杀了一个人，而且又像屠户一样将尸体切割成块，分给同伴，只留下他自己那一份。

这些吃人肉者，就是这样继续撤退的。

最后那个法国人，波贝甘，是在救兵到达的前夕在井旁被杀死的。

你们现在明白我所指的“恐怖”了吧。

这就是那天晚上，G 将军对我们讲的事情。

桂裕芳 译

回　忆

在初春阳光的温柔亲抚下，我回忆起多少青年时代的往事啊！在那个年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愉快、迷人，令人陶醉。往日春天的回忆美妙无比！

老朋友们，弟兄们，你们还记得那些欢乐的岁月吗？在那时，生活中只有欢呼和微笑。我们徜徉在巴黎周围，我们很穷，但兴高采烈，我们在绿色的树林中散步，在塞纳河畔的小酒馆里贪婪地吮吸蓝色的空气，我们有过平庸无奇但无比美好的艳遇，这一切，你们还记得吗？

我想讲其中一次艳遇，那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但我已经觉得它很古老，很古老了，似乎发生在生命另一头，那时我还没有拐弯，没有拐过那个讨厌的弯，还没有看见生命旅程的终点。

那时我二十五岁，刚刚来到巴黎，在一个部里当职员。在我眼中，星期日仿佛是不同凡响的节日，充满了热情和幸福，虽然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

如今每天都是星期日，但我怀念当初每周只有一次的星期日。那时多么美好！我可以花六个法郎！

星期天早上我很早醒来，像所有的职员一样感到自由，感

到解脱、休憩、平静、独立。

我推开窗子。天气明媚。城市上方的天空一片碧蓝，充满了阳光和飞燕。

我急忙穿上衣服出门，我想去树林里消磨一天，闻闻树叶的芳香，因为我出生在农村，是在青草绿树中长大的。

巴黎正在苏醒，在阳光和温暖中显得欢快。房屋的正面闪着光。门房养的金丝雀在笼中高声啾鸣。欢悦之情沿街奔跑，照亮了人们的面孔，使四处洋溢着微笑，仿佛初生的明媚阳光使人和物都感到一种神秘的满足。

我来到塞纳河畔乘飞燕号船去圣克卢。

我很喜欢在浮桥上等船，仿佛即将动身去世界的尽头，去到新奇美妙的地方。我看见飞燕号在远处，在那边，在第二个桥洞里出现了，很小很小，冒着白烟，然后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在我心目中仿佛是条大邮轮。

船靠岸了，我登上船。

船上已经有身着星期日盛装的乘客了，这些人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发亮的丝带，脸颊鼓鼓的、红红的。我走到船头站着，看着码头、树木、房屋、桥梁向后倒退。突然我看见横贯在河上方的那个高大的旱桥黎明桥。这是巴黎的终点，乡村的起点；塞纳河在双层桥拱后面突然变得开阔，仿佛重新赢得了空间和自由，它现在成为一条美丽平静的河，将流经平原、葱绿的山丘、田野和森林。

飞燕号在两个小岛之间驶过，顺着山丘拐弯，山丘上一片葱绿，处处是白色的房屋。一个声音喊道："下默东到了。"过了一会儿又喊道："塞夫勒到了。"再过去就是"圣克卢到了。"

我下了船，快步穿过小城，往树林方向去。我身上带着一份巴黎郊区地图，免得迷路，因为在这些巴黎人常来游玩的小

树林中，道路纵横交错。

我一来到阴凉处，就研究起路线图来，觉得十分简单。我应该一直向前走，然后向左，然后再向左，傍晚时就可到凡尔赛吃晚饭。

我开始在新绿的树叶下慢步走，一面吮吸着充盈着叶芽和树液芳香的空气。我小步走着，将公文、办公室、主任、同事、文件统统抛在脑后，只想着一些肯定会遇到的快乐的事，想着种种尚不知道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原野的芳香使上千件童年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树木被六月骄阳晒得暖暖的，用芬芳的魔力、生气勃勃的魔力、颤动的魔力，浸润着我。

有时我在山坡上坐下，瞧着我早就熟悉名字的各种小花。我认出了它们，仿佛我从前在家乡看见的正是它们。黄花、红花、紫花；精美的、娇小的；带着长茎的、贴着地面的。这里还有形形色色的昆虫，短壮的、细长的、结构复杂的、可怕的和微小的，它们平静地在一株株短草上往上爬，草被压弯。

后来我在沟里睡了几个小时，休息后精力更加充沛，我继续走。

我前面是一条迷人的林荫路，阳光透过仍然纤弱的树叶投下众多光点，照着白色雏菊。路向前延伸，没有尽头，既空旷又寂静。只有一只孤单的大胡蜂在路上嗡嗡地飞，有时停在一朵花上吮吸，花便稍稍倾斜，胡蜂立刻又飞起来再停在稍远处的另一朵花上。它巨大的身体仿佛是棕色柔绒，上面有一道道黄线，翅膀细小而透明。

突然我看见在路的那一头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正朝我走来。我不愿意有人打扰我安静的散步，便想钻进矮林，但仿佛有人在叫我。的确那女人在晃动阳伞，那男人只穿着衬衣和马甲，一支胳膊上搭着礼服，另一支胳膊在空中晃动求援。

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急急忙忙，女人很快地踏着小步，男人迈着大步，两人都满面通红，脸上流露出气恼和疲乏。

那女人立刻问我：

“先生，您知道这是哪儿？我这位蠢丈夫说他熟悉这个地方，却让我们迷了路。”

我蛮有把握地回答：

“夫人，您在朝圣克卢方向走，凡尔赛在您后面。”

她对丈夫投去一瞥蔑视和气恼的目光，说：

“怎么！凡尔赛在我们后面？可我们正是要去凡尔赛吃晚饭呀。”

“我也去那里，夫人。”

她耸耸肩，连说好几遍：

“天呵，天呵，天呵！”声调极端蔑视，正是女人们用来表示愤恨的声调。

她很年轻，很漂亮，一头棕发，唇上的汗毛隐约可见。

至于他呢，他在流汗，一面擦拭前额。显然这是一对巴黎小小的有产者。男人神色惊呆、疲惫、懊恼。

他嗫嚅说：

“可是，亲爱的朋友……是你……”

她不让他把话说完：

“是我！……哈！现在怪我了。是我说不会迷路，什么也不打听就来了吗？是我说认得路，在山坡顶上向右拐的吗？是我带卡舒来的吗？……”

她的话音未落，丈夫就像发疯一样，发出一声刺耳的呼声，一声野人的长啸，这声音无法用言语描述，有点像蒂伊——蒂伊。

年轻女人似乎毫不吃惊也不激动，接着说：

“真的，有些人真蠢，总以为什么都知道。去年该去勒阿弗尔，却乘上去迪埃普的火车，这是我，你说说，是我干的吗？是我打赌说勒图尔纳尔先生住在马尔蒂尔街的吗？……是我不相信赛莱斯特会偷东西吗？……”

她狂怒地说着，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对夫妻生活中各种境况提出形形色色的、出其不意的、令人难受的非难，责怪丈夫的一切行为、一切想法、一切姿态、一切企图、一切努力，总之从结婚到现在的全部生活。

他试图打断她，让她冷静下来，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亲爱的朋友……这又何必……当着这位先生……我们出丑……先生不会感兴趣……”

他将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转向矮林，仿佛想衡量那神秘而平静的矮林有多深，好奔进去，逃进去，躲避一切目光；他时不时地发出呼叫，用尖利的、拖长的声音呼着蒂伊——蒂伊。我想他这个习惯是一种神经性疾病。

年轻女人突然朝我转过身来，声调骤变，说道：

“如果先生同意，我们和先生一同走，免得再迷路，免得在树林里过夜。”

我点点头，于是她挽着我的胳膊，开始天南地北地谈起来，谈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家庭、她的生意。他们是圣－拉扎尔街的手套商。

她丈夫走在她旁边，时时朝树林深处掷去狂乱的眼光，而且不时地发出蒂伊——蒂伊的声音。

我忍不住，问他道：

“您为什么这样叫？”

他带着沮丧和绝望的神色说：

“这是我可怜的狗，我把它丢了。”

“怎么？您丢了狗？”

“是的。它刚一岁，从来没有出过我们的店铺。我带它来是想让它在树林里跑跑。它从来没有见过草和树叶，所以像疯了一样，一面跑一面叫，跑到树林里就不见了。它很怕铁路，可能吓糊涂了。我叫了它半天，它没有回来。它会在树林里饿死的。”

年轻女人没有转头看丈夫，说道：

“你要是不摘掉皮带，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像你这样的傻瓜不该养狗。”

他胆怯地低声说：

“可是，亲爱的朋友，是你……”

她突然站住，紧紧盯住他的眼睛，仿佛要把它们挖出来，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当面数落他。

黄昏来临。傍晚时分笼罩田野的薄雾像面纱一样慢慢张开；黑夜来临前树林里充满了特殊的、迷人的清新气息，构成一种飘忽的诗意。

突然，年轻男人停下来，急切地摸摸身上说：

“呵！我大概……”

她瞧着他：

“怎么，什么事？”

“我把礼服搭在胳膊上，我没有注意。”

“怎么了？”

“我的钱包丢了……钱都在里面。”

她气得发抖，说不出话来：

“就差这个了。你真蠢！你可真蠢！我怎么嫁给这样一个白痴！那好，你去找，得找回来。我和这位先生一同去凡尔赛，我可不想在树林里过夜。”

他柔声回答说：

“那好，朋友。我去哪里找你们呢？”

别人曾向我推荐一家餐馆，我告诉了他。

这位丈夫转过身，弯下腰，焦急地用眼睛搜索地面，一面不停地喊着：蒂——伊，蒂——伊。他渐渐远去。

他过了很久才消失。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他隐没在道路的远处。现在再看不见他的身影了，但还听得见蒂——伊，蒂——伊，蒂——伊这个可怜的喊声，天色越黑声音越尖。

我呢，在温馨的暮色中，领着这位依在我手臂上的娇小的陌生女人，迈着敏捷的步伐快活地往前走。

我想献殷勤，但找不到恰当的话。我默不作声，既不安又高兴。

突然一条大路切断了我们的小路。我看见在右边的山谷里有一座城市。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男人走过，我问他，他答道：

“这是布吉瓦尔。”

我惊呆了：

“怎么，布吉瓦尔？您没弄错吧？”

“错不了，我是这儿的人。”

年轻女人哈哈大笑。

我提议坐车去凡尔赛，她回答说：

“不必了。真滑稽。我也饿了。其实我无所谓，我丈夫总会找到路的。摆脱他几个小时对我不是坏事。”

于是我们走进河边的一家餐馆，我还鼓起勇气要了一个单间。

她可真喝醉了，又唱歌，又喝香槟，又做出种种荒唐事……

甚至最大的荒唐事。

这是我第一次通奸。

桂裕芳 译

散　步

当拉比兹公司的管账先生勒拉老头儿下班从库房里走出来时，被落日的光辉照得好大一会儿眼花缭乱。因为他在作为库房的商店后间里，在昏黄的煤气灯下工作了一整天。那间屋子朝向一条像井似的又窄又深的院子，十分阴暗，即使是在盛夏，也只是从十一点到三点钟这段时间才勉强不用点灯。四十年来，他就是在这间屋里度过他的每个白天。

那间屋子里一年四季潮湿阴冷；从窗外那个沟壑般的院子散发的气味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使之充满一股霉味和阴沟的臭气。

四十年来，勒拉先生每天早上八点钟就来到这个囚室，他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七点钟，伏身在账本上，以一个好职员的勤奋精神写着。

他现在每年挣三千法郎，开始时只挣一千五百法郎。他一直是个单身汉，他的收入不允许他娶妻成家。因为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所以也就没有大的欲望。然而，有时候，他对他的这种单调的、没完没了的工作感到厌倦，也会产生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唉！如果我能有五千法郎的年金，就可以过舒服日子了。”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过过舒服日子，因为除了每月的薪金之外，他从未有过其他收入。

他的一生过去了，没有重大事件，没有感情波动，也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梦想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由于他胸无大志，因此这一能力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得到过发展。

他是二十一岁那年进入拉比兹公司的。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1856年，他丧失了父亲，在1859年又丧失了母亲，从那以后，便没有什么大事情了。只是在1868年，因为房东要涨房租，他搬过一次家。

每天早晨六点整，他的闹钟像有人撒开链条似的发出一阵吓人的声音，把他惊得从床上跳下来。

可是，这只闹钟曾经在1866年和1874年发生过两次故障，至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弄清楚。他穿衣服，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擦掉扶手椅和五斗柜上的灰尘。所有这些活儿要用掉他一个半钟头的时间。

然后，他走出门，在拉于尔面包房买一个羊角面包，一边走，一边吃。这家面包房先后换过十一个老板，他都认识，但字号没有改过。

他的整个一生都消磨在这间没有换过壁纸的、狭窄而阴暗的办公室里。他年轻时走进这间房子，充当布吕芒先生的助手，那时他抱着接替他的愿望。

他后来接替了他，也就不再期待什么了。

别的人在其生活过程中总会积累下许许多多的回忆，像意料不到的事件、甜蜜的或悲伤的爱情、冒险的旅行，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里所能遇到的偶然的事。这些，对他说来都是不相干的。

每一天，每一星期，每一季，每一年都完全是一样。他每天总是在同一个钟点起床、出门、到办公室、吃午饭、离开办公室、吃晚饭、睡觉。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打乱过这些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思想的有规律的单调生活。

从前，他在他的前任留下来的那块小圆镜子里照见的是他那金黄色的胡子和拳曲的头发；现在，每天晚上临走前，在同一块镜子里看到的是他的白胡子和他的秃脑门。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过得既长且快，和忧伤的日子一样空虚，和失眠的夜晚的那些钟点一样难熬。自从他的双亲死后，这四十个年头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一个回忆，连一件不幸的事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一天，勒拉先生在临街的大门口，又被落日的光辉照得眼花缭乱；他本来是应该回家去的，却突然想在晚饭之前遛一个弯，这种情况一年当中也不过只有四五次。

他走到了林荫大道上，在重新发绿的大树下面，人们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这是一个春天的傍晚，是开春后开头几个暖洋洋的傍晚之一，它使人们陶醉于生活的乐趣。

勒拉先生迈着老人的一跳一跳的脚步走着，眼睛里含着喜悦，对于这种普遍的欢乐和暖和的空气感到高兴。

他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微风中散发着的青春气息使他又恢复了活力，他便继续走下去。

这时，整个天空似乎在燃烧；高大的凯旋门的黑影衬托在天边光辉灿烂的背景上，好像是在大火中屹立着一个巨人。这个老管账先生走到这座巨大的建筑物跟前时，肚子里感到饿了，便走进一家酒馆去吃晚饭。

他坐在酒馆前边设在便道上的坐位上，人家给他端来用普

莱特调味汁做的羊腿、生菜和芦笋；勒拉先生吃了一顿好久没有吃过的丰盛晚餐。他吃布列干酪的时候喝了半瓶上等波尔多红葡萄酒；然后，他又要了一杯咖啡，在他说来，这是少有的事。随后，又要了一小杯上等白兰地酒。

付了账之后，他感觉到十分快活，十分轻松，甚至还有点迷迷糊糊。他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晚上。我还要继续散步，一直到布洛涅树林的入口。这对我身体会有好处的。"

他又走了起来。从前一个女邻居唱的一支老曲子固执地回到他的头脑里来：

树林返青的时候，
我的情郎对我说：
"我的美人哟，
快来这花棚底下休息吧。"

他没完没了地哼着它，哼了一遍又一遍。夜幕已经在巴黎上空降落，那是一个没有风的夜，一个闷热的夜，勒拉先生沿着布洛涅树林大道向前走，望着那些从身旁驶过的马车。它们点着明亮的灯，一辆跟着一辆驶过来，有一秒钟的时间可以使人看到车上拥抱着的情侣，女的穿着浅色连衣裙，男的穿着黑色礼服。

那是在星光灿烂的、灼热的天空下出来散步的一长队情侣的队伍，他们源源不断而来。他们半卧在车厢里，默默地，互相紧紧地偎依着，沉浸在幻觉之中，沉浸在情欲的冲动之中，沉浸在即将拥抱而产生的颤栗之中，他们就是这样乘着马车过去了，一对又一对地过去了。温暖的黑暗中似乎充满了飞舞着的、飘荡着的亲吻。一种情意绵绵的感觉使得空气也显得分外沉闷

了。所有这些互相拥抱着的人，所有这些被相同的期待、相同的念头所陶醉的人使他们周围布满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所有这些满载着柔情蜜意的车辆在它们经过的路上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使人动情的气息。

最后，勒拉先生走得有点累了，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观望这些载着爱情的马车一辆辆驶过。这时，几乎立刻就有一个女人来到他身边挨着他坐下。

“你好，我的小先生。”她说。

他不回答。她又说道：

“让我来疼爱你吧，亲爱的；你会看到我是十分可爱的。”

他说：

“您认错人了，夫人。”

她伸出一只胳膊挽住他的胳膊说：

“得了，别装傻了，你听我说……”

他站起来走了，心里很难过。

在百步之外，又有一个女人走到他身边来，对他说：

“您愿不愿意挨着我坐一会儿，我的漂亮小伙子。”

他对她说：

“您为什么干这个行业啊?”

她便站在他面前，嗓音也变了，变得粗野而凶恶，说道：

“他妈的，不会总是为了享乐吧!”

他又温和地追问道：

“那么，什么事使得您干这个呢?”

她抱怨说：

“总得生活呀，打什么哈哈呀!”

她小声唱着歌走开了。

勒拉先生惊慌失措了。又有别的女人从他身旁走过，招呼

他，邀请他。

他觉得似乎有一种难以忍受的东西，叫人伤心的东西在他头上展开。

他又在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那些马车继续奔驰着。

“我真不该到这儿来，”他心里想，“看把我弄得这么狼狈，这么心乱。”

他开始思索起在他面前穿过的那些卖淫的或是热烈的爱情来，思索起所有那些付钱的或是自由恋爱的亲吻来。

爱情！他是不大懂得的。他一生中只同两三个女人来往过，而且是在偶然意外的情况下，他的收入不允许他有任何额外支出。他于是想到他度过的、与所有人那么不同的生活；想到他这种如此凄凉、如此沉闷、如此平凡、如此空虚的生活。

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说是真不走运。突然间，一下子，仿佛是一层厚厚的帷幕被撕开了，他发现了贫困，就是他生活中的那种无穷无尽的、一模一样的贫困：从前是贫困，现在是贫困，将来仍是贫困；最后的日子和开头的日子完全相同，目前是一无所有，日后也是一无所有，周围也是一无所有，心里也是一无所有，任何地方都是一无所有。

马车仍是川流不息地驶过。他总是看到每一辆敞篷马车里有两个静悄悄的搂抱着的情人，他们在马车迅速驶过的过程中，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他觉得好像是整个人类都沉醉在欢乐、快活和幸福之中从他面前经过似的，而他却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孤孤单单，完全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看着这个欢乐的人类。明天，他仍将是孤孤单单，永远是孤孤单单，谁也不像他这样孤孤单单。

他站立起来，走了几步，可是突然间感到十分疲倦，好像刚刚徒步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似的，他便在下一个长椅上又坐了

下来。

他在等待什么呢？他在希望什么呢？什么也不等待，什么也不希望。他想的是当一个人老了，回到家里去的时候，能看见喊喊喳喳的小孩子们，该是多好啊。如果周围有些小孩，他们的生命是您给他们的，他们喜欢你，爱抚你，对你说那些可爱的天真的话，使你心里热乎乎的，并且使你忘记一切，那么，尽管年老了也是美好愉快的。

接着，想到了他那间空空的卧室，他那间洁净而凄凉的小卧室，除他之外从来没有人进去的小卧室，有一种悲伤的感觉紧紧地绷住了他的心弦。他那间卧室，在他看来，比他那间小办公室还显得凄惨可怜。

这间屋子从来没有人来过，也从来没有人在那里说过话。它死气沉沉，寂静无声，从未有过人声的回音。墙壁好像也能保留下住在屋里的人们身上的某些东西，保留下他们的举止、他们的相貌、他们的言语中的某些东西。幸福家庭住过的房屋要比苦难人的住所显得快活些。他的房间和他的生活一样是空荡荡的，没有可纪念的东西。他一想到要回到这间屋子，孤单单的一个人睡在他那张床上，再做他每天晚上要做的那些事和动作，心里就十分恐惧。他好像是想要离这间阴森可怕的屋子更远一点，离应该回到那里的时间更远一点，便突然站了起来，在遇到林中的第一条路时，便走进一片矮林，在草地上坐下来……

他听见他周围、他头上，到处都有一种混乱的、广阔的、连续不断的、由无数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嘈杂声，这是一种低沉的嘈杂声，近处远处都有，这是生命的一种广泛而又巨大的悸动；这是巴黎的呼吸，巴黎正在像一个巨人般呼吸着。

…………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布洛涅树林上洒下一片阳光。有几

辆马车已经开始行驶；那些骑马的人们也兴致勃勃地来到。

有一对情侣在一条没有人的林间小路上走着。突然间，那个年轻女子抬头望见树枝间有一个棕色的东西，她惊讶不安地举起手来说：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

接着，她发出一声叫喊，倒在她的伴侣的怀里，她的伴侣只好把她放在地上。

守护树林的人立刻就被叫来，他们把一个用背带吊死的老人摘了下来。

经证实，死亡是头天晚上发生的。在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说明他是拉比兹公司的管账先生，名字叫勒拉。

人们认为是自杀，但原因无从猜测。也许是疯狂的突然发作吧？

王尚民 译

隆多利姊妹[①]

献给乔治·德·波
尔托-里施[②]

一

“不,”彼埃尔·儒弗内说,“我不熟悉意大利，我有两次想去，但都在边境上停住了，没法再往前走。这两次尝试倒是使我对这个美丽国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应该去参观意大利的城市，以及遍布全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杰作。过些时我还要试试，进入这片难以逾越的国土。

您不明白？——那我来讲一讲。”

① 1884年6月5日首次载于《巴黎回声报》，立即大受赞扬，多次再版转载。小说中的母女引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纷纷猜测谁是原型。

② Georges de Porto-Riche (1849—1930)，法国剧作家，一次大战前曾十分走红。

那是在1874年，我突然想去看看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个想法是在六月十五日左右产生的；浓郁的春天气息使你深深渴望旅行和爱情。

我不擅长旅行。我觉得旅行既无益又累人。在火车上过夜，在颠簸的车厢里睡觉，头脑发疼，四肢酸痛；这个行驶的盒子使你醒来时疲惫不堪，你感到皮肤上积着一层污垢，飞扬的灰尘落在你的眼睛和汗毛上，煤炭的气味缠绕着你，你在刮着穿堂风的餐厅里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这就是出门游玩的第一步，它令我厌恶。

除了上述的火车旅行以外，还有旅馆，愁闷的旅馆；旅馆很大，熙熙攘攘但却显得空空荡荡，房间显得陌生而阴郁，床看上去也不干净！——我最在乎的就是床。床是生活的圣殿，我们将疲惫的赤裸肉体交给它，让它用雪白的被单和暖和的羽绒使我们的身体复苏，得到休息。

我们正是在床上度过生活中最甜蜜的时光：爱情和睡眠。床是神圣的，它应作为我们在世上最美妙、最甜蜜的东西而受到尊敬、崇拜、热爱。

我每次掀开旅馆房间的床单时，都不免感到一阵恶心。头天晚上的客人在床上干什么了？什么样令人厌恶的肮脏的人在床垫上睡过？于是我想到每日遇见的那些可怕的人，想到丑陋的驼背人、布满疹疮的肉体、龌龊的手和脚以及其他。我想到那些令人作呕的扑鼻的蒜味和肉体气味。我想到畸形、脓疮、病人的虚汗，总之，人的一切丑陋和肮脏。

这一切都在我就要睡的这张床上发生过。我将脚伸进床单时，感到恶心。

还有在外面用餐：在客饭桌上的进餐拖拖拉拉，周围是令

你厌恶的或者怪诞可笑的人；在饭馆小桌上，面对一支蹩脚的带灯罩的蜡烛独自用餐，也是极其可怕的。

陌生城市里的傍晚也令人难受。还有什么比夜幕降临时的陌生城市更凄惨的呢？你漫无目的地走，周围是像梦幻一样惊人的运动和骚动。你瞧着一些你从未见过、永远也不会再见的面孔，你听着人们谈论与你毫无关系的事，他们的语言你甚至听不懂。你难以忍受地感到茫然，心中难过，两腿发软，精神沮丧。你走路仿佛是逃跑，你走路是为了不回旅馆，免得在旅馆里更觉茫然，因为那是你的家，是谁都可以花钱租用的家。最后你来到一家灯火通明的咖啡店坐下，咖啡店的金色装饰和灯光使你疲惫，比街上的阴影更甚千倍。面对侍者跑着给你端来的泡沫四溅的啤酒，你感到可怕的孤独，一种疯狂的冲动攫住你，你想离去，去另一个地方，哪里都行，免得呆在这里，你要离开这张石桌和明亮的灯光。你突然发觉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你在世界上总是孤独的，只不过当你在熟悉的地方时，你接触的是熟悉的人，因此产生一种人间友爱的幻觉。只有当你在遥远的城市里，与世隔绝，处于阴郁的孤独中时，你才会进行广泛的、清晰的、深刻的思考。只有此刻，你才抛开了对希望的永恒等待，抛开了欺骗性的习惯和对幻想中幸福的向往，你才一下子看清了全部生活。

你去远方时才觉察到一切是多么近、多么短、多么空；你追求新奇时才发觉一切都平庸和短暂；你走遍全球时才明白地球多么小，处处都几乎一样。

呵！在阴暗的夜晚，在陌生的街上漫无目的地独步，这种滋味我知道。这正是我最害怕的。

因此，我绝对不愿意独自去意大利旅行，便说服我的朋友保尔·帕维伊与我同行。

您认识保尔。对他来说，所谓世界和生活就是女人。他这样的男人为数不少。女人照亮他的生活，赋予它诗意。地球之所以可以居住，是因为地球上有女人；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太阳照亮女人；空气之所以被人舒畅地呼吸，是因为空气滑过女人的皮肤，使她们鬓角的短发飘动；月亮之所以迷人，是因为月亮使女人幻想，赋予爱情慵怠的魅力。保尔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女人为动力；他的一切思想、一切努力、一切希望也都集中于女人。

有一位诗人① 曾经谴责这种类型的男人：

我厌恶眼睛发湿的吟游诗人
他看着星星默念一个名字
他的坐骑如果不驮着女人
浩翰的宇宙将空旷寂寞

这些诗人极其可爱
费力地为可怜的世界增添情爱
为平原的树木穿上衬裙
为青山系上白色帽带

他们听不懂你神圣的乐曲
你永恒颤动的自然界
他们去深涧成对成双
在松涛声中梦想芳芳

① 指法国诗人路易·布伊耶 Louis Bouilhet（1821—1869）。

我和保尔说起去意大利的事，他最初断然拒绝离开巴黎，但是我讲起旅行中的奇遇，说意大利女人又是如何美丽迷人，我还说我们在那不勒斯会有一番精美的享受，因为有人介绍我去找一位米歇尔·阿莫罗索先生，他有许多关系会使旅游者感兴趣的；保尔禁不住诱惑，同意了。

二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晚上，我们乘快车动身。在这个季节没有多少人去南方，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情绪都不高；我们对巴黎恋恋不舍，对终于决定旅行感到遗憾；我们留恋清爽宜人的马尔利，美丽动人的塞纳河，还有那缓缓的河岸，坐在小船上顺水漂流的美妙白天，以及在夜幕降临前懒洋洋地躺在河岸上的美妙夜晚。

保尔坐在角落里，等火车一开动便大声说："去旅行可真是愚蠢。"

要改变主意已经太迟了，我反驳说："那当初就不该来。"

他没有回答，模样很生气，我看着他不禁想笑。他真像一只松鼠。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的长相中都有几分动物的模样，仿佛被打上了原始种族的烙印。有多少人长着一副叭儿狗的嘴脸，或是公山羊、兔子、狐狸、牛马的相貌！保尔是变成人的松鼠。他像松鼠一样眼睛灵敏，皮毛呈红棕色，鼻子尖尖的，身体小巧，灵活好动，此外，在总的神态上与松鼠有着神秘的相似。到底是什么呢？同样的姿势、动作、态度，仿佛是前世松鼠的再现。

我们两人终于在火车的响声中睡着了，但时时惊醒，或是因为手臂和颈部在难受地抽筋，或是因为火车猛然停下。

当我们醒来时，火车正沿着罗纳河行驶。不久，从车门外传来持续的蝉鸣声，它仿佛是热土的呼声，普罗旺斯的歌声，将南方欢快的气氛、炽热泥土的芳香、这个枝叶呈灰绿色的矮壮橄榄树的故乡——多石而明亮的土地——的芳香掷到我们脸上，掷进我们胸膛和心灵。

火车又停下，一位职员沿着列车跑着，一面高声喊“瓦朗斯站!”这是用瓦朗斯口音喊出的真正的瓦朗斯，它使我们再次感到刚才蝉鸣声带来的普罗旺斯的风情。

一路无事，直到马赛。

我们下车去餐厅吃饭。

当我们回到车上时，车厢里坐着一个女人。

保尔异常高兴地向我丢了一个眼色，本能地捋捋他那短短的髭须，然后，稍稍抬起帽子，张开五指，像梳子一样整理被一夜旅行弄得十分蓬乱的头发，然后他在陌生女人对面坐下来。

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社交场合，每当我看见一张新面孔时，总是身不由己地去猜测，猜测在这个相貌下面藏着怎样的灵魂，怎样的智力和性格。

她是个年轻女人，很年轻，很漂亮，肯定是南方人。她长着一双极其美丽的眼睛，一头漂亮的黑色长发，长发成波浪形，微微拳曲，浓密而健壮，仿佛沉甸甸的，你一看见便会感到它沉沉地压在她头上。她穿着讲究，但像南方人一样品味不高，看上去有点俗。她五官端正，但缺少高雅人士的风韵、完美和淡淡的雅致，而这些正是贵族子弟与生俱来的特点，仿佛是高级血统的世袭标志。

她戴着手镯，手镯很大，不可能是金的；她戴着镶上晶莹

宝石的耳环，宝石很大，不可能是真钻石；她全身有一种我无以名之的平民气息，可以猜到她说话时一定声音很响，一定不论场合地大声嚷嚷，热情奔放地指手画脚。

火车又开动了。

她呆在坐位上一动不动，两眼盯着前方，像怒气未消的女人一样沉着脸。她甚至没有看我们一眼。

保尔开始和我聊天，专门拣耸人听闻的事情讲；这场谈话是一种展示，好比是商店橱窗展示精品以招揽顾客。

但她似乎听不见。

"土伦！停车十分钟！有车站餐厅！"职员喊着说。

保尔示意我下车。一下到月台上，他便说：

"你说说，怎么样？"

我笑了起来："我可不知道。我无所谓。"

他很兴奋："这女人可真漂亮，真鲜艳。眼睛多漂亮！不过她好像不太高兴，大概有点麻烦事吧；她对什么也不注意。"

我轻声说："你白费力气。"

保尔生气了："我并没有费力气，亲爱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很漂亮。——想办法和她说话，怎么样？可是说什么呢？想想，你有什么主意？你能猜到她是什么人吗？"

"不，这可猜不到。不过她可能是一位蹩脚演员，在与人私奔以后又回去找剧团。"

保尔很不高兴，仿佛我话中有什么刺伤了他，他又接着说："你根据什么这样想？我恰恰相反，我觉得她神态规矩得体。"

我回答说："你瞧瞧她的手镯，亲爱的，还有耳环，还有装束。我看她像是跳舞的，或者甚至是玩马戏的，不过还是像跳舞的。她全身有一种戏剧味道。"

显然我的看法使保尔很尴尬，他说："她很年轻，亲爱的，

不到二十岁。"

"可是，老朋友，二十岁以前就可以做不少事了，比方说跳舞和朗诵，她也许还专门做别的事哩。"

"去尼斯和温蒂米尔的快车开车了，请旅客上车！"职员喊着说。

该上车了。我们那位芳邻正在吃桔子。显然她的吃相并不高雅。她将手绢搭在膝头，用牙啃掉金色的桔皮，张大嘴咬住几片桔子，将桔核吐在门外，这一切表明她的习惯和举止缺乏教养。

她看上去比刚才还烦躁，大口大口地吃桔子，气愤的神态十分古怪。

保尔盯着她看，正考虑怎样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勾起她的好奇心。于是他又和我谈了起来，发表一系列高明的见解，以熟人的口气提到一些名流的名字，这番努力却丝毫未引起她的注意。

火车过了弗雷朱斯、圣-拉斐尔，在一座大花园里行驶，这里是玫瑰花的天堂，还有桔树林和柠檬树林；繁花似锦的果树上既有白色的花束又有金色的果实；这里是香料的王国、鲜花的故乡。火车沿着从马赛到热那亚的美丽海滨行驶。

六月份是来这地方的最佳季节，无论是在窄窄的山谷，还是在山坡上，都自由自在地开满了最美丽的野花。到处都能看见玫瑰花、田野、平原、篱笆、玫瑰树丛。鲜花攀上墙，在屋顶上怒放，攀上树，在绿叶中闪亮；有白花、红花、黄花、有小有大。有的单薄，裹着朴实的单色衣；有的厚实，裹着闪亮的盛装。

鲜花发出持续强烈的气息，充盈在空气里；空气芳香，令人慵困。开花的桔树香气更浓，似乎使我们吸进的空气变得甜

甜的，成为我们嗅觉的甜食。

漫长的深色岩岸浸在一动不动的地中海里。夏季沉沉的阳光将一片片火洒在山上，洒在长长的沙岸上，洒在凝滞的深蓝色海上。火车继续行驶，穿过一条条隧道以绕过海岬，越过起伏不定的丘陵，在陡直如墙的峭壁上傍着海水行驶。有时在扰人的浓郁花香中掺进了一股淡淡的、朦胧的咸味，一股晒干的海藻气味。

然而保尔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没有感觉到。那个女人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车到戛纳，他有话对我讲，再次示意我下车。

我们一走出车厢，他就抓住我的手臂。

“你知道她多迷人。瞧瞧她的眼睛，还有头发，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

我对他说：“算了吧；镇静一点。要不，你真有意就去进攻。我看她并非坚不可摧，虽然脾气不好。”

保尔又说：“你，你不能和她说说话吗？我找不出话说。我一开始总是害羞得发傻，我从来不善于在街上和女人攀谈。我尾随她们，在周围转悠，走近她们，但总找不到恰当的话。只有一次我尝试着攀谈。当时我明显地看出对方在等我开口，我必须说点什么，于是我就含糊不清地说：‘您好吗，夫人？’那个女人对我冷笑，我就逃走了。”

我答应保尔使尽全身解数来与她交谈。我们回去坐下以后，我便十分和蔼地问这位芳邻：“您在意烟味吗，夫人？”

她回答说：“不懂。”①

她是意大利人！我真想大笑。保尔对意大利文一窍不通，我

① 意大利文。

只好当他的翻译了。我开始扮演起这个角色来，用意大利语说：

“我刚才问您，夫人，您是否在意烟味？”

她气冲冲地回答说：“无所谓。”[①]

她既没有转过头来，也没有抬眼看我，我十分困惑，不知这句“无所谓”是什么意思。是同意，是拒绝，是真正的无动于衷还是直截了当的“别烦我”？

我又说：“夫人，要是您在意烟味……？”

她回答说：“不！”[②]，那声调仿佛是：“别烦我了！”不过这表示同意，于是我对保尔说：“你可以抽烟。”他惊奇地瞧着我；人们在你面前说外国话，而你在一旁琢磨时就是这副神气。他神情古怪地问我：

“你对她说什么了？”

“我问她我们能不能抽烟。”

“她不会法语？”

“一个字都不会。”

“她回答什么？”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我点燃了雪茄。

保尔又问：“她只说了这些？”

“亲爱的，如果你数数她说的话，就知道她只说了六个字[③]，其中两个字表示她不懂法语，那么只剩下四个字了；用四个字能表达多少内容呢？”

保尔似乎很不高兴、失望、困惑。

---

① 意大利文。

② 意大利文。

③ 指意大利文。

可是，突然意大利女人用她那习以为常的不满口吻问我：“您知道火车几点钟到热那亚？”

我回答说：“晚上十一点，夫人。”沉默了一分钟以后，我又说：“我朋友和我，我们也去热那亚，如果旅途上我们能帮您什么忙，我们将十分高兴。”

她不回答，我又说：“您一人旅行，要是需要我们帮忙……”她冷冷地一字一顿地再次说：“不。”我立刻闭上了嘴。

保尔问道：

“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觉得你很可爱。”

但是保尔无心开玩笑，他冷冷地叫我不要取笑他。于是，我将那位年轻女人的问题和我那横遭拒绝的殷勤建议都翻译给他听。

他真像笼中松鼠一样激动不安，说道：“如果我们知道她去哪家旅馆，我们就也去那里。你再试试巧妙地问问她，再创造一个谈话的机会。”

这事可不容易，我只好想别的办法，因为我自己也很想结识这位挑剔的女人。

火车驶过尼斯、摩纳哥、芒东，在边境上停下，以检查行李。

我平时最厌恶缺乏教养的人在车厢里吃饭，然而我却去买了一大堆食品，想尽最大的努力刺激这位女伴的食欲。我感到这女人在平时大概不难接近，只是有件不顺心的事使她恼怒，也许只要一个小动作，唤醒她的欲望，和她说一句话，恰当地送给她一点什么就能使她愁眉舒展，使她答话，征服她。

火车又开动了。车厢里还是我们三个人。我将食品放在长椅上摊开，切鸡，将一片片火腿漂亮地摆在纸上，然后在年轻

女人身旁小心翼翼地摆开饭后点心：草莓、李子、樱桃、蛋糕和甜食。

她看见我们吃起来，便从一个小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和两个羊角面包，用漂亮的尖尖的牙齿去咬松脆的面包和巧克力。

保尔低声对我说：

“你去请请她呀。”

“这正是我的意思，亲爱的，不过很难开口。”

这时，她偶尔对我们的食品瞧上一眼，我感到那两个羊角面包是吃不饱的，于是我等她吃完那顿俭朴的晚餐，问道：

“夫人，您要是肯吃点水果就太好了。”

她又回答说：“不。”但是声调不像白天那样凶狠。我再次说：“那么，我请您喝点酒吧，刚才您什么也没有喝。这是贵国的酒，意大利酒；既然我们是在您的国家，看见一张美丽的意大利嘴接受我们这些法国邻居献的酒，这对我们是莫大的快乐。”

她轻轻地摇头，决心拒绝，又很想接受；她又说了一声“不”，但这声“不”几乎很文雅。我拿起那只按意大利方式缠着稻草的小酒瓶，倒满一小杯酒，递给她。

“您喝吧，”我说，“表示欢迎我们来到贵国。”

她不大高兴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仿佛干渴难耐，然后她把酒杯递还我，没有道谢。

我又指指樱桃：“吃点吧，夫人，请。您看您使我们多么高兴。”

她从她那个角落里瞧着摊在她身边的那么多水果，很快地说了一句话，我几乎没有听见：“我不喜欢樱桃，也不喜欢李子，

只喜欢草莓。”①

“她说什么?”保尔立刻问道。

“她说她不喜欢樱桃，也不喜欢李子，只喜欢草莓。”

于是我将盛满草莓的那张报纸放到她膝上，她立刻吃了起来，吃得很快，用指尖捡起草莓，从稍远处往嘴里扔，嘴大张着，以迷人和卖俏的方式接受草莓。

在她两手的敏捷动作下，眼见那一小堆红草莓在几分钟内缩小、减少、完全消失。等她吃完后，我问道：“现在，我能请您吃什么?”

她回答说：“我要点鸡。”

她像食肉动物一样大口大口地撕扯鸡肉，吞下了半只鸡，然后她吃了一些她不喜欢的樱桃，又吃了李子，又吃了蛋糕，然后说：“够了。”便蜷缩在角落里。

我开始觉得很逗，想让她再吃一点，便一个劲地讨好她，请她吃，让她拿，但她突然又满面怒容，对我大声说“不”，声音极其可怕，以致我不敢再骚扰她的消化系统了。

我转身对朋友说：“可怜的保尔，看来我们是白费力气。”

夜幕降临，这是一个暖和的夏夜，它缓缓降下，将温暖的黑影覆盖着炙热疲惫的大地。在远处，在海上，有几处灯光，这是岬角顶端的灯塔；从黑暗的地平线也升起了星星，我有时无法分辨是星星还是灯塔。

桔树的香气越来越浓。我如痴如醉地吮吸它，深深地吸气，好多多地摄入肺中。在芳香的空气中似乎飘浮着某种甜蜜、美妙、神圣的东西。

突然我看见在车外完全漆黑的黑暗中，在铁路旁的树木下，

---

① 意大利文。

有点什么东西，仿佛是星雨。这是些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嬉戏、奔跑的光点，仿佛是自天而降的小星星在地上玩耍。这是萤火虫，这些发光的小飞虫在芬芳的空气中跳舞——一种奇异的火光舞。

一只萤火虫偶然飞进车厢，遨游起来，亮光时隐时现，一闪一灭。我用蓝罩遮住油灯，瞧着这只神奇发光的飞虫随兴所致地来回飞舞。它突然停在我们那位饭后小睡的芳邻的黑发上。保尔心醉神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亮点，它在那位睡着的女人头上闪烁着，像一枚有生命的钻石。

在十点三刻钟时，意大利女人醒了过来，头发上仍然有那只小小的萤火虫。我见她动了一下便说："我们到热那亚了，夫人。"她没有回答，仿佛仍然被一个使她不安的固定思想所缠绕，喃喃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接着，她突如其来地问我：

"我跟你们去，行吗？"

我惊愕不已，不明白她的意思。

"怎么，跟我们？您是什么意思？"

她越来越急躁，又说：

"你们愿意我立刻跟你们走吗？"

"我当然愿意啦，不过您想去哪里？您要我们送您去哪里？"

她极其冷漠地耸耸肩：

"去哪里都行！我无所谓。"

她又说了两遍："我无所谓。"

"可我们是去旅馆。"

她用十分鄙夷的口气说："那好，去旅馆吧。"

我转头对保尔说："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带她一起走。"

保尔瞠目结舌的神情倒使我恢复了镇静。他嗫嚅说：

"带她一起？去哪里？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也莫明其妙。她刚才用气愤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奇怪的建议。我回答说我们去旅馆，她说：'那好，去旅馆吧。'她大概身无分文吧。不管怎样，这种结交方式确实古怪。"

保尔激动得微微颤抖，叫道："当然啦，我很愿意，你对她说，她愿意去哪里我们就带她去哪里。"他犹豫了一秒钟，又不安地说："不过得弄清她想跟谁去？跟你还是跟我？"

意大利女人恢复了漫不经心的神气，似乎没听我们说话，我转身对她说："夫人，我们很高兴带您一起走。不过，我的朋友想知道您将挽起谁的手臂，我的还是他的？"

她睁着黑黑的大眼睛瞧着我，带着几分惊奇说："我无所谓。"

我解释说："向女人大献殷勤，对女人百依百顺的男人，在意大利大概叫做求爱者① 吧。我们两人中间您要谁当您的求爱者呢？"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您！"

我转身对保尔说："她选择了我，亲爱的，你不走运。"

保尔气呼呼地说："你可是求之不得。"

他沉思几分钟后，又说："你真的要带这个荡妇走？那我们的旅行就给断送了。这女人看上去不三不四，我们拿她怎么办呢？就连体面的旅馆也不肯接待我们的。"

而我却刚巧认为这位意大利女人比我原先估计的要好得多，我坚持。是的，现在我坚持要带她走。我甚至为此十分高兴，对爱情之夜的期待已经使血管微微颤抖了。

我回答说："亲爱的，我们答应过。现在想退却已经太晚了。

① 意大利文。

是你最初叫我答应的。”

他嘟囔说：“真是件蠢事！总之，随你便吧。”

火车鸣笛、减速。我们到了。

我走下火车，然后伸手去扶我那位新女伴。她轻巧地跳下来，我伸出手臂，她带着几分厌恶的神气挽着它。我们认领了行李，便往城里走。保尔矫捷地走着，默默无语。

我对他说：“我们住什么旅馆？大概住不进‘巴黎城’旅馆吧，我们带着一个女人，特别是意大利女人。”

保尔打断我说：“是呀，何况这位意大利女人像是妓女而不像是公爵夫人。总之，这事与我无关。你看着办吧。”

我不知所措。我曾写信给“巴黎城”旅馆预订房间……而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

两位搬运工提着我们的箱子跟在后面。我又对保尔说：“你应该先去，对旅馆老板说我们来了。你还得让他明白我带着一位……女友，我们三个人要一套完全独立的套房，免得和别的客人混在一起。他会明白的，看他怎样回答我们再做决定。”

保尔抱怨说：“多谢了。这种差事和角色可不合我的胃口。我来不是为你准备房间和享乐的。”

但是我一再坚持：“得了，亲爱的，别发火。住好旅馆当然比住蹩脚旅馆要强，去问老板要三间卧室，带一间饭厅，这并不是难以办到的事吧。”

我强调三间卧室，于是他答应了。

他打前站，走进一家漂亮旅馆，我拉着默不作声的意大利女人呆在街对面，搬运工们与我寸步不离。

保尔终于回来了，脸色阴沉，和我的女伴一样。“行了，”他说，“他让我们住下，但是只有两间卧室，你看着安排吧。”

我跟着他走进旅馆，为带着不三不四的女人而感到羞愧。

的确，我们只有两间卧室，中间隔着一个小客厅。我请侍者送冷餐来，然后我有点发窘地对意大利女人说：

“我们只弄到了两间卧室，夫人，您挑一间吧。”

她的回答仍然是那永恒不变的“无所谓。”于是我从地上提起那个黑色小木箱——女佣们的箱子，将它放在右边的卧室里，这是我为她……为我们挑选的。箱子上贴着一块正方形纸片，上面是法国人的笔迹：“热那亚，弗朗切斯卡·隆多利小姐。”

我问她：“您叫弗朗切斯卡？”

她点点头，没有答话。

我又说：“我们一会儿就吃夜宵。趁这个时候，您也许想去梳洗一下？”

她说“不”这个字在她嘴里和“无所谓”一样频繁。我坚持：“坐了火车以后，梳洗梳洗多舒服呀。”

后来我想她大概没有女人必需的用品，因为她看上去处境古怪，仿佛刚结束一场不愉快的遭遇，于是我把我的梳洗盒拿来。

我摸到盒中所有的梳洗用具：指甲刷、新牙刷——因为我随身总带着海绵和好几把剪刀、锉刀。我打开一小瓶花露水，一小瓶龙涎香熏衣草香精、一小瓶新干草牌香水，任她挑选。我打开香粉盒，里面有一个轻巧的粉扑。我将一条细毛巾搭在水罐上，又将未用过的肥皂放在脸盆旁边。

她睁着大眼瞧我这样做，露出几分愠意，对我的殷勤既不惊奇也不满意。

我对她说：“这里是您需要的东西，等夜宵来了我再通知您。”

然后我回到客厅，保尔已经占据了另一间卧室，闭门不出，我只好一人呆着。

一位侍者进进出出地拿来盘子和酒杯，慢慢地摆好餐桌，然后放上一只冷鸡，对我说可以用餐了。

我轻轻敲隆多利小姐的门。她喊道："进来。"我走了进去。一阵呛人的香水味扑面而来，这是理发店里强烈而浓稠的气味。

意大利女人正坐在箱子上，模样像是不高兴的幻想者或是被辞退的女仆。我一眼就明白她是怎样理解梳洗的。水罐还是满满的，毛巾仍然搭在上面。脸盆是空的，旁边的肥皂未动用过，仍然是干的。但是瓶里的香水似乎被这位年轻女人喝掉了一半。她节省花露水，大约只用去三分之一，却惊人地用了大量的龙涎香薰衣草香精和新干草牌香水，作为补偿。

她的脸上、脖子上都涂满了香粉，连空气中也飘着香粉，像是一层朦胧的白雾。她的睫毛、眉毛和两鬓都似乎挂着霜雪，两颊涂得厚厚的，在脸部所有的凹处，在鼻翼，在下巴窝，在眼角，都能看出厚厚一层香粉。

她站起来时，散发一种强烈的气味，我几乎感到头疼。

我们坐下吃夜宵。保尔的情绪极为恶劣，我只能从他口中听到责怪、恼怒的议论或令人不快的恭维。

弗朗切斯卡小姐吃起来像个无底洞。一吃完，她便倒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分房间的决定性时刻即将来临，我忐忑不安。为了快刀斩乱麻，我索性在意大利女人身边坐下，殷勤地亲吻她的手。

她微微张开疲乏的眼睛，从眼皮的隙缝中向我抛来一瞥无精打采的、仍然不满意的眼光。

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只有两间卧室，您同意我和您一起去您的卧室吗？"

她回答说："随您便。我无所谓。"[1]

这种冷漠使我不快，我说："那么，我和您一起，不会使您不高兴吧？"

"无所谓。随您便。"

"您想马上睡觉？"

"是的，我很困。"

她站起来，打了一个哈欠，将手伸给保尔，保尔很恼怒地与她握手，然后，我举着灯领她进我们的卧室。

我忐忑不安地再次对她说："这儿有您需要的一切。"

我亲自将水罐的水往脸盆里倒了一半，并且把毛巾放到肥皂旁边。

然后我又回到保尔那里。他一见我回来便大声说："你领来了一个刁女人。"我笑着反驳说："亲爱的，吃不着葡萄，别说葡萄酸。"

他带着隐约的恶意说：

"你会后悔的，我的好心人。"

我战栗了一下，感到恐惧：在与来路不明的人做爱之后，这种恐惧便纠缠着你，使你对美妙的邂逅、突如其来的亲抚、偶然得到的亲吻兴致索然。然而，我假充好汉，说："算了吧，这姑娘不是放荡女人。"

但是保尔这个坏蛋抓住了我的心理。他看到我脸上闪过忐忑不安的阴影，他说："你就这样了解她？你真叫我吃惊，你在火车上捡到一位单身旅行的意大利女子，她恬不知耻，玩世不恭地说要和你去随便一家旅馆过夜。你就带她来，还说她不是妓女！你还说今晚没有危险，就像和一位……一位患梅毒的女

---

① 意大利文。

人睡觉一样没有危险。”

他冷冷地、气恼地笑了起来。我颓然坐下。我该怎么办？他说得对。于是恐惧与欲望在我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保尔又说：“你看着办吧，反正我警告过你，日后可别抱怨。”

我在他眼中看到了嘲讽的戏谑和复仇的快乐；他在开心地取笑我，我不再犹豫，向他伸出手说：“晚安，‘不冒危险去征战，哪来胜利的光荣’①。毫无疑问，亲爱的，为了胜利我甘心去冒险。”

于是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弗朗切斯卡的卧室。

我在门口呆住了，既惊又喜。弗朗切斯卡已经光着身体在床上睡着了，大概刚刚脱掉衣服就被睡魔攫住。她的睡姿美丽动人，就像提香画中的美人②。

她可能很疲乏，躺在床上脱长袜，因为袜子仍然在被单上；然后她想到什么事，也许是愉快的事吧，便没有立刻站起来，仍然躺着遐想，慢慢合上眼睛，沉入梦乡。她的睡衣仍然放在椅子上，这是在服装店买的成品，领口上绣着花，是初出茅庐的女人的奢侈品。

她年轻健美、清新迷人。

有什么比睡眠中的女人更美呢？凝止不动的睡眠对女人的身体最为相宜：它的轮廓十分柔和，每条曲线都令你着迷，每个柔软的凸起部位都令你心跳不已。波浪形的线条在腰部凹下，在臀部突起，然后顺着大腿轻轻地、优美地下斜，最后在娇美的脚尖处终止；这个线条只有在床单上展开才能显示全部美妙的魅力。

---

① 出自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熙德》。

② Titien（1477—1576），意大利画家，此处指他的作品《休息中的维纳斯》。

刹那间，我将同伴叫我谨慎小心的劝告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转身看着梳妆台时，却突然发现我放在那里的梳洗用品原封未动，我坐了下来，忐忑不安、举棋不定。

我在那里呆了很久，很久，可能有一个钟头。我犹豫不决，是鼓足勇气还是逃之夭夭！然而退却是不可能了，因此，我或者在椅子上过夜，或者甘冒风险上床躺下。

其实，我大概并没有考虑睡在这里还是睡在那里，因为弗朗切斯卡使我头脑发热、目不暇接。

我激动、兴奋，处于持续的狂热状态，既局促不安，又十分紧张。后来我用胆小鬼的哲学说服自己："上床躺下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睡床垫总比睡椅子舒服吧。"

我慢慢脱衣，然后跨过睡觉的女人，靠墙躺下，背对着诱惑。

我又呆了很久，很久，无法入睡。

突然，我身边的女人醒了。她睁开那双永远不满意的眼睛，显得惊奇；她发觉自己赤身露体，便起身穿衣，不慌不忙，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于是……啊……我乘机而上，而她似乎毫不在意。事后她枕着右臂，平静地再次入睡。

我开始对人性的轻率和软弱思考起来，终于昏昏睡去。

她一大早就起床穿衣，仿佛有早上干活的习惯。她起床的动作惊醒了我，我眯着眼睛窥伺她。

她走来走去，不慌不忙，似乎对无事可做感到吃惊，接着她走近梳妆台，将小瓶里的香水全部用光，当然她也用了一点水，但很少。

她穿好衣服后，又在箱子上坐下来，两手抱着一只膝盖沉

思。

我假装刚刚睁开眼，对她说："早安，弗朗切斯卡。"

她和昨天一样冷淡，嘟哝说："早安。"

我问道："您睡得好吗？"

她点点头，没有答话。我跳下床，走过去亲吻她。

她像不愿被人亲吻的孩子一样伸过脸来，我温柔地抱住她（既然酒已开瓶，不喝是傻瓜），慢慢将嘴唇贴在她那双恼怒的大眼上。她在我的亲吻下厌烦地闭上眼，接着我又亲吻她鲜亮的脸颊和厚实的嘴唇，她扭过头去。

我说："您不喜欢被人亲吻？"

她回答说："不。"①

我挨着她在箱子上坐下，挽着她的手臂说："什么都是不！不！不！我以后就叫您米卡② 小姐了。"

我仿佛看见她嘴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但随即消逝，我很可能看错了。

"要是您老说不，我就不知道怎样使您高兴了。对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仿佛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但是漫不经心地说："无所谓，随您便。"

"那好，米卡小姐，我们雇一辆车去转转。"

她低声说："随便。"

保尔在餐厅里等我们，像旁观爱情的第三者那样无精打采。我装出愉快的样子，紧紧与他握手，似乎洋洋得意。

他问道："你打算干什么？"

---

① 意大利文。

② 意文中的"不"。

我回答说："先去城里转转，再雇一辆车去郊外看看。"

早饭时大家默默无言，然后我们串街走巷去参观博物馆。我挽着弗朗切斯卡，拖着她从一个宫殿跑到另一个宫殿。我们参观了斯比诺拉宫、多里阿宫、马尔切洛·杜拉佐宫、红宫和白宫。她什么也不看，有时对艺术杰作投去一瞥怠倦的、漫不经心的眼光。保尔十分不满，跟在我们后面嘟囔些难听的话。然后，我们乘车去郊外转了一圈，谁也不说话。

然后我们回旅馆吃晚饭。

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

第三天，保尔对我说："你知道，我不管你了，可是我，我不愿意呆上三个星期，天天见你和这个荡妇做爱。"

我不知所措，十分为难，因为出乎意料，我非常依恋弗朗切斯卡。男人是多么软弱、多么愚蠢，一点小事就使他无法自持，一旦他的感官被激奋或被控制，他就身不由己。我依恋这个我不了解的女人，依恋这个寡言少语、闷闷不乐的女人。我喜欢她那张执拗的面孔、撅起的嘴、烦躁的目光；我喜欢她那疲惫的姿势、鄙夷的允诺，直至冷淡漠然的亲抚。一种秘密纽带将我拴在她身旁，这是肉体之爱的神秘纽带，是永不满足的占有欲的隐蔽的纽带。我将这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保尔。他叫我傻瓜，说道："那好，带她走吧。"

可是，弗朗切斯卡执意不肯离开热那亚，也不解释为什么。我一再恳求、讲理、允诺，但都无效。

于是我在热那亚留了下来。

保尔声称要独自继续旅行，甚至收拾了行李，但也留了下来。

又过了两个星期。

弗郎切斯卡始终沉默寡言，脾气很大；与其说她与我一起

生活，还不如说她在我旁边生活。对于我的一切愿望、要求、建议，她的回答不是永恒不变的“无所谓”，就是同样永恒不变的“不”。

保尔不再打扰我。一见他发脾气，我就说：“你要是觉得无聊，可以走呀。我不留你。”

于是他骂我，责备我，大声说：“我现在能去哪里呢？我们原先有三个星期，可现在两个星期都过去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旅行！还能独自去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吗？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付的比你想象得多。让我从巴黎来，就为了把我关进热那亚一家旅馆，和一位意大利荡妇在一起！”

我平静地说：“那好，你可以回巴黎去呀。”他大声叫嚷说：“我正想走哩，最迟不过明天。”

然而，第二天他仍然没有走，但怒气冲冲，嘟嘟囔囔。

我们现在从早到晚在街上转，在没有人行道的、窄窄的街上走。这城市像一座巨大的石头迷宫，狭长的小巷酷似地道。我们在巷子里走，穿堂风风势猛烈，小巷两侧的高墙相距很近，行人几乎看不见天空。偶尔有几个法国人转过头来，诧异地看着我们这两位同胞居然领着一位穿戴鲜艳、闷闷不乐的女人；她的举止的确古怪，与我们极不相称，有损于我们的体面。

她倚在我的手臂上，什么也不看。她为什么和我、和我们在一起呢？我们似乎并未给她任何乐趣。她是谁？从哪里来？她是干什么的？她有计划，有打算吗？或者她就是这样随遇而安，靠邂逅和巧遇生活？我想了解她、理解她、洞察她，但是枉然。我越与她相处，就越感到惊奇，她仿佛是一个谜。显然，她不是靠卖笑为生的坏女人，而像是穷家姑娘，被人勾引、骗走，然后又遭遗弃，此刻茫然失措。她想怎样？她在等待什么？因为她似乎无意征服我或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我试着询问她，探听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不回答。我继续和她呆在一起，我的心是自由的，但肉体却被缚住；我永不满足地将她抱在怀中，抱着这个乖戾而美妙的女人；我像牲口一样与她交配，屈从于感官享受，或者说被某种肉体魅力所诱惑、所征服；这是一种年轻的、健康的、强烈的魅力，它来自她的身体，来自她美好的皮肤和丰腴的曲线。

又过了一星期。我的旅行即将结束，因为我应该7月11日返回巴黎。保尔对我这件事差不多认命了，当然时时在责怪我。至于我呢，我安排种种乐趣、消遣、游玩，以取悦情妇和朋友。我可是费尽心机。

一天，我建议去桑塔马尔加里塔远足。这座花园中的漂亮小城在山脚下，山远远地延伸到海中，直至波尔托菲诺村。我们三人沿着美丽的环山路向前走。弗朗切斯卡突然对我说："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游玩了。我要去看父母。"

她没有往下说，我也没有问，知道她不会回答。

第二天，她果然起得很早。我还躺在床上，她来到床脚坐下，用局促、不快、犹豫的口气说："要是我今晚不回来，您会来找我吗？"

我回答说："那当然。该去哪里找您？"

她解释说："您去维克多-埃玛努埃尔街，法尔科内巷，圣-拉斐尔小巷，那里有一个家具商店，在院子顶里头，靠右手的房子，您找隆多利夫人。就是那里。"

于是她走了。我很吃惊。

保尔见我独自一人颇为诧异，低声问道："弗朗切斯卡在哪里？"于是我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

他呼道："那好，亲爱的，趁机溜掉吧，再说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早两天晚两天无所谓。上路吧，上路吧，收拾行李上路！"

我不同意："呵不，亲爱的，我和她呆了快三个星期，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我得向她告别，送她一点东西。不，我不能像卑鄙小人一样不辞而别！"

保尔不听我说，一个劲地催促、纠缠，但我没有让步。

那一整天我没有出门，我等着弗朗切斯卡。她没有回来。

晚饭时，保尔得意地说："是她甩了你，亲爱的，稀奇，这可真稀奇。"

老实说，我也觉得奇怪，而且稍稍不快。保尔当面笑我，嘲讽地说："这办法真妙，虽然有点原始。'您等我，我就回。'你得等很久吗？谁知道呢？也许你会天真地按地址去找她：'请问这里有隆多利夫人吗？'，'这里没有，先生。'我敢打赌你真想去。"

我反驳说："呵不，亲爱的，如果明天早上她还不回来，我就乘八点钟的快车走。我等她二十四小时也够了，问心无愧。"

整个晚上，我都忐忑不安，几分忧愁，几分气恼。我心中的确对她有了感情。午夜时我上床躺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六点钟我就起床，唤醒保尔，收拾行李。两小时后，我们一同登上火车回法国。

三

第二年，在同一季节，我又想去看看意大利，仿佛患了周期性热病一样。我决定立刻动身，因为参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是有教养者的必修项目，何况它为你提供社交场合的众多话题，你可以夸夸其谈，发表一些貌似深刻实则平庸的艺术

见解。

这次我一人旅行，和去年同一钟点到达热那亚，只是车上没有任何奇遇。我住的是同一家旅馆，意外地也住进同一间房！

我刚刚上床，对弗朗切斯卡的回忆便奇怪地一再骚扰我。其实，从头一天起，它便朦胧地在我思想中飘荡。

很久以前，你曾在这里爱过、占有过一个女人，如今故地重游，这个女人便时时萦绕在你脑际，这种感受你有过吗？

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最痛苦的感受之一。你仿佛觉得她马上会进来，向你微笑，伸开双臂。她的形象既不可捉摸，又清晰准确，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时现时隐。她像噩梦一样折磨你，抓住你，占据你的心，用虚幻的身体挑逗你的感官。你的眼睛看见她，你闻到她的香水味，你唇上留着她的亲吻的味道，你皮肤上感到她肉体的亲抚，然而你是孤独一人，这你也知道；重现的幽灵使你惶惶然。于是你感到忧愁，一种沉重的、令人沮丧的忧愁。你似乎刚刚被人遗弃，永远遗弃。所有的物品都具有令你懊恼的意义，使你的灵魂和内心感到可怕的孤独和孤单。呵！切莫旧地重游，别去你曾拥抱过所爱女人的地方，不论是城市、房屋、房间，还是树林、花园、长椅！

总之，我整夜都在回忆弗朗切斯卡，慢慢产生了再见她一面的愿望，这愿望最初模糊不清，逐渐强烈，最后变得尖锐而炽热。于是我决定第二天留在热那亚，想法去找她。要是找不到，我就乘晚车走。

因此，我一大早就出门寻找。她临走时留下的地址，我还记得很清楚："维克多-埃玛努埃尔街——法尔科内巷——圣-拉斐尔小巷——家具商店——在院子顶里头，靠右手的房子。"

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这地方。我来到一座破屋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胖女人，从前大概颇有姿色，如今却十分肮脏。她

身体粗胖，眉宇间仍然保持一股傲气。几绺蓬乱的头发搭在前额和肩上。她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大睡袍，肥胖的身体在睡袍里晃荡；她颈上戴着一条硕大的镀金项链，两只手腕上戴着热那亚精美的金银丝细工手镯。

她怀着敌意问我："您找谁？"

我回答说："弗朗切斯卡·隆多利小姐是住这儿吧？"

"找她干什么？"

"去年我有幸遇见她，我想再见见她。"

老妇人不信任地打量着我说："您在哪里遇见她的？"

"就在这里，在热那亚。"

"您贵姓？"

我犹豫片刻，然后说出我的姓名。我的话刚出口，意大利女人就举起双臂仿佛要拥抱我，她说："呵，您就是那个法国人。我看见您多高兴呀！多么高兴！不过，您可让那个可怜的孩子伤心透了。她等了您一个月，先生，是的，足足一个月。第一天她想您会来找她。她想知道您是否爱她。后来她明白您不会来了，哭得多么伤心呵。是的，先生，她眼泪都哭干了。后来她去旅馆，您已经走了。于是她想您大概正在意大利旅行，还会经过热那亚的，您回来时会来找她的，因为她说过不愿意和您去旅行。于是她等着，是的，先生，等了一个多月，她真伤心，唉，真伤心。我是她母亲呀！"

我的确有几分手足无措，但我镇静下来，问道："她现在在这里吗？"

"不，先生，她在巴黎，和一位画家在一起，那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很爱她，先生，热烈地爱她，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您瞧，这就是她送给我做母亲的。她真好，对吧？"

她怀着南方人地道的热情给我看那两只粗大的手镯和沉甸

甸的项链，又说："我还有一副宝石耳环，一件丝绸裙衣，几枚戒指，但是早上我不戴，等一会梳妆打扮以后再戴。呵，先生，她很快乐，很快乐。我会写信告诉她您来过，她会很高兴的。您进来坐一坐呀，先生。您进来喝点什么吧。"

我谢绝了，想乘头一班火车离去，但是她一面抓住我的手臂拉我，一面说："进来吧，先生。我得告诉她您来过我们家。"

于是我进到一个相当阴暗的小厅，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她接着说："呵！她现在很快乐，很快乐。您在火车上遇见她时，她正很伤心，她的情人在马赛把她甩了，可怜的孩子，她只好回来。她马上就爱上了您，但还是有点伤心，您明白。现在，她什么都有了，她写信告诉我每天做什么。他是贝尔曼先生，据说是您们那里的一位大画家。他是在这里遇见她的，在街上。是的，先生，在街上，而且一见钟情。您喝一杯糖汁吧？很好喝的。今年您独自一人？"

我回答说："是的，独自一人。"

我现在越来越想笑，隆多利夫人的一番话使我最初的失望烟消云散。我得喝下那杯糖汁。

她接着说："怎么，您独自一人？真可惜弗朗切斯卡不在这里，否则在这期间她可以陪陪您。一个人游玩总不是件开心的事，她也会觉得遗憾的。"

我起身告辞，她叫了起来："对，您要愿意，卡尔洛塔可以陪您，她对游览的地方很熟悉，她是我另一个女儿，先生，是老二。"

我惊愕不已，她大概以为我同意了，奔向开向室内的门，推开门，对着黑暗中看不见的楼梯叫道："卡尔洛塔！卡尔洛塔！快下来，快来，亲爱的。"

我想申辩，但她根本不听，她说："不，她陪陪您，她很温柔，比姐姐开朗得多，她是个好姑娘，很好的姑娘，我很喜欢她。"

楼梯上响起趿拉拖鞋的声音，一位高个子姑娘走了进来，她窈窕美丽，棕色头发，但头发很蓬乱，她穿着母亲的旧裙衣，可以猜到裙衣下的身体多么年轻苗条。

隆多利夫人立刻将我的情况告诉她："这是弗朗切斯卡的那个法国人，去年的那位，你知道的。他来找弗朗切斯卡，这位可怜的先生独自一人。所以我跟他说你可以去陪陪他。"

卡尔洛塔用漂亮的棕色眼睛看我，微微一笑，低声说："要是他愿意，我也愿意。"

我怎能拒绝呢？我大声说："我当然愿意啦。"

于是，隆多利夫人把姑娘推出门："快去穿衣服，快去，穿上那件蓝裙衣，戴上那顶花帽，赶快。"

等女儿一出去，隆多利夫人就解释说："我还有两个女儿，还很小。养四个孩子可真费钱！幸亏大女儿现在好了。"

接着她谈起她的生活，说她死去的丈夫原先是铁路职工，又说她的二女儿卡尔洛塔如何如何好。

卡尔洛塔又走了进来，穿着一件古怪的鲜艳耀眼的裙衣，完全是她姐姐的格调。

她母亲对她从头到脚审视一番，认为不错，便对我们说："去吧，孩子们。"

然后又对女儿说："千万在晚上十点钟以前回来，你知道到时候要关门的。"

卡尔洛塔回答说："别担心，妈妈。"

她挽着我的手臂，我们就在街上转，正像头一年我和她姐姐一样。

我回到旅馆午餐，然后又带着这位新女友去桑塔马尔加里塔，重游与弗朗切斯卡最后一次游玩的地方。

晚上，卡尔洛塔没有回去，尽管她家在十点钟关门。

在由我支配的这两个星期里，我带着卡尔洛塔去热那亚周围游玩。她使我不再怀念她姐姐。

走的那天早上，我泪流满面地与她告别，我给她留下了一个纪念品，又给她母亲留下了四只手镯。

最近我打算再去意大利看看；我想到隆多利夫人还有两个女儿，感到既不安又欣慰。

桂裕芳 译

上校的见解*

"我确实老了，"拉波尔特上校说，"我有痛风病，两条腿像木头杆一样僵硬，可是，如果有一位女人，一位漂亮的女人，命令我去钻针眼，我会像小丑跳圆环一样跳进去的。我会这样死掉，但这是天性。我是个向女人献殷勤的可笑的老头儿，是旧式老头儿。只要看见女人，漂亮女人，我连脚板都会激动。就是这样。"

再说，先生们，在法兰西，我们大家也都差不多。我们曾是天主的卫士，既然现在没有天主了，我们仍然是骑士，爱情和巧遇的骑士。

可是，你们知道，谁也无法将女人从我们心中夺走。她在我们心中，一直在那里。我们现在爱她，将来爱她，为她做种种傻事，只要在欧洲地图上还有法兰西。更何况，即使法兰西消失了，法国人总是存在的。

只要在女人面前，在漂亮女人面前，我便无所不能。真见

* 1884年6月9日载于《高卢人报》，故事本身已讲述过两次，此处对"见解"一词更加发挥。

鬼，当我身上感到女人的目光，感到她那见鬼的目光时，我的血液燃烧起来，我想干点什么，想去殴斗、去搏斗，去砸碎家具，以显示我是最强壮有力、最勇敢无畏、最忠心耿耿的男人。

我不是例外，的确不是例外。所有的法国军人都和我一样，我敢发誓。当事关女人，漂亮女人时，从小步兵直到将军，我们都勇往直前。你们还记得古时圣女贞德让军队创下的业绩吗？噢，我敢打赌，当麦克·马洪在色当[①]战败前夕受伤时，如果将指挥权交给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么我们肯定会冲破普鲁士人的防线，用他们的酒杯喝烧酒的。

当时巴黎所需要的不是特罗许[②]，而是圣热纳维埃芙[③]。

我恰好想起了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它证明在女人面前我们无所不能。

那时我是上尉，小小的上尉。我带领一队侦察兵在被普鲁士人侵占的地区向后撤退。我们受到包围和追逐，疲惫不堪，昏头昏脑，累得半死也饿得半死。

可是我们必须在第二天以前赶到巴尔絮尔坦，不然就完蛋了，不然就会被切断，被屠杀。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逃出来的。我们还要连夜走十五古里[④]，空着肚子，顶着风雪，在雪地上走十五古里。我心里想："这下完了，这些可怜的人是永远走不到了。"

我们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东西。我们在谷仓里藏了一整天，彼此挤靠着取暖，说不了话也动弹不了，有时昏昏然睡一阵，就像疲乏之极的人一样。

---

① 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军10万人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

② Trochu（1815—1896），在普法战争期间曾任国防政府总理。

③ Sainte Genevièvre，保护巴黎的女圣人。

④ 法国1古里合4公里。

五点钟时，天黑了，这是灰白色的雪夜。我将士兵们摇醒，但许多人不愿意站起来，寒冷、饥饿、困乏，凡此种种使他们麻木了，他们动不了，也站不住。

在我们前面是那片平原，那倒霉的空旷的大平原。雪仍在纷纷下着，白色的雪花下着、下着，像帏幔，给大地万物盖上一层厚沉的、冰凉而死寂的大衣，盖上一层冰雪绒毯，真像是世界末日。

“来吧，孩子们，上路！”

他们瞧瞧从天上飘下的雪花，仿佛在想：

“我受够了，还不如死在这里！”

于是我掏出手枪：

“谁泄气我就崩了谁。”

他们开始行军，走得很慢，仿佛两腿已经无法使用。

我派了四个人走在离我们三百米的前方，以便侦察情况。其余的人跟在后面，乱糟糟的一大帮，有的很累，有的稍好，有的步子大，有的步子小。我将最强壮的士兵放在最后，命令他们可以用刺刀从背后催促那些掉队的人。

白雪似乎要将我们活埋。雪落在我们的军帽上、大衣上，并不融化；我们像是幽灵，像是疲惫而死的士兵的鬼魂。

我心里想：“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我们永远也到不了。”

有时有些人跟不上，我们只好停下几分钟，于是只听见隐隐约约的雪声，飘落的雪花相互摩擦，相互混杂发出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音。

有几个人抖抖身上的雪，另一些人一动不动。

我下令继续前进。于是士兵们又扛上枪，疲乏不堪地走着。

突然，那几个侦察兵返回来了。有什么事使他们不安，他们听见有人在我们前头说话。我派出六个士兵和一名中士，我

等着。

突然，一声尖叫，女人的尖叫，划破了雪夜沉沉的寂静。几分钟后，两名俘虏被带了回来，一个老头儿和一位少女。

我低声审讯他们。他们是逃出来的，因为酩酊大醉的普鲁士人在傍晚时占据了他们的家。父亲为女儿担心，两人便乘着黑夜跑了出来，连仆人也不知道。

我立刻认出这是两位有产者，甚至高于有产者。

“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吧。”我说。

队伍又出发。老头儿熟悉这个地方，当我们的向导。

雪停了。星星出现了，寒冷刺骨。

那位少女挽着父亲的手臂，一颠一颠地艰难地走着，有时喃喃地说：“我的脚没有知觉了。”我呢，看到这位可怜的娇小女人在雪地上走得如此艰难，我心里比她还痛苦。

她突然站住说：

“父亲，我太累了，不走了。”

老头儿想抱起她来，但连把她举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她大声叹了一口气倒在地上。

大家都围了过来。我急得跺脚，不知如何是好，总不能就这样扔下这个男人和这个孩子吧。

有一个士兵是巴黎人，绰号机灵鬼，他突然说：

“来吧，伙计们，咱们抬这位小姐吧，否则就他妈的算不上是法国人！”

我也高兴地说着粗话：

“他妈的，这一着可真好，孩子们。我也算一个。”

在我们左面，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小树林。几个人去到那里，很快便抱回一个用树枝捆扎成的担架。

“谁拿出大衣来？”机灵鬼喊道，“为了一位漂亮姑娘，弟兄

们。”

十件大衣被扔到他脚下。刹那间，年轻姑娘便躺到了暖和的衣服里面，由六个人抬了起来。我占着右边最前面的位置，为能抬她而十分高兴。

我们像喝了酒一样，高兴地快步走着，甚至还有人开玩笑。你们瞧，只要有一个女人，法国人就兴奋不已。

士兵们苏醒过来，暖和过来，几乎重整了队形。一位老游击队员走在担架后面，等着替换支持不住的人，用让我能听见的声音对旁边的人说：

“我可不年轻了，可是，小坏蛋，只有女人才能给你鼓劲。”

我们几乎一刻不停地走，直到凌晨三点钟。突然，侦察兵又返回来，全体人员立即在雪里卧倒，地面上只有一团模糊的黑影。

我低声下命令，于是身后传来子弹上膛的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在那边，在平原中央，一个奇怪的东西在动，仿佛是一头大动物在奔跑，它有时像蛇一样伸展，有时又蜷缩成一团，有时突然跃起，一会儿朝右，一会儿朝左，停住，然后又跑动。

忽然，这个游移不定的东西向我们靠近，于是我看见十二个迷失方向正在找路的轻骑兵，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奔驰而来。

他们现在来得很近，马匹嘶哑的喘气声、武器相撞的金属声、马鞍的响动声清晰可闻。

我喊道：

“开火！”

五十支步枪的声音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然后是四、五声枪响，然后是最后的、孤零零的一声。等燃烧的火药的迷雾散开后，我们看见十二个人和九匹马倒在地上，剩下的三匹马正疯

狂逃走，其中一匹马拖着骑手的尸体，骑手的脚卡在马镫上，身体在地上跳动。

我身后的一个士兵发出笑声，可怕的笑声。另一个士兵说：

“又有人当寡妇了！”

他大概是结了婚的。第三个士兵说：

“当不了多久！”

从担架上探出了一个脑袋，说：

“你们在干什么？在打仗？”

我回答说：

“没事，小姐，我们刚刚打发了一打普鲁士人！”

她低声说：

“可怜的人！”

她感到冷，便又缩进大衣下面。

我们继续走，走了很久。终于天色泛白，雪变得明亮闪光，东方现出一片粉红色。

远处一个声音叫道：

“口令？”

整个队伍都站住了，我走上前去表明身分。

我们到达了法军防线。

我手下的人在岗哨前列队走过。这时，刚刚得知我们情况的那位骑马的指挥官看见了担架，大声问道：

“你们那上面是什么？”

立刻，一张金黄头发的小脸露了出来，头发蓬乱，但笑眯眯的，她回答说：

“是我，先生。”

人群中响起一阵笑声，人们心中也无比快活。

于是，走在担架旁的机灵鬼挥动着军帽大声嚷嚷：

“法兰西万岁!”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万分激动，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很有气魄。

我们仿佛拯救了祖国，仿佛做了一些别人不会做的事，一些简单的事，真正爱国的事。

所以，那张小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要对取消军鼓和军号发表意见的话，那么我建议往每个连队派一位漂亮姑娘来取代鼓号。一位漂亮姑娘可比吹奏《马赛曲》要有效得多。在上校旁边有这样一位圣母，活着的圣母，肯定，士兵们会劲头十足。

上校沉默了几秒种，然后十分肯定地点头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法国人是很喜欢女人的。”

桂裕芳 译

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

这一天，邮递员博尼法斯走出邮局时，发现今天的路比往常短，心中十分高兴。他负责给维尔维尔小镇周围的乡村传递邮件，有时一天走四十多公里的路，晚上拖着那两条长腿回家时疲惫不堪。

看来，今天的递送工作很快就能结束，他甚至可以在路上逛一逛，在三点钟收取邮件时到家。真不错！

他走出小镇，走上去赛内马尔的路，开始工作。这是六月份，是葱绿的、开花的季节，是平原上一片灿烂的季节。

博尼法斯穿着蓝工作服，戴着佩有红饰带的黑军帽，走在穿越油菜地、燕麦地、小麦地的小路上；他的身体，从肩膀以下都被庄稼遮住了，只有头露在麦穗上面，仿佛飘浮在被轻风吹得微微波动的、平静而葱绿的海洋上。

他从斜坡上的木栅栏门走进农庄，两排山毛榉在斜坡上投下浓荫。他和农民打招呼，叫他的名字："您好，希科师傅。"并且递过去《小诺曼底人报》。农庄主在屁股上擦擦手，接过报纸，塞进衣袋，等午饭后再从从容容地看。一条狗在一株倾斜的苹果树下被拴在桶上，狗汪汪直叫，一面在挣开链子。邮递员头也不回地走了，像军人一样迈着大步，左臂搭在挎包上，右手

摆弄手杖，手杖像他一样急匆匆地不停移动。

他来到赛内马尔镇递送印刷品和信件，然后穿过田野给税务员送信；税务员住在离小镇一公里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

这位新税务员，沙帕蒂先生，上星期才来这里，结婚不久。

他订了一份巴黎报纸，有时，邮递员博尼法斯有空时，便在送交收件人以前看上几眼。

因此，他打开挎包，拿出报纸，将报纸从纸带下抽出来，打开，一面走一面看。他对头版不感兴趣，对政治无动于衷，跳过经济版，只热衷于社会新闻栏。

这一天的社会新闻栏特别丰富。他看到一桩在猎场看守人小屋里发生的犯罪案，他很激动，便在一块苜蓿地中央站住了，慢慢地重读一遍。详情很可怕。一位伐木人早上从林中小屋前经过时，看到门口有一点血，仿佛是谁流的鼻血。他想："看守人夜里大概宰了一只兔子吧。"等他走近时，发现大门半掩着，门锁已经弄坏了。

他万分惊恐，便跑到村里去找村长，村长求助于一位乡村警察和一位小学教师，于是这四个人来到现场，发现看守人已在壁炉前被杀害，他妻子在床下被勒死，他们六岁的小女儿被床垫捂住窒息而死。

邮递员博尼法斯一想到这件谋杀案便激动不已，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他脑中，他两腿发软，大声说："真见鬼，居然还有这种恶棍。"

然后他把报纸套进纸带又继续走，满脑子都是凶杀案的情景。他很快就来到沙帕蒂先生的住所，他推开小花园的栅栏门，走近房屋。这是一座矮矮的平房，上面带一个复折屋顶。它离最近的邻居至少有五百米远。

邮递员走上两级台阶，将手搭在门把上想开门，发现门上了锁。他注意到门板并没有打开，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出门。

他感到不安，因为沙帕蒂先生来这里以后，一直很早起床。博尼法斯掏出怀表，刚刚才七点十分，他早来了几乎一个小时。没关系，税务员大概已经起床了。

于是他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小心翼翼，仿佛在冒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在草莓地里有男人的脚印。

但是当他从窗前走过时，他突然凝滞不动，惊恐不安。房子里有人在呻吟。

他走近窗子，跨过一丛百里香，将耳朵贴在挡窗披檐上仔细听，的确有人在呻吟。他听得十分清楚：痛苦的长叹、嘶哑的喘息、搏斗的声音。接着，呻吟声越来越大，不断重复，越来越强，变成了呼喊。

博尼法斯确信在税务员家里此刻正发生一起谋杀案，便飞快地跑过小花园，穿过平原，穿过庄稼，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腰间的挎包来回碰撞。等他跑到宪兵队时已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昏头昏脑的了。

班长马洛图尔正拿着钉子和榔头修椅子。宪兵罗蒂埃两腿夹着坏椅子，将钉子按在裂缝边上，于是班长咬着小胡子，瞪着圆圆的、因聚精会神而湿润的眼睛，一下一下地敲在下属的手指上。

邮递员一看见他们，便呼叫起来：

“快来，有人在谋杀税务员，快来，快！”

两个宪兵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来，露出突然被人打扰的惊奇眼光。

在他们的表情中，惊异多于焦急，于是博尼法斯再次说：

“快，快！小偷就在他家里，我听见了呼声，咱们得赶快。”

班长将榔头放在地上，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

邮递员说：

"我给他送报纸和两封信，发现大门是关着的，税务员还没有起床。我围着房子走了一圈察看察看，听见有人呻吟，仿佛脖子被掐住了或者被割断了，于是我赶紧跑来找你们。咱们得赶紧去。"

班长直起身子，说：

"您自己没有去救人？"

惊慌失措的邮递员回答说：

"我害怕一个人势单力薄。"

宪兵信服了，说道：

"我穿穿衣服就跟您去。"

他进到宪兵队，那个士兵端着椅子跟在后面。

他们很快便出来了。于是三个人快步朝犯罪现场奔去。

快到目的地时，他们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班长掏出手枪，然后三人慢慢地走进花园，接近房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歹徒已经离去。大门仍然关着，窗户紧闭。

"他们跑不了。"班长低声说。

博尼法斯老爹激动不已，指着一个挡雨披檐，对班长说：

"去那儿。"

班长独自走过去，将耳朵贴在窗板上。另外两个人提心吊胆地等在旁边，眼睛盯住他。

他一动不动地听了很久。他摘下了三角帽，用右手拿着，好把头更凑近木窗。

他听见了什么？他那张漠然的面孔毫无表情。突然他的小胡子翘了起来，脸颊皱起，仿佛在默默地笑。他跨过黄杨丛走

回来，那两个人正惊呆地注视着他。

他踮起脚，示意他们跟他走。来到大门前时，他让博尼法斯将报纸和信件从门下塞进去。

邮递员目瞪口呆，但仍然顺从了。

“现在咱们走吧。”班长说。

等他们一走出栅栏门，班长便朝邮递员转过头来，眯着的眼睛中闪着快活的光，他用打趣的口吻讪笑着说：

“您可真鬼！”

老头儿问道：

“怎么回事？我听见了，我发誓听见了。”

宪兵班长忍不住了，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来，弯下腰，两手捂着肚子，笑得流泪，一副滑稽相。另外那两个人手足无措地瞧着他。

他笑个不停，说不出话来，没法开口，便做了一个手势，一个通俗的淫猥的手势。

那两个人看不明白，他又重复这个手势，重复了好几次，一面用手指指那座门窗紧闭的房屋。

他的手下人突然明白了，快活地捧腹大笑。

老头儿夹在这两个笑得直不起腰的宪兵中间，莫明其妙。

班长终于不笑了，打趣地在老头儿腹部重重拍了一下，大声说：

“呵！开玩笑，真会开玩笑，我把这事叫做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

邮递员睁着大眼，再次说：

“我敢发誓我听见了。”

班长又笑起来。另一位宪兵在沟边草地上坐了下来好笑个痛快。

“呵！你听见了。你老婆呢，你也是这样谋杀她的吗，嗯，老不正经？”

“我老婆……”

他想了很久，然后说：

“我老婆……对，我揍她时她叫喊……她叫喊，是的，叫喊，这么说，沙帕蒂先生在揍老婆？”

班长乐滋滋地抓住老头儿的肩膀，让他像玩偶一样转了一圈，并且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老头儿惊呆了。

老头儿一面沉思，一面喃喃地说：

“不……不像这样……不像这样……不像这样……我老婆，她一声不吭……我真不敢相信……怎么可能……真以为是在受刑……”

于是他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羞愧不已，穿过田野走开了。宪兵和班长还在笑，一面瞧着他那顶黑帽在庄稼的平静海洋上远去，一面向他高声开着粗俗下流的玩笑。

桂裕芳 译

第二十九床

埃皮旺上尉走在街上时，女人们无不回头看他。他的确是标准的英俊的轻骑兵军官，因此他总是招摇过市，趾高气扬，将自己的大腿、身材和小胡子洋洋得意地炫耀一番，何况他的小胡子、身材和大腿也的确漂亮。浓密的小胡子呈金黄色，威武地盖在上唇，漂亮地隆起，颜色像成熟的麦穗，但十分纤细，两端精致地卷起，两撮无畏的浓毛一直垂在嘴巴两侧。瘦长的身材仿佛裹在紧身衣里，但宽阔的胸膛挺得很高，这是男子汉健壮有力的胸膛。大腿肌肉发达，像运动员或舞蹈家的大腿一样美，红色紧身呢裤显露出大腿动作的一切线条。

他走路时挺直腿，两脚两臂微微张开，像骑兵那样稍稍摇晃，这种步伐可以突出两腿和上半身，配上军装便显得不可一世，但配上便服，却显得平俗。

埃皮旺上尉和许多军官一样，穿便服时十分难看。他一穿上灰色或黑色的衣服，就像一个商店伙计。但是他穿上军服时却英姿焕发，何况他的模样不差，鼻子细而弯，蓝眼睛，窄额头，但他却是秃头，自己也不知道头发是怎样掉光的。不过他聊以自慰的是：只要蓄着大髭须，稍稍光秃的脑袋也不伤大雅。

他鄙视一切人，但鄙视的程度千差万别。

首先他不把有产者放在眼里。他把他们看作动物，就像对麻雀或母鸡一样漫不经心。在世上惟一有分量的人是军官，但他并不对军官一视同仁。他只尊敬漂亮军官，因为他认为军人真正的、惟一的美德是仪表。喔，士兵，是朝气蓬勃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生来为了打仗和做爱，他们泼辣、刚烈、强壮，不正是这样吗？埃皮旺根据身材、仪表和面孔的美丑而将法国将军们分成三六九等。在他看来，布尔巴基①是现代最伟大的军人。

他嘲笑那些走起路来直喘气的矮壮的军官，他对综合工科学校出来的矮小瘦弱的军人更是无比蔑视，几乎达到厌恶的程度；这些可怜的瘦小男人戴着眼镜、笨手笨脚。埃皮旺认为他们不适合穿军服，就好比兔子不能主持弥撒一样。军队居然能接纳这种发育不全的人，他甚为愤慨。他们的细腿走起路来像螃蟹，他们不喝酒，饭量小，仿佛更喜欢方程式而不喜欢漂亮女人。

埃皮旺上尉经常受到女人的垂青，春风得意。

他每次和女人一同吃晚饭时，总是确信当夜将与她同床共枕，万一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使他在当晚无法如愿以偿，他确信至少第二天能听到“下回分解”。同伴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情妇与他见面，而柜台上坐着漂亮女人的商店店主们也认识他，害怕他，疯狂地仇视他。

他从商店橱窗前走过时，店内的老板娘情不自禁地与他交换眼色，这种眼色比甜言蜜语更意味深长，它是召唤和回答，欲望与供认。丈夫受到本能的驱使，突然转回身来，愤怒地看着军官那洋洋得意、挺着胸膛的身影。等上尉笑吟吟地，自鸣得

① Bourbaki（1816—1897），法国将军，因克里米亚战役而出名。

意地从门前走过以后，商店老板神经质地猛然推开面前的商品，大声说："一个蠢货！这些无用的饭桶带着刀枪在街上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供养他们呢？老实说，我宁可要屠夫也不要士兵。屠夫的罩衣上有血，但至少是牲口的血；屠夫还有点用处，他动刀不是为了杀人；而这些公共的谋杀犯带着死亡工具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人们居然还容忍他们，我真不明白。士兵是不可少的，这我知道，但是最好把他们藏起来，别让他们穿着红裤子蓝上衣这种古怪的衣服。刽子手一般是不打扮的，对吧？"

女人没有答腔，微微耸耸肩，丈夫没有看见，但猜到了她的这个动作，嚷嚷说：

"只有傻瓜才看着这些家伙招摇过市。"

埃皮旺上尉因征服女人而出了名，这在法国军队中尽人皆知。

1868 年，埃皮旺上尉的团队，第一〇二轻骑兵团，来到鲁昂驻防。

他很快就名扬全城。每天傍晚五点钟时，他来到布瓦尔迪厄大道上的喜剧咖啡馆喝苦艾酒，而在走进咖啡馆以前，先在大道上转一转以炫耀自己的大腿、身材和髭须。

鲁昂的商人们也常常散步；他们背着两手，考虑生意上的事，谈论价格的涨落，但也看埃皮旺一眼，低声说：

"天呵，这可是位美男子。"

后来他们认识了他，便说：

"瞧，埃皮旺上尉！多么精神的男子汉！"

女人们遇见他时轻轻地点点头，这奇怪的颤抖好像是出于廉耻之心，仿佛在他面前她们无法抗拒，感到自己赤身露体。她们稍稍低下头，唇间露出几分微笑，很想显出可爱迷人的样子，

吸引他的目光。有时埃皮旺和同伴一同散步，同伴看到女人们都如此殷勤，不免用嫉妒和羡慕的口吻低声说：

“埃皮旺这家伙真是艳福不浅。”

城里所有被男人供养的女子都在争斗，在竞争，看谁能夺到他。五点钟是军官们上街的时刻，女人们也都来到布瓦尔迪厄大道上，两人一对，拖着裙子从大道这一头走到大道另一头，与此同时，少尉、中尉、少校们也两人一对，拖着军刀，在走进咖啡馆以前在人行道上溜达。

一天傍晚，一个女人，据说是富有的工厂主唐普利埃-帕蓬的情妇，即漂亮的伊尔玛，让马车在喜剧咖啡馆对面停下，走下车来，佯装去雕刻商波拉尔先生的铺子里买纸或印名片，其实是借机在军官们的桌子前走过去，朝埃皮旺上尉投去一瞥，仿佛在明明白白地说：“您愿意什么时候都行。”正在和中校一起喝苦艾酒的普吕恩上校情不自禁地嘟囔说：

“坏小子，这家伙真有艳福。”

上校的话传开了，上级的赞赏使埃皮旺上尉大受鼓舞，于是他第二天穿着军礼服，在那位美人窗下来回走了几次。

她看见了他，在窗口露面，满脸笑容。

当晚他就成了她的情夫。

他们招摇过市，引人注目，互相牵累，但都为这件风流轶事洋洋得意。

美人伊尔玛和上尉的爱情成了街头巷尾的话题，只有唐普利埃-帕蓬先生蒙在鼓里。

上尉踌躇满志，时时说：

“伊尔玛刚才告诉我——伊尔玛昨晚对我说——昨天，和伊尔玛吃饭时……”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这件艳遇当作从敌人手中夺来的

旗帜，在鲁昂城里展示、炫耀、挥舞。他感到自己身价倍增，受到众人的羡慕，对未来更充满信心，更有把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十字勋章，因为人人都盯着他；只要引人注目便不会被遗忘。

战争爆发了，上尉的团队首批调往边境。整整一夜，他们难舍难分地相互告别。

军刀、红裤、军帽、短上衣从椅背上掉落在地，裙衣、裙子、丝袜也杂乱地与军服混在一起，凄惨地躺在地毯上，房间像遭过战火一样乱七八糟。伊尔玛披着散发，疯狂地、绝望地抱着上尉的脖子，紧紧抱着他，然后又松开他，在地上打滚，踢翻家具，撕扯扶手椅的流苏，咬啮椅脚，上尉十分感动，但是不知如何劝解，只是一再说：

“伊尔玛，亲爱的伊尔玛，没有什么可说的，必须这样。”

他有时用指尖抹去眼角的泪珠。

天亮时他们分手了。她坐着马车跟在情人后面，直到第一站。在分别的时刻，她几乎当着全团的面亲吻他。人们甚至觉得这个举止很漂亮，很有派头，很体面。上尉的同伴们与他握手，一面说：

“你真走运。这女人还真动了感情。”

人们的确认为这是爱国之举。

团队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考验。上尉表现得很英勇，终于获得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鲁昂驻防。

他一回来便打听伊尔玛的消息，但谁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有些人说她曾经和普鲁士参谋部的人花天酒地。

另一些人说她回到父母家里去了，他们是伊夫托附近的农夫。

埃皮旺甚至打发勤务兵去市政府查询死亡登记簿。情妇的名字不在上面。

于是他十分忧伤，满面愁容。他甚至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普鲁士人，正是因为他们占领过鲁昂，那个年轻女人才不知去向。他大声说：

“等下一次战争，我要找这些坏蛋算账。”

一天早上，他走进军官食堂吃午饭时，一个身穿工作服、头戴漆布帽、给人跑腿的老头儿递给他一个信封。他拆开信封：

亲爱的：

我在医院，病得很重，很重。你不来看我吗？我会十分高兴的。

伊尔玛

上尉脸色发白，满怀同情地大声说：

“可怜的姑娘，真倒霉。我一吃完饭就去。”

在饭桌上，他不停地和军官们谈伊尔玛，说她在医院，可他一定要把她弄出来，一定。这全怪那些讨厌的普鲁士人。她大概孤单一人，没有一分钱，饿得要死，她的家具肯定早已被抢劫一空。

“呵！那些坏蛋！”

他把卷起的餐巾套进木环后，便立刻起身。他从大衣架上取下军刀，挺起胸膛收缩腹部，扣上皮带，快步朝平民医院走去。

他想立刻走进医院大楼，但是在门口却被人严厉地拦住了，于是他只好去找中校解释情况，中校写了几个字让他交给院长。

院长让这位漂亮的上尉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然后才冷

冷地、不以为然地和他打招呼，允许他进医院。

埃皮旺一走进这个贫困、痛苦和死亡的处所，便十分不自在。一名男服务员给他带路。

他踮起脚走，免得出声。一条条长长的走廊上飘浮着令人厌恶的气味：霉味、疾病味、药味。医院里一片寂静，偶尔有低语声。

有时，一扇门开了，上尉看见一间大病房，里面有一排床，被单隆起，显出被单下的人形。有些痊愈的女人坐在床脚的椅子上做针线活；她们都一律穿着灰布裙衣，头戴白色便帽。

每条走廊都住满了病人；他们来到一条走廊前时向导突然站住。门上的大字标明“梅毒病”。上尉一惊，随后就感到脸上发红。一位护士正在门口的小木桌上配药，说道：

“我领您去，是二十九床。”

她走在上尉前面。

然后指着一张床说：

“就是那里。”

只能看见床上隆起的被褥。病人的头藏在被单下。

周围的床上都探出些面孔来，这些苍白的面孔惊奇地瞧着上尉：这是女人的面孔，年轻女人和年老女人的面孔，它们在一式晦暗的上衣的衬托下，都显得丑陋庸俗。

上尉不知所措，一手扶刀，一手拿着军帽，低声喊道：

“伊尔玛。”

床上一阵翻动，情妇的脸露了出来，这张脸变了许多，十分憔悴，十分瘦削，他简直认不出来。

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断断续续地说：

“阿尔贝！……阿尔贝！……是你！……呵！……真好……真好……”

她流下泪来。

护士端来一把椅子，说道：

“您请坐，先生。”

他坐下，瞧着这张苍白可怜的脸，当初他离开她时这张脸是多么漂亮、多么鲜嫩。

他问道：

“你得了什么病？”

她一面哭，一面说：

“你不是看见了，门上写着呢。”

她把眼睛藏在被单下面。

他局促不安，难为情地问道：

“你怎么得了这种病，可怜的姑娘？”

她喃喃地说：

“都是那些普鲁士混蛋们。他们强奸我，传染给我。”

他找不出话来说，瞧着她，手中的帽子在膝头上转动。

别的病人盯着他看。大房间挤满了身患这种可耻又可怕的疾病的女人，他仿佛闻到一种腐烂的气味，一种肉体腐烂与耻辱的气味。

她喃喃地说：

“我大概逃不过去了。大夫说我病得很重。”

她看见上尉胸前的十字勋章，大声说：

“呵！你受勋了，我真高兴！真高兴！呵！我能亲亲你吗？”

这个念头立刻使上尉全身颤栗，他感到恐惧和厌恶。

他现在真想走开，走到室外，不要再见这个女人。但他不知怎样才能起身告辞，便留在那里，含糊不清地说：

“你没有马上治病？”

伊尔玛眼中闪过火花：“没有，我想报仇，哪怕死了也值得！

我传染给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尽我所能。只要他们在鲁昂，我就不去治病。”

他用夹杂着一丝戏谑的、拘束的口气说：

“我看你做得对。”

她兴奋起来，两颊红红的：

“是的，还有人会因我而死，对，我向你担保我已经报了仇。”

他又说：

“那太好了。”

然后他站起身：

“好吧，我得走了，四点钟我得去见上校。”

她激动万分：

“这么快！你现在就走！啊！可你刚刚来！……”

他坚持要走，说道：

“你瞧我马上就来了，可是四点钟我必须去见上校。”

她问道：

“还是普吕恩上校吗？”

“还是他。他两次受伤。”

她又问：

“别的同伴呢？有死的吗？”

“有。圣蒂蒙、沙瓦尼亚、波利、沙普雷瓦尔、罗贝尔、德·库尔松、帕沙瓦尔、桑塔尔、卡拉旺、普瓦弗兰，他们都死了。沙埃尔丢了一只胳膊，库尔瓦赞丢了一条腿，帕盖失去了右眼。”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喃喃地说：

“你走以前亲我一下好吗？趁朗格卢瓦夫人不在。”

一种厌恶的感觉升上他的嘴唇，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嘴唇贴在她那苍白的前额上，她伸出双臂抱住他，疯狂地连连亲吻他的蓝呢上衣。

她又说：

“你要再来，对吧，你要再来。答应我你要再来。”

“是的，我答应你。”

“什么时候？星期四？”

“好，星期四。”

“星期四，两点钟。”

“好，星期四两点钟。”

“你答应了？”

“我答应。”

“再见，亲爱的。”

“再见。”

他惶惑不安地走了，在全病室的注视下弓着腰免得显眼。他来到街上，舒了一口气。

傍晚，同伴们问他：

“怎么样，伊尔玛？”

他局促地回答说：

“她得了肺炎，病得很重。”

一位小个子中尉觉得他的神气有点蹊跷，便出去打听，因此，第二天，当上尉走进军官食堂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和逗趣。人们总算报了仇。

人们还得知，伊尔玛和普鲁士参谋部的人花天酒地，她骑着马到处跑，和普鲁士轻骑兵的上校一起，还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在鲁昂人们称她为“普军的女人”。

整整一个星期，上尉成了团队的众矢之的。他从邮局收到揭露性的账单、处方、专科医生的指示，甚至药品，药品包上标明了性质。

上校得知此事，严厉地说：

“这下好了，上尉结交了一位好朋友。我得祝贺他。”

十二天以后，埃皮旺又收到伊尔玛的信。他气愤地撕掉，没有回信。

一周以后，她又来信，说她快不行了，要和他告别。

他没有答复。

几天以后，医院的神甫来找他。

伊尔玛·帕沃兰已濒临死亡，恳求埃皮旺去见一面。

埃皮旺不敢拒绝，便跟神父去了；他一走进医院，便充满了强烈的怨气，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的傲气受到了侮辱。

他看见伊尔玛并无变化，心想她在作弄自己。

“你要我干什么？”他问道。

“我想和你告别。我大概完了。”

他不相信：

“听我说，你使我成为全团的笑柄，我不愿意再继续下去。”

她问道：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他无言以答，十分气恼：

“我不会再来的，我不愿被大家耻笑。”

她那无神的眼中燃起了怒火，她看着他说：

“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难道我对你不好？我什么时候问你要过东西？要是没有你，我现在还和唐普利埃-帕蓬先生在一起，今天也不至于呆在这里。不，就算谁有什么事可以责备我，也不是你，明白吗？”

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我不是责备你，但是我不能再来看你，因为你和普鲁士人的关系是全城的耻辱。”

她在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和普鲁士人的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他们强奸我，我没有去治病，因为我想传染给他们。当时我要是想治病，倒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我想害死他们，对，也确实害死了几个人。"

他仍然站着：

"无论如何，这是可耻的事。"

她一下憋住了气，然后说：

"什么是可耻的？为了消灭他们而不惜去死，嗯？你当初来圣女贞德街找我时可不是这副腔调。呵！可耻！你得到十字勋章，可你也不会像我那样做出牺牲的！我比你更配得到勋章，明白吗，比你更配，我消灭的普鲁士人比你多！……"

他呆呆地站在她面前，气得发抖：

"呵！闭嘴……你知道……闭上嘴……因为……这种事……我不允许……碰它……"

但是她不听，继续说：

"再说，你们狠狠打击了普鲁士人吗？如果你们阻止了他们来鲁昂，这种事还会发生吗，嗯？应该由你们来阻止他们，明白吗？我，我打击了他们，比你做得多，是的，比你做得多，因为我要死了，而你，你还是溜溜达达，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哄骗女人……"

每张床上都伸出一个脑袋，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这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闭嘴……你知道……闭嘴……"

但是她没有闭嘴，嚷嚷起来：

"呵！是呀，你真会装腔作势。我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对，我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我告诉你我打击了他们，比你做得多，

我消灭的人比你的团队消灭的还多……去吧……胆小鬼!”

他果然走了,从骚动的病人的两排病床之间急忙逃了出去。伊尔玛那喘息不止、带着嘘音的话声一直追着他:

“比你做得多,是的,我消灭的人比你多,比你多……”

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跑回家中闭门不出。

第二天,他得知她死了。

桂裕芳 译

抽　　搐

吃晚餐的人慢慢走进旅馆的大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仆人们开始上菜，动作很慢，以便等等迟到的客人，免得把菜再端回去。那些常客们，老浴客们今天早早就来了，他们兴冲冲地瞧着门，每次门一打开，他们就希望出现几张新面孔。

这是温泉城市的最大消遣。人们在吃晚饭时对当天来的人作一番视察，猜猜他们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在想什么。有一种愿望在我们脑中转来转去，我们想遇见有趣的人，结交可爱的人，也许还会邂逅爱情。在这种臂肘碰臂肘的生活中，邻人和陌生人极其重要。人们的好奇心苏醒了，对旁人产生了兴趣，喜爱社交。

于是出现了为期一周的厌恶和为期一月的友谊；人们从温泉城市的特殊角度，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别人。晚饭以后，人们坐在泉水沸腾的花园的树下闲聊一个小时，突然发现对方智力惊人、品德高超。然而，一个月以后，这些当初十分迷人的新朋友却被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也能建立持久而认真的关系，比任何别处都快。人们时时相见，很快便相互熟悉了；这初生的感情带着老相识之间那种无拘束的乐趣。人们将会记得初建友谊时那珍贵而感人

的时刻；记得头几次表明心迹的谈话；记得头几瞥目光——它对还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和隐秘的思想提出询问和回答；记得头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记得向别人敞开心扉——别人也向你敞开心扉时那美妙的感受。

温泉站的忧郁气氛，千篇一律的单调的生活，时时在助长初生的感情。

这天晚上，和每天晚上一样，我们等待着出现陌生面孔。

终于来了两个人，两个很奇怪的人，一男一女：父亲和女儿。我立刻联想到爱伦·坡笔下的人物。然而他们身上有种魅力，一种不祥的魅力，我觉得他们仿佛是厄运的受害者。那男人又高又瘦，微微驼背，头发全白了，与仍然年轻的面孔极不相称；他的举止态度相当严肃，像严峻的新教徒一样。女儿大约二十四五岁，身材矮小，也很瘦弱，面色苍白，神情疲惫、憔悴、萎靡不振。我们常常遇见这样一些人：他们似乎软弱无力，无法应付工作和生活中一切必须做的事，他们没有力气动一动，走一走，做我们每天做的事。这位姑娘长得不错，具有幻影般的清纯美。她吃得极慢，仿佛无力移动手臂。

来温泉治病的肯定是她。

他们坐在饭桌对面，正好与我相对。我立刻发觉那位父亲有一种奇怪的神经性毛病。

他每次取东西时，手总要迅速画一个圈，画一个仓促的曲线，然后才抓住他想要的东西。几分钟后，我对他这个动作感到厌烦，便扭过脸去不再看他。

我还注意到那位姑娘吃饭时左手戴着手套。

晚饭后，我到温泉疗养所的花园里去散步。这是奥弗涅的一个小地方，叫沙泰尔居庸，位于高山脚下的峡谷里；从死火

山的深处涌出沸滚的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在那边，在我们上方，是熄灭的火山口，顶部被削平的穹形的山头俯瞰着长长的山脉。沙泰尔居庸是穹形山头地区的起点。

再过去是陡峭的山峰，再过去是直上直下的锥形山。多姆山是最高的穹形山，桑西峰是最高的陡峰，康塔尔的锥形山是最高的锥形山。

那天晚上天气很热。我在浓荫的小径上来回踱着步，听着从花园高处小丘上传来娱乐场的头几首乐曲。

我忽然看见那对父女正缓步向我走来。我和他们打招呼，在温泉疗养地，人们都是这样和旅馆的同伴打招呼的。那个男人立刻站住了，问我道：

“先生，您能指给我一条又近又好走的路吗？要是漂亮就更好了。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领他们去山谷，那里有一条细细的小河，山谷很深很窄，两边是种上树的、高高的岩坡。

他们同意了。

于是，自然而然地，我们谈到泉水的功效。

“呵，”他说，“我女儿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不知病灶在哪里。她常常莫明其妙地神经痛。有时像是心脏病，有时像是肝病，有时像是脊髓的毛病。现在有人把这种变化莫测、千变万化的疾病说是胃病，胃不是身体的大锅炉和大调度站吗？所以我们就来了。不过我看这是神经的毛病。总之这是件发愁的事。”

我立刻想到他的手的剧烈抽搐，便问道：

“这大概是遗传吧。您自己的神经不也是有点毛病吗？”

他平静地回答说：

“我？……呵不……我的神经很安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

“呵！您是指我每次取东西时手就抽搐吧？这是因为我受过可怕的震动。您想想，这孩子曾经被活埋！”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惊讶和激动地“呵”了一声。

他接着说：

是这么一回事，很简单。朱莉埃特有一阵心脏很不舒服。我们估计是心脏的毛病，预料会出事。

有一天她被人抬回来时已失去知觉，身体冰凉，她死了。她刚在花园里跌了一跤，大夫诊断她已死了。我守了她一天两夜，亲自将她入殓，送往墓地，下葬在家族的墓穴里。那是在洛林地区的荒野。

我将她的手镯、项链、戒指等等首饰，以及我送她的全部礼物，还有她头一次参加舞会的裙衣都一并放在她的棺材里。

您能想象我回家时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我妻子早就死了，朱莉埃特是我的一切。我孤单地走进卧室，精疲力竭，像半个傻子。我跌坐在椅子上，脑子发木，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我成了一台痛苦不堪的、颤动的机器。我被剥去了一层皮，心灵像裸露的伤口。

普罗斯佩是我的老男仆，他曾帮助我将朱莉埃特入殓，又帮助我给长眠的她戴上那些首饰。他悄悄地进来问道：

“先生想吃点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他又说：

“先生不该这样。先生会弄坏身体的。先生要不要我服侍上床？”

我大声说：

“不要，让我独自呆着。”

于是普罗斯佩走开了。

这样过了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呵！多么可怕的夜晚！多么可怕的夜晚！天气很冷，大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起了风，这是冬天的风，冰冷的风，严寒刺骨的大风，风在撼动窗子，发出有规律的、阴森的声音。

这样过了几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没有睡觉，沮丧已极；我睁着眼睛，伸着腿，身体软塌塌的，没有生气，精神因绝望而麻木恍惚。突然，大门的那个大门铃，门厅的那个大门铃响了。

我猛然一动，连身下的椅子都响了一下。深沉凝重的铃声回响在空旷的城堡里像回响在墓穴里一样。我转身看挂钟：凌晨两点钟。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呢？

突然门铃又响了两下。仆人们大概不敢起床。于是我拿起一支蜡烛走下楼。我差一点要问：

“是谁？”

可是我为这种胆怯感到难为情。我慢慢拔去粗大的门闩。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害怕。我猛然打开门，看见在黑暗里站着一个白影，仿佛是幽灵。

我呆住了，恐慌地往后一退，结结巴巴地问：

“您……您……您是谁？”

一个声音回答说：

“是我，父亲。”

这是我女儿。

当然，我认为自己疯了；这个鬼魂走了进来，我一步步往后退，一面退，一面用手驱赶它，就是您刚才看见的那个手势，从此以后这个手势就在我身上落下了根。

幽灵对我说：

“别害怕，爸爸。我没有死。有人想偷我的戒指，割下我的

手指，血流了出来，我便苏醒了。”

的确，她身上有血。

我跪了下来，抽噎着，号叫着，喘不过气来。

我稍稍镇静下来，但仍然神志恍惚，不大明白发生了多大的喜事。我将女儿领进我的卧室，让她在我的扶手椅上坐下，然后急速地按铃叫普罗斯佩，好让他重新升火，端来饮料和去找医生。

普罗斯佩走了进来，看着我的女儿，惊恐万状，痉挛地张大嘴，仰面倒下死了。

是他撬开了墓穴，是他毁伤了我的女儿然后又丢下她，因为他无法抹去盗窃的痕迹。他甚至没有把棺材放回原处，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信任他，绝不会怀疑他。

您瞧，先生，我们是多么不幸的人呀。

他不说话了。

黑夜来临，夜色笼罩着荒凉凄惨的小小山谷，我突然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我身旁是这两个奇怪的人，死而复生的女儿和做着骇人手势的父亲。

我找不到话说，喃喃道：

“多可怕的事！……”

一分钟以后，我又说：

“我觉得有点凉，我们回去吧。”

于是我们回到旅馆。

桂裕芳 译

坦　白

南方的太阳如火如荼地照耀在广阔的田野上，波浪般起伏不平的大地，在农场的树丛和已成熟的黑麦与已变黄的小麦等收获期的各种庄稼之间延伸开来，燕麦的翠绿和三叶草的墨绿给赤裸的大地披上了一件波动的、柔软的格子大衣。

在那波浪的高处，是很长的一行奶牛，它们像一列士兵，有的卧着，有的站着，在火热的阳光下眨着大眼睛，反刍着，吃着一大片三叶草；那草地宽广得像个湖泊。

有两个女人，她们是母女俩，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地从麦田里开出的狭窄小道上穿过，一直朝着牛群走去。

她们每人都提着两个锌皮水桶，因为桶箍粗大，提起来只能远离身体；她们每走一步，那阳光下的金属都要反射出一道耀眼的白光。

她们谁也不说话。她们是去给母牛挤奶。她们到达以后，先把一只桶放在地上，然后走近最前边的两头牛，用木鞋在牛身上踢一脚，让它们站起来，那畜生慢腾腾地先站起前腿来，然后再比较吃力地抬起宽阔的臀部，那金黄色的下垂的大乳房似乎使得它的身体更加沉重。

马里瓦尔母女俩，跪在母牛的肚子下，双手用敏捷的动作

捋着那膨胀的乳房。每挤压一下，乳房都会有一股很细的奶流射进桶里。稍稍发黄的泡沫一直升到了桶口边上，两个女人从一头奶牛走向另一头奶牛，一直走到这群牛的另一头。

她们挤完一头，就把它赶到一边，让它去吃还没有被别的牛吃过的青草。

然后，她们就往回走，母亲在前，女儿在后，因为牛奶加重了她们的负担，所以走得较慢。

可是，女儿忽然停下，放下沉重的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马里瓦尔太太听不到女儿的脚步声了，便回过头去，一下子愣住了。

“你怎么了？”她问。

她女儿塞莱斯特个子高大，红棕色的头发被晒黑了，脸蛋也被晒黑了，长着雀斑，仿佛是有一天在阳光下干活儿，火星掉在了她脸上。她好像挨了打的小孩一样，哼哼唧唧地低声说：

“我提不动这些奶了！”

那母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重复问她：

“你怎么了？”

塞莱斯特瘫倒在两个奶桶之间，用围裙遮住眼睛，回答道：

“太重了，我提不动了。”

母亲第三次又问：

“你到底是怎么了？”

女儿呻吟着说：

“我想我是怀孕了。”

说完，她就呜咽起来。

老妈妈也把桶放下，她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你怀孕了，混蛋，这可能吗？”

马里瓦尔一家算是有钱的农庄主，是有钱有势、受人尊重、庄重而又机灵的人。

塞莱斯特吞吞吐吐地说：

“恐怕真的是这样。”

母亲看着在她面前既沮丧又哭个不停的女儿，惊慌失措。过了几秒钟，她喊道：

“你怀孕了！你怀孕了！你是在哪儿弄上的？你这个婊子！”

塞莱斯特激动得全身颤抖，喃喃地说：

“我怕是在波利特的车里。”

那老太太想弄明白，想弄清楚，想知道是谁对她女儿干的这件坏事。如果是一个有钱的体面的小伙子，还可以商量，这样还可以算是一半的坏事，塞莱斯特又不是第一个出这种事的女孩子。可是由于她家的地位和可能的闲话，这件事使她很生气。

她又问：

“究竟是谁给你弄的？臊货！”

塞莱斯特终于决定都说出来，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是波利特。”

马里瓦尔太太听了气得发疯，便冲向她的女儿，抬手就打，疯狂得把自己的帽子都弄掉了。

她的拳头一下一下地落在女儿的头上、背上、身上各处；塞莱斯特躺在两个奶桶之间，奶桶可以稍微起点保护作用，她只用双手捂着脸。

奶牛都惊得停止了吃草，转过身来，用它们的大眼睛看着她们。最近的一头牛哞哞地叫着，把鼻子伸向两个女人。

马里瓦尔太太打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只好住了手；她清醒了一下自己的头脑，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波利特！真是见鬼了！你怎么能跟一个公共马车的车夫？你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跟这么一个穷光蛋，他准是对你施了魔法了？”

塞莱斯特仍旧躺在那里，在尘土里喃喃地说：

“我可以不付车费！”

这位诺曼底老太太全明白了。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塞莱斯特都要把农场的产品：家禽、奶油和鸡蛋送到镇上去。

她每次七点钟就出发，胳膊上挎着两只大篮子，一只里面盛奶制品，另一只里装小鸡；她每次都要到那条大路上等那辆从伊夫托来的邮车。

她把这些商品放在地上，自己坐在路边的沟里等车。那些长着又尖又短的嘴的母鸡和长着又长又扁的嘴的鸭子把头从笼子缝里伸出来，它们那圆圆的、傻乎乎的、惊奇的眼睛四处张望。

不一会儿，那辆黄色车厢，带着黑皮顶篷的四轮马车由一匹劣种白马摆动着屁股一颠一颠地拉着跑来了。

车夫波利特是一个快活的粗壮小伙子，年纪虽然还轻，但已经大腹便便，又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和老白干酒的熏染，脸和脖子都变成了红砖色，他从老远就一边抽着响鞭，一边喊道：

“你好，塞莱斯特小姐。身体还好吗？”

她把篮子一个一个地递给他，他把它们放在马车的顶层上；然后，她高高地抬起腿来，以便登上踏板，露出她那穿着蓝色长袜的结实的腿肚子。

每一次，波利特都重复同样的玩笑：

"好家伙，一点儿没有瘦。"

她便笑起来，觉得很好玩。

然后，他喊一声"得儿，驾！"又让那匹瘦马跑起来。这时，塞莱斯特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她的钱包，从里面慢慢地抽出十个苏来，从肩上递给波利特，六个苏是付她的车费，四个苏是付篮子的车费。他一边收下钱，一边说：

"今天还不干那件乐事吗？"

他心花怒放地笑着，向她转过身去，为了尽情地看着她。

对她说来，他的车费太贵了，三公里的路每次要付半个法郎。而且，当她没有零钱的时候，要付一枚银币就更难了，她就更心疼了。

有一天，在付钱的时候，她问：

"像我这样的好主顾，你收六个苏就行了吧？"

他笑起来：

"六个苏，我亲爱的，你比这个值钱，这是肯定的。"

她坚持说：

"这样一个月也得给你两个多法郎呢。"

他一边抽打着瘦马，一边大声说：

"得，我这个人好说话，咱们干一次乐事我就不要你的钱了。"

她用天真无知的神气问：

"你说的是什么呀？"

他开心极了，以至笑得咳嗽起来。

"一件乐事，就是一件乐事，当然是姑娘和小伙子的乐事，两个人身子都向前，不用音乐。"

她明白了，脸红了，表白说：

"我不是玩这种游戏的人，波利特先生。"

可是他并不灰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了，他重复说：

“你会干的，美人，这种姑娘和小伙子的乐事！”

从此以后，她每次付钱的时候，他都习惯地问：

“怎么，今天还不干那件乐事吗？”

她现在也以此开玩笑了，回答说：

“今天还不行，波利特先生，不过星期六可以，肯定行！”

他总是笑着喊道：

“好吧，就星期六，我的美人。”

她心里算了一下，两年来，她为乘马车已经付给了波利特四十八法郎，而四十八法郎在乡下一般说来也是弄不到的；她还算了一下，两年以后，她就要付给他将近一百个法郎了。

就这样，有一天，春天里的一天，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习惯地问她：

“今天还不干吗，那件乐事？”

她回答说：

“你愿意就行，波利特先生。”

他一点也不吃惊，一伸腿跨过后边的长椅，同时高兴地小声说：

“那就来吧。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那匹老白马开始慢慢地走着，好像是在原地跳舞，它对不时地从车厢里发出的吆喝声“得儿，驾，得儿，驾。”听而不闻，装聋作哑。

三个月以后，塞莱斯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哭泣着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她母亲。老太太的脸气得煞白，问道：

“那么，换回来多少钱呀？”

塞莱斯特回答说：

"四个月，一共八法郎，肯定的。"

这时，那乡下女人勃然大怒，又扑在女儿身上殴打她，一直打得筋疲力尽喘不上气来。然后，才又站起来说：

"你跟他说你怀孕了吗？"

、"当然没有，肯定没有。"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因为他可能又要让我付钱！"

老太太想了想，然后，提起她的两个桶来，说：

"得了，起来吧，挣扎着走吧。"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又说：

"只要他看不出来就不要告诉他；这样，咱们还可以赚六个月或八个月的钱！"

塞莱斯特又站了起来，还在哭着，她的头发蓬乱，脸被打肿了，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着，一边低声说：

"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

王宣平 译

恐　惧

火车在黑暗中全速行驶。

车厢里只有我和一位坐在对面的、瞧着门外的老先生。这列巴黎-里昂-马赛火车的车厢大概是从马赛来的，车厢里弥漫着强烈的石炭酸味。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空气停滞而炽热。看不见星星，奔驰的列车向我们抛来一阵难以忍受的、无法呼吸的湿热气息。

我们离开巴黎已经三个小时了。我们朝着法国中部驶去，但窗外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仿佛出现了一个异象：在树林里有一团大火，旁边站着两个人。

刹那间，我们目睹了这个景象：他们看上去是两个穷人，衣衫褴褛，被明亮的火光映得发红；他们满面胡须的脸正朝向我们；在他们周围仿佛是舞台布景，树木发绿，一种浅淡而发亮的绿色；强烈的火光照着树干，火光穿透并渗进了树叶，在里面流动，使树叶显得湿润。

接着，一切归于黑暗。

显然，这是十分奇异的景象。这两个游荡者在森林里干什么？又为什么在闷热的夜里烧火？

我的邻座掏出怀表，对我说：

“正好半夜十二点，先生，我们刚才见到了怪事。”

我表示同意，我们便聊了起来，议论这两个人可能是谁。是歹徒在消灭罪证还是巫师在调制春药？在大热天，在半夜，在树林里，总不会烧这么大的火来煮汤吧。那么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实在想不出来。

我的邻座说了起来……他是位老人，我无法判断他的职业。他肯定是个怪人，很有知识，但神经似乎有一点不正常。

可是谁又说得清谁是智者谁是疯子呢？在生活中理性不是往往被称做愚蠢，疯狂往往被称做天才吗？

他说道：

我很高兴见到刚才的景象。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恢复了一种已经消失的感觉。

从前，地球充满了奥秘，它肯定使人们十分不安。

我们逐渐揭开了奥秘，也使人的想象力逐渐贫乏。先生，您不认为没有幽灵的黑夜是空荡荡的，连黑色也显得平庸无奇吗？

人们想：“神怪没有了，古怪的信仰没有了。一切尚未被解释的东西都是可以解释的。超自然像一个被运河抽干水的湖泊；科学将神奇一天天地压缩。”

而我，先生，我是老派人，我相信神奇。老派人朴素天真，不去刨根问底，不去寻求答案，他们能适应周围的奥秘，不接受简单武断的真理。

是的，先生，否认有看不见的东西也就使想象力变得贫乏了。在我看来，今天的地球像是一个空荡荡的、光秃秃的被遗弃的世界，曾经使它充满诗意的信仰已经不再存在。

我晚上出门时，多么希望能体会恐慌的战栗呀，正是这种

恐慌使老妇们沿着墓园的围墙画十字，正是这种恐慌使末代迷信者们面对奇异的沼泽水气和神怪的鬼火而逃之夭夭。我多么愿意相信这种朦胧而可怕的东西呀，人们从前在黑暗中仿佛能感觉到它。

从前的夜晚多么阴森可怕呀，它充满了神奇的、陌生的生灵，这些凶恶的生灵围着人们转；它的形状无法知晓，它使人们害怕得全身冰凉，它的神秘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思想，它的伤害难以避免。

既然否认超自然现象，真正的恐惧便在世上绝了迹，因为人们只对不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看得见的危险可以使人激动、困扰、胆战心惊，然而它与恐惧无法相比：当你想到即将遇见一个漫游的鬼魂，即将被一个死尸拥抱，即将看见古人在惊恐中臆想出来的可怕动物时，你的心灵会产生痉挛。黑暗中既然没有鬼魂，黑暗就显得不那么深沉了。

我可以举出证明。如果突然我们单独去到那个树林，我们会为刚才在火光中出现的两个怪人的形象恐惧不安，而无心去害怕某个真正的危险。

他重复说："人们只对不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想起了有一个星期日，在居斯塔夫·福楼拜家中，屠格涅夫给我们讲的故事。

他是否写过这故事，我不知道。

这位俄国著名小说家善于使心灵在被揭示的奥秘前颤栗，使人们在半明半暗的奇异故事中看见一个令人不安的、扑朔迷离的、充满威胁的世界。

和他在一起，我们感到对隐形物的泛泛恐惧，对未知物的恐惧，这个未知物就在墙后面，在门后面，在生活表象的后面；

和他在一起，我们突然被朦胧的光线照亮，光线暗淡，只能更增加我们的焦虑。

他有时似乎指出奇异的巧合所包含的意义：不同的情况出人意料地相互接近，貌似偶然，其实是有一种隐约的意志在暗中操纵。和他在一起，我们似乎感到有一条难以觉察的线，它神秘地带领我们穿越生活，仿佛穿越意义晦涩的模糊梦境。

屠格涅夫从来不像爱伦·坡或霍夫曼[1] 那样大胆描写怪诞。他讲的故事很简单，其中仅仅夹杂着几分隐隐约约令人不安的气氛。

那一天，他也对我们说："人们只有对不理解的东西才感到恐惧。"

他坐着，或者说倒靠在一张大扶手椅上，两臂垂着，懒洋洋地伸着两腿，头部完全白了，长长的白须白发使他看上去像上帝或者像奥维德[2] 的河神。

他说得很慢，慢悠悠的词句更富有魅力，稍稍低沉的语言带有几分踌躇，更显出用字的精确与生动。他睁大浅色的眼睛，孩子般的目光反映出种种思想情绪。

他讲了下面这件事：

他那时很年轻，在俄罗斯的一个树林里打猎。他走了一整天，快到傍晚时来到一条平静的小河旁。

河水在树下和在树间流过，水很深，寒冷而清亮，上面飘着大量的浮草。

猎人突然想跳进这清澈的水中，他脱下衣服跳下河去。他

① 德国作家（1776—1822）。

② 古罗马诗人（公元前 43—公元 18）。

高大强壮，是大胆的游泳健将。

他悠然自得地轻轻飘在水面上，水草和树根擦过他的皮肤，这种轻轻的擦动使他感到很舒服。

突然间，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他猛然转身，看见一个可怕的生灵正在贪婪地注视他。

它像是女人或者母猴子。一张皱皱巴巴的大脸在古怪地笑，两个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飘在它前面，大概是乳房，面孔四周是浓密蓬乱的头发，头发被阳光晒成棕红色，飘在它身后。

屠格涅夫毛骨悚然，像目睹怪诞时那样感到冰冷的恐惧。

他不假思索，不明究竟，便狂乱地朝岸边游去。但是那怪物游得比他还快，一面发出短促的冷笑，一面触摸他的颈部、后背和两腿。年轻人吓坏了，总算游上了岸，顾不上取衣服和长枪就飞快地跑过树林。

那可怕的生灵跟着他，和他跑得一样快，而且始终发出低沉的叫声。

他吓得魂不附体，跑得精疲力竭，快要倒下了，这时一个放羊娃拿着鞭子跑了过来，抽打那个可怕的人，它痛苦地叫着跑掉了。屠格涅夫看见它消失在树丛中，像是一个大猩猩。

这是一个疯女人，三十多年以来她就住在这片树林里，靠牧人的施舍为生，一半的时间在河里游泳。

那位俄国大作家接着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那样恐惧过，因为我不知道那怪物会是什么。"

我那位邻座听完了，说道：

是的，人们只对不了解的东西恐惧。当恐惧中夹杂着已往世纪的迷信时，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心灵的痉挛，即所谓的惊恐。我体验过这种魂不附体的惊恐，而起因很简单，很愚蠢，我都

不敢讲出来。

那时我独自在布列塔尼地区徒步旅行。我走过了菲尼斯太省，那里一片荒凉。光秃秃的土地上只长着荆豆，剩下的就是大石头，神圣的、有鬼魂出没的石头。头天晚上我去过阴森凶险的拉兹角，那是欧洲大陆的终端，两个海洋在那里永恒地相互搏击：大西洋和英法海峡。我脑子里装满了有关这块信仰与迷信之地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有些是听来的，有些是读到的。

我当夜从潘马尔施去阿贝桥。您去过潘马尔施吗？这是一片很平很平的滨海地，地势很低，似乎比洋面还低。一路上哪里都看得见海，灰色的海充满了威胁，众多礁石四周涌着白沫，像发怒的野兽一样。

我在一家渔民小店里吃过晚饭，独自走在一条穿越荒原的笔直的路上。天色很黑。

我时不时地看到一块德落伊教[①] 的巨石，它像幽灵一样竖在那里，似乎在看着我经过；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恐惧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些晚上，人们以为鬼魂附身，于是灵魂莫名其妙地战栗，心脏跳得很快，对某种不可见的东西充满了模糊的恐惧：我怀念这种感受。

那条路显得很长、很空旷、没有尽头。

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大海在那边，在我身后怒吼，这充满威胁的单调声音有时显得很近，很近，海浪仿佛紧紧跟着我，冒着泡沫在平原上奔驰，以致我想逃跑，飞快地逃跑。

海风一阵阵刮来，风势很低，吹得四周的荆豆嗞嗞做响。我走得很快，但两臂两腿仍然发冷，因为可恶的恐慌在令我战栗。

我多么希望能遇见什么人，能和什么人说话呀。

---

① 古代高卢人的宗教。

天很黑，我现在连路都看不清了。

突然，从前方远处传来车轮的滚动声。我想："好，来了一辆车。"可接着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一分钟以后，我清楚地听见同样的声音，只是更近。

但是我看不见任何亮光，我心想："他们没有点灯。这也不奇怪，这里是荒野嘛。"

声音又停止了，接着又响起来。声音尖细，不像是大车，而且我也没有听见马蹄声，这着实奇怪，因为黑夜十分寂静。

我在琢磨："这是什么呢？"

声音越来越近，突然间我感到恐惧，一种朦胧的、愚蠢的、莫明其妙的恐惧——这是什么？它迅速靠近，迅速靠近！显然我只听见一个车轮的声音，既没有马蹄声也没有脚步声，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

它来得很近，很近了，出于本能的恐惧，我猛然跳进沟里，看见一辆独轮车贴着我驶过去……没有人推它，它独自滚动……是的……一辆独轮车……独自……

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跌坐在草地上，听着滚动声逐渐远去，朝大海方向远去。我不敢站起来，不敢走路，不敢动一动，因为如果它返回来追我，我会吓死的。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镇静下来。我继续赶路，但惊恐万分，一点点声音就使我喘不过气来。

您说说，多傻呀！我当时真吓得要命！后来我仔细想想，明白了。大概是一个孩子在光着脚推车，而我呢，我在寻找一个正常高度的成人！

您明白吗……当我的思想已经对怪诞感到战栗时……一辆独轮车……独自滚动……何等的恐惧呵！

他沉默了一秒钟，又说：

是的，先生，此刻正有一个古怪而可怕的景象：霍乱的蔓延。

您闻到弥漫在车厢里的石炭酸气味了吧，这表明霍乱来了。

此刻应该去土伦看看。对，我们清楚地感到霍乱正在那里。人们之所以惊慌失措，不是因为害怕疾病：霍乱不是疾病，而是不可见的奥秘，是远古时代的灾难，是一种邪恶的精灵，它卷土重来，令我们既惊讶又害怕，因为它似乎属于过去的年代。

大夫们谈论他们的细菌，这很可笑。使人们吓得跳窗的不是小虫，而是霍乱——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难以描述的可怕的东西。

您去土伦走一走。人们都在街上跳舞。

在这些凶险的日子里为什么还跳舞呢？在城郊的田野上人们放起烟火；人们点起节日的篝火；乐队在大街上演奏欢快的乐曲。

这是因为它在那里；人们在向它示威，不是向细菌，而是向霍乱示威；人们想在它面前表现得勇敢，仿佛它是暗中窥视的敌人。人们正是为了它而跳舞，而欢笑，而呼喊，而放烟火，而演奏舞曲的，正是为了它这个杀人的精灵；人们无处不感到它的存在，看不见它，却受到它的威胁，它就像古时被蛮族祭司祛除的恶鬼……”

桂裕芳 译

归　来

大海用它短促而又单调的海浪抽打着海岸。朵朵白云，被疾风卷走，像鸟儿似的飞过蔚蓝色的广阔天空。村子在一个向着大海倾斜下去的峡谷中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一进村口，就是马丁·勒韦斯克一家的房子，孤零零的立在路边。这是一所渔民住的小屋，墙是用土打的，茅草屋顶上长着一些蓝色蝴蝶花。门前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花园，像一块手绢般大小。里边种着一些葱头，几棵白菜，一些香菜和几棵香叶芹。一道篱笆把园子沿着路边围住。

男人出去打鱼了，女人在屋前修补着一个棕色的大鱼网；鱼网张挂在墙上，好像是一个特大的蜘蛛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坐在花园门口一把草椅子上，身子向后微仰，背靠在栅栏上，在修补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穷人穿的旧衣服。另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女孩，手里抱着一个既不会走，也不会说话的小男孩；还有两个两三岁的孩子，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用他们那笨拙的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一把的土，向对方的脸上扔去。

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那小女孩哄着要睡觉的婴儿，他不断地哭着，声音又尖又弱。一只猫在窗户上睡觉。墙脚下有一些盛开的紫罗兰，好像用白花做成了一个圆垫子，一群蜜蜂在

上面嗡嗡嗡地飞着。

坐在门口缝衣服的女孩突然叫道：

“妈妈！”

母亲回答道：

“什么事？”

“他又在那儿了。”

她们从早上起都在担心害怕，因为有一个男人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那是一个老头儿，像是一个穷人。她们是在送父亲上船出海的路上发现他的。他坐在大门对面的水沟边上。她们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还在那儿注视着这座房子。

看上去他像个病人，样子很可怜。一个多小时的工夫，他一动不动；后来，他看出人家把他当作坏人，便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腿走了。

可是不一会儿，她们看见他又迈着迟缓而疲惫的步子回来了。他又坐下了，不过这一次稍远一点儿，好像是为了窥伺她们。

母亲和女儿们都很害怕。尤其是母亲更是担心，因为她生来就胆小，再加上他男人勒韦斯克要到天黑才能从海上回来。

她的丈夫叫勒韦斯克；她呢，人们本来叫她马丁，后来，人们就叫他们马丁·勒韦斯克，原因是：她第一次结婚嫁的是一个叫马丁的水手。每年夏天鳕鱼季节，他都要到纽芬兰去。

结婚两年以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当那艘载着她丈夫的迪埃普三桅渔船“两姊妹”号失事的时候，她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

此后就再也没有这条船的音讯了。船上的水手没有一个人归来。因此，人们都认为它是连人带货全部遇难了。

马丁等她的丈夫一直等了十年，十分艰难地把两个孩子抚

养大了；后来，因为她是个坚强老实的妇女，当地有一个叫勒韦斯克的渔民，是个鳏夫，带着一个男孩，向她求婚。她嫁给了他，三年里又替他生了两个男孩。

他们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面包已经是很贵了，在他们家里，肉是基本上见不到的。冬天，刮大风的几个月里，他们有时候还得到面包铺老板那儿去赊账。不过，孩子们的身体还算可以。人们都说：

“马丁·勒韦斯克一家是正直善良的人。马丁能吃苦耐劳，勒韦斯克捕鱼的本领谁也比不了。”

坐在篱笆边的那个女孩又说道：

“他好像认识咱们。说不定他是从艾普维尔或是奥兹博斯克来的穷人。”

可是母亲不会错。不，不，这不是本地人，肯定不是。

他像树桩一样，一动不动，而且两眼死死地注视着马丁·勒韦斯克家的房子。马丁急了，是恐惧给了她勇气，她抄起一把铁锹走到大门口，向流浪汉吼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

“我在这儿乘凉，还用说吗！我妨碍你们了吗？”

她又说：

“你为什么总在我家门前东张西望？”

那男人反驳道：

“我又不碍着任何人，难道还不准坐在路边上吗？”

她无言以对，只好又回到家里。

这一天过得很慢。靠近中午的时候，那男人不见了。可是快到五点钟的时候，他又从这里走过。晚上没有再见他来。

勒韦斯克在天黑的时候回来了。家里人跟他讲了这件事。他

下结论说：

“看来这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就是个不怀好意的人。”

他放心大胆地睡了，可是他的老伴却一直在琢磨着那个流浪汉，他看她的时候，眼神那么奇怪。

早上起来，风很大，水手看见不能出海了，于是就在家帮他的妻子补鱼网。

九点钟左右，马丁的大女儿去买面包，急着跑了回来，神色惊慌地喊道：

“妈，那人又在那儿了！”

母亲紧张得脸色都白了，对她男人说：

“勒韦斯克，你去跟他说，叫他别再这样窥伺咱们了，因为这叫我心烦意乱。”

勒韦斯克是个高大的水手，砖红色的皮肤，胡子又浓又红，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点黑，粗壮的脖子上总是围着条毛巾，在出海时用来挡风雨。他平静地走了出去，走到流浪汉身边。

他们开始谈话。

母亲和孩子们远远地看着，焦急不安。

忽然，那陌生人站了起来，和勒韦斯克一起向房子这边走过来。

马丁吓坏了，直向后退缩。她的男人对她说：

“给他拿点面包和一杯苹果酒来。他从前天起就没有吃东西了。”

他们两人走进屋里，后面跟着那个女人和孩子们。流浪汉坐下来，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他低下头开始吃起来。

母亲站在一旁盯着看他。那两个姓马丁的大女儿，靠着门，其中一个抱着那最小的孩子，她们俩都用贪婪的目光看着他。两个男孩坐在炉灰里，也停下来不再玩那口黑锅了，他们似乎也

在望着这个陌生人。

勒韦斯克坐在一把椅子上，问他说：

“这么说，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了？”

“我从塞特来。”

“就是这样走来的？”

“是的，走着来的。没有钱，只能这样。”

“那么，您要到哪儿去？”

“就到这儿。”

“您在这儿认识什么人吗？”

“很可能吧。”

他们都不说话了。他虽然很饿，可是吃得很慢，他每吃一口面包，都要喝一口苹果酒。他的脸很苍老，满是皱纹，到处都很干瘪，像是吃过很多苦的人。

勒韦斯克突然问他：

“你叫什么？”

他没有抬头，回答说：

“我叫马丁。”

母亲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她向前迈了一步，似乎是为了更近地看着这个流浪汉。她面对着他，垂着双臂，张着嘴。没有人说话了。最后，勒韦斯克又问道：

“你是本地人吗？”

他回答道：

“我是本地人。”

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那女人的目光相遇了，仿佛互相钩住了似的，交织在一起，互相凝视着。

她用异常低沉、颤抖的声音忽然说道：

“是你吗，我的男人？”

他一字一字慢慢地说：

"是，是我。"

他一动不动，继续嚼他的面包。

勒韦斯克突然感到激动，但更感到惊讶，结结巴巴地说：

"是你，马丁？"

对方简单地回答：

"是的，是我。"

第二个丈夫又问道：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第一个丈夫讲述道：

"从非洲海岸来的，我们的船触礁沉了，只有皮卡尔、瓦蒂奈尔和我三个人得救了。后来，我们被野人抓住扣留了十二年。皮卡尔和瓦蒂奈尔都死了。一个英国旅行家路过那儿把我救了，把我送到赛特。我就这样回来了。"

马丁太太用围裙捂着脸，哭起来了。

勒韦斯克说：

"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马丁问：

"你是她的男人吗？"

勒韦斯克回答：

"是的，是我。"

他们互相看看，默不作声。

这时，马丁看着在他周围围了一圈的孩子们，用头指着两个女孩说：

"这两个是我的吗？"

勒韦斯克说：

"是你的。"

他没站起来，也没有亲吻他们；他只是观察着她们，说：

“上帝，他们都这么大了。”

勒韦斯克重复地说：

“咱们怎么办呢？”

马丁也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下了决心说：

“我照你的意思办。我不想让你为难。讨厌的事是这所房子。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谁的孩子归谁。他们的妈，归你还是归我，我随你的意。可是这房子是我的，因为它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生在这所房子里，公证人那儿有字据。”

马丁太太一直在哭，不过是用蓝布围裙捂着嘴在小声地抽泣。两个大女孩凑在一起，用一种不安的目光望着她们的父亲。

他终于吃完了。他也问道：

“咱们怎么办呢？”

勒韦斯克有了一个主意：

“应该去神甫那里，让他决定。”

马丁站起身，向他妻子走去，她扑到了他的怀抱，呜咽着说：

“我的男人！你可回来了！马丁，我可怜的马丁，你可回来了。”

她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霎时间，旧日的恩爱和令她震动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使她想起了二十岁的年华和她最初的拥抱。

马丁也很激动，亲吻着她的帽子。在壁炉边的两个孩子听到妈妈在哭，一齐叫喊起来。最小的孩子，在马丁第二个女儿的怀里，也用尖细的嗓子叫起来，像一个不合调的笛子似的。

勒韦斯克站在一旁，等着他们，最后说：

“行了行了，咱们得把一切安排好。”

马丁放开了他的妻子，看着他的两个女儿。母亲便对她们说：

“至少也该去亲亲你们的爸爸呀！”

她们两人一起向他走去，眼睛里没有眼泪，因为她们十分惊愕，还有一些胆怯。他一个一个地亲吻她们，在她们的两个面颊上着实地嘬了两下。最小的孩子看到陌生人走近，发出刺耳的尖叫，差点儿昏厥过去。

然后，两个男人一起走出去了。

他们路过商务咖啡馆的时候，勒韦斯克问：

“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很愿意。”马丁说。

他们走进去，坐在还没有顾客的咖啡馆里。勒韦斯克喊道：

“喂！希科，两杯六条杠烧酒，要好的。马丁回来了，马丁，我老婆的马丁。你认识的，就是那条失踪的船‘两姊妹’上的马丁。”

那小酒馆的老板，一只手拿着三个杯子，另一只手拿着个长颈大肚酒瓶走过来，他大腹便便，脸色通红，脑满肠肥，用平静的表情问道：

“哟！你回来了，马丁？”

马丁回答道：

“我回来了！……”

王宣平 译

坟　墓

一八八三年七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半钟左右，住在贝济埃公墓一隅的一幢小房子里的看坟人被那关在厨房里的狗的尖叫声惊醒了。

他马上下楼，看到那条狗正冲着门下边的缝儿一边嗅着，一边狂叫，似乎是有流浪汉在房子周围走动。于是，看坟人万桑拿起他的枪，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

他的狗向着博奈将军大道的方向跑去，突然停在托穆瓦佐夫人的纪念碑前。

看坟人小心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就发现在马朗韦尔大道旁边有一点微光。他猫着腰从坟墓间穿过去，看见了一件可怕的亵渎死人的行为。

一个男人挖出前一天刚刚埋葬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首，正在把她从坟墓中往外拉。

一盏放在土堆上的光亮很暗的提灯照着这可憎的一幕。

看坟人万桑扑到这个坏蛋身上，把他摔倒在地，绑住他的双手，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这个人是本市的一位年轻律师，家庭富有，很受尊重，姓古尔巴达耶。

他受到了审判。检察长陈述了贝特朗上士的滔天罪行，激怒了听众。

人们都义愤填膺，气得发抖。审判长刚刚坐下，听众席上就爆发出一阵喊声："处死！处死！"庭长好不容易才使大家恢复安静。

然后，他用庄严的声调说道：

"被告，您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古尔巴达耶站了起来，因为他不愿意请律师辩护。这是一个英俊的青年，身材高大，头发褐色，脸盘开阔，相貌刚毅，目光大胆。

公众中口哨声不断。

他毫不慌张，用一种沙哑的嗓音说起来，一开始声音较低，后来逐渐变得坚强有力。

庭长先生，

法官先生们，

我想说的话不多。我掘墓的这个女人是我的情妇。我爱她。

我爱她，丝毫不是出于肉欲，也不是简单的灵魂与内心的爱，而是一种纯粹的，全面的，狂热的爱。

请听我说。

我第一次与她相遇，一见到她，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感觉。这感觉，丝毫不是惊讶，也不是仰慕，也不是人们所说的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美妙的愉快感，如同有人把我浸到了温水池里一般。她的动作吸引着我，她的声音使我陶醉，她的整个人使我看了感到无限愉快。我似乎觉得我们相识已经很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她身上与我有某些共同之处，她的思想里也与我有某些共同之处。我觉得她好像是对我的灵魂发出的呼唤的一

个响应，好像是对我们一生中都在追求的、茫然的、又是永无止境的理想的呼唤的一个响应。

等到我对她稍微熟悉之后，想再见到她的念头使我感到甜蜜而又深深的心绪不宁。我的手握着她的手时，我感到那么快乐，那是我以前绝对想象不到的。她的微笑使我的眼睛欣喜若狂，使我想奔跑，想跳舞，想在地上打滚。

就这样，她成了我的情妇。

她不仅仅是这些，她还是我的生命。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不期待什么了，再不想望什么了，心满意足了。

可是，好景不长，命途多舛。一天晚上，我们去河边散步，走得远了些，忽然下起了雨。她着了凉。

第二天，她就得了急性胸膜炎。一个星期之后，她就死去了。

在她临终的时刻，震惊和恐慌失措使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思考一切。当她死了以后，突然的失望使我晕头转向，昏头昏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痛哭着。在下葬的每一个可怕的阶段，我感到剧烈的、极度的痛苦，那是一种蠢人的痛苦，一种肉体上的痛苦。

然后，当她走了以后，她入土以后，我的思想突然变得清晰了，我经历了一连串的如此可怕的精神痛苦，可以说我为她给予我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这时，我心里产生了这个固执的念头："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您如果一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您就会精神错乱！您想过吗？那儿有一个您喜欢的人，惟一的一个人，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和她一样的人。这个人已经委身于您了，她和您一起建立的这种神秘的结合，人们称之为爱情。她的眼睛在您看来比宇宙还广阔，比世界还美丽，因为在这双明亮的眼睛

里，流露着爱情的微笑。这个人爱您。当她对您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给您带来一阵一阵的幸福。

然而，她一下子消失了！请你们想一想！她不仅是对您消失了，而且是永远地消失了。她死了。你们能理解这句话吗？永远，永远，永远，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这个人存在了。她那双眼睛永远不会再睁开，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再有了，在所有的人的声音中，永远不会再有一个同样的声音，用同样的方式说出她说过的一个字来。

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张脸长得与她的一样。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人们保留着雕像的模型；保存着重新铸造某些东西的模具，做出和它们同样的轮廓，同样的颜色来。但是她这身体，这面孔，永远不会在这世界上第二次出现。然而这世界上还会重新诞生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十亿，甚至更多的女人，可是在所有这些未来的女人中，这一个永远不会再有。这是可能的吗？想到这里，人都要变疯了。她只生存了二十年，只有二十年，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永远地，永远地消失了！

她曾思想过，她曾微笑过，她曾爱过我。现在一切都完了。在天地之间，那些秋后死去的苍蝇跟我们相同。一切都完了！我想到她的身体，她那娇嫩温暖的身体，那样温柔，那样白皙，那样美丽的身体，将要在地下埋着的棺材里腐烂。而她的灵魂，她的思想，她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呢？

再也看不见她了！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总想再看一看这腐烂的尸体，或许我还能再认出她来。我想再看她一次！

我拿起一把铁锹，一盏提灯，一个锤子，去墓地了。我从公墓的墙上翻过去。我找到了她的墓穴，人家还没有把它完全封好。

我把棺材上面的东西清除掉，撬开一块板子。一股极难闻

的味道，腐烂物的恶臭气味向我扑面而来。啊！她那用鸢尾香草薰过的床！

然而，我还是打开棺材，把我的灯伸了进去，我看到她了。她的脸成了蓝色，肿胀着，真可怕！一种黑色液体从她的嘴里流出来。

她！这就是她！一种恐惧抓住了我。但是我伸出胳膊，抓住她的头发，把这张魔鬼般的脸拉向我！

就在这时，有人抓住了我。

就像人们拥抱过一个女人之后，身上带着她的香味一样，我则整夜保存着这腐尸的臭气，我的情人的气味！

你们愿意怎么惩罚我就怎么惩罚我吧。

大厅里出奇地宁静。人们好像还在等着什么。法官们退庭去进行审议。

当他们在几分钟之后回来的时候，被告仿佛没有任何畏惧，甚至也没有任何思虑。

庭长用惯用的方式向他宣布法官们判他无罪。

他一动不动，公众们为之鼓掌。

王宣平 译

忏　悔

埃克多-玛丽·德·封丹上校娶罗丽娜·戴斯泰勒小姐为妻的时候，亲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这一对儿将来不会和睦。

罗丽娜小姐，既漂亮又苗条，既柔弱又果敢，还是一个金发女郎，十二岁时的自信心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妇女。她是那种早熟的年轻巴黎女郎，她好像生来就懂得处世哲学，生来就具备女人的狡诈，生来就什么都敢想，就会耍阴谋诡计和动心眼儿，致使某些人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玩弄和欺骗别人。她的一举一动都好像是有预谋的，她所做的每一步都是计划好的，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她的生存只不过是他们在同类人面前装模作样地扮演一个角色而已。

她也很迷人可爱，很喜欢笑。当她觉得一件事很有意思和很滑稽的时候，她就笑个没完没了，停不下来。她有时非常露骨地当面耻笑别人，但因为笑得那样优美，以至从来没有人恼怒过。

她很有钱，非常有钱。一位神甫当介绍人使她嫁给了德·封丹上校。这位军官生于一个宗教家庭，受的教育是最严格的宗教教育，他把隐修院里的生活作风，十分死板的道德准则和

绝对的不能容忍别人的性格带到了军队里。他是那种不成为圣人就成为虚无主义者的人。他的那些想法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他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褐色头发,做事严肃认真,作风朴实无华,思想天真,头脑简单,目光短浅而且固执己见。属于那种一辈子也不会去探索一件事情的底细、细微差别和微妙之处的人,属于那种不去猜测、不去怀疑任何事情,也不允许别人与他们的想法、判断、信仰和行为有所不同的人。

罗丽娜小姐一见到她,就把他看透了,马上接受他作自己的丈夫。

他们这一对儿真是结合得太好了。她很温顺,灵活,听话。知道应该如何表现自己,总是热心于慈善事业和参加活动,坚持不懈地去教堂和剧院,经常出入社交界,但谨言慎行,在跟她庄重的丈夫严肃地谈话时,常流露出一点嘲笑的表情,眼睛里总闪出一点亮光。她给他讲述她同这个教区和附近教区的所有教士们进行的慈善活动。实际上,她是利用这些虔诚的宗教活动从早到晚呆在外面不着家。

但是有些时候,她讲着讲着行善的事,就突然间狂笑起来,这是一种克制不住的神经质的笑。上校在那笑得喘不过气的妻子面前感到惊讶,担心,还有一点反感。等她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他问她:

"你是怎么了,罗丽娜?"

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因为想到了一件可笑的事。"接着,她就随便编个故事讲给他听。

那么,后来,在一八八三年夏天的时候,埃克多·德·封丹上校参加了第三十二军团的大演习。

一天晚上，队伍在一个城边安营扎寨，战士们已经在帐篷里和庄稼地里住了十天，过了十天的劳累和艰苦生活了，上校的同事们决定吃一顿好饭。

德·封丹上校开头拒绝参加。后来，因为他的拒绝使他们吃惊，他也就同意了。

同桌的德·法弗雷少校一边跟他谈着那惟一能使他感兴趣的军事行动计划，一边一杯接一杯地给他斟酒。那天白天，天气非常闷热，热得人口干舌燥；上校不知不觉地喝着，渐渐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愉快进入了他的身心，这是一种强烈的、热情的欢乐，一种生活的幸福，充满了被唤醒的欲望和从未经受过的欲念，以及模模糊糊的期望。

吃甜点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他说着、笑着、躁动着，一个平时很有分寸、很平静的人被这喧闹和疯狂的醉意控制了。

有人提议晚饭后再去看戏，以度过这个夜晚；他就陪着同事们一起去了。他们当中一个人认出来一个女演员是他过去爱过的人；于是便和戏班子里的一部分女演员吃了一顿夜宵。

上校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躺在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的怀抱里。金发女郎看到他睁开了眼，便对他说："你好，我的大胖猫！"

开始，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他渐渐地回忆起来，便有点慌张不安了。

于是，他一声不吭地起来，穿上衣服，把钱袋里的钱倒在壁炉上。

当他看到自己穿着军服、挎着军刀站在这间窗帘褶皱、长沙发上满是大理石花纹般的污迹、样子令人可疑的出租房子里时，他感到十分羞愧。但是他又不敢走出去，怕下楼时会碰到人，怕从看门人的房子前走过，尤其是怕走到街上时，行人和

邻居们看到他。

那女人不停地重复说："你是怎么了？你把舌头丢了？可是昨天晚上它还在你嘴里挂得好好的呢！这真是个没有教养的人！"

于是他便客客气气地向她告别，他决定逃掉，便大步地往他家里走，他相信如果有人看到他这副样子，这身打扮，这种神情，一定会猜出来他是从一个婊子家出来的。

悔恨折磨着他，这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男人那种痛不欲生的悔恨。

他忏悔，他向神认罪；但是他仍然感到不安，总是不能忘怀自己的堕落，总是感到有对自己妻子欠下了一笔神圣债务之感。

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又见到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在他大演习期间去住娘家了。

她伸开双臂走向他，嘴上带着微笑。他却带着难堪的有罪的心情迎接妻子；一直到晚上，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跟她说。

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她便问他：

"你是怎么了，我的朋友，我觉得你变了很多。"

他用局促不安的语气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亲爱的，真的没有什么。"

"对不起，我很了解你，我肯定你有什么心事，是忧虑呢，伤心呢，还是烦恼呢，我说不准。"

"唉，是的，我有一个忧虑。"

"啊！什么忧虑？"

"我不能对你说。"

"不能对我说？这是为什么？你让我担心了。"

“我没有理由告诉你。我不能对你说。”

她坐在一个椭圆形双人沙发上，而他，则是背着手，来回踱步，尽量避开他妻子的目光。她又说：

“喂，那么，我应该听听你的忏悔，这是我的义务，我应该要求你说出真情，这是我的权利。你不能对我隐瞒什么秘密，正像我不能对你隐瞒什么秘密一样。”

他把背转向她，面对着窗口，说道：“亲爱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说为好，这件让我烦恼的事就是这样的事。”

她站了起来，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拉他转过身来，又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然后微笑着，温存地抬着眼睛说：

“得了，玛丽（在表示亲热的时候，她就叫他玛丽），你什么也不能瞒着我。我相信你是做了件坏事。”

他喃喃地说：“我做了件很坏的事。”

她高兴地说：“噢！难道就那么坏吗？这使我对你感到太惊讶了！”

他急忙回答说：“我不会再跟你说什么了。你再问也没有用。”

可是，她把他拉到扶手椅那里，迫使他坐下，她自己坐在他右腿上，轻轻地吻了他一下，那是一个在他胡子尖上快速的飞吻。然后她说：

“你要是不告诉我，那我们就永远不高兴吧。”

他被悔恨煎熬着，被焦急折磨着，喃喃地说：

“我要是对你说了我做的事，你绝不会原谅我的。”

“正相反，我的朋友，我立刻就会原谅你。”

“不，这不可能。”

“我向你保证。”

“我跟你说这不可能。”

"我发誓会原谅你。"

"不，我亲爱的罗丽娜，你不会的。"

"与其说你幼稚，我的朋友，还不如说你愚蠢！你拒绝告诉我你做的事，任凭我去想象一些最糟糕的事；我就会怨恨你的不为人知的罪行，同样还要怨恨你不说实话。而如果你对我坦率地说了，我明天就会忘记它。"

"就是……"

"是什么？"

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用严肃的声音说道：

"我对你忏悔，就像我对一位神甫忏悔一样，罗丽娜。"

她的嘴唇上立刻浮现出她听别人说话时常常带着的微笑，并且用稍带嘲笑的口吻说：

"我洗耳恭听。"

他又说：

"你知道，亲爱的，我是很少喝酒的。平时我只喝点葡萄酒，从来不喝烧酒，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这我知道。"

"那么，你想想看，在大演习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因为实在是太渴了，太累了，太疲倦了，太……"

"你喝醉了？呸，多丢脸呀！"

"是的，我喝醉了。"

她显出一副严厉的样子，说：

"是完全醉了吧，这你要承认，醉得走不了路啦，是吗？"

"哦！不，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丧失了理智，但还没有失去平衡。我又说，又笑，我疯了。"

因为他不说了，她又问：

"就这么些？"

"不。"

"啊！那……后来呢？"

"后来……我……我做了一件可耻的事。"

她看着他，心里有些焦急不安，还有些激动。

"到底是什么事，我的朋友？"

"我们和……和一些女演员们……一起吃夜宵……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对你不忠①，罗丽娜！"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严肃，庄重。

她心里稍稍一震惊，但马上她眼睛里就闪出一种突然的喜悦，一种出自内心的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

她说："你……你……你对我……"

一种冷笑，神经质的笑，微弱的笑三次从她的嘴角里流露出来，打断了她的话。

她努力地想重新严肃起来；但是每当她要开口说话，那笑总是在她的嗓子眼里使她喉咙发颤，然后迸发出来，她马上忍住，可是它总是要迸发出来，就像刚打开的香槟酒瓶里的气使人们控制不住它的泡沫一样。她把手捂在嘴上，想使自己平静下来，想把这种喜悦的不幸发作压抑在嘴里；但是，笑还是从她的手指缝里流溢出来，还是震动着她的胸脯，不由自主地冲出来。她断断续续地说："你……你……对我不忠……——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奇怪的表情、极其嘲笑人的表情看着他，弄得他目瞪口呆、惊愕住了。

她克制不住了，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于是，她大笑起来，笑得像神经发作似的。从她嘴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叫声，

① 这里是指与外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这叫声似乎是来自她的内心深处；她把两手压在心口，几阵像百日咳那样的长咳几乎使她喘不上气来。

每次她想使自己平静下来的努力都带来新的发作，她想说的每句话都使她更加笑得厉害。

“我的……我的……可怜的朋友……哈！哈！哈！……哈！哈！哈！”

他站了起来，把她一个人留在扶手椅上，突然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说道：

“罗丽娜，你太无礼了。”

她高兴得发狂，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让我怎么办……我……我……我控制不住……你……你太好笑了……哈！哈！哈！哈！……”

他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现在是目光发直地看着她，使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思想。他突然张开嘴，好像要喊叫什么，可是又什么都没说，转过身去，拉开门走了。

罗丽娜呢，笑得腰都弯了，人折成了两截，已经筋疲力尽，支持不住了，还在拼命地笑，就像是行将熄灭的一场火灾的火焰，有时候还死灰复燃一下子。

王宣平 译

被遗弃者

“真的，我觉得你是疯了，我亲爱的朋友，在这样的天气里，你要到乡下去散步。你这两个月来，总有些奇怪的主意。你不管我愿不愿意，硬把我带到了海边，而我们结婚四十五年来，你从来没有这么心血来潮过。你专横地非来费冈不可，这么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你这个一向不爱活动的人，却得了运动狂了，你居然要在一年里最热的一天，想到田野里去散步。你让德·阿普瓦尔陪你去，既然他什么都会迁就你。我呢，还要回去睡午觉呢。”

德·卡杜尔夫人便转向她的老朋友，说：

“您跟我去吗，德·阿普瓦尔？”

他微笑着，鞠了一个躬，用几十年前那种献媚的话说：“您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那么，你们就去中暑去吧。”德·卡杜尔先生大声说。说完，他就回海浴旅馆[1]去了，准备躺在床上睡一两个钟头。

等一剩下他们两个人时，这位老太婆和她的老朋友就赶快

---

① 该旅馆全名是海浴与伦敦旅馆，当时是该城市最豪华的旅馆，为顾客提供一个车库和一个洗照片的暗室。

上路了。她用很低的声音，握着他的手说："总算！——总算有机会了！"

他低声说："您真的疯了。我肯定您是疯了。想想您冒的风险吧。要是这男人……"

她跳了一下说："噢！亨利，请您不要用'这男人'来谈论他。"

他用一种粗暴的声音又说："那么！如果咱们的儿子看出些问题来，怀疑咱们，他抓住您不放，抓住咱们不放。四十年来，您都忍着没有看他。您今天是怎么了？"

他们一直沿着那条从海边到城里的长路走。然后又向右转，以便爬上埃特勒塔海岸。

白色的公路展现在炎热的太阳光下。

他们在火热的高温下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地走着。她把胳膊伸到她朋友的手臂下，目光呆呆地、凶恶地凝视着前方！

她开口说："这么说，您也从来没有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亲爱的朋友，别再谈这个没完没了的话题了。我有妻子和几个孩子，您有一个丈夫，那么咱们两个彼此都害怕舆论。"

她不再说了。她想到了她遥远的青年时代，想到了那些非常伤心的往事。

像那时所有的姑娘出嫁一样，她也出嫁了。她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未婚夫，他是一个外交官。后来，她跟他一起生活，过着世界上所有的妇女一样的生活。

可是，有一个年轻的男人，就是这个德·阿普瓦尔先生，像她一样地结了婚，却深深地热恋着她；在德·卡杜尔先生长期去印度执行政治使命时，她屈从了德·阿普瓦尔的追求。

难道她能抵挡得住吗？她能拒绝吗？她有那么大力量，那么大勇气不屈服吗？因为她也爱着他。不能，真的不能！那简直太难了！那她就太痛苦了！生活是多么险恶，多么狡猾呀！人们能避免某些命运的打击，能逃避命中注定的遭遇吗？作为一个女人，只身一人，被人扔下了，得不到体贴，也没有孩子，她总能逃脱你对她燃起的一股情欲吗，就像人们要逃避阳光而要在黑夜里生活到老死，这可能吗？

她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吻，他的微笑，他那天走进她家时停在门口对她的端详。多幸福的日子啊！那些有限的美好的日子，它们是那样快地结束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多么惶惑不安啊！

噢！那次旅行，那次在南方的漫长旅行，经受的那些痛苦！那些无休止的恐惧！在地中海边那所偏僻的小木屋里度过的那段隐居生活，她待在院子深处不敢出来！

她现在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她躺在一棵橙子树下，双眼仰望着那夹在绿叶中的圆圆的红色果实！她是多么想出去呀！去到海边呼吸那越过墙头吹来的凉气，去看那她只能听到的冲击海滩的短促波浪，去看那她梦想中的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驶着帆船的广阔的蔚蓝海面和天际的一座大山。但是，她不敢跨越大门。万一有人认出她来，看到她变成了这副模样，指出她腹带中的羞耻怎么办！

那些等待的日子，那些折磨人的最后一些日子终于来到了！那临产的时刻！那剧烈的疼痛！继尔是那个可怕的夜晚！她忍受了多少苦难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呀！她呻吟着，叫喊着！她还能想起她情夫的那张苍白的面孔，他每一分钟都在亲吻着她的手，医生的那张刮得光光的脸，护士头上的那顶白帽。

当她听到孩子脆弱的哭声、那男孩的第一声呼唤时，她的心感到了多么大的震颤呀！

可是第二天！第二天！那是她一生中惟一看到过和亲吻过她儿子的一天，因为，从那以后，她从未再见过他！

从那时起，在她那漫长而空虚的生活里总是，总是浮动着对这个孩子的思念。她没有再见过他，一次也没有，这个从她身上出来的小生命，她的儿子！人家把他抱走了，藏了起来。她只知道他被诺曼底的一家农民抚养成人，他自己也成了个农民，并且他结婚了，他养父给他很好地操办了婚事，还找了个陪嫁很多的媳妇，但她始终不知道他养父的名字。

四十年来，有多少次她想去看他，亲吻他。她无法想象他已经长大了！她想的总是那个在她怀里只抱了一天的，并且紧紧搂在她那受了损伤的肚子上的发育不健全的低能儿。

有多少次，她对她的情夫说："我忍不住了，我想看看他；我一定要去。"

每一次，他都阻拦她，制止住她。因为她要是控制不住自己，掌握不住自己，人家就可能猜出来，借机敲诈她。那她就完了。

"他怎么样呢？"她问。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再见过他。"

"这怎么可能呢？生了个儿子，又不认他，害怕他，把他作为一个耻辱扔掉了。"

这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在那漫长的公路上走着，一直在攀登着那一望无际的海岸，被炎炎的烈日晒得闷热不堪。

她又说："难道这不像是一种惩罚吗？我没能再生其他的孩子。不，我再也抗拒不了想见他的愿望了，这一愿望四十年来一直纠缠着我。你，你们男人不明白这些。你想想看，我都快死了。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见不到他了，这能让人受得了吗？我怎么能等这么长时间呢？我一辈子都在想着他。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生活。我醒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你听见吗，没有一次不是首先想到他，想到我儿子。他现在怎么样了？噢！在他面前，我感到自己多么有罪啊！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应该害怕人们议论吗？我当时真应该抛弃一切，跟他在一起，抚养他，爱他。那样的话，我肯定会比现在幸福。可是我没有敢那样做。我是个胆小鬼。我多么痛苦啊！噢！这些可怜的被遗弃的小生命，他们该多么恨他们的母亲啊！"

她突然停住话音，嗓子被哭泣哽咽住了。整个山谷在难以忍受的阳光下荒无人烟，寂静无声。只有那些蝈蝈儿在路两旁稀少发黄的草里不停地干叫着。

"你坐一会儿吧。"他说。

她任凭他领她到沟边去休息，她瘫倒在那里，双手捂着脸。她脸庞两边螺旋形的白发披落下来，她哭着，心里万分悲痛。

他站在她面前，焦急不安，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他小声说："得了……坚强一点儿。"

她又站起来，说："我会的。"然后，擦了擦眼睛，又开始用老人蹒跚的脚步走起来。

大路到了尽头，在远处的一片树下，掩着几幢房子。他们这时听到了铁匠铺里铁锤在铁砧上响亮而有规律的敲击声。

不一会儿，他们看到右边有一辆大车停在一所低房子门前，在一个车棚下，有两个男人正在给马换马蹄铁。

德·阿普瓦尔先生走上前去。

“皮埃尔·贝尔迪克特的农庄在哪儿？”他喊道。

两个人中的一个回答说：“走左边那条路，对着那家小咖啡馆，然后再一直走，波雷家过去以后的第三家就是了。他家的栅栏旁边有一棵雪松树。不会走错的。”

他们向左转弯。她现在走得很慢，两腿发软，心跳得很厉害，使她喘不过气来。

她每走一步，都像在祈祷似的小声说：“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极大的感情冲动卡住了她的嗓子，使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像切断了她的脚腱似的。

德·阿普瓦尔先生着急了，脸色有点发白，粗暴地对她说：“你要是不能更好地控制你自己，你就会立刻暴露自己的。你还是尽量克制着你自己吧。”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克制得住吗？那是我的孩子！我一想到我就要见到我的孩子了！”

他们顺着那些农舍院子之间的一条乡间小道向前走，这些乡间小道湮没在沟壑两旁种植的两行小毛榉树下。

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木栅栏旁长着一棵小雪松的人家门前。

“就是这儿。”他说。

她一下子停下来，观察这户人家。

院子里种着几棵苹果树，已经长大了，枝杈一直伸到了草顶的小住房上。房子对面是马厩、谷仓、牛棚、鸡窝。在一所石板做顶的房子下，有几辆大车，一辆两轮车，一辆载重车和一辆带篷的轻便马车。四头小牛在树荫下吃着青草。一群黑母鸡在院子里到处觅食。

没有一点动静。房子的门是开着的，但是看不见一个人。

他们走了进去。一只黑狗立刻就从一棵大梨树下倒放着的

圆桶里窜了出来，疯狂地乱叫起来。

房子的正面墙下，有四个放在木板上的蜂房，整整齐齐排成一行。它们的圆顶是干草做的。

德·阿普瓦尔先生站在房子前喊道："有人吗?"一个小孩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裙，光着两条腿，腿上挺脏，样子又腼腆又警觉。她停在门框那里，仿佛是为了把守住家门似的。

"你们要干什么?"小女孩问。

"你父亲在吗?"

"不在。"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妈妈呢?"

"她放牛去了。"

"她一会儿就回来吗?"

"我不知道。"

突然，那老太太像是怕那男人强迫把她拖走似的，急忙说："我见不到他就不走。"

"我们等他，亲爱的朋友。"

他们刚转过身去，就发现一个乡下妇女向房子这边走来。她提着两个似乎很重的白铁皮桶，阳光照在桶上，不时地反射出一道白色耀眼的光芒。

她的右腿有点瘸，胸脯在那褐色的、被雨水淋过多次的、被夏天的太阳晒黄了的旧毛衣里滚动着。她的样子像一个又贫穷又肮脏的可怜的仆人。

"我妈来了。"那孩子说道。

当她走近她的房子时，用一种不友好的狐疑的神气看了看

这两个外乡人；然后又跟没有看见他们一样走进了她的屋子。

她看起来很老，她的脸干瘪，发黄，没有表情；这是一张像是木头做的乡下人的脸。

德·阿普瓦尔先生又喊道：

“喂，夫人，我们来是为了向您买两碗牛奶。”

她把她的铁桶放下之后，又出现在她的房门前，低声咕哝说：

“我不卖牛奶。”

“因为我们非常地渴。这位老太太上了年岁，又走得很累。有没有办法弄点可以喝的东西？”

那农妇用不安和警惕的眼神打量他们。

最后，她终于做出了决定。

“你们既然来了，我还是给你们一些吧。”她说。

接着她又消失在她的屋子里。

随后，孩子走了出来，搬出两把椅子来，摆在一棵苹果树下；接着，那母亲便端着两碗带沫子的牛奶出来，把它们递给了客人。

然后，她便站在他们跟前，好像是要监视他们，并猜测他们的意图。

“你们是从费冈来的吗？”她问道。

德·阿普瓦尔先生回答说：

“是的，我们是到费冈来过夏天。”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接着说：

“您每个星期可以卖给我们一些小鸡吗？”

那农妇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应该是可以吧。你们是要童子鸡吗？”

“对，是要童子鸡。”

“你们在市场上买要付多少钱？”

德·阿普瓦尔不了解行情，转过身去问他的朋友：

“那么，你在市场上买鸡，买童子鸡是什么价钱？”

她眼睛里充满了泪，结结巴巴地说：

“四个法郎到四个半法郎。”

那农妇从眼角瞟见了这情况，感到惊讶，然后问道：

“这位太太，莫非是病了吗？她怎么哭了？”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没有……她在路上把表丢了，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表，这让她很难过。如果有人捡到了它，请告诉我们一声。”

贝内迪克特夫人没有做答，认为情况可疑。

忽然，她说道：

“我的男人回来了！”

她是惟一看见他进来的人，因为只有她面对着栅栏。

德·阿普瓦尔跳了起来，德·卡杜尔夫人坐在椅子上慌忙转过身去，差一点摔倒。

一个男人在十步远的地方，牵着一头牛，腰弯得把人折成了两截，喘着气。

他没有理睬客人们，大声喊道：

“该死的！没有用的东西！”

他走过去了，消失在牛棚里。

老太太的眼泪突然枯竭了，她惊愕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

德·阿普瓦尔先生也同样被刺痛了心，用慌乱的声音说：

“那就是贝内迪克特先生吗？”

那多疑的农妇反问说：

“谁把他的名字告诉您的？”

他又说：

“是大路口的铁匠。”

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眼睛都盯着牛棚的门。那门好像是在水泥墙上挖的一个黑洞。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见一些模模糊糊的声音，一些动作，和踩在地上散乱的干草上的减弱了的脚步声。

他又在牛棚的门闩处出现了，擦着额头的汗，迈着又大又慢的步子，一步一颠地向他的房子走去。

他又从这两个陌生人面前走过，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他对他妻子说：

“去给我拿一罐苹果酒来，我渴了。”

然后，他就进他屋里去了。那农妇就向储藏室走去，丢下两个巴黎人在那里不管了。

德·卡杜尔夫人茫然若失，结结巴巴地说：

“咱们走吧，亨利，咱们走吧。”

德·阿普瓦尔扶住她的胳膊，使出全身力气，把她搀起来，因为他感到她要倒下去了。他往一把椅子上扔了五个法郎，然后把她拖着走了。

他们刚一走出栅栏，她就悲痛得抽泣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噢！噢！您就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吗？……”

他脸色十分苍白。他用冷淡的语气回答说：

“我尽力而为了。他的这个农场值八万法郎。这份陪嫁财产不是每个有钱人家的子弟都能得到的。”

他们慢慢地往回走，一句话也没再说。她一直在哭，泪水不停地从眼睛里涌出流到脸上。

泪水终于止住了。他们回到了费冈。

德·卡杜尔先生在等着他们吃晚饭。他看见他们回来了，笑

着喊道：

“很好，我妻子好好晒了晒，我很高兴。真的，我觉得她这段时间以来，有点丧失理智！”

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答腔；然后，那做丈夫的又搓着双手问：

“你们的散步至少还不错吧？”

德·阿普瓦尔回答说：

“好极了，亲爱的，非常好。”

王宜平 译

伊　韦　特*

一

让·德·塞尔维尼从富豪咖啡馆走出来时，对莱昂·萨瓦尔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就步行去。今天天气太好了，不要坐出租马车了。”

他的朋友马上回答说：

“好极了，我也巴不得要走着去呢。”

让又说：

“现在刚十一点钟，咱们在十二点钟以前就能到达，那么咱们慢慢走吧。”

熙熙攘攘的嘈杂人群在林荫大道上拥来挤去。夏季夜晚这

* 写于1884年夏，同年8月29日至9月9日首次刊载于《费加罗报》，被誉为代表作之一。

个动荡的人群一边饮酒，一边窃窃私语，并且像一条河一样川流不息，充满了安逸和欢乐。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家咖啡馆，灯火通明，照亮着一堆堆饮酒的人，他们坐在便道上摆满了酒瓶子和玻璃杯的小桌子前，阻塞着那些匆忙的人群通过。在车行道上，挂着红灯、蓝灯或绿灯的马车从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前疾驰而过，闪现了一下小跑中的瘦马的侧影、车夫居高临下的身影和马车中黑暗的行李箱。市区马车的黄色车厢在灯光照耀下反射出一些明亮的一瞬即逝的光点。

两个朋友迈着缓慢的脚步走着，嘴上叼着雪茄烟，穿着夜礼服，大衣搭在胳膊上，胸前别着一朵花，帽子微微歪戴着，就像人们有时候在酒足饭饱之后或煦风和畅的时候会漫不经心地歪戴着帽子一样。

他们从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就亲密无间，结为忠实的牢固的朋友。

让·德·塞尔维尼个子矮小，身材细巧，有一点秃顶，身体显得柔弱，但很风雅漂亮，胡子拳曲，眼睛明亮，嘴唇长得小巧可爱，他是属于那些似乎是生长在大街上的夜猫子男人，虽然看起来他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但是却从不知疲倦；虽然他脸色苍白，但却精力充沛。他又是那种身体单薄的巴黎人，在他们身上，健身运动，剑术训练，淋浴，蒸气浴能给他们一种人工培养的矫健力量。由于他的婚姻，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机智，他的财富，他的社会关系，他名声显赫。此外，他还像某些男人那样喜欢交际、殷勤和蔼，在社交界风流倜傥而闻名巴黎。

而且他是真正的巴黎人，举止轻佻，对待一切持怀疑态度，性情多变，容易受人引诱，既刚毅又优柔寡断，既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又什么事情也做不到，他基本上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感情冲动时又很慷慨大方。他生活花费很有节制，吃喝玩

乐也很适度。他待人既淡漠又热情；他往往随心所欲，但又不时地恢复清醒；他被一些相互矛盾的本性所抑制，并且为了最终服从于机灵的寻欢作乐者的理性而随波逐流；这种为了寻欢作乐而没有主见的人的逻辑就是随风倒，就是利用时机取利而不去费力创造时机。

他的伙伴列翁·萨瓦尔也很富有，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大高个子，这种人走在大街上会使女人们回顾几眼。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座美男子的雕像，人类的一个典型，就像那些被送去参加展览的样品一样。他因为长得太漂亮，太高大，太魁梧，太强壮，所以常犯些过分放纵和滥用自己优越条件的错误。他经历过无数次激烈的爱情。

当他们走到"滑稽歌舞剧场"门前时，列翁·萨瓦尔问道：

"你事先通知这位夫人说你要带我去她家吗？"

塞尔维尼笑了起来。

"事先通知奥巴尔第侯爵夫人！莫非你会叫人事先通知一辆公共马车的车夫说你要在街角上他的车吗？"

听了这话，萨瓦尔有些困惑，问道：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新贵，一个来路不明的阔佬，一个迷人的女人，说不清她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冒险家的社交界的，而且还会在里面崭露头角。可是这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人们说她本来的姓，她娘家的姓是奥克塔维·巴尔丹，因为她还保留着当姑娘时的所有称呼，除了童年时代的称呼之外，由此她现在叫奥巴尔第，保留了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奥'，取消了姓的最后一个字母'n'，于是'丹'变成了'第'。

"而且这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凭着你的长相，你将不可避免

地成为她的情夫。如果不会产生这个结果，我也不会把你这个赫拉克勒斯带到梅萨莉[1] 家里。可是我还要说一句，进这个家庭就像进市场一样自由，你并不是非得在这里购买什么东西不可。你在她家里可以谈情说爱，也可以玩牌，但并不是非谈恋爱、非玩牌不可。出来也是自由的。

"她定居在'星形广场'这个令人非议的地区已经有三年了，并且向五大洲的浮渣敞开了她的客厅接客。这片浮渣正在向巴黎施展各种可怕的罪恶才能。

"我去过她家里！怎样去的呢？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到那里去过，就好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去那里一样，因为人们都在那里玩，因为女人们都很轻佻，男人们都很放荡。我喜欢这个佩带着各种勋章的海盗们的社交界，大家都是陌生人，大家都是高贵的人，大家都是有头衔的人，除了密探之外，大家都是他们本国使馆不知底细的人。大家都会毫无理由地谈论荣誉，都会无缘无故地引用他们祖先的话，都会动不动就大谈特谈自己的生平，个个都是吹牛大王、说谎能手、骗子，像他们的名片一样危险，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迷惑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很勇敢，就像是杀人犯只有冒生命危险时才会抢劫人一样。总之，这些人是苦役犯监狱里的英雄好汉。

"我崇拜他们。他们很值得深入了解，深入认识，听他们讲话很有意思，他们经常很有风趣，从来不像法国的公务员们那样平庸。他们的妻子都很漂亮，都有那么一股特别勾引人的劲儿，她们过去的生活都很神秘，她们的过去可能有一半时间是在少年教养院里度过的。一般说来，她们都有一双非常漂亮的

① Hercule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Messaline 梅萨莉是以淫荡著称的古罗马女皇。

眼睛，一头无与伦比的秀发，都具有适合干这行的容貌长相，都具有使人飘飘然的优美姿色，使人神魂颠倒的魅力，使人想入非非的、不可抗拒的媚态！这些女人像过去结队抢劫的士兵一样，是征服者，都是猛禽，是真正的雌性猛禽。我很崇拜她们。

“奥巴尔第侯爵夫人就是这些漂亮的坏女人的典型。她已经成熟，但依然美丽，迷人，柔媚，人们感到她骨子里都是淫荡的。在她家里，人们玩得非常开心，人们可以在那里赌博，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吃夜宵……总之，可以在那里做构成上流社会生活乐趣的一切事情。”

列翁·萨瓦尔问道：“你曾经是或者你现在是她的情夫吗？”

塞尔维尼回答说：“我过去不是她的情夫，现在不是她的情夫，将来也绝不会是她的情夫。我吗，我去她家里主要是为了她的女儿。”

“啊！她有一个女儿呀？”

“是的，她有一个女儿！一个极有姿色的女儿。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今天这个窑子的主要吸引力。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年方十八，情窦初开，金黄色的头发，和她母亲的褐色头发一样漂亮，她总是那么欢天喜地，总是打扮得像过节一样，嘴上总是含着微笑，跳起舞来就狂热得不顾一切。谁将能把她弄到手呢？或者谁已经把她弄到手了？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有十个人在等待着，在希望着。

“一个这样的女儿，在侯爵夫人这样的女人手里就是一笔财富。而且她们这两个放荡的女人做事还非常谨慎。这就让人们莫名其妙了。也许她们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比我更好的……机会。可是，我，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抓住……机会，如果我遇到机会的话。

“而且，这个姑娘，伊韦特，使我感到非常困惑。这简直是

一个奥秘。如果她不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诡计多端和最邪恶奸诈的妖精的话，那她就一定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天真无邪的非凡的人。她生活在这个污秽的环境里竟然悠然自得而又应付自如，不是邪恶得出奇，就是天真得惊人。

"她一定是冒险家的一个令人赞叹的后代，被逼到了这个社会的垃圾堆上，犹如一棵受到腐烂物质培育的极其漂亮的花草一样；否则就是某位高级人物，某个大演员或是某个大阔老，某个王子或是某个垮了台的国王一天晚上在她母亲的床上弄出来的女儿，人们无法了解她是什么人，她想些什么。不过，你就要看到她了。"

萨瓦尔笑了起来，说道：

"你已经爱上了她。"

"没有。我是排上了队，排队和爱还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还要给你介绍我的那些最认真的共同追求者。但是我有明显的运气。我占了优势，她向我表示了一定的好感。"

萨瓦尔重复说：

"你爱上了她。"

"不。她使我心烦意乱。她引诱我又使我惶惑不安，她吸引我又使我诚惶诚恐。我怀疑她是一个圈套；我想得到她就像人们在口渴的时候渴望一杯冰冻果汁一样。我被她迷住了，但我接近她时总是担心害怕，就像人们害怕一个被怀疑为机灵的窃贼一样。在她身旁，我感觉对她那可能是真的天真烂漫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同时也感觉到对于她那也并非不可能的狡猾诡诈有一种很合乎情理的怀疑。我总觉得我是在不合乎自然规律的情况下跟一个不正常的人在接触，跟一个和蔼可亲的或者是一个可憎可恶的人在交往。反正我弄不清楚。"

萨瓦尔第三次又说：

“我跟你说你是爱上了她。你是用诗人的夸张语言和行吟诗人的抒情方式谈论她。得了，你反省反省吧，摸摸你的心脏，承认吧。”

塞尔维尼走了几步没有回答，然后说道：

“总而言之，这是可能的。无论怎样，她都使我心醉神迷。是的，我可能是爱上了她。这件事我想得太多。我在入睡的时候想她，在醒来的时候也想她……这真够厉害的。她的形象老跟着我，老追着我，不停地陪伴着我，总是在我眼前，在我周围，在我心里。这种摆脱不掉的肉体形象就是爱情吗？她的面孔深深地映入了我的眼底，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它。我每次一看到她，心里就扑腾扑腾地跳，这一点我不否认。这么说来，我是爱上了她，可是这很奇怪。我一方面强烈地想得到她，可是另一方面，一想到要娶她为妻我就觉得这一念头是荒唐的，是愚蠢的，是可怕的。我也有一点害怕她，那是一种在翱翔的老鹰下面的小鸟的害怕。而且我还嫉妒她，嫉妒在这颗难以理解的心灵中我所不知道的一切。因此，我总是在想：‘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呢，还是一个可憎的淫妇呢？’她说的话可以使一支军队发抖，但是鹦鹉学舌也可以使人害怕。她有时候很轻率地或是不知羞耻地使我相信她的纯洁天真；有时候又很幼稚地，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使我怀疑她根本不是贞洁的。她像一个高等妓女一样撩拨我，刺激我，而同时又像一个处女一样防御着别人。她似乎是喜欢我而又嘲笑我。她在公开场合当着大众表现得好像是我的情妇，但在知己之间又好像把我当作她的哥哥或是她的仆人一样对待。

“有时候我想象她的情夫和她母亲的一样多，可是有时候我又设想她对生活毫不怀疑，毫无认识，你明白吗？

“而且她还是一个狂热的小说迷。我暂且是她看的书籍的提

供者，期待将来进一步发展关系。她称我是她的‘图书馆馆员’。

“‘新书书店’每个星期以我的名义给她寄送所有新出的书，我相信她博览群书。

“这样，在她头脑里想必是五花八门的拼盘沙拉。

“这样的胡乱阅读可能对这个女孩的奇怪举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当我们通过成千上万本小说来仔细观察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一种奇异的角度来看待它，并且会对事物形成一些相当古怪的想法。

“至于我嘛，我在等待。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于任何女人从来没有像对她这样钟情过。

“另一方面，还可以肯定的是我绝不会娶她。

“因此，她如果已经有了几位情夫，我将是增加的一位，她要是还没有情夫，我就排在第一号，就像等电车一样。

“情况很简单。她也肯定不会结婚的。那么，谁将能娶奥克塔维·巴尔丹家的奥巴尔第侯爵夫人的千金小姐呢？没有人能娶，理由那就多得很了。

“那么，她可能在哪里找到一个丈夫呢？在上流社会吗？绝不可能。她母亲的家是一个公共社交场所，她的女儿要为她招徕顾客。在这种条件下她是不会出嫁的。

“在资产阶级当中找吗？更不可能。而且侯爵夫人也不是一个做亏本生意的女人；她最终只能把伊韦特嫁给一个有很高地位的男人，可是她肯定不会找到这样一个人。

“那么，在平民中找吗？更加不可能。所以说，没有办法。这位小姐既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平民阶层，她不可能通过结合进入这些社会阶层的任何一个。

“由于她的母亲，她的出身，她的教育，她的遗传性，她的

生活作风，她的习惯，她属于有钱的卖淫人家。

“她摆脱不了这个家庭，除非是当了修女。这也不大可能，因为她的生活作风和她的情趣爱好不可能改变。那么，她只有一种可能从事的职业：就是色情。她会走到这一步的。除非她现在就已经干上了这一行。她不会逃脱她的命运，她将从少女变成妓女，这很简单。我很想充当这一转变的中心人物。

“我在等待着。感兴趣者大有人在。你将会看到那里有一个法国人，叫德·拜尔维涅；一个俄国人，人称克拉瓦洛夫亲王，和一个意大利人，叫瓦尔雷亚里骑士。他们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求婚来了，并且都在相应地施展手段。此外，在她周围，我们还能数出许多不太重要的偷偷摸摸暗地里打野食的人。

“侯爵夫人在观察着。但是我相信她在注意我。她知道我很有钱，她不大掌握别人的情况。

“而且她的沙龙是我所知道的这一类财富展示厅中最令人惊讶的。在她那里甚至可以遇到一些很体面的人物，既然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就不是惟一体面的人。至于那里的女人们，她找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在钱袋掠夺者的背筐里挑选了一些最出色的。她是从哪里发现她们的呢？谁也不知道。她这个沙龙不同于真正的坏女人的社交圈，不同于生活放荡的人们的社交圈，不同于一切社团。而且她有一个非凡的天才的灵感，那就是她们选择与那些有孩子的、主要是有女儿的女冒险家们往来。这样，有的傻瓜就以为在她家里就是在正经女人的家里！”

他们已经走到了香榭丽舍林荫大道。一阵轻柔的微风徐徐地掠过树叶，不时地从脸上拂过，好像在天上某处摇摆着一把大扇子送来一阵阵温柔的风。一些默默无言的人影在树下漫步；另外一些则坐在长椅上形成一个黑团。这些黑暗的人影说话的

声音很低，好像他们在相互吐露重要的或是不光彩的隐情。

塞尔维尼又说：

“你可想象不到在这家娼门里有多少凭空捏造的五花八门的头衔。

“说到这个问题，你知道我想介绍你的名字是萨瓦尔伯爵，单称呼你萨瓦尔可能让人瞧不起，让人很瞧不起。”

他的朋友大声说道：

“啊！不，得了吧！我不愿意让人以为我喜欢可笑地给自己按上一个假称号，即使是一个晚上，即使是在这类人家。啊！不。”

塞尔维尼笑了起来，接着说道：

“你真笨。我在那里，人们都称我塞尔维尼公爵。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叫起来的，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然而我也就接受了，也就成了塞尔维尼公爵先生，我并没有申诉，也没有反对，我不觉得别扭。相反，要没有这个称号，我就会非常受鄙视。”

可是萨瓦尔丝毫没有让他说服，说道：

“你，你是贵族，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我呢，不，我将是这个沙龙里唯一的平民。这也好，也不好。这将是我与众不同的特征……和……我的优势。”

塞尔维尼仍然固执己见，说：

“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绝对是不可能的，你听见了吗？这样做似乎是十分可怕的。你会像是一群帝王中一个捡破烂的。你就听我的吧，我将介绍你是上密西西比王国的副国王，不会有人感到惊讶的。当人们接受荣誉称号时，永远不会嫌它过分的。”

“不，我再说一遍，我不愿意。”

“好吧。可是，实际上，我想说服你是太傻了。我看你一进入这个家庭，人家就会授给你一个称号，正像在某些大商店门

口，夫人们一到就收到一束紫罗兰花一样。”

他们向右拐弯走进百丽大街，然后上到一家漂亮的现代化旅馆的二层楼上，把他们的大衣和手杖留给四个穿短裤的仆人。一股晚会的热气，一股鲜花、香水和女人的香味使空气变得浓重了；一片嘈杂而又持续不断的低语声从邻近的一些房间传来，使人们感到这里宾客满堂。

一个高大的、身子挺直的、大腹便便、表情严肃、两颊长着白髯的类似司仪的人走近这位新来的客人，向他简单而又傲慢地施礼，并且问道：

“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我好通报。”

塞尔维尼回答说：“萨瓦尔先生。”

于是，这个人便拉开大门，用响亮的嗓音向宾客群中喊道：

“塞尔维尼公爵先生到。”

“萨瓦尔男爵先生到。”

第一个客厅里挤满了女人。一进门，首先看见的是在许多鲜艳的衣料上面的一排裸露的乳房。

女主人正站在那里跟三个女友聊天，她一听到通报便转身迈着庄重的脚步走来，她步伐优美，嘴唇上浮着微笑。

她的前额较窄，而且很低，上面遮盖着厚厚的一层乌黑发亮的头发，像羊毛一般浓密，甚至于稍稍遮盖住了鬓角。

她身材高大，稍微有点粗壮，有点过分丰腴，过分成熟，但很漂亮，那是一种浓郁的、炽热的、强烈的美。在她那一头使人幻想、使人微笑、能够神秘地激起人们情欲的秀发下面，睁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她的鼻子有点窄小，一张大嘴非常迷人，生来就是为了说话方便和征服人的。

然而她最强烈的诱惑力却在于她的嗓音，她的嗓音从这张嘴里发出来就好像水从泉口里流出来一样，那么自然，那么轻

快，那么洪亮，那么清脆，听起来使人感到是一种身体的享受。倾听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溪水般优雅的温柔的话，对于耳朵来说是一种快感。看到她那有点红得过分的美丽的嘴唇张开说话，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种快感。

她把一只手伸给塞尔维尼，塞尔维尼吻了吻它，然后她把用精细的金链联结着的扇子丢下，把另一只手递给萨瓦尔，同时说：

"欢迎您光临，男爵，公爵的所有朋友来到这里都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然后，她就用她那晶莹的眼珠凝视着刚刚向她介绍的这位魁梧的男子。他的上嘴唇上长着薄薄的黑色汗毛，有一点像是胡子，当他说话的时候，显得更加浓黑。他身上发散出一股香味，一股强烈的味道，令人陶醉的味道，是一种美洲香水或是印度香水的味道。

另一些人也走了进来，有侯爵、伯爵或是亲王等。她用母亲般的亲切态度对塞尔维尼说：

"您在另一间客厅里会找到我的女儿，先生们，你们尽情玩吧，我的家属于你们。"

说完，她便离开他们，走向后来的人，同时向萨瓦尔投递了一个微笑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眼色，这是女人们向人表示她们喜欢他所特有的眼色。

塞尔维尼抓住他朋友的胳膊说：

"我来给你做向导。这里，在咱们现在这个客厅里，女人们是'肉体'的圣殿，不论它鲜嫩与否，旧货和新货一样值钱，甚至于更好，价钱高的话，可以租用。在左边，是赌博厅，那是'金钱'的圣殿，这方面你是熟悉的。在里边，是舞厅，那是'纯洁无辜者'的圣殿，也是少女们的圣堂或市场，人们在那里

展示这些贵妇人们的子女的各个方面，人们甚至可以同意某些合法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夜晚到这里来的前景，希望。而这些少女们也正是这家道德病博物馆里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她们的灵魂就像街头卖艺者出身的小丑们的四肢一样，已经支离破碎了。咱们去看看她们吧。”

他向左右的人频频打招呼，十分殷勤，恭维的话挂在唇边；用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尖锐目光扫射他所认识的每一个袒胸露臂的女人。

在第二个客厅的最里边，有一个交响乐队正在奏一支华尔兹舞曲，他们便停在门口观看。大约有十五对男女在翩翩旋转；男的都很严肃，舞女们的嘴唇上都带着凝滞的微笑。她们像她们的母亲们一样，裸露得很多，有些人的胸部仅仅用一条绕在胳膊上部的窄带兜着，有时候，人们似乎能看见她们腋下的一片黑毛。

忽然间，从大厅底部冲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孩，左手提着她那夜礼服的过长的裙尾，从跳舞的人群中碰碰撞撞地穿过大厅。她像那些在人群中跑路的妇女一样，用急速的小步跑着，突然喊道：

“啊！米斯卡德来了。您好，米斯卡德！”

她的脸上流露着生活的喜悦，幸福的光辉。她那白皙的肌肤，被阳光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白里透红，似乎闪烁着光芒。她的头发拳曲着盘在头顶上，那是一头好似被火烘烤过的头发，一头光彩夺目的头发，前边盖在她的额上，后边垂在她那还有点细弱的柔软的脖颈上。

她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活动似的，就像她母亲生来就是为了说话一样，因为她的姿态和动作那样自然、高雅和纯朴。看到她走路、移动身体、扭头、抬胳膊，你似乎会感觉到一种精神

上的乐趣和一种身体上的惬意。

她重复说：

“啊！米斯卡德，您好，米斯卡德。”

塞尔维尼握住她的手使劲地摇动，好像摇动一个男人的手一样，然后向她介绍说：

“伊韦特小姐，这是我的朋友萨瓦尔男爵。”

她向这位陌生的客人施了礼，然后凝视着他说：

“您好，先生。您总是这么高大吗？”

塞尔维尼为了消除她的这种不信任和不肯定，便用一向跟她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说：

“不，小姐。他今天长得这么高大魁梧是为了取悦于您的妈妈，因为她喜欢大块头的人。”

马上这位少女便用一种严肃的诙谐话说：

“那很好！不过，在您为了我而来的时候，可要请您缩小一点儿哟；我更喜欢中等身材的人。您瞧，米斯卡德和我的个儿很相称。”

接着她便把张开着的小手伸给这后来的客人。

然后，她转向塞尔维尼：

“您跳舞吗，米斯卡德？来吧，跳一个华尔兹吧。”

塞尔维尼没有回答，用一个迅速而猛烈的动作抱住她的腰，他们像一阵狂烈的旋风似的立刻消失了。

他们比所有的人都跳得快，转呀，转呀，发狂似地旋转着跑，抱得紧紧地像一个人一样，身体挺直着，腿几乎是固定不动，就像是在他们脚下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机器使他们这样飞舞一样。

他们似乎不知疲倦，其他的舞客们渐渐停了下来。舞池里只剩下了他们，无休止地旋转着跳华尔兹舞。他们的表情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似乎是走出了舞

场很远，进入了心醉神迷的境界。乐队的乐师们一直在吹奏，眼睛盯着这对狂热的舞伴；大家也都看着他们两人，当他们最后停下来时，人们为他们热烈地鼓掌。

她这时脸色有一点泛红，眼睛也变得很奇怪，有一些火红，又有一些羞怯，不像方才那么豪放大胆了，同时又有一些浑浊模糊，但又十分地蓝，瞳仁十分地黑，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自然的眼睛。

塞尔维尼好像是半醉了。他靠在一个门框上，以恢复身体的平衡。

她对他说：

“头晕了吧，我可怜的米斯卡德，我比您还强壮呢。”

他神经质地微笑着；他的眼睛和嘴角流露着兽性般的贪婪，他用这种眼神吞噬着她。

她站在他面前，把她那因喘气而起伏的裸露着的胸脯充分地展现在这个年轻男人的视线之下。

她又开口说道：

“有时候，您的样子就好像是一只猫要跳在人身上似的。现在，把您的胳膊递给我，咱们去找您的朋友去吧。”

他没有说话，把胳膊递给她，两个人穿过大厅。

萨瓦尔现在并非只有一人。奥巴尔第侯爵夫人已经来到了他身边。她正在用她那使人陶醉销魂的嗓音跟他谈社交界的一些事情，谈一些庸俗的琐事。但同时在思想深处注视着他，好像是用与她嘴里所说的话不同的另一些话在跟他说话。当她看见塞尔维尼走来时，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并且向他转过身去说：

“亲爱的公爵，您知道我刚刚在布吉瓦尔租了一所别墅，要到那里去住两个月。我希望您将到那里去看我。请把您的朋友

也带去。噢，我星期一搬到那里去，请你们两位下星期六来吃晚饭好吗？我将把第二天一整天留给你们。”

塞尔维尼突然把头转向伊韦特。她在微笑，表情平静、安详，而且她以一种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保证说：

“米斯卡德星期六一定来吃晚饭，用不着问他。我们将能在乡下干一大堆荒唐的事。”

塞尔维尼相信在她的微笑中看到了一种许诺，在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个意图。

这时，侯爵夫人抬起了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萨瓦尔说：

“您也肯定来吗，男爵？”

萨瓦尔对她面露微笑，使她对他的答复不容怀疑。他躬身说：

“我非常高兴去，夫人。”

伊韦特用一种天真的或者说不怀好意的玩笑话悄悄地说：

“那我们可要在那里引起公愤了，对吗，米斯卡德？要使我身边的那帮人生气了。”

她用眼睛指示着在远处观察和注视着他们的几个男人。

塞尔维尼回答她说：

“只要您愿意，小姐。”

他平时跟她谈话，从来不郑重其事地称呼她小姐，这是由于亲密的友谊。

这时，萨瓦尔问道：

“伊韦特小姐为什么总是叫我的朋友塞尔维尼‘米斯卡德’[1] 呢？”

---

① Muscade，变戏法用的小球。

姑娘带着天真的表情坦率地说：

“这是因为他总是从手里滑掉，先生。人家以为抓住了他，可是从来也抓不住他。”

侯爵夫人以漫不经心的语调说，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在根据另外一种思想说话，而且眼睛没有离开萨瓦尔：

“这些孩子们真可笑！”

伊韦特生气了，说道：

“我不可笑；我是坦率！我喜欢米斯卡德，可是他总抛弃我，这真让人烦恼。”

塞尔维尼向她敬了一个大礼，说：

“今后，我不再离开您了，小姐，白天夜里都不离开。”

她做了一个惊恐的手势说：

“啊！那可不行！天哪！在白天，我很愿意，可是在夜里，您可能会使我受不了。”

他鲁莽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呢？”

她平静而又大胆地回答说：

“因为您脱光了衣服可能就不会这么好了。”

侯爵夫人毫不震惊地大声说道：

“他们说了些非常粗鲁的话。在这点上，我们不是无可指责的。”

而塞尔维尼却用嘲笑的口吻说了一句：

“我也是这种看法，侯爵夫人。”

伊韦特用眼睛瞪着他，并且，用一种高傲的、受到伤害的声调说：

“您，您刚刚犯了一个说话粗鲁的错误，近来这段时间，您经常犯这个毛病。”

她转过身去，叫道：

“骑士，来保卫我，有人侮辱我。”

一个瘦削的、褐色头发的，举动缓慢的男人走了过来，说：

“谁是罪犯呀？”他说话时勉强地微笑着。

她用头指着塞尔维尼说：

“是他。但是，你们和他相比，我还是更喜欢他，因为他不那么讨厌。”

瓦尔雷亚里骑士躬身说：

“人人都在尽力而为。我们的身分可能较差，可是我们并不缺少忠诚。”

这时，一个长着灰色络腮胡子、大腹便便的高个子男人走来，大声地说：

“伊韦特小姐，我是您的仆人。”

伊韦特喊道：

“啊！德·拜尔维涅先生。”

然后她向萨瓦尔转过身去，介绍说：

“这是我的正式的求婚者，又高，又胖，又有钱，又蠢。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客饭席上的军乐队长。噢，可是您比他还高。我怎么给您取外号呢？……好了！我就叫您小罗得吧，因为罗得岛的巨人像[①] 一定是您的父亲。我想你们两人一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在别人的头顶上交谈，晚上好。”

说完，她就急速地向乐队走去，请乐师们奏一支四对舞舞

---

① 罗得岛的巨人像，指希腊罗得岛上的太阳神（Helios 赫利俄斯）的巨型青铜像，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建于公元前 280 年，于公元前 224 年毁于地震，而后于公元 672 年彻底毁坏。

曲。

奥巴尔第夫人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她慢腾腾地对塞尔维尼说：

“您总是招惹她，您会让她养成坏脾气和一大堆坏毛病。”

塞尔维尼反驳说：

“这么说，您还没有结束对她的教育吗？”

她似乎没有听懂这句话，仍然继续和蔼地微笑着。

但是这时，她发现一位胸前挂满十字勋章的、神态庄重的先生向她走来，她便连忙向这位先生跑去说：

“啊！亲王，亲王，太荣幸了！”

塞尔维尼抓住萨瓦尔的胳膊，把他拉走说：

“这是最后一个严肃的求婚者，克拉瓦洛夫亲王。这姑娘是不是很漂亮啊？”

萨瓦尔回答说：

“我嘛，我觉得这母女俩都很漂亮。我有她母亲一个就足够了。”

塞尔维尼向他敬礼说：

“那就听你安排吧，亲爱的。”

跳舞的人们把他们挤开，一对对舞伴面对面排成两行准备跳四对舞。

塞尔维尼说：

“咱们现在去看看希腊人① 吧。”

于是，他们两人就走进了赌博厅。在每张桌子周围，都有一圈男人站着看。人们很少说话，时而听到一小声钱币被抛在毯子上或是被突然收起来的轻微的金属声和赌客们的低语声，声

① 此处指弄虚作假的赌徒。

音混杂在一起，好像金钱和人们一起说话。

所有这些男人都佩带着各种勋章和各种希奇古怪的绶带。他们的面孔不同，但都有同样严厉的神态。人们主要是从胡子上识别他们。

倔强的美国人留着马蹄铁形的胡子；傲慢的英国人的胡子是向胸部展开成扇形；西班牙人的黑色胡子一直长到了眼睛；罗马人的大胡子是维克多·埃马努艾尔赋予意大利人的那种；奥地利人长的是连鬓胡子，下巴颏刮得光溜溜的；一个俄罗斯将军的嘴唇上好像是武装了两枝用毛卷成的长矛似的；几个法国人留着漂亮的小胡子，这些人的胡子显示出了世界上所有剃须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塞尔维尼问道：

“你不玩吗？”

“不玩，你呢？”

“我从来不在这儿玩。你想走吗？咱们等一个比较清净的日子再来。今天人太多，什么也干不成。”

“那就走吧！”

于是他们从通向前厅的大门走了出去。

他们一到大街上，塞尔维尼就问：

“喂！你觉得怎么样？”

“确实很有意思。不过我更喜欢女人们那边，不喜欢男人们那边。”

“当然罗！这儿的女人对我们说来都是最好的品种。你不觉得在她们这里嗅得到爱情的味道，就像在理发馆里闻得到香水味道吗？实际上，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真正的用金钱来消遣。而且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的爱情实践家呀！亲爱的朋友！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呀！你曾经吃过面包房的糕点吗？它

们的样子好看，实际上一钱不值。面包师傅只会做面包。那么，普通社会里的女人的爱情总是使我想起面包房小伙计做的这些甜点心来，而人们在奥巴尔第侯爵夫人家里感受到的爱情，那才是美妙的东西，你明白吗？噢！这些女糕点师们，她们才会做糕点！她们的糕点要五个铜板，外边只要两个铜板，就是这么回事。”

萨瓦尔问道：

“现在，谁是这家的主人啊？”

塞尔维尼耸了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众所周知的最后一个人曾经是一个英国贵族，在三个月以前走了。现在，她多半是靠大家资助生活，可能是靠赌博和赌客们生活，因为她有一些短暂的爱情。喂，你告诉我，咱们说定了星期六到布吉瓦尔她的家里去吃饭，是吗？在乡下比较自由，我最终将会弄清楚伊韦特的头脑里在想什么！”

萨瓦尔回答说：

“到她家去，我求之不得呢，我星期六那天没有事。”

他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下走，在明亮的星光下面，他们惊扰了躺在长凳上做爱的一对男女，塞尔维尼便低声说道：

“爱情是多么轻浮同时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爱情是多么平庸、有趣，总是相似又总是多种多样啊！这个乞丐付给妓女二十个铜板，我可能付给奥巴尔第小姐一万法郎，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吗？而这个奥巴尔第小姐也许并不比这个放荡女子更年轻，更聪明！这是多么愚蠢无聊的事啊！”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他没有说话，后来，他又说道：

“不管怎样，这可能是做伊韦特的第一个情夫的极好机会。噢！为此我可能付出……我可能付出……”

他说不出他可能付出什么。这时，他们走到了罗亚尔大街的街口，萨瓦尔向他说了一声晚安，两个人便分手了。

二

奥巴尔第侯爵夫人在布吉瓦尔租的“春天别墅”坐落在一个半山坡上，塞纳河正好从它的花园的墙外转弯流向马尔利去。别墅的阳台居高临下，俯视塞纳河；在阳台上已摆好了餐桌。

别墅的对面是克鲁瓦西岛，岛上的大树形成一片葱绿的远景，人们可以看见一大段宽阔的塞纳河水，一直望到格雷努耶尔的遮蔽在树叶丛中、漂浮在水面上的咖啡馆。

夜幕降临了，这是河边上的一个宁静的夜晚，一个美好的温和的夜晚，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幸福的舒心的夜晚。没有一丝气流吹动树枝，也没有一丝儿微风拂过平坦明亮的塞纳河水，然而，天气也不太热，很温暖舒适。陡峭的塞纳河岸上的凉爽空气升向晴空。

太阳已经转到树后，走向其他地区，而人们似乎在向往着已经入睡的大地的安逸，在宁静的空间中憧憬着人类的懒散生活。

当人们从客厅出来坐到饭桌上时，每个人都心醉神迷了。一种使人动情的欢乐沁入了每个人的心；人们感到在这里，在这个乡间，在这条大河的河边，而且在这个夜幕之下，呼吸着这种清新美味的空气来吃晚饭是多么惬意呀。

侯爵夫人挽着萨瓦尔的胳膊，伊韦特挽着塞尔维尼的胳膊。

这里只有他们四个人。

这两个女人似乎和在巴黎时完全两样了，尤其是伊韦特。她不大多说话了，显得疲倦无力，好像生了重病似的。

萨瓦尔有点认不出她来了，便问她：

“您怎么啦，小姐？我觉得您跟上个星期大不一样了。您变得很理智了。”

她回答说：

“是乡下使我变成了这样。我不再是原先那样，我觉得自己很奇怪。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连续两天同一个样子。今天我可能疯疯癫癫，明天就可能很悲伤；我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您听着，我根据情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的日子我可能杀人，不是杀牲畜，我永远不会杀牲畜，而是杀人，是的；然后，别的日子，我会为了一点小事而哭。在我头脑里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要看我起床时的心情。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一天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也许是晚上做的梦支使我这样做的，这也取决于我刚刚看过的小说中的情节。”

她穿着一套白色法兰绒服装，那飘柔的衣料贴切地包裹着她的身躯。她那大褶的宽松上衣把她那没有束缚的、挺实的、已经发育成熟的乳房恰如其分地显示出来，她的细嫩的脖子从蓬松的大花边中袒露出来，随着缓和的动作而左右摇摆；她的脖子比她的袍子颜色稍黄，像是一个肉色的首饰，支撑着她那一头金色头发。

塞尔维尼看了她很长时间，开口说道：

“小姐，您今天晚上可真是令人爱慕啊。我愿意看到您总是这个样子。”

她用平时取笑人的口气对他说：

“您别向我表示爱情，米斯卡德。我今天可要认真对待这件

事的，这可能会让您付出很高的代价的！”

侯爵夫人似乎挺高兴，十分高兴。她一身黑色衣服，穿着一件庄重朴素的长袍，把她那丰满强壮的线条突出了出来；长袍的上身部分有一点红，一个红色的康乃馨花环从胸衣上垂下来，好像链子一样又被弯回来系在腰上；在她那深色的头发上别着一朵红色玫瑰花；在她的全身上，在这件使花朵显得鲜红似血的朴素长袍上，在她今天晚上呆呆地看人的眼神中，在她缓缓的说话声中，在她平时少有的姿态中包含着一种激情。

萨瓦尔也似乎很严肃，全神贯注。他不时地以一个习惯的动作用手摸他的褐色胡子。他留的是修剪成尖形的、亨利三世那样的胡子，他好像是在想着一些深奥的事情。

大家沉默了好几分钟，没有人说话。

后来，在传递鳟鱼时，塞尔维尼发表意见说：

“沉默有时候有好处。人们往往是在缄默的时候比在说话的时候更亲近，对吗，侯爵夫人？”

她稍稍向他转过身去回答说：

“的确是这样。大家都同时想一些愉快的事情是很甜蜜的。”

这时她抬起充满激情的目光去看萨瓦尔，他们互相凝视了好几秒钟。

在饭桌下面发生了一个几乎未被发现的小小动作。

塞尔维尼又说道：

“伊韦特小姐，如果您继续这么文静的话，您将使我相信您有情人了。那么，您可能爱上了谁哟？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猜一猜吧。我把那些一般的求爱者大军放在一边不谈，我只提那些主要的人：您爱上克拉瓦洛夫亲王了吗？”

伊韦特听到这个名字便清醒过来说：

“我可怜的米斯卡德，您想到哪儿去了！亲王的样子像是蜡

像馆里的俄国人，他可能在发型竞赛中获得过奖牌吧。”

“好吧。咱们把亲王排除掉。那么您就是看中了皮埃尔·德·拜尔维涅子爵了。”

这一次，她笑了起来，问道：

“您看见我搂着雷齐内的脖子了吗（她时而叫他雷齐内，时而叫他马尔瓦齐、阿尔让特伊，因为她给大家都起了一些绰号）？您看见我悄悄地跟他耳语了吗？——我亲爱的小皮埃尔，或者我神圣的彼得罗，我崇拜的皮埃特里，我可爱的宝贝皮埃罗，把你的肥胖的狗头伸给你亲爱的小妾吧，她想吻它。”

塞尔维尼宣布说：

“排除第二位。还剩下瓦尔雷亚里骑士，侯爵夫人似乎很厚待他，鼓励他。”

伊韦特又恢复了她的高兴，说：

“泪眼人吗？他是玛德莱娜教堂的哭丧者，他跟在头等葬礼的出殡队伍后面。每当他瞧着我的时候，我就以为我死了。”

“——排除第三位。那么您就是对眼前的萨瓦尔男爵一见倾心了。”

“对于德·小罗得先生吗？不，他的身体太强壮了。我要是爱他就好像是爱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似的。”

“那么，小姐，那就毫无疑问您是钟情于我了，因为我是您的崇拜者当中惟一还没有谈到的人了。我是由于谦虚和谨慎才把自己留到最后的。现在我只有感谢您了。”

她高兴地回答说：

“钟情于您，米斯卡德吗？啊！不。我很喜欢您……可是我现在不爱您……听我说，我不愿意挫伤您的勇气。我现在……还不爱您。您……也许……有好运气。您坚持下去吧，米斯卡德。您要忠诚，殷勤，听话，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百般

的体贴，对我的一切任性都要顺从，并且千方百计地让我高兴……然后，将来……我们再看。”

“可是，小姐，您刚才所要求的一切，我更愿意在以后而不是在以前做到，如果您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话。”

她好像聪明伶俐的使唤丫头那样带着天真的样子问道：

“在什么以后呢？……米斯卡德？”

“在您向我表示您爱我之后呗，那还用说！”

“那好吧！您就只当我爱您而照我说的去做吧，您就相信我爱您吧，如果您愿意……相信的话。”

“可是，因为……”

“别说了，米斯卡德，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够多的了。”

塞尔维尼敬了一个军礼，闭住嘴不说了。

这时，夕阳已经沉没在小岛的后边，但是整个天空还像炭火一样火红，静静的河水似乎变成了鲜血。天际的回光把房屋、器物和人们都映红了。侯爵夫人头发上插的鲜红的玫瑰花好似从云端落在她头上的一滴紫红色的水。

伊韦特望着远方。她母亲好像是不留神似的把手放在萨瓦尔的手上。可是这时，因为姑娘动了一下，侯爵夫人的手便飞快地缩了回去，去整理她上衣的波浪形皱褶去了。

塞尔维尼看见了这情景，便说道：

“小姐，如果您愿意的话，咱们在饭后去岛上遛个弯儿好吗？”

她对于这个主意感到高兴：

“噢！好啊，这一定很好玩。只有咱们两个去，是吗，米斯卡德？”

“是的，只是咱们两个去，小姐。”

然后，大家又沉默不语了。

天际的万籁俱寂，夜晚的昏昏欲睡使他们的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喉咙变得迟钝麻木了。一连几个小时的寂静、几个小时的聚精会神，使他们变得几乎不能说话了。

仆人们蹑手蹑脚，不声不响地侍候他们。天空中的彩霞在逐渐消逝，茫茫的黑夜在大地上慢慢地撒下它的暮色。这时萨瓦尔问道：

“您想在这里住很久吗？”

侯爵夫人一字一字清楚地回答说：

“是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得高兴。”

因为天黑得看不见了，仆人们便拿来了灯。在漆黑的天空下，灯在桌上洒下一片特别暗淡的光，立刻就有一群苍蝇纷纷掉在桌布上。这是一些很小的苍蝇，它们从玻璃灯罩上飞过时自焚而死，随后，它们被烧焦的翅膀和腿脚便像一种飘荡的灰色粉末撒落在台布上、菜盘上、酒杯上。

它们落在酒中被人喝下，落在菜里被人吃下，落在面包上还在动弹。而且，人们的脸上手上总是被这些成群的小飞虫弄得发痒。

必须不断地把酒泼掉，盖住菜盘，小心翼翼地把菜藏起来吃。

这种吃法使得伊韦特很高兴，因为塞尔维尼关心地掩护着她往嘴里送的食物，保护着她的酒杯，并且把餐巾展开遮盖在她的头顶上，好像一个房顶一样。可是侯爵夫人感到恶心，变得烦躁起来，因此，晚饭吃到最后就草草结束了。

伊韦特没有忘记塞尔维尼的建议，跟他说：

“咱们现在去岛上吧。”

她母亲用有气无力的声调嘱咐说：

“千万不要在岛上呆得太久。而且，我们要送你们到渡船那

里去。”

于是，他们便出发了，仍然是两人一伙儿，姑娘和她的朋友沿着船工拉纤的路走在前边，他们听到侯爵夫人和萨瓦尔在后边低声说话，声音很小，说得很快。到处都是黑的，而且黑得厉害，可以说是一片漆黑。然而，天空上布满了火星，火星仿佛被撒到了河底，因为黑暗的河水里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星光。

这时，青蛙呱呱地叫着，沿着河岸的陡坡，接连不断地发出单一的音调。

无数的夜莺在宁静的空中轻轻地歌唱着。

伊韦特突然问道：

“喂！他们不在咱们后边了，他们到哪儿去了？”

她便叫道：

“妈妈！”

没有声音回答。姑娘又说道：

“可是他们不可能离得太远，我刚才还听到他们说话来着。”

塞尔维尼小声地说：

“他们多半是回去了。您母亲可能感到冷了。”

说完，他拉着她继续向前走。

在他们前边，出现了一个灯光。那是马尔蒂内的客店，他经营饭馆又自己打鱼。在他们的招呼下，从客店里出来一个人，接着他们便登上停泊在岸边草丛中的一只大船。

摆渡的艄公拿起他的双桨有节奏地划起来，沉重的大船向前驶去，惊醒了在水中沉睡的繁星，使它们狂乱地跳起舞来，然后在他们后边又渐渐平静下来。

他们到达了对岸，在几棵大树旁边下了船。

潮湿的土地的凉爽气息在又高又密的树枝下漂浮着；枝头

上的夜莺密密麻麻似乎和树叶同样多。

远处有一架钢琴开始弹奏一支民间华尔兹舞曲。

塞尔维尼抓住伊韦特的胳膊，并且慢慢地把另一只手滑向她的后腰，然后轻轻地抱住她的身子。

“您在想什么？”他说。

“我吗？什么也没有想。我感到很幸福！”

“那您一点也不爱我吗？”

“爱，米斯卡德，我爱您，我很爱您。只是，您让我静静地呆一会儿吧。天气这么好，我不想听您说废话。”

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虽然她试图用些小动作脱身。隔着摸上去柔软光滑的法兰绒衣服，他感到了她的肉体的温暖。他结结巴巴地说：

“伊韦特！”

“干什么？”

“我，我爱您。”

“您在开玩笑，米斯卡德。”

“不，不开玩笑。我爱您已经很长时间了。”

她一直试图挣脱他，她使劲地想把夹在他们两人胸间的胳膊抽出来。他们受到这样的拥抱和这些动作的局限，走起来很不方便，像喝醉了的人一样歪歪斜斜，踉踉跄跄。

他不知道应该再向她说什么，只感觉到对一个年轻的姑娘不像对一个年长的女人那样有话说，他有些局促不安了，他在思索应该做什么，他在考虑她是不是同意或者她是不是不理解他，并且在挖空心思想找些应该说的温柔的、合适的、果断的话。

他不停地重复说：

“伊韦特！您说话呀，伊韦特！”

接着，他突然地、不顾一切地在她的脸蛋上吻了一下。她稍微躲闪了一下，露出生气的样子说：

“噢！您太可笑了。您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

她的声调丝毫没有流露出她在想什么，她希望什么。他看到她没有太生气，便用双唇去吻她的脖颈，去吻这个他垂涎良久的迷人部位的金黄色的初生绒毛。

这时，她突然使劲挣扎想逃脱掉。但塞尔维尼用力地抱着她，用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肩膀，使劲地扳过她的脸，在她的嘴上疯狂地、深情地偷吻了一下。

这时，她整个身子急速地蠕动，便顺着他的胸部滑了下去；她挣脱了他的搂抱，迅速地消失在阴影中，她逃跑时，裙子发出一阵强烈的刷刷声，好似一只鸟在飞去。

他一开始对她这种柔软灵活性，对她这种迅速的逃走感到吃惊，呆着没动。后来，他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便小声地呼叫：

“伊韦特！”

伊韦特没有回答。他开始走起来，同时用眼睛搜索黑暗，在灌木丛中寻找伊韦特的袍子可能显示出的白色，但周围一片漆黑。他又提高声音喊叫：

“伊韦特小姐！”

树上的夜莺也寂静无声了。

他加快了脚步，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些焦急不安，他又提高了嗓门呼叫：

“伊韦特小姐！伊韦特小姐！”

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便停住了脚步，仔细地听。整个岛上都非常寂静，几乎连头顶上树叶的摆动声都能听到，只有青蛙继续在岸边响亮地叫着。

于是，他便在一片一片的矮林中寻找。一会儿下到河水急

转弯处荆棘丛生的陡峭的河岸上；一会儿又返回死弯处平坦而光秃的河边。他一直走到了布吉瓦尔的对面，回到了格雷努耶尔游乐场，他搜寻了所有的树丛，一直重复地叫着：

"伊韦特小姐，您在哪儿？您回答呀！我刚才是开玩笑！得了，您回答呀！别再让我这样找了！"

远处的一个报时钟敲响了。他数着钟敲了几下：午夜十二点了。他在岛上跑了两个小时。这时，他想她可能已经回家了，于是他就惶惶不安地绕道过桥回去了。

一个在门厅里等待他的仆人这时已经坐在扶手椅上睡着了。

塞尔维尼把他叫醒后问他说：

"伊韦特小姐回来已经很久了吗？我因为去拜访一位朋友在岛上离开了她。"

仆人回答说：

"噢！是的，公爵先生。小姐在十点钟以前回来的。"

他回到他的房间里躺在床上。

他睁着眼睛，不能入睡。那一个偷吻使他焦急不安。他在想：伊韦特希望什么？她在想什么？她知道什么？她是那样的漂亮，那样的使人激动发狂！

他的性欲已经被他所过的生活，被所有已经弄到手的女人，被过去经历过的所有爱情弄得厌倦了，但是在这个奇特的、如此鲜艳、刺激人而又不可理解的女孩子儿面前又重新恢复了。

他听到时钟敲了一点，后来又敲了两点。他完全不能入睡。他觉得天气热，他出汗了，他的鬓角上感到心脏在急速地跳动，便起床去把窗子打开。

一股凉气吹了进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窗外夜色很浓，一片漆黑，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动静。可是突然间，他发现在眼

前花园的黑暗中有一个光点，好像是一小块烧红的煤炭。他想说："瞧，有人抽雪茄烟。——这只能是萨瓦尔。"于是他就轻轻地叫他：

"莱昂！"

一个声音回答道：

"是你吗，让？"

"是的。你等着，我下楼去。"

他穿上衣服，出了大门，走到他的朋友那里，问道：

"在这个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

萨瓦尔这时正跨坐在一把铁椅子上抽烟，回答说：

"我吗，我在休息！"

说完，他笑了起来。

塞尔维尼握住他的手说：

"祝贺你，亲爱的。可是我呢，我……我很烦闷。"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伊韦特和她母亲不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快告诉我吧！"

塞尔维尼叙述了他未遂的企图，然后又说：

"显然，这个小姑娘使我心绪不宁。你想想看，弄得我竟然睡不着觉。多么奇怪呀，一个小女孩，看样子很单纯，可是我却对她琢磨不透。对于一个享受过生活乐趣的女人，一个有过爱情经历的女人，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我们很快就能看透她。可是对于一个童贞的少女却相反，我们一点也猜不透。实际上，我开始认为她是在戏弄我。"

萨瓦尔在他的椅子上摇摆着。他慢腾腾地说道：

"你要当心，亲爱的，她要引你结婚。你想一想那些著名的

例子吧。蒙蒂若小姐[1] 就是用这个办法成为皇后的，何况她至少还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呢。你不要扮演拿破仑吧。”

塞尔维尼低声说道：

“关于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既不幼稚，也不是皇帝。只有这两种人才会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喂！你告诉我：你现在想睡觉吗，你？”

“不，一点也不想。”

“你愿意去河边散散步吗？”

“愿意。”

他们出了栅栏门，沿着河边向马尔利走去。

这时已是黎明前的凉爽时刻，人们酣睡的时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刻。连夜间轻微的声音也都静止了。夜莺不再歌唱；青蛙停止了喧嚷。只有一只什么小动物，也许是一只小鸟，在什么地方发出一种锯东西的咯吱声，声音很弱小、单调，像机器做工的声音一样很有规律。

塞尔维尼这个人有时具有诗人的气质，有时也不乏哲学思想，他这时突然说：

“总而言之，这个姑娘把我给弄得心乱不堪。在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在爱情方面，一加一应该等于一，但还是等于二。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吗，你？是那种把女人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的需要呢，还是那种把自己消失在她身上的需要呢？我说的不是那种搂抱在一起的兽性需要，而是那种只想与一个人结合为一而带来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是那种想开启她的整

---

[1] 指西班牙蒙蒂若伯爵城堡的 Eugénie 小姐，在法国逗留期间，应拿破仑三世之邀，参加狩猎，她激起了拿破仑的爱情，终于 1853 年元月促使拿破仑三世决定娶她为皇后。

个灵魂和整个心扉，想深入了解她的全部思想而带来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人们对于她永远是一无所知，人们永远不会发现她的意志、她的愿望和她波动不已的想法。人们永远猜不出、甚至一点也猜不出对方灵魂中的一切未知数和一切奥秘：你感到这灵魂离你很近，但它藏在那双看你的水灵灵、亮晶晶的、似乎没有丝毫秘密的眼睛后面；那灵魂用可爱的嘴巴跟你说话，只要你愿意，似乎就属于你；那灵魂把她的思想一个一个地抛给你，然而与你相距遥远，比那些星星之间相距更远，比这些星体还难以捉摸！这一切都很奇怪，是吧？”

萨瓦尔回答说：

“我不要求这么多。我不瞻前顾后。我不大关心内容，但很关心容器。”

接着，塞尔维尼便低声说：

“这是因为伊韦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她明天早晨会怎样接待我呢？”

这时，他们走到了马尔利的抽水机站，他们发现天色发白了。

鸡窝里的公鸡开始打鸣儿了。由于鸡窝的墙壁很厚，它们的声音显得有点闷声闷气的。左边花园里有一只鸟在叽叽喳喳地叫，它不停地重复着短小的、简单得天真可笑的叫声。

萨瓦尔说道：“咱们该回去了吧。”

他们回到了别墅。塞尔维尼走进自己的房间里，从一直开着的窗口望见天际已经变成了玫瑰红色。

于是，他关上了百叶窗，拉上了两边厚厚的窗帘，并把它们交迭起来，然后终于躺在床上睡着了。

他在酣睡中梦见了伊韦特。

一个奇怪的声音把他惊醒。他从床上坐了起来，想仔细听

一听，但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突然在窗外的挡雨披檐上发出一阵像下冰雹的劈啪声。

他从床上跳下来，跑去把窗子打开，看见伊韦特站在花园的小径上。这时，伊韦特把一把沙子向他脸上抛去。

她穿着一身粉红色衣服，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帽子顶上竖着一根羽毛，像火枪手的帽饰似的。她带着阴险狡猾的表情笑着说：

"怎么样，米斯卡德，您还在睡觉？您夜里干什么啦，怎么醒得这么晚呢，难道您去寻欢作乐了吗，我可怜的米斯卡德？"

塞尔维尼被突如其来的强烈光线照得眼花缭乱，他由于疲倦，头脑还有些迟钝，对伊韦特那种开玩笑的镇静表情感到吃惊。

他回答说：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小姐。我洗把脸就下楼去。"

她喊道：

"您快点吧，已经十点钟了。而且，我有一个重大的计划要告诉您，有一件秘密的事要咱们两个一起去做。您知道在十一点钟吃午饭。"

他匆匆梳洗完毕，跑下楼去。他看见她坐在一条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小说。伊韦特见他下来，便亲切地、友好地、坦率而且高兴地抓住他的胳膊，好像头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把他拉到花园的尽头说：

"我的计划是这样。咱们将不听妈妈的话，您今天下午把我领到格雷努耶尔去。妈妈说正派女人不能到那里去。我偏要去看看，其实，我去不去那里，对我说来倒无所谓。您一定会带我到那里去的，是吗，米斯卡德？而且咱们要和那些划船的人喧闹一番。"

她身上散发着香味。他不清楚在她周围飘荡的是什么清淡的香味。这不是她母亲身上洒的那种浓郁的香水，而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气息，他认为是嗅到了一点鸢尾香粉，或者一点马鞭草香精的气息。①

这股难以觉察的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衣服上、头发上，还是肌肤上来的呢？他在琢磨着这件事，因为她跟他说话时离他很近，他脸上感受到她呼出来的凉气，她觉得这股气闻起来也很芳香。于是，他想到他试图弄清的这股不可捉摸的香味可能只是由于她的迷人的眼睛的提示而才存在，只是年轻人那种富有魅力的姿色的一种迷惑人的挥发物。

伊韦特又说：

“说定了，是吗，米斯卡德？……因为午饭后天气很热，妈妈不会愿意出去的。天气热的时候，她就软弱无力了。咱们把她和您的朋友留在家里，您带我出去，咱们就说上山到森林里去，您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去看看格雷努耶尔啊！”

他们走到了栅栏前面，面前就是塞纳河。强烈的阳光直射在沉睡的闪闪发光的河面上。由于天气炎热，河面上冉冉升起一层轻雾，蒸发出来的一片水气在河面上形成一层闪闪发光的蒸汽。

不时地有一艘小船驶过，不是多桨快艇，就是沉重的平底小船。人们还可以听到远方的或长或短的汽笛声，那是火车每个星期天把巴黎人运到郊区乡下发出的汽笛声和轮船预告通过马尔利水闸发出的汽笛声。

这时，一阵铃声响了。

---

① 鸢尾也叫蓝蝴蝶花，由它提炼的香精味道清淡。马鞭草香精被认为具有刺激性欲的功效。

这是午饭的铃声。他们便回屋里去了。

吃饭的时候十分安静。七月份的一个无法忍受的中午压抑着万物，窒息着生灵。气温很高，使人们的身心都瘫痪了。心里的话迟钝得说不出口来，做个动作似乎也很艰难，好像空气变得有了阻力，难以穿过似的。

只有伊韦特一个人虽然也不说话，但显得很兴奋，并且有点不耐烦的急躁情绪。

等到一吃完餐后点心，她就问道：

“我们到森林里去散散步好不好?在树荫下面一定会非常舒服的。”

她母亲侯爵夫人有些倦容，小声说道：

“你疯了？这么热的天能出去吗?”

姑娘听了非常高兴，又说道：

“那好!我们把男爵留下来陪伴你，我和米斯卡德要去爬山，我们要坐在草地上看书。”

说完，便转向塞尔维尼问道：

“怎么样？说定啦?”

塞尔维尼回答说：

“听您吩咐，小姐。”

她便跑回房间去拿帽子。

侯爵夫人耸了耸肩膀，同时叹了一口气说：

“她真的是疯了。”

然后，她就用一个表示爱情的懒洋洋的动作把她那漂亮而白嫩的手伸给了男爵，男爵慢慢地吻了它。

伊韦特和塞尔维尼动身了。他们先是沿着河岸走过了桥，上了小岛，然后便坐在急流那边陡坡上的柳树下面，因为现在要到格雷努耶尔去为时尚早。

年轻的姑娘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笑着说道：

“米斯卡德，您来给我读吧。”

她便把书递给他。

米斯卡德做了一个躲避的动作，说：

“我吗，小姐？可是我不会读呀！”

伊韦特严肃地说：

“读吧，不要推辞，别找理由。您现在好像还是我的一个求爱者呢，对吗？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吗？这是您的座右铭吧？”

他接过书，把它翻开一看，愣住了。这是一本昆虫学的论著，是一位英国作家写的一本蚂蚁史。因为他认为伊韦特在嘲弄他，便待着没动，伊韦特不耐烦了，说道：

“快呀，读呀！”

他问道：

“你这是赌气呢，还是一时的狂热呢？”

“不，亲爱的，我在一个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人家告诉我说这是有关蚂蚁的最好的书了，我想一边看着这些小动物在草地上跑，一边学习它们的生活，可能是很有趣的事，请您读吧。”

她伸直了身子，肚子朝下，卧倒在地上，两肘支在地上，两手捧着头，眼睛盯着草地。

他读道：

“类人猿在它们的身体结构方面，可能是所有的动物中最近似于人的动物，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蚂蚁的习性，它们的社会组织，它们的数量众多的群体，它们构筑的房屋和街道，它们的制服、甚至于有时候奴役一些动物的习惯，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们有权在智商表上占有一个靠近人的位置……”

他继续用单调的声音读着，不时地停下来问伊韦特：

“还不够吗？”

她摇摇头表示“不够”。她拔了一根草棍，草棍的尖上有一个游逛的蚂蚁，她让它从草棍的一头爬到另一头，等这个小动物爬到了另一头时，她便把草棍颠倒过来让它再爬回，以此取乐。她还聚精会神地静静地听着关于这些微小动物的生活方面所有令人惊奇的细节，譬如关于它们的地下居住设施；关于它们为了吸吮蚜虫分泌的甜液而培育、收藏、饲养蚜虫的方式，就像我们在牛棚里养牛取奶一样；关于它们驯服一些没有眼睛的小昆虫使之打扫蚁穴的传统习惯，和它们外出打仗带回一些奴隶来服侍战胜者的传统习惯，由于奴隶们的精心照料，战胜者们竟然养成了养尊处优单独用膳的习惯。

伊韦特看着这个小蚂蚁爬来爬去，渐渐地好像在她心里对这个如此细小如此聪明的小昆虫萌发了母爱一般，她便让它在自己的手指上爬，用很受感动的眼神看着它，同时产生了一种想拥抱它的欲望。

当塞尔维尼读到蚂蚁所过的集体的生活方式时，读到它们之间进行力气和灵活性的友谊比赛的方式时，这个动了情的年轻姑娘竟然想亲吻这个昆虫。可是这时，蚂蚁已经逃脱了她的手指，跑到了她的脸上，于是，她发出了一声尖叫，好像受到了一个可怕的危险的威胁，同时还伴随着一些发疯似的动作，打自己的脸蛋，想把蚂蚁赶下来。塞尔维尼哈哈大笑，从她的头发旁边捉住了蚂蚁，顺势在捉住蚂蚁的地方长时间地吻了一下，伊韦特并没有移开她的前额。

然后，她站起来说：

“我喜欢这样的书，比一本小说还要喜欢。现在咱们去格雷努耶尔吧。”

他们走到了岛上的像公园一样绿树成荫的那一部分。双双对对的情侣在高大的枝叶下沿着塞纳河游览漫步，河上有一些

小船划行。他们是一些姑娘和小伙子，一些女工和她们的情人们，这些男人都是胳膊上挎着礼服，只穿着背心，露着衬衣的袖子，高顶礼帽稍向后倾，有点喝醉了酒和疲倦的样子；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富翁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妻子穿着节日的盛装，他们的孩子像一窝雏鸡一样在父母周围跑来转去。

远方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嘈杂声，这是众多的人们的低沉的喧哗声，它预告划船手最喜欢的水上游乐场就在眼前了。

他们突然发现了它。这是一艘大型的游船，上边有顶篷，停泊在陡峭的岸边，载着一船男女游客，他们或是坐在餐桌旁饮宴，或是站着大声说笑，狂喊乱叫，或是伴随着一个音调不准、像一口大锅振颤似的、如泣如诉的钢琴声唱歌、跳舞、翻筋斗。

一些红头发的苗条女郎，袒露着她们的胸脯和臀部，用前后两面来撩拨男人；她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眼睛带着钩，嘴唇鲜红，多半都是醉醺醺的，淫秽的话挂在嘴边。

另有一些女郎面对着一群半裸的男人在疯狂地跳舞。这些男人穿着汗衫短裤，头上戴着有颜色的窄边软帽，像赛马的骑手一样。

所有这些人散发出一股汗味和香粉味，化妆品的挥发味和胳肢窝的臭味。

嗜酒贪杯的人们围着桌子大口大口地喝着红白黄绿各种颜色的酒，并且失去理性地喊叫着，大骂着，任意地吵闹着，纵情地喧嚷着，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

时不时地有一个游泳的人站在船顶上跳下水去，把水溅到靠近船边饮酒的人身上，这些人便发出野人般的吼叫。

这时，有一排小船驶过。这是一些窄长的多桨小快艇，由一些光着胳膊的桨手用长柄轻桨一下一下地划着，飞快地行驶着；桨手们胳膊上的肌肉在被太阳晒焦了的皮肤里面随着划船

的动作滚动着。女划船爱好者们身着蓝色或红色法兰绒连衣裙，头顶上撑着红色的或蓝色的、在烈日下显得分外鲜艳的小阳伞，仰坐在小船后面的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但远远望去，好像她们在水面上跑步似的。

一些比较沉重的大船慢慢地驶来了，船上载着许多人。有一个兴致勃勃的中学生模样的毛头小伙子想卖弄两手，便用风车翼的动作划船，于是碰撞了许多小船，惹得所有的划船者都责骂他。后来，在险些淹死两个游泳者之后，他就溜走了，可是拥挤在水上大咖啡馆里的人群还在继续骂他。

伊韦特兴高采烈，在这个喧嚣混杂的人群中挽着塞尔维尼的胳膊，用冷静善意的眼神盯着那些姑娘们看，似乎很高兴那些不怀好意的摩肩擅肘行为，突然，她天真地说道：

“您看那个姑娘，米斯卡德，她的头发多漂亮啊！她们的样子都很高兴。”

这时，钢琴师，一个穿着红色衣服、戴着一顶像太阳伞一般的草帽的划船人，开始弹奏一支华尔兹舞曲。伊韦特突然抱住她的伴侣的腰，狂热地拉着他跳起舞来。他们俩跳得很久，又很疯狂，引得大家都看着他们。喝酒的人们站在桌子上，用脚来打拍子；另外一些人在碰杯助兴；钢琴师好像发了疯似的，用手的跳跃和全身的发疯般的动作来触动象牙琴键，同时拼命地晃动着他那掩蔽在大帽子下面的头。

他突然一下子停止了演奏，身子滑到了地上，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埋没在他的大帽子下面，好像是累死了似的。接着，在咖啡馆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都为之鼓起了掌。

有四位朋友赶紧跑了出来，像发生了事故那样，把他们的伙伴扶起来，把他戴的帽子盖在肚子上，抓住他的四肢，把他抬走了。

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跟着他们，唱起了天主教“为死者祈祷”的歌，于是在这个假死的人后边立刻就形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一直排到这个小岛的路上，浩浩荡荡地行进着，后面拖带着那些饮酒的人、散步的人和路上遇到的所有的人。

伊韦特向前奔去，她高兴极了，尽情地欢笑着，她和大家都说话，被这个热闹的场面弄得神魂颠倒。有些男青年死盯着她看，故意挤她。他们眼睛发红，似乎要闻她身上的气味，要用眼光给她剥掉衣服。这时，塞尔维尼开始担心，害怕这次冒险的幽会最后要出问题。

送葬的行列一直向前走着，并且加快了步伐，因为抬死者的那四个人跑了起来，后面跟着一群乱喊乱叫的人。但是，突然间，他们转向了陡峭的河岸，到达河边之后便立刻停了下来，把他们的伙伴摇摆了几下，然后，四个人同时撒手把他投到了河里。

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从每个人的嘴里迸发出来。这时，那位钢琴演奏者已经晕头转向，在水里扑腾着，咒骂着，咳嗽着，吐着水；他陷进了淤泥，便竭尽全力地想爬到河岸上来。

他的帽子，在人们抬着他跑的时候被风吹掉了，被一只小船上的人捡了回来。

伊韦特高兴地拍着手蹦跳，并重复地说：

“噢！米斯卡德，我开心极了！我开心极了！”

塞尔维尼注视着她，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在这个下流的环境里是那样的喜悦，他不免有点不安，有点不快。于是，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爱面子的本能是一个出身好的人永远保持着的，即使在他放纵自己的时候。这种本能可以使他规避过分卑鄙的放荡行为和过分肮脏的社交关系。

他感到震惊，他想道：

"天哪，你还是个出身好的人呐，你呀！"

这时，他真想用第二人称单数的"你"来称呼她了，因为在他思想上已经鄙视她了，就像人们第一次看见妓女时就用"你"来称呼一样。他几乎不再把她跟那些故意和人们擦肩而过、并且用她们沙哑的嗓子喊着脏话的红头发女郎们区别看待了。这些简短响亮的粗话在这个人群中流动回荡，似乎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犹如从粪堆上滋生的苍蝇一般。粗话似乎既不使任何人感到刺耳，也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伊韦特好像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脏话。她说：

"米斯卡德，我想游泳，咱们要好好游一游。"

塞尔维尼回答说：

"为您效劳。"于是他们便到游泳服务处去租泳装。她先脱了衣服，站在岸边等他，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微笑着。然后，他们并肩跳进了温暖的水中。

她陶醉在幸福之中游着。全身被水波抚摩着，由于感到一种肉欲的乐趣而微微颤抖着，她的双臂每划动一次，身体就抬高一次，好像她要冲出水面似的。塞尔维尼吃力地跟随着她，累得气喘吁吁，对自己游得不好感到不悦。这时，她放慢了速度，然后突然转过身来，接着便仰浮在水面上，两臂交叉，眼睛看着蓝色的天空。由于她这样平卧在河面上，塞尔维尼清清楚楚地看着她的身体的呈波浪形的线条，两个坚实的乳房，紧贴在轻薄的游泳衣内，显示出它们的圆形和它们高高耸起的突出顶点，她的肚子微微地隆起，大腿下面浸在水里，赤裸的腿肚隔着水闪闪反光，两只娇小可爱的脚浮现在水面上。

他把她的全身一览无余，就好像是她特意亮给他看，为了诱惑他，为了卖弄自己，或者仍是为了耍弄他。这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开始想得到她。可是突然间，她翻过身来，

注视着他，笑了起来。

“您的相貌很和善。”她说。

他受到了这句嘲笑话的刺激和激怒，感受到情人受嘲弄时的气愤，便突然产生了一种要进行报复的需要，一种要报仇雪耻的愿望，一种要刺伤她的愿望：

“这种生活，对您很合适吧？”

她带着非常天真的样子问道：

“什么生活啊？”

“得了，您别再要笑我了，您完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发誓。”

“得了，咱们别演戏了。您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一点也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不是这么笨的人。况且，我昨天晚上已经对您说过了。”

“说过什么了？我忘了。”

“说我爱您。”

“您吗？”

“是我。”

“简直是开玩笑！”

“我向您发誓。”

“好了，那您就证实它吧。”

“我就是要求这件事！”

“这件事，什么事？”

“要证实它呀。”

“那好啊，您就做吧。”

“您昨天晚上可没有说这么多话呀！”

“您什么也没有向我提出啊？”

“真是愚蠢！”

“而且，首先，您不应该跟我谈。”

“真蠢！那么，应该跟谁谈呢？”

“当然是先跟妈妈谈了。”

他哈哈大笑一声。

“跟您母亲谈？不，这太过分了！”

她突然变得很严肃，并且注视着他说：

“您听着，米斯卡德，如果您真的很爱我，要娶我，您先去跟妈妈谈，然后我再回答您。”

塞尔维尼认为伊韦特还在嘲弄他，便勃然大怒：

“小姐，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她仍然用温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他。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于是，塞尔维尼生气地说，声音有几分生硬和粗暴：

“得了，伊韦特，咱们别再装腔作势地演这种滑稽戏了，这场戏演得时间太长了，您扮演的是一个幼稚无知的小女孩，可是这个角色对您完全不合适，您要相信我的话，您心里完全明白在我们之间谈不上婚姻问题……而是爱情问题。我对您说了我爱您——这是真心话，我再重复一遍，我爱您。您不要再假装不明白了，您不要把我当傻瓜看待了。”

他们站在水里，面对着面，仅仅是由两手的小动作支持着。伊韦特又待了几秒钟没有动，好像在犹豫该不该去深入理解塞尔维尼的意思。后来，她突然脸红了，一直红到了头发根。她整个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从脖子到耳朵都几乎变成了青紫色。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用尽全力，急促地划着水，径直向河岸逃去。塞尔维尼追赶不上她，他累得气喘吁吁地跟随着她。

他看见她从水里出来，拢紧她的游泳衣，头也不回地跑进

了更衣室。

他换衣服用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茫然不知所措，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他在思索应该对她说些什么，他在考虑是否应该道歉或者应该坚持己见。

当他穿好衣服后，她已经走了，独自走了。他慢慢地走了回去，心里惶惶不安，思想非常混乱。

侯爵夫人正在围绕着草坪的圆形小路上挽着萨瓦尔的胳膊散步。

她看见塞尔维尼走来，用那从昨天晚上以来就无精打采的神情说：

“我说什么来着，在这么热的天，根本就不应该出门。现在好，伊韦特晒坏了吧？她睡觉去了。她脸红得像一朵虞美人花一样，可怜的孩子，她偏头疼得厉害。你们肯定是在太阳底下散的步，你们一定是干了一些荒唐事。我怎么知道呢，我？您跟她一样地缺少理智。”

姑娘不愿意下楼来吃晚饭。有人想给她端上去吃，她便隔着门回答说她不饿，她倒插着门，她请人们让她安静。塞尔维尼和萨瓦尔这两个年轻男人乘晚上十点钟的火车走了，答应下个星期四再来；剩下侯爵夫人独自一人坐在开着的窗口一面遐想，一面听着远处划船爱好者们的舞会乐队在深夜的寂静中演奏那些断断续续毫不连贯的音乐。

像人们受到骑马或划船的吸引一样，侯爵夫人由于爱情的诱惑，她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像疾病一样，已经蔓延到她身上。强烈的爱情突然控制了她，渗透到了她的全身，以一种狂热的、暴躁的、富有戏剧性的或是易动情感的特性，而使她神魂颠倒，使她软弱无力，或是使她难以忍受。

她是属于那些生来就是为了爱人或是被人所爱的女人。她

出身卑微，几乎是无意识地把爱情当成了职业，从而发迹。她生性能干，天赋机智，她接受金钱就像接受亲吻一样，非常自然，毫无区别。她像动物一样善于使用她那非凡的嗅觉，那是生存的需要使动物们变灵敏的。曾经有许许多多男人在她的怀抱中睡过觉，她却没有感到他们的任何温存，也没有对他们的搂抱感到任何厌恶。

她用镇静的无所谓的态度承受过任何形式的搂抱，就像人们在旅行中吃各种饭菜一样，因为需要生活下去。可是有的时候，她的心或她的肉体也会兴奋激动，那时，她便坠入了一次强烈的情欲之中，根据她的情夫的身体或精神的素质，这样一次情欲往往持续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

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那时，她是用整个灵魂、整个肉体激烈地、心醉神迷地去爱。她投入爱情之中就像人们投河自尽，让河水冲走，如果需要的话就准备去死，她这时完全陶醉在爱情中，如癫似狂，无比地幸福。每一次她都认为过去从未感到过这样美好，如果有人提醒她曾经彻夜不眠、望着星空疯狂地梦想过多少男人，她会十分惊讶的。

萨瓦尔这一次是把她的身心全都迷惑住了，全都俘获了。她在想他，从他的形象和对他的回忆中得到欣慰，她沉浸在对已得到的幸福和现时的幸福以及肯定还会得到幸福的镇静的兴奋之中。

她背后的一个声音使她转过身来。伊韦特刚刚走进来，她还穿着白天穿的衣服，可是现在脸色苍白，两眼闪烁着红光，像人们在熬夜之后的眼睛一样。

伊韦特倚在敞开着的窗子的窗台上，面对着她的母亲。

“我有话要跟您谈。”她说。

侯爵夫人感到惊讶，注视着她。她以一个自私的母亲的心

理爱着她，为她的美貌而自豪，就像人们为一笔财富而自豪一样；她自己还十分漂亮，所以还不会嫉妒；她漠不关心，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有种种打算，然而她很精明，意识到了女儿的价值。

她回答说：

“你说吧，我的孩子，有什么事？”

伊韦特用眼睛凝视着她，好像要看清她的灵魂深处，好像要抓住她的话将会激起什么感觉。

“是这么回事，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什么事？”

“德·塞尔维尼先生对我说他爱我。”

侯爵夫人有些焦急，等着她说下去。伊韦特不再说了，她便问道：

“他是怎么对你说的？你说清楚呀！”

这时，姑娘便坐到母亲的脚下，采取一个她母亲熟悉的想得到爱抚的姿势，并且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接着说：

“他向我求婚。”

奥巴尔第夫人做了一个惊愕的突然动作，并且喊道：

“塞尔维尼吗？你疯了！”

伊韦特一点也没有从母亲的脸上移开视线，她在密切观察着母亲的思想和她的诧异。她用严肃认真的语调问：

“你为什么说我疯了？德·塞尔维尼先生为什么不能娶我？”

侯爵夫人感到很为难，结结巴巴地说：

“你弄错了，这不可能。你一定是听错了或是理解错了。德·塞尔维尼先生对你说来……太有钱了……并且他太……太……具有巴黎作风了，他不可能结婚的。”

伊韦特慢慢地站了起来。继续说道：

"可是如果他像他说的那样爱我呢，妈妈？"

母亲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原以为你年岁不小了，对于生活也有所了解了，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了。塞尔维尼是一个寻欢作乐的人，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只能娶一个属于他那个阶层的女人和与他财产相当的女人。如果他向你求婚的话……那就是他想……他想……"

侯爵夫人无法说出她的猜疑来，停顿了一秒钟，然后又说：

"得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去睡觉吧。"

姑娘现在既然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事，便顺从地说：

"是，妈妈。"

她亲吻了她母亲的前额，然后迈着很冷静的脚步走开了。

当她就要走出房门的时候，侯爵夫人又叫住她说：

"你中暑啦？"

"我没事。是刚才那件事使我感到不舒服的。"

侯爵夫人补充说道：

"那件事咱们有工夫再谈吧。但是，主要是从现在起，这些日子你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你要相信他不会娶你的，你听见了吗，他只是想……损害你。"

她找不出更合适的词儿来表达她的想法。伊韦特回她房里去了。

奥巴尔第夫人开始想：

自从这些年生活在爱情的平静和富足的生活中以来，她小心翼翼地使她的精神摆脱开那些可能使她操心、使她担忧或使她伤心的所有考虑。她从来不愿意去想伊韦特将来的事；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她还总认为去考虑它还为时过早。她以她做妓女的嗅觉，已经感觉到了她的女儿不可能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阔人，除非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大可能的偶然情况，除非爱情的

神力使冒险家登上了王位。她根本不指望这个，而且，她太关心自己了，顾不上去制定一些不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计划。

伊韦特将会跟她母亲一样，这毫无疑问。她也将成为一个爱情女子。为什么不呢？但是侯爵夫人从来不敢想一想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件事。

现在她女儿一下子在她毫无准备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迫使她在一件如此困难、如此棘手、对各方面都十分危险的事情上表明态度；这事搅乱了她的良心，在对待自己的孩子和此类事情上所应表现的良心。

她天性诡诈，她的诡诈平时似乎在昏昏欲睡，但从未沉沉入睡，所以对塞尔维尼的意图不会有丝毫的理解差错，因为她根据经验深深了解男人，尤其是这一种男人。因此，从伊韦特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她就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喊道：

“塞尔维尼娶你？你疯了！”

他怎么会用这个老办法呢，他，这个狡猾的人，这个奸诈的人，这个花天酒地的男人，这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现在他要怎么办呢？而她呢，这个女孩子呢，怎样更清楚地警告她呢，甚至怎样保护她呢？因为她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做出大蠢事来。

这个大姑娘会那么天真，那么无知和那么没有心眼吗？

这时，侯爵夫人由于茫然不知所措，加以思考得太疲倦了，便想找出个解决的办法，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因为形势对她说来似乎非常难办。

她对这些烦恼感到了厌倦，便这样想：

“算了！我要严密地监视他们，我要根据情况来办。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塞尔维尼去说，他是个机灵的人，不用我细说他就会懂得我的意思的。”

她没有细想她应该对塞尔维尼说什么话，也没有去想塞尔

维尼可能回答她什么话，更没有去想他们之间可能订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协议，而是高兴无需做出决定就摆脱了这个忧虑；她又开始去想那个漂亮的萨瓦尔了，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黑夜，然后转向右边，转向笼罩在巴黎上空的朦朦胧胧的灯火，她用双手向着那个大城市的方向送去亲吻，快速的吻，她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不计其数地投向夜幕中，并小声地、好像她还在跟他说话一样，悄悄地说道：

“我爱你，我爱你！”

三

伊韦特也没有睡觉。她和她母亲一样，也是胳膊肘倚在敞开着窗子的窗台上，眼睛里含着眼泪，含着她第一次感到伤心的眼泪。

一直到现在，她都是在幸福的青年时代的那种轻率宁静的信任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她为什么要思索、考虑、探求呢？她为什么不和别的姑娘一样呢？她为什么要怀疑、要害怕、要痛苦地猜疑呢？

她似乎通晓一切，因为她好像什么都谈论，因为她用生活在她周围的人的语气、态度和粗野的词汇来说话。但是她几乎并不比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女孩子知道得更多，她的大胆言谈来自她的记忆，来自女人们的模仿和吸收才能，而并非来自一种知识渊博从而果断大胆的思想。

她谈论爱情犹如是画家或音乐家的儿子在十一、二岁时谈论绘画或音乐一样。她知道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猜想到了爱情

这个字隐藏着哪一类秘密——因为人们常常当着她的面窃窃私语地说玩笑话，她那天真纯洁的头脑不可能一点也没有受到启发——可是她怎么能从此得出她的家庭不是和所有的家庭都一样的结论来呢？

人们表面上都很尊敬地亲吻她母亲的手；她们家所有的朋友都有称号；所有的人都是或者好像是富翁；所有的人都随便地取一个王室家族的亲王称号。甚至于有两位王子在晚上多次来侯爵夫人家！她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

而且，她天性幼稚。她跟母亲不同，不去研究人，观察人。她一直到现在生活得太平静、太幸福了，以至不会对那些在比较沉着、审慎、内向、含蓄、不太自以为是的人看来值得怀疑的事情担心。

可是现在，塞尔维尼那几句令她感到粗暴和不理解的话突然在她心里引起了一种急剧的不安，她最初是莫名其妙的焦急，后来变成纠缠不清的担心害怕。

她当时跑了回去，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逃跑了，实际上她也是深深地受到了塞尔维尼的那些话的伤害。她不停地重复着那些话，想吃透它们的整个含义，想猜出它们的全部意义。塞尔维尼的那些话是："您很明白在我们之间谈不上婚姻问题……而是爱情问题。"

他想说什么呢？又为什么说这样侮辱人的话呢？就是因为她不了解某件事情、某件秘密、某件羞耻吗？她一定是惟一不了解那件事情的人啦？但那是什么事情呢？她开始惊慌失措了，她吓呆了，如同人们发现了一件隐藏着的耻辱，发现了一个你所爱的人的背叛行为，发现了使你惶恐不安的感情灾难一样。

于是，她便苦思冥想、探索、哭泣，心里充满了害怕和猜疑。后来，她那年轻、快活的灵魂逐渐平静了下来。她便开始

臆想一个意外巧遇，开始利用她所看过的富有诗意的小说情节来策划一个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情景。她记得一些动人心弦的曲折情节，一些令人怜悯的凄凉故事，她把它们搀合起来，用它们编织自己的故事，美化那个模模糊糊预见到的、围绕着她生活的秘密。

她已经不再悲伤懊恼了。她幻想稍稍掀起那些掩盖物，她设想一些难以置信的复杂情节，无数离奇的、可怕的、因奇特而吸引人的事情。

莫非她是一个王子的私生女？她那被诱奸又被遗弃的可怜的母亲被一位国王、很可能是被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国王[①]册封为侯爵夫人的，她莫非是在她家人的盛怒之下逃出来的吗？

难道她不更像是被她父母、被无比高贵显赫的父母遗弃的孩子，是罪恶爱情的产物，然后被侯爵夫人收留，抚养成人的吗？

还有其他一些猜测闪过她的脑子。她根据想象力或是予以采纳，或是予以摈弃。她对自己产生了同情心，心里暗暗庆幸自己，但也悲伤，尤其感到满意的是自己变成了书中的一个女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势必要出场亮相，打扮一番，并要采取一种高贵的与自己相称的姿态。在这方面，她根据自己推测的事件，已经想好了她应该充当的角色。她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个角色应该像是与斯克里布先生或者是与乔治·桑夫人笔下的一个人物相同。[②]它应该具有忠诚、自尊心、牺牲精神、高尚的灵魂、温情和漂亮的言词。她的多变的性格差不多符合这个新

① 这里是指统一意大利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1861—1878年在位。

② Scribe（1791—1861），法国剧作家。
George Samd（1903—1896），法国田园小说女作家。

的姿态和角色。

她一直待到天黑都在思考她要做的事，探索应该如何着手去挖掘侯爵夫人的真情实况。

正好黑夜来临了，有利于悲剧的形势，她终于策划了一个简单而又巧妙的诡计，以求得到她想知道的事，那就是突然去告诉她母亲说塞尔维尼已经向她求婚了。

奥巴尔第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惊就可能脱口喊出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在女儿的头脑中闪出一线亮光。

于是伊韦特就立刻完成了她的计划。

她期待着引起一次震惊，一次爱情的表露，一次充满动作和眼泪的隐情吐露。

可是，她母亲听了并没有显得惊呆或是悲伤，只不过似乎有些烦恼。而且，从母亲回答时的局促不安、不高兴和慌张的声调来看，年轻的姑娘心里立即产生了女性的奸诈、精明和狡猾。她知道不应该追问下去了，秘密属于另一种性质，她很难得知，她应该独自去猜测，于是她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心情沉重，非常苦恼，现在，她对一场真正的不幸感到恐惧，但却又不确切知道这种恐惧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而来。于是她倚着窗台哭了。

她哭了很长时间，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也不再寻求发现什么了。渐渐地，疲倦使她难以忍受，她便闭上了眼睛。于是她半睡了几分钟，像那些疲惫不堪的人在极度困倦时一样，他们没有一点力气去脱衣服，就上床睡着了。她这时两手捧着头睡着了，她睡得很沉，但有几次突然惊醒。

天色微微发亮，早晨的寒气使她感到很冷，迫使她离开了窗口，她这时才上床睡觉。

她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要求自己表现出一种谨慎、持重、忧

郁的姿态。她头脑里进行着不懈的迅速的思考，她学习着去侦察，去猜测，去推论。她心中突然闪出一股亮光，虽然还很模糊，但似乎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照亮了她周围的人和事；她对所有的人，对她过去相信的一切，对她母亲，产生了怀疑。在这两天里，她做出种种假设，预计到各种可能性，本着她那多变的和没有分寸的粗暴性格，决心做出最极端的决定。星期三，她确定了一个方案，那是一整套的行动准则和一系列的侦察办法。星期四早晨，她起床后，决心要比一个警探还要不择手段，向大家宣战。

她甚至决定要把“惟我独尊”作为座右铭，并且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来考虑应该如何使用这个座右铭，才能使它产生好的效果，她把它写在了她的信纸上以姓名的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周围。

萨瓦尔和塞尔维尼在十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姑娘向他们庄重大方地伸出了手，并且用亲密的语气说，尽管有些严肃：

“您好，米斯卡德，过得好吗？”

“您好，小姐，过得不错，您呢？”

他戒备着她。他想：

“她又要跟我演什么戏呢？”

侯爵夫人挽起了萨瓦尔的胳膊，塞尔维尼也就挽住了伊韦特的胳膊。他们开始绕着草坪散起步来，他们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在花坛和树丛后面。

伊韦特带着一种庄重审慎的表情走着，眼睛看着小径上的石子，好像不注意听她的伙伴说话，也不大回答。

她突然问道：

“您真的是我的朋友吗，米斯卡德？”

“当然是，小姐。”

“可是，是真的、真的、真正的是吗？”

“整个人都是您的朋友，小姐，身体和灵魂全都是。”

“这一次不说谎，就一次？”

“两次也行，如果需要的话。”

“能跟我说全部真情吗？全部肮脏的真情？”

“是的，小姐。”

“那么，您认为，内心里认为克拉瓦洛夫亲王怎么样？”

“啊！见鬼！”

“您瞧您已经准备说谎了！”

“不，不是，我是在想我要说的话，恰如其分的话。天哪，克拉瓦洛夫亲王是一个俄国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他讲俄国话，他生在俄罗斯。他来法国可能有一个护照，只有他的名字和他的称号是假的。”

她盯着他的眼睛。

“您是想说他是……？”

他犹豫一下，然后终于下决心说：

“一个冒险家，小姐。”

“谢谢。瓦尔雷亚里骑士也不比他好，是吗？”

“您说对了。”

“德·拜尔维涅先生呢？”

“这个人嘛，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是……外省上流社会的人，有信誉……甚至有一定的信誉……不过就是……因为烤扫帚过了火……有一点烧焦了[1] ……”

“您呢？”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① 这个俗语的意思是：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

"我吗，我是人们说的那种寻欢作乐的人，一个阔少，我有聪明才智，但我浪费在无用的辞令上；我身体健康，但我花天酒地，糟蹋了身体；我也许有才能，但我到处乱用，以至一事无成。现在我剩下来的就只有财富，加上一定的生活经验，我几乎毫无偏见，普遍地瞧不起人，包括女人在内；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行为毫无意义，我对一般的下流行为十分宽容。然而，我有时坦率真诚，像您所看到的那样；我甚至还能去爱，像您可能看到的那样。我带着这些缺点和这些优点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听您吩咐，小姐，请您随意来支使我，我说完了。"

她没有笑，她在仔细听着，同时揣测着这些话和他的意图。

她又问道：

"您认为拉米伯爵夫人怎么样？"

他机敏地说：

"请恕我对女人不妄加评论。"

"对任何女人都不吗？"

"对任何女人都不。"

"那么说，您对她们……所有的女人的评价都很坏了。哦，您想想看，没有任何例外吗？"

他以贯常的傲慢神态，突然用大胆的语气——这是他的力量、他的武器——冷笑说：

"人们总是把在场的人排除在外的。"

她的脸有一点红了，但是还很平静地问道：

"那么，您认为我怎么样？"

"您愿意听我说吗？那好吧。我认为您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经验的人，或者，如果您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您是一个很讲究实效的人，您很会玩弄花样，捉弄别人，隐藏自己的看法，布下罗网，不慌不忙地等待着……机遇。"

她问："就这些吗？"

"就这些。"

于是，她就用一种很严肃的神态说：

"我要使您改变这种看法，米斯卡德。"

然后她便走近她的母亲，母亲正低着头，迈着小步走着；就是人们一边散步、一边低声说着很亲密很甜蜜的悄悄话时所采取的那种软绵绵的样子。她一边走着，一边用她的小阳伞的尖端在沙地上画着一些图象，也可能是一些字母。她在跟萨瓦尔说着话，但眼睛并不看着他，她长时间地、慢慢地说着，倚着萨瓦尔的胳膊，身子紧紧地贴着他。伊韦特突然间用眼睛注视着她，一个在她头脑里尚未提出的、尚不明确的猜疑，甚至于应该说是一个感觉，而不是怀疑，在她的思想中一闪，犹如被风吹走的云彩的影子在大地上掠过一样。

午饭的铃声响了。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静悄悄的，几乎是沉闷的。

正像俗话所说，天空中正在酝酿着暴风骤雨。在天边似乎埋伏着大片静止的乌云，它们没有声息，也很沉重，但却携带着风暴。

他们在平台上喝完咖啡的时候，侯爵夫人问伊韦特：

"怎么样！宝贝，你今天要跟你的朋友塞尔维尼去散步吗？今天的天气正适合在树荫下乘凉。"

伊韦特瞥了她母亲一眼，又很快地把视线移开了说：

"不，妈妈，我今天不出门。"

侯爵夫人显得不大愉快，便坚持说：

"你还是出去遛个弯儿吧，孩子，遛弯对你有好处。"

这时，伊韦特用生硬的声调说：

"不，妈妈，今天我要待在家里，而且你很清楚是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晚上跟你说过。”

奥巴尔第夫人想不起来了，因为她全神贯注地在渴望跟萨瓦尔单独在一起。她脸红了，很窘。并且，为她自己的心事感到焦急不安，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自由地呆一两个钟头。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错，我把它完全忘了，你说得对。我不知道我刚才想什么了。”

这时，伊韦特拿起了她称之为“教母”的刺绣活计，这个活计，她每年在平静无聊的日子里就动手做五六次。她坐在她母亲身旁的一个矮椅子上，而那两位年轻人正跨坐在帆布折凳上抽雪茄烟。

他们在一种有气无力和毫无生气的谈话中度过了几个小时。侯爵夫人很不耐烦，不时地向萨瓦尔投去一个发狂的目光，想找一个借口、一个办法离开她的女儿。最后，她知道她不能成功，也不知道使用什么诡计，便对塞尔维尼说：

“您知道，亲爱的公爵，我留你们两个人今天晚上住在这里。我们明天将去沙图的富尔内兹饭馆吃午饭。”

他懂得她的用意，微笑了一下，顺从地说：

“我听您的命令，侯爵夫人。”

这一个白天在暴风雨的威胁下缓慢地过去了。

晚饭的时间渐渐来到了。沉重的天空布满了凝聚的乌云，没有任何空气的震荡从皮肤上拂过。

这顿晚饭也是静悄悄的。大家感到拘束、尴尬和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这些情绪似乎使得这两个男人和这两个女人都沉默寡言了。

餐具撤掉之后，他们还呆在平台上，隔很长时间才有人说几句话。黑夜来临了，这是一个闷热的令人窒息的夜晚。突然

间，天际被一大片爪形火光划破，它那耀眼的但还微弱的光线照亮了一下已经沉入黑暗的四张面孔，接着，一个遥远的声音，一个沉闷的微弱的声音，仿佛一辆车在桥上驶过的声音，穿过大地；似乎大气中的热度增加了，空气突然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夜晚的寂静加深了。

伊韦特站了起来，她说：

“我要去睡觉了，雷雨使我难受。”

她把前额伸给侯爵夫人，把手递给两个年轻人，然后走了。

她的房间恰好位于阳台的上边，门前的那棵大栗子树的叶子立刻反映出一片绿光。塞尔维尼的眼睛盯着树叶上这片暗淡的光亮，有时候他似乎看到了树叶上有一个人影掠过。但是忽然，光线熄灭了。奥巴尔第夫人长嘘了一口气，她说：

“我女儿睡了。”

塞尔维尼站了起来，说：

“我也想去睡了，侯爵夫人，如果您允许的话。”

他吻了她伸给他的手，也随即消失了。

于是，她就单独跟萨瓦尔待在黑暗中。

她立刻投入了他的怀里，抱住他，并且紧紧地搂着他。接着，虽然萨瓦尔想阻止她，她还是跪在他面前小声地说：“我想在闪电的亮光下看着你。”

可是，伊韦特虽然吹灭了蜡烛，却又光着脚回到了她房间的阳台上。她像影子一般滑到了那里去偷听，她强忍着一种痛苦和羞愧的猜测心情。

她虽然在他们上方，甚至于正在平台顶上，但她看不见。

她只能听到悄悄的说话声。她的心脏跳得很厉害，以至于她耳朵里充满了声音。她头顶上有一个窗子关上了，这就是说塞尔维尼刚刚上楼去了，剩下她母亲独自同另一个男人待在一

起。

第二道闪电把夜空劈为两半。在大约一秒钟的时间里，她熟悉的这整片风景在一道强烈可怕的亮光中显现出来；她看见了那条像熔铅色一般的大河，就像人们在幻想的国度里所想象的大河一样。突然，在她下方有一个声音说："我爱你！"

她再也听不见什么了。她的身体立刻奇怪地战栗了一下，她的精神飘荡在非常可怕的混乱中。

一种难以忍受的、无限的寂静，似乎是永恒的寂静笼罩着这个世界。她不能再呼吸了，胸口被什么不知道的可怕的东西压迫着。另一道闪电染红了大地，照亮了天际。随后，几乎是紧接着又一道闪电，然后又有其他的闪电。

她刚才已经听到的那个声音提高了，重复地说着："噢！我太爱你了！我太爱你了！"这回，伊韦特听清楚了，这是她母亲的声音。

一大滴温水珠掉到她的额上，树叶间出现了一阵几乎觉察不出的小小的摇晃，唰唰的雨声响起来了。

随后，从远处传来一片混杂模糊的声音，仿佛是大风吹树枝的声音，这是大雨像瀑布般倾泻在大地上、河流上、树木上的声音。刹那间，雨水流淌到她身子周围，溅了她一身，像洗澡一样把她全浇透了。她一动不动，只是想着她母亲和萨瓦尔在楼下平台上干什么。

她听到他们站了起来，进楼回到他们的房间，房子里边的门关上了。年轻的姑娘受到难以抑制的想了解一切的愿望的驱使，这愿望使她疯狂，使她痛苦。于是，她窜入走廊，轻轻地把大门打开，冒着瓢泼大雨穿过草坪，跑去藏在花丛里窥伺着窗户。

只有一个窗户开着灯，就是她母亲房间的窗户。突然间，在

明亮的四方窗格中出现了两个人影，两个并排的人影。接着，它们互相靠近，变成了一个。这时，又一次闪电往别墅前墙上投下一片快速而耀眼的火光，使她得以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她母亲的胳膊紧紧抱着萨瓦尔的脖子。

这时，她急疯了，便不假思索地、忘乎所以地、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妈妈！"好像在提醒处于死亡危险中的人。

她绝望的喊叫消失在雨水的汩汩声中，然而，搂抱着的一对情人分开了，他们惶惑不安。一个人影消失了，另一个试图在花园的黑暗中发现什么东西。

于是，伊韦特害怕被当场撞见，害怕在这个当儿遇见她母亲，便冲向房屋，急忙上楼，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雨水，从楼梯上一磴一磴往下流着。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决心不给任何人开门。

她没有脱去湿淋淋的、贴在身上的裙衣，便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在她的悲痛中乞求某种超人力的保佑、老天爷的神秘援助和陌生人的帮助，就像人们在悲伤和失望时所祈求的那样。

强烈的闪电不断地把那苍白的光线射进她的房间，她忽然在衣柜的镜子里看见她自己披头散发，被雨水浇得湿淋淋的，样子非常古怪，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她待在那里很长时间，呆得时间太长了，以至暴风雨过去了她都没有发现。雨不再下了，一缕微光在尚被乌云遮得漆黑的天空中蔓延开来，一股温和的、好闻的、芳香的凉爽气息，一股湿润的青草和树叶的凉爽气息从开着的窗口飘了进来。

伊韦特站了起来，脱去身上松弛而又冰凉的衣服，甚至没有想她在做什么，就上床了。然后，她两眼呆呆地望着破晓的晨曦。后来，她又哭了，再后来，她又思索起来。

她母亲！有一个情夫！多丢人啊！可是，她读过很多书，书

中有些女人，甚至一些母亲，就是这样委身于男人的，在书的结尾时才恢复荣誉。因而，她对于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和她读过的所有悲剧相似的悲剧环境之中并不感到过分惊讶。她起初那种激烈的悲伤和由于惊讶导致的剧烈的恐慌已经在对类似情景的混乱记忆中减轻了。她的思想已经熟悉了小说家们富有诗意地编造的十分悲惨的爱情事件。因此，她这次的可怕发现就像是头一天开始的某篇连载小说的自然延续。

她心里思量：

“我要挽救我的母亲。”

这个英勇的决定几乎使她恢复了平静，她现在感到自己长大了，很有力量，立刻准备去献身，去斗争。而且，她还考虑了她应该采用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在她看来是好的，符合她那浪漫的天性。于是她就像演员准备要演的那场戏一样，准备了她可能跟侯爵夫人的谈话。

旭日东升，仆人们已经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了。女仆送来了巧克力，伊韦特让她把盘子放在桌上，并且说：

“你告诉我母亲说我身体不舒服，说我要呆在床上，一直到那两位先生走，说我一夜没有睡觉，说我请大家不要打扰我，因为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女仆看见那湿透了的衣服像破布一样扔在地毯上，感到惊讶，便说：

“小姐莫非夜里出门啦?”

“是的，我在下雨的时候出去散步了，好凉快凉快。”

于是，女仆便把湿裙子、湿袜子、脏皮鞋捡了起来，然后把这些像是溺水人的湿衣服放在一只胳膊上，怀着厌恶的心情小心地拿走了。

伊韦特等待着，她知道她母亲一定会来。

侯爵夫人进来了，她一听到女仆的第一句话就从床上跳了下来，因为从她听到在阴影中那一声喊叫“妈妈”起，她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你怎么了？”她母亲说。

伊韦特看着她母亲，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她随即感到一种突然的强烈的激动，便嚎啕大哭起来。

侯爵夫人十分惊愕，又问：

“你到底怎么啦？”

这时，姑娘忘记了她的所有计划和她事先准备好的话，用手把脸捂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噢！妈妈，噢，妈妈！”

奥巴尔第夫人站在女儿的床前，十分激动，感到莫名其妙，不过，由于她那灵敏的本能，已经差不多猜到了一切。

伊韦特被眼泪哽咽住了，说不出话来，她母亲终于神经紧张起来，并且感觉到面临一种可怕的解释，便突然问道：

“得啦，赶快告诉我什么事使你这样？”

伊韦特仅仅能说：

“噢！昨天夜里……我看见……你的窗子。”

侯爵夫人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一字一顿地说：

“怎么！什么？”

女儿一直哭泣着，重复地说：

“噢！妈妈，噢！妈妈！”

奥巴尔第夫人的害怕和尴尬此时变成了怒火。她耸耸肩膀，转身要走。

“我看你真的疯了。等你闹完了以后，你再跟我说吧。”

可是姑娘立刻把捂着脸的手拿开了，脸上还流着泪。

“不!……你听着……我必须跟你说……你听着……你要答应我……咱们两个人要到很远的乡下去住，咱们要像农村妇女一样生活：不让任何人知道咱们到哪里去了！你说，你愿意吗，妈妈，我请求你，我恳求你，你愿意吗?”

侯爵夫人听了目瞪口呆，愣在屋子中间。她性格倔强，脾气暴躁。母亲的羞愧、害臊，加上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和多情女人在爱情受到威胁时的激愤，她急得发抖了，她准备请求饶恕，或是准备大发脾气。她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伊韦特又说：

“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了……妈妈……不要再……如果你知道……咱们两个人走吧……只要你忘记……这件事，我还爱你。”

奥巴尔第夫人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

“你听着，我的女儿，有一些事情你还不懂得。那么，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我不准你……永远不准你……对我讲……讲……讲……这些事情。”

可是姑娘突然扮演起自己给自己预定的拯救者的角色来，她郑重地说：

“不，妈妈，我不是一个孩子了，我有权知道。那就明说吧，我知道咱们接待一些名声不好的人，一些冒险家，我也知道因此人们也不尊敬咱们。我还知道别的事情。那么，就不要再这样了，你明白吗?我不愿意。咱们远走吧，你把你的首饰卖掉，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参加工作；咱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像正经女人一样生活。如果我找到人嫁出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母亲用她那黑色的眼睛生气地看着她，回答说：

“你疯了，你给我赶快起来跟大家一起吃午饭。”

"不，妈妈。有一个人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他走，不然我就走。你在他和我之间选择吧。"

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提高了嗓门，像演员在舞台上说话一样，终于进入了她梦想的戏剧角色中，几乎忘记了她的悲伤，只想着她的使命。

侯爵夫人惊呆了，又重复地说了一遍：

"你真是疯了……"她找不出别的话来。

伊韦特用戏剧性的口吻又说：

"不，妈妈，这个人必须离开这里，要不我就走，因为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那你要到哪儿去？……你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这无关紧要……我要咱们做正经女人。"

这句话又一次提到"正经女人"，这下子激怒了侯爵夫人，她喊道：

"住嘴！我不许你这样说我。我和别的女人一样有价值，你听见了吗？我是一个娼妓，一点不错，我以此自豪，正经女人比不上我。"

伊韦特吓呆了，瞪着眼睛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噢！妈妈！"

但侯爵夫人激动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

"怎么样！不错，我是一个娼妓。那又怎么样？如果我，我不是一个娼妓，你，你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厨娘呢；跟我过去一样，你可能一天挣三十个铜板呢；你可能在刷盘子呢；你的女主人会派你去肉店，你听见了吗，如果你偷懒的话，她会把你赶出大门的。而你现在整天地闲呆着，还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娼妓吗？就是这么回事。当你只是一个女仆，只是一个有五十个法郎积蓄的可怜的女孩时，就应该知道需要摆脱困境了，如果

你不愿意穷到没有饭吃，甚至饿死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别的路，你听见了吗，当你是佣人时！我们不能靠地位，我们也不能靠金钱的投机倒把去发财。我们只有我们的身体，只有我们的身体，别的什么也没有。”

她自己捶起胸来，像一个忏悔的悔罪者一样，她涨红了脸，情绪激昂，向女儿的床走去，接着说：

“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是一个漂亮女孩时，就应该靠这个生活，或者是一辈子受苦……一辈子受苦……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后，她又突然回到刚才的话题：

“那些正经女人们，她们也没有洁身自好啊。她们才应该说是妓女呢，你明白吗？因为什么也没有逼迫她们呀。她们有钱，有办法生活，还有钱玩。她们找男人是由于淫秽，她们才应该说是妓女呢。”

她站在气得发狂的伊韦特的床边，伊韦特想喊“救命”，想逃走，她哭得很厉害，像挨打的孩子一样哭叫。

侯爵夫人不说了，看着她的女儿。她看见她绝望已极，她自己也突然感到十分痛苦，十分悔恨，深受感动，充满了对女儿的怜悯之情，便张开胳膊扑倒在女儿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并且结结巴巴地说：

“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你知道你使我多么痛苦吗？”

她们两人一起哭了很久。

后来，侯爵夫人的悲伤平息了，便慢慢站了起来，并且小声地说：

“得了，宝贝，就是这样，你想怎么样呢。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必须顺应生活。”

伊韦特继续哭着。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猛烈了，太出乎意料了，以至于她来不及考虑和无法恢复平静。

她母亲又说：

“得了，起来吧，去吃午饭吧，别让人发现什么。”

姑娘说不出话来，摇头表示“不”。最后，她慢慢地抽噎着说：

“不，妈妈，你知道我对你说的话，我不会改变主意。在他们走之前我不会走出我的房间，我永远不想再见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永远不想。如果他们再来，我……我……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侯爵夫人擦了擦眼睛，激动得疲倦不堪，低声地说：

“得了，你好好考虑考虑，要理智些。”然后，在沉默了一分钟之后又说：

“对，你今天上午最好是休息休息。我下午再来看你。”

她亲了亲女儿的额头，便出去换衣服了。她现在已经平静了。

伊韦特等母亲一出房间走远，便站了起来，跑去把房门插好，以便一个人，独自一人呆着，然后便思索起来。

女仆在快到十一点钟时敲门，隔着门问：

“侯爵夫人问小姐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午饭想吃什么？”

伊韦特回答说：

“我不饿。我只请求你们别打扰我。”

她继续呆在床上，好像得了重病似的。

将近三点钟时，又有人来敲门。她问：

“是谁？”

她母亲说：

“是我，宝贝，我来看你怎么样了。”

她犹豫了一下。她来做什么？她开了门，然后又躺在床上。

侯爵夫人走近她，好像在病人身边一样小声说：

“怎么样，你觉得好些吗？你不想吃一个鸡蛋吗？”

“不，谢谢，什么也不吃。”

奥巴尔第夫人坐在了床边。她们什么话也不说，后来，由于女儿一动不动，两手放在床单上毫无生气，她终于问道：

“你还不准备起床吗？”

伊韦特回答说：

“起床，过一会儿起。”

接着，她用一种严肃的声音慢慢地说：

“我考虑过了，妈妈，我的决定……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咱们不再谈了。但是将来就不同了……或者……或者……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现在，这件事就算完了吧。”

侯爵夫人原以为解释清楚了，此刻感到有点不耐烦。现在太过分了。这个愚蠢的姑娘早就应当知道这些。不过侯爵夫人没有回答什么话，只是重复地问：

“你起来吗？”

“是的，我准备起来。”

于是她母亲就给她充当女仆，给她把袜子、胸衣、裙子拿来，然后又吻女儿。

“在晚饭前你想遛个弯吗？”

“是的，妈妈。”

她们就沿着塞纳河散步去了，路上只谈一些日常琐事。

四

第二天，一大清早，伊韦特就只身一人去到塞尔维尼给她读蚂蚁的故事的那个地方，她坐下来，想道：

“我在做出决定之前不离开这个地方。”

塞纳河在她面前，在她脚下流着。它那湍急的支流充满着波纹和大水泡，形成一些深深的旋涡，默默地流逝而去。

她已经考虑过事情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解决办法。

如果她母亲不认真地遵循她提出的条件，不放弃她的生活方式，不放弃她的社会关系，不放弃一切，和她到远方去隐居，她该怎么办呢？

她可以一个人出去……逃逸。但是到哪里去呢？怎么去呢？靠什么生活呢？

靠劳动吗？做什么呢？为了找活儿干去跟谁谈呢？而且，女工们，贫民女子们的可怜的、简陋的生存条件在她看来有点不光彩，与她不相称。她想到了要像小说中的年轻女子那样去当小学女教师，并且被名门子弟爱上，然后嫁给他。但是要做到这一步，自己必须是出身名门，当男方被激怒的父亲责备她窃取了他儿子的爱情时，她可以用自豪的语气说：

“我叫伊韦特·奥巴尔第。”

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也还应该说是一个平庸的办法，一个陈旧的办法。

修道院也不怎么好。何况她也觉得自己对于宗教生活没有任何爱好，只不过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和短暂的恻隐之心而已。

谁也不能在娶她的时候拯救她，因为她命该如此！从男人那里得不到任何援救，不可能有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可靠的办法！

最后，她想做一件刚毅的事，一件真正伟大的，真正坚强的，可以成为典范的壮举。于是她便决定去死。

她一下子就平心静气地决定了，就像是决定旅行一样简单。她没有考虑也没有正视死亡，她不懂得这是不能死而复活的事情，是有去无回的事情，是与大地、与生活永别之举。

她以年轻人狂热轻率的灵魂立即准备实行这个极端的决定。

于是，她想到要采取的方法。但是她觉得所有的方法执行起来都是痛苦的，风险很大，而且它们还要求一种暴烈行为，这使她感到厌恶。

她很快就放弃了匕首和手枪，因为它们很可能仅仅刺伤打伤，把她弄成残废，或是损毁容貌，并且还要求一只手准确地去执行。她也很快地放弃了常见的上吊，因为那是穷人的自杀办法，是受人奚落的和十分难看的；她也很快地放弃了溺水的办法，因为她会游泳。那么就剩下服毒了，可是吃什么毒药呢？几乎所有的毒药都使人难受并引起呕吐。她既不愿意受苦，也不愿意呕吐。于是，她想到了氯仿，因为她曾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过一个年轻妇女用这个办法窒息而死。

这下子，她立刻就感到做出决定后的欢乐，一种内心的骄傲，一种自豪感。人们会看到她是什么人，她的价值如何。

她回到布吉瓦尔，走进一家药房，她向药剂师买一点氯仿，谎称治牙疼。药剂师认识她，便给了她一小瓶麻醉药。

于是她就步行去克鲁瓦西岛，在那里弄到了第二小瓶毒药。她在沙图又弄到了第三小瓶，在勒伊弄到了第四小瓶。她赶回

家吃午饭，已经很晚了。她因为跑了这一大趟，肚子很饿，便吃得很多，像锻炼之后肚子饿了的人们一样吃得很痛快。

她母亲看见她这么狼吞虎咽很高兴，终于感到放心了。在她们离开饭桌时，对她说：

“我们所有的朋友将到这里来过星期天。我邀请了亲王、骑士和德·拜尔维涅先生。”

伊韦特气得脸色发白，但是没有答话。

她几乎立刻就出门了，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巴黎的票。

她整个下午从这家药店去到那家药店，在每家药店买一点氯仿。

她晚上回来，口袋里装满了小瓶。

第二天，她继续干。她偶尔走进了一家药品杂货店，一下子就买到了四分之一立升。

星期六，她没有出门。这一天阴天，天气不太热。她整天都是在平台上，躺在一把柳条长椅上。

她几乎什么也不想了，很坚决，也很平静。

第二天，她穿了一件蓝色衣服，对她很合适，因为她想漂亮。

她对着镜子看自己，突然说：“明天，我就死了。”一个很少有的大寒战透过了她的全身。“死了！我不再说话了，我不再思想了，谁也见不到我了。我呢，我也看不见这一切了！”

她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脸，仿佛她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她尤其端详了她那双眼睛，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许多事情，发现了她容貌上的她不知道的秘密特征。她看见自己感到惊奇，好像在她面前的人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新朋友。

她心里想：

“这就是我，这就是镜子里的我。自己看自己多么奇怪呀。

然而，如果没有镜子，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识自己。别人可能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却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她挽起她那编成辫子的长头发，把它们放到胸前，同时用眼睛看着她所有的手势，所有的姿态，所有的动作。她想：

“我多么漂亮啊！明天，我就要死了，死在那儿，死在我的床上。”

她注视着她的床，她似乎看见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像她的床单一样白。

“死了。一个星期以后，这张脸，这双眼睛，这两个脸蛋在棺材里，在地下将只能变成一堆黑色的腐烂物。”

一种令人恐怖的惶惑不安使她心里非常痛苦。

灿烂的阳光普照在乡间的大地上，早晨的温和空气从窗口进到房间里来。

她坐着，想着“死亡”这件事。世界仿佛将因她而消失。不，完全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会改变，连她的房间也不会变。是的，她的房间还将和现在完全一样，还摆着这同一张床，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梳妆台。但是她可能是永远地走了。她，而可能除了她母亲外，没有一个人会悲伤的。

人们可能会说：“她长得多漂亮呀！这个小伊韦特。”仅此而已。她正看着她倚在椅子扶手上的手，这又一次使她想到她的肉体将会腐烂，可能变成黑色发臭的一摊浆。于是又一次巨大的恐惧寒战通过了她的全身，她不大明白在整个大地不化为乌有的情况下，她怎么能消失呢，因为她认为她是整体的一部分，乡村的一部分，空气的一部分，太阳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

花园里传来一阵阵笑声，一片嘈杂的说话声，招呼声，乡

间聚会开始时的那种喧闹声。她听出了德·拜尔维涅先生的洪亮的嗓音在唱着：

我站在你的窗下，
啊！你终于赏光出现。①

她无意识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去看。大家都鼓起掌来。他们是五个人，另外两位先生她不认识。

她立刻缩了回去，她一想到这些男人都到她母亲家、到一个娼妓家来取乐，就心痛欲裂。

午饭铃响了。

“我要叫他们看看人怎么死。”她想。

于是，她就怀着基督教殉教者走进竞技场被狮群咬死的决心，迈着坚定的步伐下楼去了。

她用和蔼的但稍稍高傲的态度微笑着与众人握手。塞尔维尼问她：

“您今天不那么发脾气了吧，小姐？”

她用一种严肃而罕见的语调回答说：

“今天，我要做荒唐事。今天我是巴黎人的脾气，您小心着

① 这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第三幕第三场中唐璜在埃乐维尔的窗下所唱的著名小夜曲中的前两句。

我站在你的窗下，
啊！你终于赏光出现，
诱惑我的美人哟！
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
它们的光芒引导我；
终于掀起你的面纱，
或是我在夜里死去。

点。”

随后，她就转身问德·拜尔维涅先生说：

“今天，您当我的侍从骑士①，我的马尔沃瓦齐葡萄酒。在午饭之后，我要把你们大家带到马尔利参加欢庆活动。”

在马尔利，的确有欢庆活动。人家向她介绍了那两个新来的人：塔米纳伯爵和德·布里克托侯爵。

在吃饭时，她不大说话，专心准备在下午表现得高高兴兴，免得人们有所猜疑，使他们事后更为吃惊，让他们说：“谁能想得到呢？她原来似乎很高兴，很愉快！这些人的头脑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她尽量不去想晚上的事，不去想当他们大家都在平台上的时候她所选定的时刻。

她尽可能地多喝酒，好使情绪激动起来，她还喝了两小杯上等香槟酒。在她离开饭桌的时候，脸都红了，有一点晕头转向，浑身发热，头脑也有些发热，她现在似乎变得胆子大了，勇气倍增。

“上路！”她喊道。

她挽起德·拜尔维涅先生的胳膊，同时指挥别人的步伐说：

“走哇！你们要组成我的队伍！塞尔维尼，我任命你为中士，你要站在队伍外边右侧；然后，你要让外国警卫，那两个外国人，亲王和骑士走在队伍前头；然后，在后边，是今天的两个新成员，他们要拿武器。走吧！”

他们出发了。塞尔维尼开始模仿起号手来，这时，两个新来的人装作敲鼓的样子。德·拜尔维涅先生有点害羞，便小声

---

① 侍从骑士原文 patito 为意大利文，意为出气筒，受气包，嘲弄对象。这里侍从骑士，有贵妇人的小情人之意。

说：

“伊韦特小姐，行啦，理智点吧，您这样闹会损害您的名誉的。”

她回答说：

“我这样做会损害您的名誉，雷齐内，至于我，我不大在乎。明天，就没有事了。今天是该您倒霉，根本不应该跟我这样的女孩子出门。”

他们穿过布吉瓦尔，散步的人们看了惊得发呆。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们；村里的居民来到门口；从勒伊到马尔利的小火车上的乘客们给他们起哄喝倒采；在月台上站着的人们喊道：

“往水里跳呀！……往水里跳呀！……”

伊韦特像军人一样走着，拉着拜尔维涅的胳膊，好像拉着一个俘虏似的。她没有丝毫笑容，脸色苍白，非常严肃，毫无表情，显得阴森可怕。塞尔维尼停止了吹号，喊起口令来。亲王和骑士非常开心，觉得这很有趣，而且趣味高雅。那两个新来的年轻人不停地敲着鼓。

当他们到达欢庆活动的地点时，引起了一片轰动。一些姑娘们鼓掌欢迎；一些男青年们傻笑着；一个让妻子挎着胳膊的胖先生带着羡慕的口吻说：

“他们真是无忧无虑呀！”

伊韦特发现了一些木马，就硬让拜尔维涅骑上她右边的一匹马，同时她的部队也都爬上后边的转马。当这项娱乐结束时，她拒绝下马，使得她的随从人员们不得不连续五次骑在这些儿童坐骑的背上，看热闹的人们非常高兴，他们大声地开着玩笑。德·拜尔维涅先生被转得脸色苍白，上马的时候直恶心。

然后，她又开始在木板房屋之间游走。她迫使所有的人在观众圈中让人给称体重。她又让他们买一些可笑的玩具带在各

自的胳膊上。亲王和骑士已经开始觉得玩笑开得过火了，只是塞尔维尼和两个鼓手还一点没有泄气。

最后，他们走到了这个地方的尖端。这时，她用一种很少有的方式，用一种阴险凶狠的眼光凝视着随从们。一个奇怪的念头从她头脑中闪过，她让她的随行人员们沿着塞纳河右边陡峭的河岸排列成行，说：

“最爱我的人跳下水去。”

没有人跳。在他们这些人后面聚集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一些妇女们系着白围裙，惊愕地看着。两个穿红色短裤的士兵傻乎乎地笑着。

她重复说：

“这么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得到我而跳下水去吗？”

塞尔维尼喃喃自语说：

“天啊，豁出去了。”接着，他就跃身直直地跳进河里。

他落水时水一直溅到伊韦特的脚上。人群中响起了一片惊叹和高兴的窃窃议论声。

这时，姑娘在地上捡了一小块木头扔进水里，喊道：

“拿回来！”

年轻人向前游去，像狗一样，用嘴衔住浮在水面上的木板，把它带了回来，登上陡峭的河岸，跪下一条腿，把木板呈交给她。

伊韦特接过木板，说：

“你真好。”

她友好地拍了他一下，并抚摩他的头发。

一个胖太太看了非常气愤，大声说：

“怎么能这样干！”

另一个妇女说：

“哪能这么取乐呀！”

一个男人表态说：

“反正我不会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孩子跳下水去！”

伊韦特又挽住拜尔维涅的胳膊，对着他的脸说：

“您真是一个傻瓜，我的朋友。您不知道您错过了什么。”

他们回来了。她向过路的人们投去愤怒的眼光。

“所有这些人的样子都蠢极了。”她说。

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伙伴的脸，说：

“而且，您也很蠢。”

德·拜尔维涅先生向他施礼。她扭回头，看见亲王和骑士不在了。塞尔维尼哭丧着脸，身上湿漉漉的，不再充当号手了，带着忧郁的表情，在两个已经不再敲鼓的、疲劳的年轻人旁边走着。

她这时无情地笑起来了，说：

“你们似乎是厌倦了。而这不就是你们说的消遣吗？难道不是吗？你们为了这个而来，而我为了你们的钱让你们消遣。”

然后，她又走起来，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突然间，拜尔维涅发现她哭了。他感到惊愕，便问道：

“您怎么啦？”

她小声说：

“别管我，这跟您无关。”

可是他像傻瓜一样坚持又问：

“噢！小姐，得了，您到底是怎么啦？我们使您伤心了吗？”

她不耐烦地回答说：

“您住嘴吧！”

然后，她再也忍受不住压仰在心头的那种绝望的悲痛了，便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样厉害，使她不能再往前走了。

她用两只手捂着脸，嗓子嘶哑，大声地喘着气，剧烈的绝望使她哽咽得喘不上气来。

拜尔维涅站在她身旁，束手无策，重复地说着：

“我真是不明白。”

可是塞尔维尼突然走上前来，说：

“咱们回去吧，小姐，别让别人看着您在大街上哭。您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傻事呢，既然这样做使您伤心？”

他抓住她的胳膊肘拖着她走。但是，一到达别墅的栅门，她就跑了起来，穿过花园，跑上楼去，将自己锁在房里。

她在吃晚饭的时候才又出现，脸色很苍白，很严肃。然而大家看见她来了都很高兴。塞尔维尼在当地的一个商店里买了几件工人服，一条丝绒裤子，一件花衬衣，一件毛衣，一件工作罩衫，而且他还用平民的方式说话。

伊韦特感到自己的勇气在减退，便急于结束晚餐。等一喝完咖啡，她就又上楼了。

她听着窗子下面平台上的欢笑声。骑士在开着轻浮的玩笑，在说一些外国的、粗俗的和笨拙的文字游戏。

她听着这些，心里感到很绝望。塞尔维尼有了三分醉意，学着喝醉了的工人模样，管侯爵夫人叫老板娘。而且，他又突然叫萨瓦尔：

“喂！老板。”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时，伊韦特下了决心。她先拿出一张信纸写道：

我为了不成为一个由人供养的女人而死。

伊韦特

布吉瓦尔，本星期日，晚9时

然后，又写上附言：

永别了，亲爱的妈妈，请原谅。

她封上信封，上面写着给奥巴尔第侯爵夫人。

然后，她把她的长椅子推到窗口，把一个小桌拉到手边，把那一大瓶氯仿放在桌上，旁边放了一大把棉花。

一棵开满了花的高大的玫瑰花树从平台上一直长到了她的窗前，在夜间散发出一股柔和而又清淡的芳香，这香味随着微风轻轻地飘了进来。她吸了一会儿这种香气。上弦月在黑暗的天空中升起，左边有一点被侵蚀了，并且有时被小片的云雾遮盖住。

伊韦特想：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心里非常难受，非常痛苦，呜咽、啜泣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感到需要向人求饶，需要被人拯救，需要被人爱。

塞尔维尼的声音提高了。他在讲一个非常下流的故事，不断爆发出一些笑声来打断他。侯爵夫人本人的欢笑声比别人还高。她不停地重复说：

"只有他才说得出这样的事！哈！哈！哈！"

伊韦特拿起药瓶来，把瓶塞拔开，把药水往棉花上倒了一点。一股强烈的、带甜味的特殊味道扩散开来；她的嘴唇靠近那块棉花，她立刻吸了一口这种有强烈刺激性的味道，咳嗽起来。

于是，她闭上了嘴，开始吸它。她大口大口地吸进这种致命的气体，闭着眼睛，力图停止一切思想，不再思考，不再有

什么意识。

她最初好像觉得胸腔宽阔了，扩大了，她的灵魂刚才还很沉重，还抑郁得很，现在变得轻松了，仿佛压在上面的重量被拿开了，减轻了，吹走了。

一种轻快的舒适感渗透到她的全身，一直传到她的四肢，传到手脚的顶端，进入了她的肌肤。这是一种迷迷糊糊的麻醉，一种舒舒服服的兴奋。

她发现棉花干了，她对自己还没有死感到惊异。她似乎觉得她的感觉更敏锐了，更灵敏了，更敏捷了。

她甚至连平台上人们最轻声的话都听得见。克拉瓦洛夫亲王在叙述他在决斗中怎样杀死了一个奥地利将军。

后来，她聆听从很远的乡村里传来的夜晚的声音：一只狗断断续续的吠声，癞蛤蟆的简短的鸣声，难以觉察的树叶的簌簌声。

她又拿起药瓶来，再一次浸湿那一小块棉花，然后她又开始吸气。有那么一会儿，她什么也感受不到了。后来，她已经感受过的那种缓慢的诱惑人的舒适感又重新控制了她。

她向棉花上倒了两次氯仿，她现在已经喜欢这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感觉了，喜欢这种使灵魂陷入迷惘的梦幻般的麻木状态了。

她觉得她好像没有骨头、没有肌肉、没有腿、没有胳膊了；似乎人家把她的这些东西都悄悄地剥夺了，而她却没有发现。氯仿把她的身体都掏空了，只给她留下了她的思想，而她感觉此时的思想比她已往任何时候的思想都更加灵敏，更加活跃，更加开朗，更加自由。

她想起了无数被遗忘已久的事情，她童年时代的一些琐事和使她快活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她的精神突然具有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敏捷，在各种不同的想法中飞跃，回顾了无数事件，在过去的时间里游荡，在所希望的未来事件中徘徊。而她那活跃的和漫不经心的思想具有一种色情的诱惑力；她这样想，感到一种绝妙的乐趣。

她还能听到人们的说话声，但是她已经分辨不清那些话了。在她听来，那些话具有别的意思。她沉溺于、迷失于一种奇特的、多彩的仙境之中。

她坐在一条大船上，穿过一个长满鲜花的美丽国家。她看见河边上有一些人，这些人说话声音很高，然后她就到了陆地上，也没有去想是怎么下船的。她又看见塞尔维尼穿着王子的衣服来找她，要带她去看一场斗牛。

大街上挤满了行人，他们在谈话，她听着他们的谈话毫不感到惊讶，就像她认识这些人似的，因为通过她的梦幻般的麻醉，她一直能听到她母亲的朋友们在平台上的谈笑声。

然后，一切都变模糊了。

后来，她又醒过来了，那是一种很美妙的麻木，她现在很难回忆了。

这么说，她还没有死去。

但是，她现在感到非常轻松，身体十分舒适，精神也十分愉快，以至她竟不急于死去！她很想使这种美好的昏昏沉沉的半睡眠状态一直延长下去。

她慢慢地呼吸着，看着面前树梢上的月亮。在她的思想里发生了变化。她不能再像刚才那样思索了。氯仿使她的身体和灵魂变得萎靡不振，同时也缓解了她的痛苦，减弱了她的死亡意志。

她为什么不要活下去呢？她为什么不想接受人的爱呢？她为什么不愿意过一种幸福生活呢？现在，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可

能的、容易的和肯定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是甜蜜的，美好的，令人喜悦的。但是，她想一直思索下去，便又往棉花上倒了一些梦幻之水，并又开始吸它，同时还时而把这毒药挪开鼻孔，为了不吸得太多，为了不一下子死去。

她看着月亮，她看见月亮里边有一个人的形象，一个女人的形象，她又开始在这种毒药产生的朦胧形象中胡思乱想了。这个女人形象在天空中摇摆着，然后唱起歌来。它用一种很熟悉的嗓音唱着“哈利路亚爱情之歌”①。

那是侯爵夫人刚刚进去弹的钢琴声。

伊韦特这时长了翅膀。她在夜间，在一个明亮的美好夜晚，在树林上，河流上飞翔着。她展开翅膀，鼓起双翼，被风托着好像被人爱抚着一样快乐地飞翔着。她在空气中翻腾着，空气亲吻着她的皮肤；她飞得特别地快，特别地快，来不及看身子下面的任何东西；她又觉得是坐在一个池塘边上，手里拿着钓鱼竿在钓鱼。

有一个东西坠在她从水中拉出的线上，她拉出来一个漂亮的珍珠项链，这是她前些时候很渴望的东西。她现在对于这个新发现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她看着塞尔维尼，她不知道他是怎样来到她身边的，塞尔维尼也在钓鱼，并且从河里钓出来一匹木马。

后来，她再一次感到自己醒来，他听见有人在下面叫她。

她母亲喊道：

“伊韦特，伊韦特，你把蜡烛吹灭呀！”

然后，塞尔维尼用响亮的引人发笑的声音提高嗓门说：

---

① Alléluia 哈利路亚是一种宗教歌曲，此词是希伯来语，意为颂扬耶和华，以表示喜悦。此处 Alléluia d'amour 是一个钢琴曲剧。

“您把您的蜡烛吹灭吧，伊韦特小姐。”

大家又异口同声地喊道：

“伊韦特小姐，把您的蜡烛吹灭呀。”

她又往棉花上倒了一些氯仿，但是，她因为不愿意死，便把棉花放得离她的脸较远，以便吸一点新鲜空气。现在，麻醉药令人窒息的味道已经扩散到了她的整个房间。因为她明白人们就要上楼，于是，她就采取一种很放松的姿态，一种死亡的姿态，她在等着。

侯爵夫人说：

“我有些担心！这个小疯丫头睡着了，桌上还点着蜡烛。我要叫克雷芒斯去把它弄灭，并且关上她阳台上大开着的窗子。”

女仆立刻就来敲门：

“小姐，小姐！”

停了一小会儿，她又说：

“小姐，侯爵夫人请您吹灭蜡烛，关上窗户。”

克雷芒斯又等了一会儿，然后用力地敲门，同时喊着：

“小姐，小姐！”

伊韦特不应声，女仆便去对侯爵夫人说：

“小姐多半是睡着了，她的门闩着，我叫不醒她。”

奥巴尔第夫人低声抱怨说：

“可是她总不能这样呆着呀？”

于是，在塞尔维克的倡议下，所有的人都聚在姑娘的窗户下，齐声喊道：

“嘻！——嘻！——乌拉！——伊韦特小姐！”

他们的叫喊声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显得很响亮，在月光下面的透明的空气中飘荡开来，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传播出去；他们听着这声音如同奔驰的火车一样飞向远方。

伊韦特仍不回答，侯爵夫人说：

“但愿她没有出什么事，我开始害怕了。”

这时，塞尔维尼从墙边长的那棵大玫瑰花树上折了几朵红玫瑰花和尚未开的花蕾，开始从窗口扔进伊韦特的房里。

伊韦特接到第一朵花时，震惊了一下，差一点叫了出来。其他一些花落在她的衣服上，还有一些落在她的头发上，还有的越过她的头，一直掉在床上，花朵像下雨一样落了她一身。

侯爵夫人用哽塞的嗓音又喊了一遍：

“哎，伊韦特，回答我们呀。”

这时，塞尔维尼宣告说：

“真的，这不正常，我要从阳台这儿爬上去。”

可是，骑士感到气愤了。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一个粗俗的爱情表示，我抗议；要想得到一个约会……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和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别的人都认为这是姑娘开的一个玩笑，便喊道：

“我们反对。这是一个圈套。他不能上，他不能上。”

但是侯爵夫人很着急，重复地说：

“可是必须有人去看看呀。”

亲王用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

“她优待公爵，我们被抛弃了。”

“咱们来猜正反面，决定谁上去。”骑士要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百法郎的金币。

他和亲王开始猜：

“反面。”他说。

这是正面，他猜错了。

轮到亲王掷金币了，他一面掷，一面对萨瓦尔说：

“您猜，先生。”

萨瓦尔说：

“正面。”

这次是反面。

亲王接着又向其他所有的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猜错了。

他面前只剩下塞尔维尼一个人了，塞尔维尼以他傲慢的神态说：

“当然啦，他在作弊！”

那俄国人把手放在心口上，把金币递给他的情敌说：

“您自己掷，我亲爱的公爵。”

塞尔维尼接过金币，把它抛起来，同时喊道：

“正面！”

这次是反面。

他敬了个礼，并用手指着阳台的支柱说：

“请上吧，我的亲王。”

可是亲王用一种发愁的神情环顾了一下四周。

“您找什么？”骑士问。

“可是……我……我想要……一个梯子。”

大家哄堂大笑。萨尔瓦走向前来说：

“我们来帮您。”

他以他那赫拉克勒斯般的双臂把亲王举起来，同时建议说：

“抓住阳台。”

亲王马上就抓住了阳台，萨瓦尔撒手，亲王就吊在那里，两只脚在空中乱蹬。这时，塞尔维尼就抓住这两条寻找支点乱蹬的腿，用尽全力往下拉了一下。亲王的两手一松，便像一大块东西一样落在正要上前去支持他的德·拜尔维涅先生的肚子

上。

“现在该谁了?”塞尔维尼问。

但是没有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来吧,拜尔维涅,勇敢点。”

“谢谢,亲爱的,我还要我的骨头呢。”

“来吧,骑士,您一定习惯于攀登吧。”

“我把这个位子让给您了,我亲爱的公爵。”

“嗬!……嗬!……这样,我就不能再推辞了。”

塞尔维尼目光锐利地在支柱周围打量。

然后一跳,就抓住了阳台,接着便用双腕把身子提起来,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做了一个屈伸上,便越过了栏杆。

所有的旁观者都仰头看着,鼓起掌来。但是,他立刻又跑到阳台边上喊道:

“你们快来!你们快来!伊韦特昏过去了!”

侯爵夫人发出一声喊叫,向楼梯冲去。

姑娘双眼紧闭,装作死人。她母亲跑了进来,十分慌张,扑在她身上。

“您说,她怎么了?她怎么了?”

塞尔维尼捡起倒在地板上的氯仿瓶子说:

“她窒息了。”

于是,他便把耳朵贴在她的心口,然后,他又说:

“可是她还没有死,我们还能把她救活。你们这儿有氨水吗?”

女仆十分慌乱,重复地问:

“什么……什么……先生?”

“镇静药水。”

“有的,先生。”

“赶快拿来，让门开着，好有穿堂风。”

侯爵夫人跪倒在地，哭泣着说道：

“伊韦特！伊韦特！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我的女儿，你听着，回答我呀，伊韦特，我的孩子噢。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她怎么了？”

那些惊慌失措的男人们转来转去，帮不上忙。他们拿来一些水、毛巾、玻璃杯、醋。

有一个人说：“应该给她脱掉衣服！”

于是，已经昏了头的侯爵夫人便想给她女儿脱衣服，但她已经不会脱了。她的手发着抖，动作混乱，不知所措。她呻吟着说：“我……我……我不会脱，我不会脱……”

女仆拿来了一瓶药水，塞尔维尼拔开瓶塞，往一块手绢上倒了半瓶。然后，他把手绢贴在窒息的伊韦特的鼻子下面。

“好了，她呼吸了，”塞尔维尼说，“不要紧了。”

他用这种有剧烈味道的液体给她洗鬓角、脸颊和脖子。

然后，他用手势指使女仆解开姑娘胸衣的带子，当姑娘身上只剩下一条裙子和衬衣时，他便把她抱起来，颤抖着又把她放在床上。他闻到这个几乎是赤裸的身体的味道，接触到她的肌肤，那两个几乎裸露的乳房在他的嘴唇下汗津津的，这一切都使他动了情。

当姑娘被放在床上后，塞尔维尼直起身来，脸色非常苍白。他说：“她快苏醒过来了，不要紧了。”因为他听到她呼吸连续不断并且匀称了。但是，他发现所有的男人都用眼睛盯着躺在床上的伊韦特，一种嫉妒的愤怒使他打了一个哆嗦，他走近他们说：

“先生们，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太多了，请只留下萨瓦尔先生和我陪侯爵夫人在这儿吧。”

他是用一种断然的专横的口气说的。其他的人立刻就走了。

奥巴尔第夫人抱住她的情夫，向他仰着头喊道：

“请您救救她吧……噢！请您救救她吧！……”

这时，塞尔维尼转过身去，看到桌上有一封信。他用一个迅速的动作把它抓起来，看上面的地址。他明白了，并且想：“也许不必让侯爵夫人知道这封信。”他便撕开信封，迅速地看了一眼信纸上的那两行字：

我为了不成为一个由人供养的女人而死。

伊韦特

永别了，亲爱的妈妈，请原谅。

“见鬼，”他想，“这值得深思。”

于是，他就把信藏进了口袋。

然后，他走近床边，他立刻想到姑娘已经恢复了知觉，但是她由于羞愧，耻辱，害怕别人提问而不敢表露出来。

现在，侯爵夫人跪在地上哭，头靠在床脚上。突然，她说：

“请一位大夫，应该请一位大夫来。”

但是，塞尔维尼刚刚跟萨瓦尔小声地谈了几句话，便对夫人说：

“不，不用了，没有事儿了。噢，请您先出去一会儿，只要一小会儿，我保证等您回来的时候，她会拥抱您的。”

于是，男爵便用胳膊把奥巴尔第夫人扶起来，拉着她走了。

这时，塞尔维尼便坐在床边，抓住伊韦特的手说：

“小姐，您听我说……”

她不回答。她感觉躺着很舒适，很安然，很温暖，她永远也不想再动，不想再说话了，想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一种无

比的舒适之感，一种她从未感到过的舒适之感蔓延到她的全身。

夜间的凉爽空气被轻柔的风，天鹅绒般的风吹了进来，不时地用一种美妙的难以觉察的方式从她的脸上拂过。这是一种轻拂，像微风的吻一样的东西，像用各种树叶，用夜间的一切阴影，用河水上的轻雾，用各种花朵做成的一把扇子，一下一下搧出缓慢的清风，因为从楼下扔进房间和抛到她的床上的玫瑰花和攀援到阳台上的玫瑰花把它们的微弱的香味和夜风吹来的有益健康的清新之气混合在一起了。

她闭着眼睛，心脏还在鸦片的持久的麻醉中休息，她呼吸着这么好的空气，她一点也没有死的愿望了，而是有一种强烈的、迫切的生活的欲望，幸福生活的欲望，不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幸福；被人爱的欲望，是的，被人爱的欲望。

塞尔维尼重复说：

"伊韦特小姐，您听我说。"

于是，她决定睁开眼睛。他看见她苏醒过来，又说：

"喂，您瞧，这是多么蠢的事啊？"

她小声抱怨说：

"我可怜的米斯卡德，我太痛苦了。"

他像慈父般地握着她的手说：

"痛苦才能促使您做大事，啊，是的！噢，您答应我不再这么干了，好吗？"

她不回答。但是，她用头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动作伴随着一个与其说是看见了的毋宁说是感受到了的微笑。

塞尔维尼从口袋里掏出在桌上发现的那封信说：

"需要把这封信拿给您母亲看吗？"

她用前额的一个动作表示"不"。

塞尔维尼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因为他感觉到事情没有出路。

他小声说：

“我亲爱的朋友，应该忍受那些最痛苦的事情。我很理解您的痛苦，我答应您……”

她结结巴巴地说：

“您很好……”

他们不再说话了。他看着她，发现在她眼睛里有些动情的、变得衰弱了的东西。她突然一下子抬起两只胳膊，好像是想拉他似的。他向她弯下身去，感觉到她在叫他，他们的嘴唇贴到了一起。

他们这样闭着眼睛停了很久。可是，塞尔维尼意识到他有可能冲昏头脑，便站了起来。伊韦特现在对他的微笑是一种真正亲热的微笑，并且，她还用两只手抓着他的肩膀。塞尔维尼说：

“我去找您母亲。”

她小声说：“再等一秒钟。我现在很舒服。”

然后，在沉默片刻之后，她小声地、用他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您将很爱我吗，你说呀？”

他跪在她的床边，亲吻她没有抽回的手腕，说：

“我热爱您。”

这时，有人在门外走路。他一跃而起，用他平时那总是显出几分讽刺的声音喊道：

“您可以进来了。现在好了。”

侯爵夫人张着两只胳膊扑向她的女儿，狂热地搂抱她，泪流满面。这时，塞尔维尼喜笑颜开，全身都很激动，他向阳台走去，以便呼吸夜晚的新鲜空气，同时哼着歌曲。

女人时常变，
相信她们者，皆是大傻瓜①。

王尚民 译

① 这是弗朗索瓦一世用钻石刻在香博尔城堡的一块镜子上的歌词中最有名的两句，该歌词因雨果的剧本《国王自娱》而大众化了。

一个疯子？

当有人对我说："您知道吗？雅克·帕朗已经在一家疗养院发疯死去。"一阵痛苦、害怕和焦虑的震颤立即传遍了我的全身，直至神经末梢。而且，突然间我仿佛又见到了他，这个身材高大的怪癖汉子。他也许已经疯了很久，是一个令人不安，甚至非常可怕的怪人。

他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汉子，又高又瘦，略为驼背，一双神思恍惚的黑眼睛，黑得连眼珠也分不清，他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转动，仿佛被什么缠绕着，是一双病人的眼睛。这是一个多么怪异和令人心神不宁的人啊！他总是给他的周围带来不安。他的出现会对人们的身心造成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和难以理解的烦躁，使人以为受到了来自天外的影响。

他有一种令人难堪的怪癖：藏住自己的手，他几乎从来不像常人那样让自己的手自由触摸物品。他从来不像常人那样随便摆弄东西，也从不让自己那双瘦骨嶙峋并且有点发烫的长手裸露在外面。他总是把双手藏在口袋和衣服里面，他还常常叉起双臂把手藏在腋下。人们会说他害怕，假如让双手自由并且主宰自己的行为，它们将会身不由己地做出某些违禁的行动，做

一些可耻和可笑的事情。

当他不得不用手做一些生活常事时，他总是猛地一阵一阵迅速地挪动胳膊，仿佛他不愿意让手有时间自由行动，拒不服从他的意志而去做别的事情。在餐桌上，他总是一瞬间就抓起了杯子和刀叉，以致在他做完动作之前别人很难料到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料，有一天晚上，关于他那出人意料的心病我终于得到了解释。

那时候，他时常到我的乡间别墅来小住几日。那一天晚上，我觉得他特别焦躁不安！

经过酷热的一整天，这时候天上乌云密布，空气闷得令人窒息，预示着一场雷雨的到来。没有一丝气流吹动树叶。一阵阵火炉般的热气向人们的脸上袭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感到很不舒服，有点烦躁，于是就想去睡觉。

雅克·帕朗看到我起身要离去，惊恐地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哦！别走，你再呆一会儿吧。”他对我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并且低声说道：

“这雷雨天气弄得我心神不宁。”

他呻吟着，或者说大声喊着：

“那我呢！哦！留下来，我求你了。我不愿一个人呆着。”

他的样子像是疯了。

我大声问他：

“你怎么啦？你吓昏头啦？”

“是的，有时候，像今天晚上这样，在有电的夜晚……我……我……我怕……我怕自己……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因为我有一种能力……不……一种力量……不……一种威力……总

之，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身上有一种特异的磁力效应。因此我害怕，我害怕自己，就像刚才我对你说的那样！”

于是，他全身强烈地震颤着，同时把抖动的双手藏进了礼服里面。我自己也突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害怕而感到全身都在强烈和可怕地颤动着。我想离去，走开，不再见到他，不再看到他那飘忽不定的眼睛在我的身上扫视。他的双眼把我扫视一遍之后，又迅即逃逸，对着天花板转悠，寻找房间里的某个阴暗角落来定住眼神，仿佛他也想藏住他那骇人的眼光。

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

他接着说：

“难道我和别人说过吗？听着，今天晚上我再也忍不住了。而且，我愿意让你了解一切。再说，你也可以帮帮我。

“磁性！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不，谁都不知道的。然而，人们能发现它。人们承认它，那些医生们自己也应用它。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夏尔科先生还在讲授磁学。因此毫无疑问，它是存在的。

“一个人可以有能力，那可怕而难以理解的能力，运用他意志的力量来催眠另一个人，并且在那个人熟睡期间，可以像偷窃一个钱包那样偷走他的思想。他偷窃别人的思想，即别人的灵魂。灵魂，这个圣地，这个‘我’的秘密所在；灵魂，这个人们认为神秘莫测的人的心灵深处；灵魂，这个不可告人的思想的庇护所，这个人们想藏匿所热爱的一切以及人们想对其他所有人隐瞒一切的隐避地，他能够把它打开，蹂躏它，把它曝光，展示在公众面前。这难道不是残酷、罪恶和可耻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它是怎样造成的？有人知道吗？但是知道什么呢？

“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我们和事物交流只是通过自身的不完全和既渺小又可怜的感官。这些感官非常微弱，它们只能勉强感知我们周围的事物。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你想想音乐这种神圣的艺术，这种震撼灵魂，使人失魂落魄，使人陶醉，甚至使人疯狂的艺术，它到底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吧？听着。两个物体相撞，空气就产生振动。根据撞击的程度，这种振动或多或少，或快或慢，或强或弱。然而，在我们的耳朵里有那么一小块皮肤，它专门接受来自空气的振动，并且以声音的形式把它们传递到大脑。你设想一下，一杯水在你的嘴里可以变成酒。那么，是鼓膜完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个运动变成声音的惊人奇迹。事实就是这样的。

“因此，音乐这种复杂而神秘的艺术，它像代数一样精确，像梦幻一样空泛。这种由数学和微风构成的艺术，只是由那一小块皮肤的奇异特性带来的。假如这块皮肤不存在，那么声音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声音的本身就是一种振动。没有耳朵，人们还能感觉得到音乐吗？不能。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布满了我们从未想到过的事物，其原因是我们身上没有可以揭示它们的器官。

“磁性可能也属于这一类事物。我们只能预感到这种力量，只能颤抖着试探这种和精神相似的现象，只能模糊地看到这种大自然的新秘密，原因是我们身上没有可以揭示它的工具。

“至于我呢……我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可以说，我的身上包藏着另一个人。他总是跑出来，不顾我的意志自由行动。他不断地躁动，咬啮我，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那可怜的躯体里有两个人。而且，通常是他——另一个人，最为强大，就像今天晚上这样。

“我只需看着别人就足以使他们昏昏欲睡，如同给他们灌注了鸦片一样。我只需张开双手就可以产生一些……一些可怕的现象。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是的，要是你能知道就好了。我的力量不只作用于人身上，而且也能作用到动物，甚至……甚至物体上……

“这使我非常苦恼，甚至害怕。我常常想挖去我的眼睛，切掉我的双手。

“但是我要……我想让你知道一切。嗨，我来给你表演一下……并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在人身上做试验，而是在……在动物身上试验。

“你把米尔扎叫来。”

他像幻觉者那样大步地走着，并且把藏在胸部的双手抽了出来。它们像两把出鞘的宝剑那样教我害怕。

于是，我被慑服了，并且机械地服从了他的吩咐。我吓得全身发抖，但是又急切地渴望看到他的表演。我打开房门，吹了一声口哨召唤那条躺在门厅里的小狗。我立即听到了它的爪子在楼梯上快速爬动的声音，很快它就摇着尾巴，高兴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接着，我示意它躺在一张圈椅上。它跳了上去，雅克就开始一边看着它一边抚摩它。

起初，它仿佛有点不安，它微微颤抖着，并且转过脑袋以避开雅克直盯着它的目光。渐渐地它因越来越害怕而躁动起来。忽然间，它像别的狗一样抖动。它的整个身子随着一阵长长的颤抖在抽动，它想逃走，但是，雅克把手放在它的脑袋上，使它在这种触摸下发出了人们在乡村黑夜里常听到的那种长长的狂吠。

我自己也感到昏昏欲睡、晕头转向，如同登上一条小艇那

样。我看到家具在倾斜，墙壁在晃动。我喃喃说道："行了，雅克，行了。"但是，他不听我的。他死死地、恐怖地看着米尔扎。它现在闭上了眼睛，脑袋歪在了一边，就像人们入睡时那样。雅克转过身来向着我。

"可以了，"他说，"现在你看着吧。"

他把手帕扔到了房间的另一端，大声喊着："去拿来。"

这时候，小狗站了起来。它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像一条盲犬。它像瘫痪病患者那样晃动着四肢，向着在墙上映出一个白点的那块手帕跑去。它几次试图把它衔在嘴里，但是它总也咬不住，仿佛没有看见那件东西。最后，它终于抓住了它，并且像被催眠了的狗那样摇摇摆摆地走回来。

这是一件看起来很恐怖的事情。雅克命令道："躺下。"它就躺下。这时候，他摸着狗的额头对它说："那儿有一只野兔，快去抓，去抓。"于是，那条一直躺着的狗试图跑起来，它像梦游的狗那样躁动，没有张开嘴却发出了轻轻的怪叫，是那种从腹部传出的吠声。

雅克像是疯了。汗珠从他的额头上往下淌。他大声叫喊："咬他，咬你的主人。"那只狗有过两三次可怕的惊跳。但是可以肯定，它在抗拒，在斗争。雅克反复说着："咬他。"于是，它站起身向我冲过来。我又惊又吓，全身战栗，只得向墙壁退却，并且举起脚来准备踢它，赶走它。

但是，雅克命令它："这里，马上过来。"它就向着他奔过去了。于是，他用两只大手搓着它的脑袋，仿佛给它解除了无形的锁链。

米尔扎睁开了眼睛。他说："结束了。"

我不敢碰它，只是推开门让它走掉。它筋疲力尽，慢慢地抖动着走开了。我再次听到了它的爪子在楼梯上发出的声音。

但是雅克转身对我说："这不是全部。最让我害怕的是连东西都能服从我的命令。"

我的书桌上有一把小尖刀，这是我用来裁新书的。他把手伸向刀子。他的手仿佛在匍匐前进，慢慢地向着刀子靠近。突然间，我看到，是的，我看到裁纸刀自己开始颤抖，接着就动了起来，继而又在木头桌面上向着对它张开着的那只手轻轻地滑过去。最后，终于滑到了他的手下，被他用两个指头夹住。

我惊恐得喊了起来。我认为自己也疯了，但是我那尖利的嗓音倒让我突然恢复了平静。

雅克接着说：

"每件东西都可以这样被我吸过来。正因如此，我只得把手藏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呢？是磁性，电力，吸引力？我也不得而知。但是这很可怕。

"你明白为什么可怕吗？因为，在我独自一个人时，就是说，在别人刚离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引过来了。

"于是，我往往花费整天整天的时间来掉换各样东西的位置，从不厌倦，仿佛想看看自己是否仍然具备这种可恶的能力。"

他把两只大手插进了口袋，然后凝望着茫茫的黑夜。一种微弱的声响，一阵轻轻的颤动仿佛穿过了树林。

原来开始下雨了。

我低声说道："真可怕！"

他反复说着："真可恶。"

树丛中传来了一声响动，像是一阵风。这是一场大雨，一场来势凶猛的暴风骤雨。

雅克开始大口地呼吸，他的胸部不停地起伏。

“你走吧，”他说，“雨会让我平静下来的，现在我想一个人待在这里。”

王庭荣 译

发　　现

船上挤满了乘客。这些勒阿弗尔人将要去特鲁维尔一游。看来这次渡海将是很惬意的。有人解开了缆绳，最后一声汽笛宣告了渡轮开始启动，整个船体立即为之一震，人们听到了渡船两侧海水的翻滚声。

轮片转动了几秒钟后停了下来，继而又轻轻地开始转动。站在驾驶台上的船长通过直达底舱机房的传声筒命令："开船！"水轮就开始迅速地拍打海水了。

我们沿着站满人群的码头疾驶。船上的人们挥动着他们的手帕，仿佛他们正在出发前往美洲旅行。留在岸上的朋友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们致意。

七月火热的阳光倾洒在红色的阳伞、浅色的衣裳和人们欢快的面孔上，也照耀在几乎风平浪静的大西洋上。渡轮刚驶离港口就来了个急转弯，把它的鼻尖直指透过晨雾依稀可见的远方海岸。

在我们的左方，呈现出宽达二十公里的塞纳河入海口。水中一处处巨大的浮筒标志着那里有暗礁。远处可以分辨出来自塞纳河泥泞的淡水，它们不和咸味的海水混在一起，并且在碧绿而纯净的宽广大海里形成了一条条黄色的淡水带。

每次我一上船，就立即感到需要在船上来回踱步，仿佛一名值班的水手。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于是，我就在甲板上穿过乘客人群走动起来。

忽然间有人叫我，我转过身来。原来是我的老朋友亨利·西杜瓦纳，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见到他了。

我们互相握手之后，开始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并且继续我先前独自一人进行的、如同关在笼子里的狗熊一样的散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瞧着坐在甲板两侧的两排乘客。

突然，西杜瓦纳非常生气地高声喊了起来：

"这里到处都是英国人！可恶的东西！"

确实，船上的英国人很多。那些英国男人站在那里用庄严的神色眺望着远方，仿佛在说："我们英国人是大海的主人！嘣，嘣！我们来了！"

而那些飘荡在他们白帽子上的白色纱条，就是象征富足的旗帜。

那些身材平板的年轻女士们，脚上穿的鞋子令人想起她们国家建造的船舰。这时候，她们正用五颜六色的披巾把自己笔直的身体和纤细的胳膊裹紧，并且面对绚丽的景色露出微笑。那些长在她们细长身体顶端的小脑袋上，都戴着一种样子古怪的英式帽子。而盘在脑袋后面的那一堆稀疏头发，就像是一条条盘绕在一起的水蛇。

至于那些更加弱不禁风的老妇人，迎风张开英国人特有的大嘴巴，仿佛在用她们巨大的黄板牙威胁时空。

从她们身边经过时，人们会闻到一股橡胶和刷牙水的味道。

西杜瓦纳越说越生气，他反复说道：

"这些坏东西！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到法国来吗？"

我笑着问他：

“你为什么恨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无关紧要的。”

他大声地说：

“是啊，你当然是无所谓的。可是我不同，我娶了个英国老婆！原因就在于此。”

我停下来笑话他：

“啊，鬼家伙！快给我说说。她让你不快活了？”

他耸了耸肩说：

“不，不完全这样。”

“那么……她……她……欺骗你了？”

“可惜也不是。真要是那样，我也有理由离婚，并且就此解脱了。”

“这个我就不懂了！”

“你不明白？这一点也不奇怪。她呀，只是学了法语，别的什么也不学！你听我来告诉你：

两年前的夏天，我去埃特勒塔度假时，丝毫没有结婚的念头。没有比那些位于水边的城市更危险的了。人们想象不到那些妙龄姑娘在那里有多大的优越性。巴黎适合于成熟妇女，而乡村则是年轻姑娘的乐土。

骑驴闲逛，清晨的海水浴以及草地上的野餐，都是一处处引诱你结婚的陷阱。确实，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看着一位十八岁的少女在田野上奔跑，或者沿路采摘鲜花更教人心旷神怡的事了。

我认识了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的一个英国家庭。这一家的父亲像你在这里看到的英国男人一样，母亲也和所有的英国女人相差无几。

他们有两个儿子，是两个瘦骨嶙峋的男孩。他们每天从早

到晚都拿着球、大头棒和球拍玩那种激烈的游戏。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身材干瘪，是一个标准的罐头式的英国女人，小女儿则是个尤物。这是一个金发女郎，或者说金发少女。她的面容美若天仙。当这些无赖的英国女子长得漂亮时，真是有如天上的仙女。这位姑娘长着一双湛蓝的眼睛，那双蓝眼睛仿佛包容了世界上全部的诗情和幻想，还有一切希望和幸福！

像她这样女性的眼睛，能为你在无限的冥想中打开一个怎样的天地啊！它是多么地符合我们的心灵隐约而又永恒的期盼啊！

这里也必需指出，我们法国人都很喜欢外国女人。每当我们遇见一个稍有几分姿色的俄罗斯女子、意大利女子、瑞典女子、西班牙女子或英国女子，我们就立即为之倾倒。凡是来自国外的东西，诸如套裤呢、帽子、手套、步枪……还有女人，都能使我们欣喜若狂。

然而，我们错了。

我认为，海外事物里最能使我们着迷的是他们发音的缺点。只要一个外国女人法语说得很差，她就立即显得十分迷人；假如她用错了一个词，那她就是出众的；而当她讲得含混不清，别人听不懂时，她更是可以征服一切的了。

你想象不到，听见她从那玫瑰色的樱桃小口里用浓重的英国腔说出：'我非常喜欢烤羊腿'有多惬意。

我的英国小妞凯蒂说着一口似是而非的法语。最初几天，我一点都听不懂，因为她的话里有太多编造出来令你捉摸不透的词语。后来，我对这种滑稽又令人开心的行话喜欢得爱莫能舍了。

凡是她说错了的、奇怪而令人发笑的词语，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每天晚上在俱乐部的露天平台

上，我们两人都长久地交谈，谈话的内容仿佛是一道难解的口头哑谜。

我娶了她。我狂热地爱着她，如同人们热爱着梦幻一样。因为真正的情人从来只是热爱着化为女人的梦幻。

你还记得路易·布伊耶那几句令人赞叹的诗句吗？

在你那最罕见的日子里你从来只是
我胜利者琴弓下的一件平凡工具，
我让我的梦幻在你心灵的空间歌唱，
如同在吉他共鸣箱里奏起的乐曲。

嗨，我的老朋友，我惟一的过错就是给我的妻子找了一个法语教师。

只要她在折磨字典，糟蹋语法，我都非常爱她。

我们之间的交谈变得简单了。它们向我揭示了她的形体惊人地优美以及她的动作无比高雅；它们向我表明，她像一件精美的会说话的首饰，一个用肉体做成用来亲吻的娃娃。凡是她所喜爱的她大致都能勉强说出，有时还会发出几声怪叫，在旁人不懂或者意料不到时，她会卖弄风情地表达一些不太复杂的激动或感觉。

她活像那些漂亮的玩具娃娃，它们在说‘爸爸’、‘妈妈’时发出的声音是‘爸……爸’，或是‘爸姆……爸嗯’。

我哪里料到……

如今她会说法语了……她说得……不好……很不好……她仍然出很多的错……但是别人可以听得懂……是的，我能懂……我知道……我了解她……

我打开了我的娃娃，瞧瞧里面……我看见了。有必要谈谈，

我亲爱的朋友！

唉！你可不了解一名受过良好教养的年轻英国女子的意见、想法和理论。对她本人我无可指责。每天从早到晚她反复向我背诵那些专为年轻住校生编写的会话手册上的各种句子。

你想必见到过那些衬裙里的意外，那些包着劣质糖果的漂亮金纸。我曾经有过一粒这样的糖果，我把糖纸撕开，想吃里面的东西，但它是那样地令我倒胃口，以致于直至今日一看到她的哪一位同胞，我就会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这样娶了一只鹦鹉，可能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女教师曾经教过她法语：你懂吗？”

…………

特鲁雅尔港站满人群的木码头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

我问：

“现在你的妻子在哪里？”

他大声告诉我：

“我把她带回埃特勒塔了。”

“你现在去哪里呢？”

“我？我去特鲁雅尔散散心。”

随后，沉默了一阵，他又补充说：

“你一定想象不到，一个女人有时能蠢到什么地步。”

王庭荣　译

焚尸的柴堆

上星期一，一位名叫巴普·萨依布·康德拉奥·加特盖的印度王子死于埃特勒塔。他是孟买大区古贾拉特省巴罗达的王子，盖克瓦尔土邦王陛下的亲戚。

大约三周以来，人们可以在街上看到十来个年轻的印度人，他们身材矮小灵巧，皮肤黝黑，身穿灰色套装，头戴英国马夫的那种高筒无边帽。这是前来欧洲学习西方列强军事制度的一些高级贵族。这个小小的学习团里有三位王子、一位贵族朋友、一名译员以及三名仆人。

学习团的领队就是刚去世的那一位“四十二岁的老年人”。他是桑帕特拉奥·卡西瓦奥·盖克瓦尔的岳父，巴罗达的盖克瓦尔陛下的弟弟。

女婿为岳父送葬。

其他几名印度人分别是，卡谢拉奥·加达夫陛下的表弟岗帕特拉奥、施拉旺拉奥、盖克瓦尔；

翻译兼秘书瓦苏代夫·马达夫·萨马特；

奴隶拉姆尚德拉·巴贾吉、加努·炳普卡拉姆·科卡特和朗巴吉·炳·法夫吉。

日前刚死去的那一位王子在离开他祖国的时候，曾经发生

过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肯定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想放弃这次旅行。但是，他必需服从他高贵的亲戚巴罗达王子的意志，因此他出发了。

他们一行来到埃特勒塔度过夏末。于是，当地的人们可以有趣地看到，他们每天早晨都去白石温泉疗养站洗澡。

五六天以前，巴普·萨依布·康德拉奥·加特盖开始牙龈疼痛，随后便喉咙肿胀，并且形成了溃疡。后来又有了坏疽。因此，星期一医生对他的那些年轻的陪伴宣布，他们的亲戚不久即将死去。他几乎立即就陷入垂死状态。由于病人已经几乎不能呼吸了，他的朋友们就抱住他，把他从床上抬起，放到了房间的“地面”上。这样就能使他根据布拉马的教导，躺在地上——我们母亲的怀里，奉还他的灵魂。

接着，他们就向市长布瓦赛先生请求批准，根据印度教的正式教规在当天焚烧尸体。市长犹豫不决，他致电省府请求批示，并且宣布如果得不到答复就认为同意。到了晚上九时，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于是决定，鉴于死者病因的传染性质，尸体的焚化将于当天夜里退潮时，在海边的悬崖下进行。

当时，有人非议市长的这个决定。然而，他此事办得很聪明、果断和大度，并且还得到了了解病情的始末和出具死亡证明的那三位医生的支持。

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夜总会跳舞。那是一个早到的秋日夜晚，天气相当凉。海面上刮来了一阵相当强烈的风，然而海上并没有浪涛。天上的云彩时而像团团棉絮，时而像片片轻纱，在飞快地奔驰。它们来自地平线的尽头，阴沉地出现在天幕上。后来，当它们越来越接近月亮时就变得发白了。它们快速地向它飞奔而去，把它罩住片刻，然而并不把它完全遮住。

那高耸巨大而陡峭的悬崖形成了埃特勒塔圆形的海滩，在它下方有两座被称做门户的著名拱廊。它们坐落在阴影里，并且在朦胧月色下呈现出两个巨大的黑点。

下了整整一天的雨。

夜总会的乐队演奏着华尔兹、波尔卡和四对舞的舞曲。忽然间，在人群里出现了一个传闻。有人说，一位印度王子刚死于温泉旅馆，并且已经请求当局批准焚烧尸体。大家根本不相信，或者说至少认为此事不会马上进行，因为它同我们的习俗相差甚远。由于夜已深了，大家纷纷回到自己家里。

半夜里，煤气公司的工人奔跑于各条街道，一一熄灭了照亮着那些熟睡的屋宇、泥地和水洼的黄色火焰。我们等待着，期盼那座小城万籁俱寂和人走巷空的时刻的到来。

从中午起，一名木匠就开始锯木头。他很纳闷，这么多锯成小段的木条到底干什么用，而且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东西。这些木头都堆放在一辆车里，它绕着圈子穿街过巷来到了海滩上，而且没有引起那些夜行者的猜疑。车子在悬崖下卵石地上前进，当它把木头都卸在地上后，那三名印度仆人便开始建造一座长方形的焚尸柴堆。他们几个人单独工作，因为任何异教徒都不能插手这项神圣的劳作。

凌晨一点，死者的亲人被告知他们可以开始火葬了。

他们居住的那幢小房子的门打开了。我们看见，裹着白色丝绸的尸体躺在光线昏暗和狭窄的门厅里的一副担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身影在那苍白光芒的映照下，仰卧在担架上。

那些印度人神色庄重地站在死者的面前，岿然不动。而其中的一个人正在按照规定的礼仪，低声而单调地念诵着一些陌生的话语。他围着尸体转，有时摸一摸他。随后，他拿起了挂在三根小链子上的瓷瓮，将恒河圣水长时间地洒在尸体上面。这

圣水是印度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需随身带着的。

接着，担架被他们当中的四个人抬起，缓缓地向前进。月亮已经落下，泥泞而空旷的街道一片黑暗，但是躺在担架上的尸体却仿佛在发光，因为白色丝绸在熠熠生辉。在漆黑的夜里，看着光亮的尸体被那些皮肤黑得连他们的面孔与手和衣服都分不清的同胞抬着前进，真是一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情。

死者的后面跟着三个印度人，随后是那个身材比他们高出一头、身披浅灰色旅行大氅、头戴圆帽的英国人的高大身影。他是他们的一位可爱而高贵的朋友，在穿越欧洲的旅行中充当他们的向导和顾问。

在这个北方海滩雾气笼罩的阴冷天空下，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我觉得，我面前的人们抬着的是被征服的印度守护神，而后面跟着的，如同人们跟着死者那样，是身穿灰色乌尔斯特大衣的英国胜利之神。

在滑动的卵石地上，四名抬担架的人停留片刻以便喘口气，随后又继续前进。现在他们被担架压弯了腰，只得迈着很小的步子向前走。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柴堆旁。它就建造在悬崖底下的深凹处。笔直的悬崖就在它的上面，高约一百米，通体呈白色，但是在黑夜里却显得阴暗。

柴堆约一米高。人们把尸体放到了柴堆上，随后一名印度人请人给他指出北极星。有人给他指出了北极星，于是那位死去的王子被安放得双脚朝向他的祖国。接着，在他的身上浇了十二瓶煤油，继而又在他身上铺满了枞树木条。在将近一个小时里，死者的亲属和仆人不断地加高柴堆，使之颇像木匠仓库里堆放的高高的木头堆。后来，又在柴堆顶上浇了二十瓶油，并且洒了一袋细碎的刨花。几步以外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铜炉里闪烁着微弱的火光，这是尸体抬来以后就点燃了的炉火。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死者的亲属去取火种，由于炉火很弱，于是在它上面浇了一点油。顷刻间火苗蹿了起来，从上到下照亮了这座岩石城墙。一个印度人俯身向着炉子，接着又站了起来，他肘部弯曲，双手朝天。忽然间，我们看到了在巨大的白色悬崖上，出现了一个巨人的黑影，那就是姿态庄严的菩萨，那个人头上戴着的那顶高高的小尖帽象征着神的帽子。

这个效果是那样地激动人心和出人意料，致使我感到心跳加快了，仿佛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种超自然的显圣。

这肯定是他，来自东方腹地的古老而神圣的形象。他来到这个欧洲之角，护送他那即将在此地被焚烧的儿子。

菩萨消失了，人们拿来了火种。于是，柴堆上面的刨花首先起火，接着，整座柴堆都烧了起来。强烈的火光照亮了海岩、卵石路以及海滩边上被击碎的浪花。

火势越来越猛，远远地照亮了大海里翻滚的波浪。

海风阵阵刮来，助长了火势。火苗时而趴下，时而打转，时而又高高蹿起，迸发出无数的火星。它们顺着悬崖急速往上升，消失在天空中，混同在星星里，壮大了星星的队伍。被惊醒的海鸟发出了哀怨的鸣叫，它们张开白色的大翅膀绕着弧形飞到了火焰的上空，随后又飞回到黑暗中。

不久，柴堆就变成了一堆熊熊的烈火，它不是红色而是黄的，一种耀眼的黄色，像一只鼓足了风的大火炉。突然间，一阵更加强大的狂风袭来，柴堆摇晃着，有一部分朝着大海倒塌了。这时候，整个尸体露了出来，黑黑的躺在火堆里。它的自身也在燃烧，并且蹿出高高的黄色火苗。

柴堆的右侧也倾塌了，尸体就像在床上一样滚动着。它马上就被新的木柴盖上，于是火势比原先更猛地烧了起来。

那些印度人在卵石地上围坐成半圆形，他们神色既悲哀又

庄重地看着。而我们几个人，由于天气非常冷，就向着火堆靠拢，脸上都感到了烟熏和火星。这时候，除了燃烧着的枞木和煤油的味道外，闻不到其他任何气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终于天亮了。将近早上五点，就只剩下一堆灰烬了。死者的亲属把它们收拾起，一部分迎风洒去，一部分洒向大海，留下一点放入一个青铜瓶子里带回印度。随后，他们都走了，回到住处去为死者哭泣。

这几位年轻的王子以及他们的仆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竟然能够如此完美、极其灵巧而又非常体面地为他们的亲人完成了火葬。一切都是按照礼节和宗教的严格规定进行的。他们的死者能够得以安息了。

天亮后，在埃特勒塔引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激动。有的人断定夜里烧死了一个活人；有的人认为有人企图掩盖罪行；有人以为市长必将坐牢；有人则肯定印度王子死于霍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男人大吃一惊，有的女人忿忿不平。一大群人整整一天在焚尸柴堆的地方、在尚有余温的卵石地上寻找残留的尸骨。他们居然拾到了可以拼成十具骷髅的残骸，因为海边农民经常把死羊扔到海滩上。好事者把这些杂七杂八的残片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他们的钱袋。但是，谁也没有得到那位印度王子的真正遗骨。

当天晚上，一位政府代表前来调查。他很聪明和理智，似乎觉得这个案件比较特殊。但是，他在报告里将会写些什么呢？

那些印度人曾经宣称，假如不让他们在法国焚烧尸体，他们将会把它带往一个能够尊重他们习俗的更加自由的地方。

就这样，我曾经看到在柴堆上焚烧尸体。这使我也很想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做，一切都会迅即结束。人们加速了大自然缓慢的事业，不再躺在那种可憎的棺材里，需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分解自己。肉体死亡，精神飘逸了。那纯洁的火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分解人体。它把它们迎风抛洒，把它们变为空气和灰烬，而不是那污秽的腐烂物。

这样很清洁，并且有益于健康。把尸体装进一个密封的盒子里，让它在地下腐烂，变成一堆又黑又臭的残渣，令人厌恶而且非常残酷；而放到那个充满污泥浊水的洞穴的棺材里，让人忧伤揪心。但是，在阳光下焚烧的柴堆却让人感到伟大、美好和庄严。

王庭荣 译

嫁　　妆

对于西蒙·勒布律芒公证人和让娜·科尔迪埃小姐的婚事谁也没有感到意外。勒布律芒先生前不久买下了帕皮荣先生的公证人事务所。当然，需要用钱来付款。而让娜·科尔迪埃小姐正好拥有包括纸币和不记名证券的三十万法郎现款。

勒布律芒公证人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很潇洒，是那种公证人和外省人特有的潇洒。总之，他是一个潇洒的年轻人，这在布蒂尼-勒-勒布尔是少有的。

科尔迪埃小姐高雅而纯真。但是她在高雅中透出一点笨拙，纯真里带有一点不自然。不过，总而言之，这是一位既美丽又讨人喜欢，并且令人向往的姑娘。

他们的婚礼轰动了整个布蒂尼。

人们对新郎新娘赞不绝口。婚礼后两人回到了新房尽情享受新婚的喜悦，并且决定在洞房几天之后去巴黎一游。

婚后的这几天里充满了柔情蜜意，因为勒布律芒先生在他和妻子最初的关系中表现得极其灵巧和机敏，并且事事做得恰到好处。他的座右铭是：“只要有耐心，功到自然成。”他既耐心又强有力，因此他迅速地大获全胜。

四天后，勒布律芒少奶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爱得简

直难舍难分。她每天要他留在自己身边，向他表示亲昵，拥抱他，抚摩他的双手、他的胡子、他的鼻子……她常常坐在丈夫的双膝上，抓住他的耳朵，对他说："张开嘴巴，闭上眼睛。"于是，他充满信心地张开嘴巴，半闭上眼睛，得到了一个甜蜜又温柔的长吻，激起了他背上阵阵的酥痒快感。而她的丈夫对她也是没完没了地亲昵、亲吻和抚摩，全身心地投入，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与妻子欢爱。

第一个星期刚过，他对年轻的妻子说：

"如果你同意，我们下星期二动身去巴黎。我们像那些还没有结婚的恋人那样，下馆子吃饭，上剧院看戏，到咖啡馆边吃边看歌舞表演，到处都去玩玩，哪里都去。"

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唷，好啊！好啊！咱们尽快走吧。"

他接着说：

"还有，咱们样样都该想周全，不能忘记。告诉你爸爸把你陪嫁的钱都准备好。咱们一起带上，我也好趁此机会把款子付给帕皮荣公证人。"

她马上说：

"明天一早我就去告诉他。"

接着他把妻子搂在怀里，开始对她百般地抚爱。这是一星期以来妻子最渴望得到的宠爱。

下个星期二，岳父和岳母把动身前往首都的女婿和女儿送到了火车站。

岳父说：

"我敢肯定，你们随身携带这么多钱旅行是很不谨慎的。"

但是年轻的公证人笑着说：

"爸爸，您什么也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我习惯了，您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有时候身上会带着上百万。这样做，我们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手续，更不会耽误时间了。您老什么也不用担心的。”

列车员喊着：

“去巴黎的旅客请快上车！”

他们赶紧走进一节车厢，里面坐着两位老妇人。

勒布律芒在妻子的耳边悄声说道：

“真讨厌，我不能抽烟了。”

她也小声说道：

“我也觉得讨厌。不过不是因为你不能抽烟。”

火车鸣叫着开动了，旅程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他们两人没有说上几句话，因为两个老太太一直醒着，没有打盹。

他们刚到圣拉扎尔车站广场，勒布律芒公证人就对妻子说：

“亲爱的，如果你同意，咱们先去大马路吃午餐，然后再回来消消停停地取出行李送到旅馆。”

她马上表示同意：

“对，咱们先去饭馆吃饭。离这儿远吗？”

他答道：

“是的，有点远，不过我们去乘公共马车。”

她有点奇怪，问道：

“为什么不租一辆马车呢？”

丈夫笑着责备她：

“你就这么样花钱呐。总共五分钟的路还要去租一辆马车，每分钟得六个苏，你真是什么都省不了。”

“你说得对。”妻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时过来了一辆三匹马拉的大马车，勒布律芒喊着：

“车夫，喂，车夫！”

沉重的马车停了下来。年轻的公证人推着妻子上车，并且匆匆对她说：

“你进车厢里去，我要爬上顶层，这样至少可以在午餐前抽上一支烟。”

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车夫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帮她登上踏板，并且把她推进了车厢。少妇惊愕地跌坐在长条椅上，透过后窗户吃惊地望着正在爬上顶层的丈夫的双脚。

于是她就呆坐在车厢里。左右两边一位是满身烟味的胖先生，另一位是身上散发出狗味的老妇人。

其他乘客也都默不作声地排坐在那里。他们中间有一名杂货铺伙计、一个女工、一位步兵中士、一位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头戴丝质帽子的先生，他那宽宽的帽边卷得像檐槽；还有两位仪态高贵、显得烦躁不安的太太，她们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我们虽然坐在这里，但是身份要高贵得多。”另外还有两位修女、一个不戴帽子的姑娘和一个殡葬工人。所有这些人仿佛是一组丑八怪的集锦，一个滑稽人物的博物馆，一系列人类面孔的漫画像，仿佛是集市上人们打靶玩的一组组滑稽玩偶。

马车的颠簸轻轻地晃动着乘客的脑袋，弄得它们来回摇动，并且使得乘客面颊上松弛的皮肤轻微地颤动起来。车轮的振动把人人都弄得头昏脑涨，大家仿佛都呆傻地昏睡了。

少妇呆滞着，她纳闷：

“为什么他不来和我坐在一起？”一丝无以名状的忧虑油然而生。他完全可以不去抽那支烟的。

两位修女示意停车。接着，她们两人先后下车，同时散发出一股旧裙子的霉味。

马车重新启动，不久又停下。一名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的厨娘上了车。她坐下，把一篮子食品放在了膝盖上。顿时，车

厢里飘满了强烈的刷锅水味道。

“这路程比我原先想的还要长。”让娜想。

殡葬工人下了车，一名满身马厩味的车夫坐到了他的位置上。那个不戴帽子的姑娘下车后，上来了一位两脚发出阵阵臭味的办事员。

公证人太太感到很不自在，非常沮丧，并且莫名其妙地快要哭出来了。

乘客们上上下下。马车沿着没完没了的街道行进着，时而停在车站，接着又重新出发。

“路真远哪！”让娜想道，“但愿他别疏忽，睡着了。这些天他可真累了。”

渐渐地，乘客们都先后下了车。只剩下她孑然一人了。这时，车夫喊着：

“沃日拉尔街到了！”

看到让娜仍然坐在那里，车夫又叫了一遍：

“沃日拉尔街到了！”

她看了看车夫，才明白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因为车厢里再也没有别人了。车夫又说了一遍：

“沃日拉尔街到了！”

于是她问：

“到哪里了？”

车夫粗暴地回答：

“到沃日拉尔街了，天晓得，我已经喊了二十遍了。”

“这儿离大马路还远吗？”她问。

“哪条大马路？”

“当然是意大利人大街罗！”

“早就过了！”

"哦！请您告诉我丈夫好吗？"

"您的丈夫？他在哪儿？"

"在顶层啊。"

"顶层！那里早就没有人了。"

她大吃一惊：

"什么？这不可能，他和我一起上车的。请您再仔细看看，他一定是在上面。"

车夫的话语变得粗鲁起来：

"哟，小美人，别闲扯了，丢了一个男人可以去找回来十个。快走吧，这次是完了。您在街上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新的。"

她的眼泪涌了上来，坚持说：

"不，先生，您弄错了。我敢保证您弄错了。他的腋下还挟着一个大公文包呢。"

车夫笑了起来：

"一个大公文包。喔，对了，他是在玛德兰大教堂下车的。还不是一回事，他把您给甩了，哈哈哈！……"

马车已经停了下来。她下了车，并且不由自主地往顶层瞧了一眼，上面确实空无一人。

于是，她旁若无人地大声哭了起来，她伤心地说：

"我该怎么办呢？"

一名便衣警察走了过来，他问：

"出了什么事？"

车夫幸灾乐祸地答道：

"这位太太被她丈夫抛在了半路上。"

警察说：

"哦，小事一桩！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

说罢，他转身就走了。

让娜只得在街上走了起来。她惊恐万状，弄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上哪里去呢？该干什么呢？他出了什么事呢？怎么会出这种差错和这样的误会，竟然那么疏忽大意，忘记得干干净净，真是不可思议！

她的口袋里只有两法郎。找谁呢？忽然，她想起了在海军部当副科长的表兄巴拉尔。

她的钱正好够坐出租马车，于是她就要了一辆车送她到表兄家。

她来到表兄家时，他正好要出门去部里上班。他像勒布律芒那样，腋下夹着一个大公文包。

她跳下马车喊道：

“亨利！”

他吃了一惊，停下来：

“让娜？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您从哪里来？有什么事吗？”

她眼泪汪汪，结结巴巴地说：

“刚才我的丈夫走丢了！”

“丢了？哪里丢的？”

“在一辆公共马车上。”

“公共马车上？……哦！……”

接着，她边哭边向表兄述说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边听边想着，接着又问：

“今天早上，他的头脑清醒吗？”

“是的。”

“好。他身上带着很多钱吗？”

“对，他带着我的嫁妆。”

“您的嫁妆……全部嫁妆？”

“全部……一会儿他要去为他买下的事务所付款。”

“哎呀，我亲爱的表妹，您的丈夫这时大概已经去比利时了。”

她还不明白，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丈夫……您说？……”

“我说他卷走了您的……您的财产……事情就是这样的。”

她站在那里，又惊又呆，喃喃自语：

“那么，他……他……他是个无赖！……”

她激动得昏了过去，倒在表兄身上哭了起来。

别人都在看着他们，表兄就把她轻轻推开，扶她走到大门里面，接着又扶她走上楼梯。女仆开门时大吃一惊。他吩咐道：

“索菲，快去饭馆买两份午餐，今天我不去部里了。”

王庭荣 译

坏蛋穆罕默德

“我们上屋顶去喝咖啡吧？”上尉问我。

我答道：

“好啊，当然好啦。”

他就站了起来。这时厅里已经黑了，因为按照摩尔式房子的格局，它只从内院一侧取光。在高高的尖形窗户前，一簇簇藤条从宽大的露天平台上垂下，人们是在那个露台上度过炎热的夏夜的。桌上只剩下一些水果，一些非洲的硕大水果，有大如李子的葡萄、紫心的软无花果、黄梨、又肥又大的香蕉，还有土古尔特产的椰枣，它们都盛放在一只用针茅编织的篮子里。

那名当差的黑人打开了房门，于是我就登上了两边有蔚蓝色护墙的梯子，一丝落日的余辉从上面照耀到梯子上。

当我很快爬上平台时，不由得舒畅地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这座平台俯瞰着阿尔及尔城、海港、停泊场以及远处的海岸。

上尉买到的这幢房子原先是阿拉伯人的住宅。它坐落在旧城中心，位于那些麇集着非洲海岸古怪居民的迷宫似的小巷里面。

在我们下面，那些方方正正的平屋顶仿佛巨人的踏脚，一

级一级地下降，直至与欧式城区的斜面屋顶会合。在那些欧式房屋的后面，人们可以望见停泊在此的那些船只上的桅杆，随后是大海，广阔的大海，在蔚蓝色宁静的天空下显得那么宁静、那么蔚蓝。

我们在席子上躺下，头枕着靠垫。我一边慢慢地喝着美味的咖啡，一边看着第一批星星在暗淡的天空中升起。它们只是隐约可见，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苍白，刚刚开始发亮。

一股微弱的热流抚弄着我们的皮肤。时而还飘来一阵阵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种非洲味道的更加炎热、更加沉闷的气流，它们仿佛是越过阿特拉斯山峰而飘来的大沙漠的气息。仰面躺在那里的上尉高声地说：

“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啊！这里的生活多么温馨！在这里休息有多么惬意，多么与众不同！这里的夜晚多么能令人引起幻想！”

而我以一种既无所谓又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带着一种昏昏欲睡的幸福感，在密切注视着星星缓缓升起。

我低声说道：

“您得跟我聊聊您在南方的生活。”

马雷上尉是非洲军团里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是一名运气极佳的军官。他原先是一名北非骑兵，靠着马刀得以不断地晋升。

多亏了他、他的各种关系以及他的友情，我才得以在沙漠里做了一次绝妙的旅行。这天晚上，我在动身回法国之前，特地来此向他道谢。

他说：

“您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我在十二年的沙漠军旅生涯里曾经有过无数奇遇，可是如今一件也记不起了。”

我接着说：

“给我谈谈阿拉伯女人吧。”

他没有回答。他躺在那里，两条胳膊往后交叉，双手垫在脑袋下。我闻到他一阵一阵的雪茄气味，在这无风的夜晚轻烟直飘上空。

可是忽然间，他笑了起来，并且对我说：

“哦！对了，我来给您讲一件离奇的事情，它发生在我来阿尔及利亚的最初日子里。”

当时在非洲军团里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家伙。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人，也找不到这种人了。那些家伙能逗您高兴，让您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一辈子。

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骑兵，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小骑兵，满头金发、勇敢机灵、强壮有力。总之，亲爱的，是一名真正的阿尔及利亚军人。我被分配在波加尔军区。您是知道波加尔的，人们称它为南方的“阳台”。您一定在那个要塞的顶上看到过，那个火热的、被侵蚀得光秃秃的、受尽折磨和遍布石头的赤红地方就是从那里起始的。那里就是大沙漠的前端，是广袤的黄色孤寂地区灼热和壮美的前沿。

当时在波加尔共有四十余名骑兵，是一连“快活的小伙子”，此外还有一队非洲轻骑兵。这时候，我们听说乌莱德·贝尔吉部落杀死了一名不知怎样来到此地的英国旅游者，因为英国人总是有魔鬼附身的。

对于这起对一名欧洲人犯下的罪行必需伸张正义。但是，司令官犹豫是否要派遣一队人马前往，因为他确实认为，一个英国人不值得我们大动干戈。

然而，正当他同上尉和中尉谈及此事时，一名正等候作报

告的中士建议，只需给他六个人，就可以去惩罚那个部落。

您知道，南方的驻军比城市的驻军更加自由，官兵之间有一种别处找不到的同志之情。

上尉笑了起来：

“你，我的朋友？”

“是的，上尉。并且，假如您愿意，我可以将整个部落俘虏过来给您押回。”

指挥官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于是便接着他的话茬说：

“明天早上你带上六名由你自己挑选的人，但是，假如你不能实现自己的谎言，那你就当心点！”

中士在他的胡须下掩口微笑。

“长官，您什么也不必担心。我的俘虏最迟于星期三中午押到这里。”

这名人称坏蛋穆罕默德的中士，是一个真正的奇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他曾长期颠沛流离，然而又来路不明，最后进入法国军队效劳。他曾到过很多地方，诸如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并且一定在沿途留下了不少辉煌业绩。他是一名真正的巴希-布祖克兵（19 世纪土耳其非正规军队士兵），胆大妄为、花天酒地、残忍又快活，一种东方式平静的快乐。他很肥胖，非常胖，但是却像猴子一样灵活。他上马的姿势真是帅极了。他那异常浓密的长胡须，总让我不由得想起一轮新月或一把弯形大刀。他对阿拉伯人恨之入骨。对待阿拉伯人他惊人地狡诈残酷，不断设想一些新的诡计，一些精心策划的骇人的险恶行径。

此外，他还有过人的力气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

司令官对他说：

“挑选你要的人吧，小伙子。”

穆罕默德挑中了我。他这个勇士对我很信任。我也因能被他选中而对他无限忠诚。它给我带来的喜悦之情不亚于后来荣获十字勋章。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总共七个人拂晓时分就出发了。只有我们七个人。我的这些同志们原先都曾当过强盗或贼寇，他们在所有能去的国家偷盗和闯荡之后，最终加入到某个外国军团里效劳。当时我们的非洲军团里充满了这类渣滓，他们都是英勇善战的士兵，但是都有点肆无忌惮。

穆罕默德发给我们每人十几段约一米长的绳子要我们带上。此外，由于我是最年轻、最灵巧的，因此他让我带了一根百米长的大绳子。我们问他带这么多绳子要干什么，他用阴险而平板的语气回答说：

“为了捕捉阿拉伯人。”

随后，他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这是他从一个住在巴黎的非洲老猎人那里学来的动作。

他走在我们这支队伍的前面，头上扎了一条红带子，这是他每次行动时的装束。他在那浓密的大胡子底下满足地笑着。

他确实很漂亮，这个腰圆膀粗的土耳其人！他有一个硕大的肚子，一副巨人的肩膀和一派镇定的神色。他骑在一匹中等个子但是很壮实的白马上。这位骑士显得比他的坐骑还要重十倍。

我们来到一处布满石块、赤裸和枯黄的小山沟里，这条山沟往下通向谢里夫山谷。大家谈论着我们的这一次征战。我的同伴里南腔北调样样都有，有一个西班牙人、两个希腊人、一个美洲人，还有两个法国人。至于坏蛋穆罕默德，他发小舌颤音时抖动得特别厉害。

太阳，地中海对岸的人们所不了解的那个可怕的太阳，南

方的太阳，它直射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像每次行动一样，以正常的步子往前走。

整整一天，我们既没有看见一棵树，也未曾遇见一个阿拉伯人。

下午约莫一点钟，我们在石头丛中的一条小溪旁吃了带在口袋里的面包和羊肉干。随后，休息了二十分钟，我们又重新出发了。

晚上六时许，我们的头儿让我们绕了一个大弯之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小山丘后面发现了一个部落的营地。那些低矮的棕色帐篷在枯黄的土地上形成了点点深影，仿佛是长在这个被太阳烤红了的山丘脚下沙漠上的一朵朵巨型蘑菇。

这些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在稍远一点的一片长满细茎针茅的深绿色平地边上，有一群被拴住的马匹在那里吃草。

穆罕默德一声令下："飞速前进！"于是我们就像一阵暴风骤雨出现在营地中央。那些身上裹着或下垂或飘动的白布片的妇女们，个个惊惶失措，迅速跑回她们那些低矮的帆布帐篷，或在地上爬行，或是蜷缩成一团。她们都像被追捕的野兽拼命地喊叫起来。与之相反，男人们则从四面八方纷纷出来，考虑如何自卫。

我们直奔最高的帐篷，那是酋长阿加的帐篷。

我们大家都像穆罕默德一样，战刀没有拔出来。他的奔驰方式很奇特，他笔直地稳坐在那匹小马身上，而白马却像承受不了身上骑士的巨大重量在愤怒地狂奔。长胡子骑士的镇静和他那坐骑的狂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到达时，当地的头领已经走出了帐篷。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的人，他的皮肤黝黑，双眼炯炯有神，前额突出，眉毛像一轮弯月。他用阿拉伯语大声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

穆罕默德喝住了他的白马，也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是你杀死了那名英国游客吗?”

阿加提高了声调说：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质问。”

这时候，我们的周围仿佛形成了一片怒骂的风暴。那些阿拉伯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向我们逼近，把我们团团围住，并且向我们投来愤怒的叫骂声。

他们都长着鹰钩鼻子，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宽大的衣袍随着他们的动作来回飘动，样子活像那些凶狠的猛禽。

穆罕默德的头上斜扎着红带子，眼神显得异常兴奋，他得意地笑着。我觉得在他那多肉、带皱和略为下垂的两颊上，看到了喜悦的颤动。

他用那雷鸣般的嗓音镇住了吵嚷的人们，并且接着说：

“杀人必须偿命!”

他把手枪对准阿加那张棕色的脸。我看见从枪管里冒出了一团烟，接着玫瑰色的脑浆和鲜血就从阿加的额头上向外飞溅。他仿佛触电似地仰面倒下，同时张开双臂，像一对翅膀把他身上的斗篷张开托起。

这时，我们周围喧闹的人群愤怒到了极点，因此我以为自己已经末日临头了。

穆罕默德已经抽出了军刀，我们也像他一样拔出刀来。他一边抡着他的马刀喝退紧紧围住他的人群，一边高声喊道：

“投降的人可以免于一死。谁要顽抗，死路一条。”

随即，他用力大无比的腕力抓起离他最近的那个阿拉伯人，把他按倒在自己的马鞍上，捆上了他的双手。同时，他还向我们大声喝道：

“照我这样做，谁要反抗就砍掉他的脑袋。”

只用了五分钟，我们就俘获了二十来个阿拉伯人，并且把他们的手腕紧紧地捆住了。随后，我们追赶那些逃跑者，因为一看到我们抽出亮晃晃的军刀，周围的人群立刻溃逃了。经追赶，我们又抓获了三十几名男子。

忽然间，我们看到在广阔的平地上有许多白色的东西在奔跑。原来是妇女们领着孩子在跑，并且发出阵阵尖利的喊叫声。那些长得像豺一样的黄狗在我们的周围狂吠，并且向我们露出苍白的獠牙。

穆罕默德显得欣喜若狂，从马上一跃而下，并且抓住了我带来的那根长绳子说：

“注意了，孩子们，先给我把两个人打翻在地。”

于是，他做了一件可怕而又奇怪的事情：他捆绑了一串俘虏，或者说捆绑了一串上绞刑的人。他先把第一名俘虏的双手紧紧捆住，然后用同一根绳子绕着俘虏的颈部打一个活结，接着再用这根绳子以同样的方式捆绑下一个俘虏的双手和颈部。我们的五十名俘虏就这样很快地被捆绑在一起。其中的一个人若想逃跑，他所做的任何轻微动作，都会把自己和前后两边的俘虏统统绞死。他们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勒紧自己脖子上的活扣。因此，他们必须迈着同样的步伐前进。前后距离若稍有变动，就会导致他们像中了套索的兔子一样立即倒毙在地上。

在这种奇异的劳作完成时，穆罕默德便微笑了起来，他冷峻地笑着，笑得肚子也抖动起来，但是嘴里却不发出一点声响。

“这就是阿拉伯锁链。”他说。

而我们则看着俘虏们惊恐不安和可怜的面孔笑弯了腰。

“现在，”我们的头儿大声喊道，“两头各竖一根桩，孩子们，给我把他们捆住了。”

我们就在这条白色的俘虏带两头各打了一根木桩。这时候，他们都像幽灵一样，静止地伫立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尊尊泥塑木雕。

“现在我们吃晚饭。”土耳其人大声说道。

我们燃起了一堆火，把一块块我们用手撕开的羊肉煮了起来。我们又吃了在各个帐篷里找到的椰枣，喝了用同样办法得到的羊奶，还捡到一些逃走的人们遗弃的银首饰。

我们安安稳稳地吃完了饭。这时候，我看见对面小山上有一队奇怪的人群。这是刚才逃离的那些妇女，全部都是妇女，她们在向我们奔来。我指给坏蛋穆罕默德看。

他笑了。

“这是饭后甜食。”他说。

啊，对了！是甜食！

她们来了，像一群狂怒的疯子跑过来了。很快我们的身上就挨满了她们边跑边扔过来的石块，并且我们还发现她们手里都拿着刀、帐篷的木桩或旧的餐具。

穆罕默德高喊一声：“上马！”叫得真及时，因为她们的进攻非常凶狠。她们前来解救俘虏，并企图割断绳子。土耳其人明白形势危急，变得狂怒了。他大声吼叫：“杀啊！——杀！——杀！”由于我们在这场异性的进攻面前有点惊慌失措，并且不忍心杀害这些妇女，因而呆在那里没有动作，而穆罕默德却独自一人向着入侵的队伍冲击。

他一个人向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女猛冲过去，而且这个坏蛋像疯子一样用马刀向她们砍去。他是那样地疯狂，那样地暴怒，以至于他每举起一次胳膊就有一具白色的身体倒下。

他是那样地可怕，因此那些妇女都惊呆了，她们立即跟来时一样快地逃离而去，留下了十二具尸体和伤员，鲜红的血浆

溅满了她们苍白的衣裳。

这时，穆罕默德惊魂未定，转回来对我们反复喝道：

“快走，快走，孩子们。她们还会回来的。”

于是，我们押着那些因担心被勒死而吓瘫了的俘虏，缓缓地撤退了。

第二天，当我们押着这一串被捆绑在一起的俘虏到达波加尔时，正是中午十二点，一路上只死去六个俘虏。可是，不得不经常从一头到另一头把绳子结放松一点，因为任何震动都可能一下子勒死十几个人。

上尉默不作声，我也无言以答。我在想着发生这类事情的那个离奇的地方，我对着黑色的夜空眺望那无数闪闪发光的星群。

王庭荣 译

遗　　赠

塞尔波瓦夫妇二人相对而坐，闷闷不乐地正要吃午饭。

塞尔波瓦太太是一位身材矮小、皮肤红润的金发女子。她有一双蓝眼睛，动作柔和。这时她头也不抬地慢慢吃着，似乎有一件伤心事在不断地折磨着她。

塞尔波瓦先生身材高大粗壮，留着一副颊髯，样子颇像一位部长或是一名商业代理人。这时他显得有点烦躁不安。

终于，他自言自语似的大声说道：

“确实，这有点奇怪！”

他的妻子问道：

“你说什么，朋友？”

“我说的是沃德雷克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

塞尔波瓦太太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仿佛一片玫瑰色的面纱一下子从颈部直到脸上盖在了她的皮肤上。她说：

“可能公证人那里会有他的遗嘱。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内容呢。”

而且，实际上她的精神像是已经知道了。塞尔波瓦先生边想边说：

“是的，有可能。因为，这个小伙子是我们两人最好的朋友。他常来我们家，每两天就在我们这里吃一顿晚饭；而且我知道他送你很多礼物，这是对于我们热情款待的一种回报方式。确实，有了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在遗嘱里肯定会考虑到的。假如我感到自己病了，尽管你是我合法的继承人，我也肯定会为他做点什么的。”

塞尔波瓦太太垂下双眼。在她丈夫切割一块鸡肉时，她擤了鼻涕，如同人们哭泣时擤鼻涕一样。

他接着说：

“总之，可能在公证人那里有一份遗嘱，并且会有给予我们的一份小小的遗赠。我倒并不期望有一大笔钱。一点纪念，只要一点纪念，一份想念，能向我们证明他是爱我们的就行了。”

于是，他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午饭后去公证人拉马纳尔那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跟我们有关的事了。”

他大声宣称：“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为了在吃饭时不让汤汁溅在衣服上，他的脖子上系了一条餐巾。这样，他的样子颇像一名将要被斩首的囚犯，说话时他那副漂亮的黑色颊髯清晰地映衬在雪白的衬衣和那张像高等公馆里膳食总管的脑袋上。

当他们来到拉马纳尔公证人的事务所时，在职员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哄动。而当塞尔波瓦先生认为需要作自我介绍时，虽然大家对他都非常熟悉，第一名书记员仍然异常殷勤地站了起来，另一名书记员则对他以笑脸相迎。

于是，夫妇两人都被请到了公证人的办公室里。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滚圆肥胖的人，他的每一部分都是滚

圆的。他的脑袋颇像一个装在另一个圆球上的圆球，这后一个圆球则由两条又小又短的粗腿支撑着，而这两条小短腿的样子也几乎像两个圆球。

他向客人致了意，请他们就座，并且向塞尔波瓦太太投去一瞥会意的目光。他说：

"我正要写信请你们二位光临我的事务所，为的是向你们宣读沃德雷克先生的遗嘱，因为它和你们二位有关。"

塞尔波瓦先生禁不住大声说道：

"啊！我早就料到了。"

公证人接着说：

"现在我来向你们宣读这份遗嘱，很短的。"

他拿来一张纸，大声朗读起来：

本人保尔-爱弥尔-西普里安·沃德雷克，现时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表达如下的遗愿：

死亡随时会夺走我们的生命。为防备不测，我谨预先立下遗嘱，它将存放于拉马纳尔公证人事务所。

由于本人无直接继承人，我将把我的全部财产，包括四十万法郎的有价证券和大约六十万法郎的不动产，无条件地赠与克莱尔-奥尔唐丝·塞尔波瓦夫人。我请她接受这份来自一位死去的朋友的遗赠，以示对她的忠诚、尊敬和深深的爱戴。

1883年6月15日立于巴黎

签名：沃德雷克

塞尔波瓦太太低下了头，坐在那里不动，而她的丈夫却转

动着那双惊奇的眼睛，从公证人身上扫到他的妻子身上。

静默一阵之后，拉马纳尔先生接着说：

“当然了，先生，没有您的同意，夫人是不能接受这份遗赠的。”

塞尔波瓦先生站了起来，并且说：“我需要时间考虑。”

公证人用狡黠的眼光笑着，欠身说道：

“我理解让您犹豫不决的谨慎心理，亲爱的先生，这世上有时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揣测。请您于明天同一时间再来告诉我您的决定好吗？”

塞尔波瓦先生欠身答道：

“好的，先生，明天见。”

他极有礼貌地道了别，并且向他的妻子伸出了胳膊。这时候，塞尔波瓦太太脸红得像一朵牡丹花，两眼紧紧下垂。他挽起夫人，神色那么庄重地走出事务所，以致于书记员们都有点惊呆了。

他们一回到自己家里，塞尔波瓦先生立即关紧大门，语气生硬地大声说道：

“你一定当过沃德雷克的情妇。”

正在脱下帽子的塞尔波瓦太太为之一怔，转过身来说：

“我？喔！”

“是的，你！……如果不是……人家不会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个女人的。”

霎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气得双手发颤，一面把长长的飘带结在一起免得拖在地上。

思考片刻后她说：

“喔！你瞧瞧……你疯了……你疯了……你自己刚才不是也

希望……希望……他给你留点什么的吗？……”

“是的，他可以留点什么给我……给我，听见吗，而不是给你……”

她用一种深刻而奇特的方式望着丈夫眼睛的深处，仿佛在寻找什么，仿佛想从中发现人的未知世界。人们从未深入过这个世界，而在这个放松的、不警觉、不设防的时刻，用短短的几秒钟人们便可以大致窥测其中的奥妙。她一字一句慢慢地说：

“然而我觉得……假如……一份如此巨大的财产……遗赠与你……那么人家也会感到很奇怪的。”

忽然间，他以一种受伤害男人的敏感问道：

“为什么这样？”

她说：“因为……”接着转过头去，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她不做声了。

他在屋里大步走动起来。他宣称：

“你能不接受这份遗赠吗？”

她无所谓地回答：

“完全可以。那就不必等到明天了，我们可以马上通知拉马纳尔先生。”

塞尔波瓦在她面前站住。于是，有好一阵子两人面对着面，眼盯着眼，试图看清楚、弄明白、理解对方、发现对方、看穿对方。这两个人长年生活在一起却又互不了解，而且不断地互相猜疑、互相窥探、互相戒备。这时候，他们企图用这种焦急又沉默的询问来看穿对方思想深处的秘密。

接着，他对着妻子的脸突然低声地对她说：

“好吧，你承认是沃德雷克的情妇？”

她耸了耸肩说：

“你难道真是个笨蛋吗？……沃德雷克喜欢我，我想这不假，

但是他从来没有占有过我……从来没有。”

他跺着脚说：

“你撒谎，这不可能。”

她平静地说：

“然而事实如此。”

他又开始来回走动。接着，又停了下来说：

“那么你给我解释，为什么他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你。”

她漫不经心地说：

“事情很简单。正如你刚才所说，他只有我们这两个朋友，他把我们的家当作他自己的家。因此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们。再者，出于殷勤，他把我的名字写在了纸上，因为我的名字很自然地到了他笔下，如同他经常送礼物给我，而不是给你，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常给我带一些鲜花来，并且每月五号总要送我一样小礼品，因为我们是在6月5日认识的……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而你呢，他从来没有送过你什么，因为他没有想这样做。人家总是向夫人而不是向丈夫送纪念品的。因此，他把最后一份纪念品送给了我，而不是你。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她是那么平静、那么自然，不由得塞尔波瓦迟疑了。

他接着说：

“还不是一回事，这将会产生很坏的后果。大家都会往那里想的。我们可不能接受。”

“那好，我们就不接受吧，我的朋友。我们的口袋里将少掉一百万，不过如此。”

他开始说起来，并不直接对着妻子，仿佛在一边思考一边高声地说道：

“对，一百万——这不可能——我们将会丢尽脸面——管它

呢——要是他把一半财产遗赠与我，那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于是，他坐了下来，叉起双腿，开始抚摩他的颊髯，这是每当他思考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

塞尔波瓦太太打开她的针线筐，从中抽出一块绣片，一边开始干活一边说着：

“我是无所谓的，由你来考虑决定吧。”

他久久没有答理，后来便吞吞吐吐地说：

“有了，也许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把财产的一半以生前赠与的方式给我。我们没有孩子，你可以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来堵住别人的嘴。”

她严肃地问道：

“我不大明白这如何能堵住人家的嘴？”

他顿时生气了：

“你真不开窍。我们可以说只继承了一半财产，而且事实上也如此。再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解释遗嘱里写的是你的名字。”

她再一次用尖锐的目光望着他说：

“随你的便，反正我都同意。”

于是，他站了起来，又开始来回踱步。虽然他容光焕发，但是他仿佛又有点犹豫：

“不……可能还是完全放弃为好……这样更体面……不过……若是照我说的这样办了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连那些最多虑的人也不得不闭嘴了……对了，这样办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他停住脚，站在妻子面前说：

“那好，亲爱的，假如你同意，我现在就一个人去拉马纳尔公证人那里请教他，并且向他解释。我就对他说，出于谨慎你喜欢这么办，免得旁人饶舌。既然我接受这份遗产的一半，显

然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把握的，我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且我很清楚这份遗产来路明白，是干净的。这好比我在对你说：'亲爱的，你接受吧，既然你的丈夫我也接受了'。否则，说实话，真是有点丢脸呢。"

塞尔波瓦太太只说了一句：

"随你怎么办。"

他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是啊，这样把财产分为两半，事情就很容易解释了。我们继承一位对我们两人公平对待的朋友，他不愿意厚此薄彼，也不愿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死后也像生前一样偏爱这一位而不是那一位。'而且你可以相信，假如他这样想了，他也就会这样做了。他没有考虑，也没有想到后果。正如你刚才说得妙极了的那样，他总是给你送礼物。因此，他就把最后一份纪念品赠与了你……"

她打断了他，表示听得不耐烦了。她说：

"好了，我明白了。你用不着没完没了地解释。快去找公证人吧。"

他脸红了，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并且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得对，我这就去。"

他拿起帽子，向妻子走去，伸出嘴唇要吻她，并且低声说：

"一会儿见，宝贝。"

她伸出前额，接到了有力的一吻，他那浓密的颊髯刺得她两颊发痒。

随后，他神采飞扬地出去了。

塞尔波瓦太太则丢下手里的活计，哭了起来。

王庭荣 译

护 林 人

晚饭后，大家谈论着狩猎的故事和轶闻。

我们大家的一位老朋友波尼法斯先生，是一个打猎能手和嗜酒如命的人。他长得高大魁梧，为人爽朗、通情达理，充满了智慧和哲理。他信奉的是一种讽刺和顺从的哲学，爱讲辛辣的笑话而从来不讲伤心的故事。这时他突然说道：

“我倒有一个打猎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打猎悲剧。它和大家知道的此类故事完全不同，因此我从未对别人讲过，我想没有人会感兴趣的。

“这个故事并不有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它没有那种能够激动人心又十分迷人的、或是令人异常兴奋的趣味。”

总之事情是这样的：

那年我大约三十五岁，狂热地迷恋着打猎。

那时候，我在朱米耶日附近非常偏僻的地方拥有一片土地，四周都是森林，特别适宜于兔子的繁衍。每年我只是独自一人去那里小住四五天，因为地方太小我不能带朋友同去。

我在那里安置了一个护林人。他是一名退伍宪兵，为人正直，脾气暴烈，对命令严格执行，对偷猎者毫不容情，是一个

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独自一人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幢小房子，或者说一座破旧的小屋里，屋里上下各两间房，楼下一间厨房，一间贮藏室；楼上两间卧室。其中一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把椅子，是给我留着的。

卡瓦利耶老爹住在另一间。要说只有老头儿一个人住在这幢房子里，不完全对。他让十四岁的侄子搬来和他同住。这是一个小无赖，他常替老头儿去三公里以外的村子里采购食品和日常用品，平时还帮他干点活。

这个小坏蛋长得又高又瘦，稍微有点驼背。他的一头黄发又轻又软，活像一堆鸡毛；头发太稀少又使他看起来像个秃子。此外，他的手脚都大得出奇，简直是一双巨人的手。

他的眼睛有点斜视，从来不对着任何人看。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动物里那种分泌恶臭物的兽类。这个小混蛋就像一只黄鼠狼或一只狐狸。

他就睡在通向两间卧室的小梯子上端的一个洞里。

但是，我在这座小楼逗留期间——我管这所破房子叫“小楼”——马里于斯就把他的小窝让给一个从埃考尔什维尔来的名叫塞勒斯特的老太太，她是专门雇来替我们做饭的，因为卡瓦利耶老爹的烹调手艺实在太差了。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人物和地点，下面故事就要开始了。

那是1854年10月15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并且永远不会忘记。

我骑马从鲁昂出发，后面跟着我的波克。这是一头普瓦图产的高大短毛垂耳猎犬。它的前胸发达、尖牙利嘴，并且能像蓬-奥德梅尔产的西班牙猎犬那样在荆棘丛里穿梭自如。

我身上斜背着一支猎枪，并且把旅行袋驮在了马背上。那

是一个很冷的日子，刮着令人忧愁的大风，天上跑着一片片乌云。

在我爬越康特勒山坡时，我眺望着塞纳河流经的广阔河谷，它弯弯曲曲像一条巨蛇爬向远方。在我的左方，鲁昂城里的所有钟楼高耸直刺蓝天；在我的右方，一直可以望到远处长满树木的山峦。随后，我穿过鲁马尔树林，一路上时而慢步，时而快跑，终于在下午五时光景到达“小楼”前。卡瓦利耶老爹和塞勒斯特在楼前迎候我。

十年来，我每次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到来；他们也都用同样的话语来向我致意：

“您好，我的先生。先生的身体可好？”

卡瓦利耶没有什么变化，他如同一棵老树抵御着风雨的侵蚀；但是塞勒斯特，尤其最近四年，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她的身子几乎折成了两半。虽然她一直劳作不断，但是她走起路来上身向前弯得那么厉害，以致于和她的双腿几乎形成了一个九十度的直角。

老妇人忠心耿耿，每次见到我都显得异常激动，在我每次回城去时，她总要对我说：

“亲爱的先生，您得想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可怜的女仆怯生生而又令人心酸的告别，她在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绝望的顺从，每年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弄得我心神不宁。

于是我下了马，并且同卡瓦利耶握了手。随后，他把我的马牵到旁边一间权充马厩的小棚子里，而我则在塞勒斯特的随同下走进了兼作餐厅的厨房。

接着，护林人也来到我们这里。我第一眼就看出，他的脸色不同往常。他仿佛有什么心事，很不自在，而且忧心忡忡。

我对他说：

“喂，我说卡瓦利耶，一切都如您所愿吗？”

他低声答道：

“也是也不是。有好些事情很不顺心呢！”

我问：

“什么事啊，我的朋友？快跟我说说。”

但是，他摇了摇头说：

“不，还不到时候，先生。我决不愿意在您刚到来的时候拿我的烦恼来扫您的兴。”

我坚持要他说。但是，他断然拒绝在晚饭前把事情告诉我。看他的脸色，我明白事情很严重。

由于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我就问他：

“那么野味呢？我们有野味吃吗？”

“喔，野味么，有，有的是！您要多少有多少。多亏老天爷，我的眼力不错。”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十分庄重，是一种很凄凉的庄重，反而显得有点滑稽。他那浓密的灰白胡子，仿佛随时可能从他的嘴唇上掉下来似的。

忽然，我发现还没有看见他的侄子，于是问他：

“马里于斯呢，他在哪里？为什么他不来？”

护林人惊跳起来，他突然望着我说：

“先生，现在我只得马上把事情告诉您了。是的，我宁肯这样，因为就是他的事情我一直挂在心上放不下。”

“哦，哦！那好，他在哪里呢？”

“他在马厩里，先生，我正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让他过来呢。”

“他干了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

然而，护林人还在犹豫不决。他的嗓音变了，有点发抖，他的脸被深深的皱纹、那种老人的皱纹突然弄得陷塌了下去。

他接着又慢慢地说下去：

“是这样的。今年冬天，我发现有人在那片玫瑰园树林里设置了活结捕野兔，但是我又逮不到那个家伙。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夜又一夜，先生，但是毫无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埃考尔什维尔那边又开始设置了活结，我气得人都瘦了，但是，仍然无法抓到那个偷猎者。简直可以说，这个坏蛋对我的行踪和我的计划了如指掌。

“但是，有一天……我给马里于斯洗刷他那条星期天穿的套裤时，在他的裤兜里发现了四十个苏。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这小子？

“我反复想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发现他常出去，并且正好在我回来休息的时候出去，先生。

“于是，我就注意他，不过没有怀疑过这件事。喔，是的，我没有怀疑。一天早上，我当着他的面躺下睡觉，随后我立即起身出去跟踪他。要说盯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先生。

“就这样，我抓住了他。是的，这个马里于斯在您的地里偷猎。先生，他是我的侄子，而我却是您的护林人！

“这时我火冒三丈，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差一点把他当场打死。是的，我揍了他！而且我对他说，等您来了以后，他还要当着您的面挨一顿揍，用我的手来教训他，让他记住！

“就这样，我愁得人都瘦了。您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您说说，要是换了您，会怎么做？这小子的父母都不在了，只有我这个亲戚，于是我就收留了他，我决不能把他赶走，对吗？

“但是，我对他说了，假如他故伎重演，那就完了，完了，

我就不再可怜他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做得对吗，先生？”

我向他伸出手去，回答道：

“卡瓦利耶，您做得对，您是个正直的人。”

他站了起来说：

“多谢先生。现在我去找他，要再教训他一顿。”

我知道，要想劝阻这老头儿放弃他的打算是办不到的。我就让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办。

他去找那个坏小子，并且揪住耳朵把他带来了。

我坐在一张草垫椅子上，脸色庄重，像个审判官。

马里于斯像是长大了，一副狡黠的坏样子，仿佛比去年还要丑。他那双大手显得巨大无比。

他的伯父把他推到我的跟前，用他那军人的嗓音命令道：

“快向主人请求原谅。”

这个男孩一言不发。

于是，退伍宪兵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拎起来，并且开始拼命地狠揍他的屁股。我于心不忍，站了起来制止他。

这时候，男孩吼叫着：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快饶了我吧！我保证……”

卡瓦利耶把他放在地上，并且在他的两肩上一按，迫使他跪着。

“快请求原谅。”他说。

那小无赖低着双眼，喃喃说道：

“我请求原谅。”

于是，他的伯父一把抓起他来，又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叫他滚蛋，差一点又让他摔倒在地。

他走了，那天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但是，卡瓦利耶像是很沮丧。

“他是个坏种。”他说。

晚饭时他从头至尾不断地说：

“噢，太让我伤心了，先生，您不知道这教我有多么伤心。”

我一直在安慰他，但是没有用。

后来，我早早地睡下了，以便第二天拂晓起来去打猎。

当我吹灭蜡烛时，我的猎犬也在我的床脚地板上睡着了。

半夜里我被波克的一阵狂吠惊醒了。我立即发现房间里烟雾弥漫。我跳下床来，点亮了蜡烛，奔向房门并且把它拉开。顿时，一股浓烟烈火窜进了屋里。原来房子着火了。

我迅速把厚重的橡木门板关上，穿上套裤。然后，把床单结成一根绳子，先让我的波克从窗口顺绳而下，接着把我的衣服、猎袋和猎枪扔出窗外。最后，我用同样的办法逃到了室外。

这时，我竭尽全力地喊叫起来：

“卡瓦利耶！——卡瓦利耶！——卡瓦利耶！”

但是，卡瓦利耶仍然酣睡不醒。这个老宪兵睡得真沉。

然而，透过下面的窗户我看见整个底层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并且我还发现，有人在里面塞满了干草以助长火势。

因此，肯定有人放了火！

我又拼命地喊了起来：

“卡瓦利耶！”

这时我忽然想到，可能是烟雾使他窒息了。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在猎枪里装上两发子弹，朝着卡瓦利耶的窗户打了一枪。

六块窗玻璃被打得粉碎，溅散到他的房间里。这一回，老

头儿听见了。他身上只穿着衬衫，惊恐万状地出现在窗口，他被照着整座房子的强烈光亮吓坏了。

我向他喊着：

“您的房子着火了。快从窗户跳下来，快，快！”

火焰突然从底层的窗口冲了出来，火舌舔着墙壁，一直烧到他的身上，即将把他围住。这时，他像猫一样灵巧地纵身一跳，安然无恙落到了地上。

他跳得真及时。小屋的房顶从中折断了，它正处于梯子的上方，于是为下面的大火形成了一股通道。一条巨大的红色火龙直冲云霄，随之扩大，仿佛一股喷涌的水流，并且把火星洒落在茅屋的四周。

仅几秒钟工夫，整幢房子就变成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

惊恐不安的卡瓦利耶问：

“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我回答道：

“有人在厨房里放了火。”

他有点纳闷：

“谁会放火呢？”

我忽然猜到了，大声宣布：

“是马里于斯！”

老头儿明白了。他张口结舌地说：

“哦！我的老天啊！就因为这个他没有回来。”

但是，这时候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就大声喊叫：

“塞勒斯特呢？塞勒斯特？”

他没有回答，但是房子在我们面前倒塌了。只剩下一大堆炽烈的火焰，耀眼而眩目，血腥而凄惨。它是一个巨大的焚尸

火堆，在那里可怜的老妇人变成了一块火红的煤炭，一块用人肉做成的煤炭。

我们未曾听到一声喊叫。

但是，由于火势正在向旁边的马棚蔓延，我突然想到了我的马，卡瓦利耶也赶紧跑去解救。

他刚拉开马厮的门，一个灵活的身子就立即从他的胯下穿过，把他撞得仰翻在地。原来是马里于斯在拼命地逃跑。

老人从地上迅速站起。他想跑过去抓住那个无耻歹徒，可是，他明白已经追不上了。于是，他在一种不可遏止的怒火激励下变得失去了理智，被一些无法预见也不能制止的轻率举动所驱使，他抓起了放在他身旁地上的我的那杆猎枪，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也不知枪里是否有子弹，就开了一枪。

我先前为了报警而装在枪膛里的另一发子弹刚才并没有射掉。这时它打中了逃跑者的后背，打得他满身是血，趴倒在地。他立即开始用他的双手和双膝抓挠土地，仿佛想用四肢继续逃跑，如同那些受了致命伤的野兔在看见猎人到来时的情景一样。

我一个箭步奔向前去。孩子正在发出垂死的喘息声，在这场大火熄灭之前，他咽了气，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卡瓦利耶一直穿着衬衫，光着双腿，木讷地站在我们旁边，他吓傻了。

村里的人们赶到后，把我的那个几乎发了疯的护林人带走了。

我作为证人出了庭，我详细如实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卡瓦利耶被无罪释放。但是就在同一天，他便离乡背井走得无影无踪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先生们，以上就是我的狩猎故事。

王庭荣 译

贝　尔　特

我的老朋友（人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年龄比自己大的忘年交）博奈大夫多次邀请我去里庸他的家里小住几日。我从未去过奥弗涅地区，因此我终于决定在1876年盛夏时节去那里看望他。

我是坐早车到达的。我在车站月台上看到的第一张面孔就是大夫的面孔。他穿了一身灰色套服，戴了一顶圆形软毡黑帽，帽檐很宽，下圆上尖有点像烟囱，这是一顶能让人想起烧炭人的真正的奥弗涅式的帽子。他这一身打扮，加上他那包装在浅色上衣里的瘦削身材和满头白发的大脑袋，使他的样子颇像一个老少年。

他喜形于色地拥抱了我，这是外省人在看到盼望已久的朋友到来时所特有的那种喜悦之情。他伸手一指，充满骄傲地大声说道：

“这就是奥弗涅！”

我只看到面前的一片大山，那些形似截锥的山顶大概是从前的火山。

随后，他把手指向写在车站上方的站名，大声说道：

“里庸，这个法官的摇篮，法官的骄傲，倒不如说是医生的

摇篮。”

我问：

“此话怎讲？”

他笑着告诉我：

“听着，您把这个字的字母顺序颠倒过来，这样它的意思就是‘死’了……年轻人，这就是我来这里开业的原因所在。”

他为自己的玩笑杰作而沾沾自喜，于是搓着双手带我走了。

我刚匆匆喝下一杯牛奶咖啡，就得去参观旧城。我非常欣赏药剂师的房子和其他著名的屋宇。它们一律都为黑色，正面有石雕，仿佛一件件漂亮的摆设。我很欣赏作为肉店老板的保护神的那尊圣母雕像，我甚至还听到了一段关于它的有趣故事，以后再讲给诸位听。后来，博奈大夫对我说：

“现在，请给我五分钟时间，我要去看一个女病人。然后我就带您去沙特尔-里庸小山上，这样便能在午饭前让您看到里庸城的全貌以及普依-德-多姆山脉的全景。您可以在人行道上等我，我上去就下来。”

他在一座色调灰暗、封闭无声、凄凉破旧的外省常有的那种宅邸面前离我而去。我觉得，这座宅邸的外貌格外阴沉可怖。很快，我便找到了原因，原来它那二层楼所有大窗户的下半部，都被木质的外板窗关得死死的。只有上半部开着，仿佛要阻止被关在这个巨大的石箱子里的人看到街上。

当大夫从楼上下来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对我说：

“您没有说错。被关在里面的那个可怜的人儿永远不该再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疯子，或者说一个白痴，也可以说一个头脑简单的傻瓜，就是你们诺曼底人所说的‘低能儿’。

“啊！这里可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并且还是一件奇特的病理

学病例。您愿不愿意听我讲讲?”

我表示同意。于是他就接着说了下去:

事情是这样的。二十年前，这家宅邸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病人，有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和其他所有女孩一样的女孩子。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小东西的身体发育得非常完美，然而她的智力却停滞不前。

她很早就会走路，但是完全不会说话。起初，我以为她是聋子。后来，又发现她的听力很好，可是又听不懂别人的话。剧烈的声响能使她惊跳起来，使她害怕，但是她本人却不知原因何在。

她长大了，长得很出色，但可惜是个哑巴，是一个因为缺乏智力而造成的哑巴。我曾经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往这个脑袋里引进一点思想的光辉，但是毫无成效。我曾以为她认得出她的奶妈，但是，后来一旦断了奶，她便认不得喂养她的奶妈了。她从来不会说孩子们咿呀学语时会说的第一个字以及士兵们在战场上惨死前说的最后一个字:“妈妈!”有时，她也试着咿咿呀呀，或哭哭啼啼，但仅此而已。

天气晴朗时，她整天都在笑，并且发出轻轻的叫喊声，宛若鸟儿的啁啾鸣啭;而当下雨时，她就不断地哭泣和呻吟，那样子十分凄凉，甚至有点骇人，就像那死前狂吠的狗儿发出的哀怨声。

她喜欢像那些小动物一样在草地上打滚和疯跑。每天早晨见到阳光射进她的卧室，她就会拍手鼓掌。当别人打开她的窗户，她就拍着手在床上躁动起来，让人家赶紧给她穿上衣服。

而且，她对她母亲和女仆、父亲和我，还有车夫和厨娘都分辨不清。

我很喜欢她那遭受如此不幸的双亲，因此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们。我还经常在他们家里吃饭，这使我得以发现，贝尔特（她被命名为贝尔特）似乎能认出吃的饭菜，并且有一些偏好。

那年她只有十二岁。但是，她已经出落得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个子比我还要高。

因此，我想到去发展她对食物的爱好，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往她的脑子里灌输一些细微的区别，通过味觉的差异，滋味的不同，即使不能导致她进行推理，至少也能促使她做出本能的区别，这已经构成了一种思维的物质活动。

然后，就应该唤起她对食物的迷恋之情，仔细地选择那些对我们有用的激情，以此获得一种智力对物体的反弹力，逐步增强她那微弱的脑力活动。

于是，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放了两盆食物，一盆是汤，另一盆是非常甜的香草奶油。我让她轮流品尝两盆食物，然后，我让她自由选择。她就吃了那盆奶油。

只用短短的时间，我就使她变得非常馋嘴，馋得仿佛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吃的念头，或者不如说欲望。她完全能辨认饭菜，把手伸向她喜欢的菜，并且贪婪地把它们夺过去。假如别人把它们拿走，她就会哭起来。

这时候，我考虑要让她学会听见铃响来到餐厅。这需要很长时间，然而我成功了。在她那模糊的理解里，肯定在声音和味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即两种感官之间的关系，一种感官能唤起另一种。因此，这也就是一种联想——假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器官功能之间的这类本能联系称做联想的话。

我把自己的试验往前推了一步，就是教她——多么艰难

啊！——从挂钟的钟面上辨认每日三餐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时针上来。但是，我让她注意到了时钟的敲打声。我用的办法很简单：我不再使用铃声，而是当时钟的小铜槌敲响十二点时，大家都站起来去就餐。

我努力让她学会数钟点，但是失败了。每当她听到钟声敲响，她就会立即奔向餐厅；可是，渐渐地她大概意识到，并非所有钟声对于吃饭都有同样的意义；她的眼睛在耳朵引导下常常盯住钟面看。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就刻意在每天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她所等待的时刻到来时，立即把我的手指放在十二和六这两个数字上。我很快察觉到，她密切注视着那两根铜质小时针的转动，而且我还经常当着她的面拨动时针。

她终于明白了！或者说她感觉到了。我终于成功地向她灌输了时间的概念，或者说感觉，如同人们成功地定时喂鲤鱼一样。虽然没有借助时钟，但是人们可以让它们知道，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是向它们喂食的时候。

一旦获得这一成果，家里所有的钟表就成为她惟一专注的东西。她整天都瞧着钟表，听着它们的声响，等待着时刻的到来，甚至还发生过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悬在她床头的那座路易十六式样的漂亮挂钟出了点故障，她居然观察到了。那时候，她眼睛盯着时钟，等待挂钟敲响十点已经有二十分钟了。但是，当时钟转过这个数字而钟声没有敲响时，她惊呆了；她简直惊恐万状，以致跌坐在椅子上，如同人们面临巨大灾难时受到的那种剧烈震动。接着，她又以罕见的耐心在这架小机器面前一直坐到十一点，以便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她还是什么也没有听到。于是突然间，或是被一种因受到欺骗而失望

所产生的狂怒所驱使，或者被一种在骇人的神秘莫测现象面前吓坏了的恐惧感慑服，或者被一种狂热的人们遇到阻碍时的焦躁不安情绪所控制，她抓起了壁炉的火钳，向着挂钟猛力地砸去，不消一秒钟就把它砸得粉碎。

因此，她的脑子在转动，在算计，诚然是以一种比较模糊的方式，并且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因为我们仍然未能使她像区分时间一样地区分家人。为了获得她的一种智能活动，必需唤起她的激情，这是指激情一词的具体意义。

不久，我们又有了另一次可怕的证明，唉！

她变得绝伦无比，真是人间少有的一尊令人赞叹然而又是傻呆的维纳斯。

现在她十六岁了。我很少见过如此完美的身材，如此婀娜多姿、如此匀称的线条。我说是一位维纳斯，是的，一位满头金发、丰盈而健壮的维纳斯。她那双浅色空洞的大眼睛像亚麻花一样蓝，她的嘴巴宽大，嘴唇圆润，是一张贪食的嘴，一张性感的嘴，一张适于接吻的嘴。

不料，有一天早上她的父亲面色异常地来到了我家，一进门就坐下了，还没有回答我的问候他就开了口：

"我要跟您谈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不可以……让贝尔特结婚？"

我惊跳起来，大声说道：

"让贝尔特结婚？……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接着说：

"是啊……我知道……但是请您考虑一下……大夫……那是因为……可能……我们希望……假如她有了孩子……这将对她是一种巨大的震动，无比的幸福……那么……谁能说在她当了母亲后她的智力仍不能苏醒过来呢？……"

我的心里非常矛盾。他说的有道理，这桩如此新鲜的事情，这种在雌性动物的女人心里同样跳动着的令人赞美的母性本能，它能使母鸡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代而勇敢地冲向气势汹汹的恶犬。它们有可能引起一场革命，在她那呆滞的脑袋里引起强烈的震动，并且让她那架静止不动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

此外，我立即想起了自己曾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几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条小猎犬，那是一只非常呆笨的母狗。因此，带它一起打猎，什么也捕捉不到。后来，它生了小狗。于是，一夜之间它就变了，变得虽不能说聪明，但是也和其他许多智力欠发达的狗相差无几了。

一旦发现了这个可能性，我的那种想让贝尔特结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与其说这是出于对她和她父母的友情，不如说出于一种科学的好奇心。会有怎样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于是，我对她父亲说：

"您说的可能有道理……我们不妨试试……您可以试试……不过……不过……您永远找不到同意和她结婚的男人。"

他悄声地说：

"我倒有一个人。"

我惊愕了，结结巴巴地问他：

"是一个正派人吗？……一个……跟您……您的地位相称的人吗？……"

他答道：

"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啊！那么……我可以请教他的名字吗？"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的，并且向您请教。他就是加斯东-迪-布瓦·德·吕赛尔先生。"

我差一点喊出声来："这个无赖！"但是我克制住了，在沉默片刻之后，我说：

"是的，很般配。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

可怜的父亲握了握我的手说：

"我们打算下个月为她完婚。"

加斯东-迪-布瓦·德·吕赛尔先生是一个出身高贵的无赖。在把他父亲的遗产挥霍一空，并且以种种卑劣手段大肆举债之后，他正在寻找新的办法来获取金钱。

于是，他找到了这个办法。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身体相当健康。但他是一个生活很放荡的人，是外省那种专门寻欢作乐的可恶人群中的一员。我觉得，他可以当一个丈夫，但是事后人们可以用一笔年金把他打发掉。

他来到家里向姑娘献殷勤，在这个美丽的傻姑娘面前卖弄风情，表现得很喜欢这位小姐。他带来鲜花，吻她的双手，坐在她的膝下，用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她。但是，对于他的百般殷勤，姑娘无动于衷，并且对他与生活在她周围的其他人也不加区分。

婚礼举行了。

您知道我的好奇心强烈到何等程度！

第二天我就前去看望贝尔特，以便从她的脸上观察是否有什么已经在她的身上激起了火花。但是，我发现她同往常一样，一心专注着挂钟和开饭。他呢，完全相反，仿佛异常钟情，正在用人们逗弄小猫的各种小游戏和话语来引起他妻子的快活和喜爱。

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开始经常拜访这对新婚夫妇。我很快察觉到新娘能认出她的丈夫，并且用一种贪婪的眼光盯着他看，这种眼光以前只是在吃甜食的时候才有的。

她注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能听出他在楼梯上或邻室里的脚步声。当他进来时，她就拍手鼓掌喜笑颜开，被一种无比幸福和欲望的火焰映照得容光焕发。

她全身心地爱着他，用她那残缺不全的可怜的灵魂和她那颗表示动物的感激之情的可怜的心，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这真是单纯的激情引起的一副天真和令人赞美的形象。这是一种肉欲的然而是纯真的激情，如同在人类用种种不同感情将它变得复杂和扭曲之前，造物主赐与的原始状态一样。

但是，丈夫很快对这个热烈而沉默的美丽女人感到厌倦了。白天，他只和妻子一起呆上几个小时，认为只要把每夜都给她就足够了。

于是，她开始感到痛苦了。

她每天从早到晚等待着他，两眼紧盯着挂钟，甚至不再关心吃饭，因为她丈夫每天总是在外面就餐，如克莱蒙、夏特尔-吉庸、鲁瓦亚等。他哪里都去，总之为了不回家。

她瘦了。

一切别的想法、别的欲望、别的期盼和别的模糊希望，都从她的脑子里消失了。在她看不到丈夫的那几个小时里，她简直像在遭受残酷的折磨。不久，他就在外面彻夜不归了。他带着别的女人每晚都去鲁瓦亚的夜总会鬼混，直到天蒙蒙亮才回家。

在他回家之前，她拒绝上床睡觉。她呆坐在椅子上，两眼死盯着转动着的铜质小时针，它们正绕着刻有时间的彩釉钟面缓慢地、均匀地走动着。

她听到远处他那匹马的跑步声，就立即跳起来。当他走进卧室时，她用一种幽灵般的动作把手指指向挂钟，仿佛对他说："瞧瞧，时间多晚了！"在这个热恋和嫉妒的白痴面前，他开始害怕了，他像那些野蛮人一样激怒了。有一天晚上，他打了她。

他们差人来找到我。她一边嚎叫一边挣扎，她极度痛苦，异常愤怒，或是万分痴情，谁知道呢？别人能猜得出在这些原始的头脑里所发生的一切吗？

我给她注射了几针吗啡让她镇静下来，并且我禁止她再看见这个男人，因为我明白了婚姻将必然导致她死亡。

于是，她疯了！是的，亲爱的朋友，这个白痴疯了。她现在还总是想着他，并且等待着他。她日日夜夜，无论醒来还是入睡，都在不断地挂念着他。我看着她在不断地消瘦，而且她那顽固的目光从此再也不离开钟面，我就让人把她家里所有的计时器都取走。就这样，我就使她不能再数钟点，也不能再通过模糊的记忆无止境地寻找从前他回家的时刻。我希望长此以往能够抹去她的记忆，并且把我费了千辛万苦点燃的她的思想火花熄灭。

后来有一天，我又做了一个试验。我把我的表送给她。她接住了，并且端详了好一阵。接着，她便恐怖地喊叫起来，仿佛这个小玩意儿突然唤醒了她那已经开始沉睡的记忆力。

她如今很瘦，加上两只塌陷和闪亮的眼睛，瘦得教人怜悯。她不停地走动着，仿佛一头笼中之兽。

我让人把窗户都钉上铁栏杆，加上高高的外板窗，并且把椅子都钉死在地板上，以便阻止她看着街上盼望他的到来。

哦！可怜的父母！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

我们来到了小山上，大夫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到这里来看看里庸。”

在我们面前的这座色调灰暗的城市，一张破旧的景象。在我们的身后，是一片郁郁葱葱，遍布城市与村庄的绿色平原。它笼罩在蓝色的细雾之中一直伸向远方，使景色格外迷人。在我的右方远处，一座座大山连绵起伏，它们的山顶或是圆形，或是像被宝剑削平了似的。

大夫把这些地方和山头的名称一一告诉了我，并且向我讲述与之有关的种种传说和故事。

但是我没有听，我一心想着那个疯女人，眼前出现的只有她的形象。她像一个凄凉的幽灵，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空游荡。

我忽然问大夫：

“她的丈夫，他呢，现在怎么样？”

我的朋友感到有点意外，在犹豫一阵之后对我说：

“他靠着付给他的年金现在住在鲁瓦亚。他花天酒地过得很快活。”

正当我们两人神色忧郁、沉默不语地慢步返回时，一辆由一匹纯种马拉着的轻便两轮马车，从我们的后方飞快地驶过我们身边。

大夫抓住我的胳膊说：

“那就是他。”

我只看见一顶灰色毡帽斜戴在他那宽阔的两肩托起的脑袋上，在一片飞扬的尘埃中疾驶而去。

王庭荣 译

邦 巴 尔

西蒙·邦巴尔常常觉得生活很乏味。他生来就有那种难以置信的游手好闲的秉性以及绝不违反这种秉性的超常欲望。任何精神和体力上的努力，任何为完成一种工作而采取的行动，他都觉得超出他的能力之上。一听到人家谈论正经事，他就变得心不在焉，他的精神就不能紧张，甚至连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

他是冈城的一个时新服饰用品商人的儿子，照他家里人的说法，他从小长到二十五岁，都是平平稳稳地度过的。

但是他的父母总是越来越接近破产而不是发财，因此他倍受着缺钱用的煎熬。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英俊而略胖的年轻人，蓄着一副诺曼底式的赤色颊髯，脸色红润，有着一双傻乎乎和快活的蓝眼睛以及一个已经明显发胖的肚子。他的穿着打扮总带着几分外省人过节时的花哨劲头。在任何场合，他都爱笑，爱叫喊，爱指指点点，带着一种掮客式的自信展示他那既善良又暴烈的脾气。他认为，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吃喝玩乐，打情骂俏。因此，一旦必需节制一下他那喧闹的快乐，他就立刻堕入一种昏昏欲睡的迟钝状态，甚至连发愁都不会了。

对金钱的需求折磨着他。他的口头上常挂着那句已经变得

人人皆知的名言：

“如果给我一万法郎的年金，就是刽子手我也愿意做。”

每年，他都要去特鲁维尔过上半个月。他管这个叫“度假”。

他住在一个表亲的家里，人家借给他一间房。从到达之日到他启程之时，他总是在沿着大沙滩搭起的木板便道上来回溜达。

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双手插在口袋里或交叉在背后，总是衣着华丽，穿着浅色背心，带着鲜艳夺目的领结，帽子歪在头上，嘴边衔着一支价值一个苏的雪茄。

他走着，故意同那些穿着入时的女郎擦肩而过，用那种随时准备“出击”的眼光打量着过往的男人。他寻找着……寻找着……因为他一直在寻找。

他在寻觅一个女人。仗着自己的面容和仪表，他对自己说：“见他妈的鬼，在这一堆走过来的女人中间，我肯定能找到我的所求。”

于是，他以一种猎犬式的嗅觉，一种诺曼底人的嗅觉在那里寻找。他认为，只要看上一眼，就有把握把那个能使他发财的女人认出来。

有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喃喃自语：

“瞧啊——瞧啊——瞧啊。”

那天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是七月份那种暑气逼人的蓝天烈日的天气，广阔的沙滩上布满了五彩缤纷的人群和更衣棚，仿佛一个妇女大世界；而那些几乎静止在蓝色海面上带有棕色风帆的渔船倒映在水里，仿佛在十点钟的灼热阳光下酣睡。它们停留在那里，在海堤的对面，有的近些，有的远些，有的很

远，纹丝不动，仿佛被夏日的懒怠制服了。它们极度漫不经心，既不愿驶向大海，也不回到渔港。远处，人们透过薄雾隐隐约约看到勒阿弗尔海岸，岸上高处的两个白点就是圣阿德雷丝灯塔。

他自言自语地说：

“瞧啊，瞧啊，瞧啊！”

他这已经是第三次遇见她了，并且感觉到她的目光在向他射来。这是那种既成熟又有经验、大胆而甘于自荐的女人的目光。

前些日子里，他早已经注意到她了，因为她仿佛在寻觅什么人。这是一个身材相当高大、比较瘦削的英国女人，那种因旅行和环境影响俨然男人般的大胆英国女人。她长得还不坏，走起路来迈着短而干脆的步子，衣着简单朴素，但是帽子却很古怪，就像其他所有英国女人一样。她的眼睛相当漂亮，颧骨突出并略带红色，一口过长的牙齿总是露在外面。

当他快走近港口时，又往回走，为的是看看能否再一次遇见她。他果然遇到了她，并且向她投去一瞥火辣的目光，仿佛在告诉她：

“我来啦。”

但是怎么才能和她说上话呢？

他第五次遇到她了。他看到当她再次走到他对面时，她把阳伞掉在了地上。

他一个箭步上前，拾起阳伞，并且送到她面前说：

“夫人，请允许我……”

她回答道：

“哟，您真客气。”

于是，两人互相对视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的脸上泛起

了红晕。

这时，他壮起了胆子，大声说道：

“今天天气真好！”

她低声说：

“哦，真是好极了！”

他们仍然尴尬地面对着面，然而谁也不想走开。还是她壮起胆子问道：

“您在这里打算住很久吗？”

他笑着答道：

“噢，是的，我愿意住多久都可以。”

随后，他忽然提议：

“您愿意到堤那边去走走吗？这些天那儿的风光特别美。”

她简单地表示：

“我很愿意。”

于是，他们就并肩而去了。他迈着干脆而直挺挺的步子，而她却像一只开屏的火鸡摇摆起来。

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冈城的头面商人都收到一大张白笺纸的信，上面写着：

普罗斯佩·邦巴尔先生和夫人荣幸地宣告他们的儿子西蒙·邦巴尔先生和寡妇凯蒂·罗伯特森太太喜结良缘。

在信笺的另一面上写着：

寡妇凯蒂·罗伯特森太太荣幸地宣告和西蒙·邦巴尔先生喜结良缘。

他们在巴黎安了家。

新娘的财产高达每年进项一万五千法郎之数，实实在在。西蒙要求每月四百法郎做零用钱。他得证明他的温柔值得上这种牺牲。他轻而易举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了他所要求的。

在起初的一段日子里，一切都顺利。邦巴尔少奶奶自然已经不年轻了，她的青春年华已经受过一些损伤，但是她有一种要求别人而人家又不得拒绝的处事方式。

她常故意用英国口音郑重地说：

"喂，西蒙，我们去睡觉吧。"

听到这句话，西蒙就得乖乖地上床，如同一条狗听到"进窝"的命令一样。她善于用一种无坚不摧的方式，日日夜夜得到想要的一切。

她从不发火，也不吵嘴，更不大声叫嚷；她从未流露过被惹恼或受伤害的神情，甚至连受到冷落的表情也没有过。她还很会说话，这就是她。她说起话来很得体，那种语气不容人有任何辩驳。

不止一次，西蒙差一点犹豫了，但是在这个怪女人的专横干脆的欲望面前，他只得以退却告终。

然而，由于他觉得夫妇间的接吻既单调又乏味，还由于他口袋里有钱可以寻得更美好的享受，因此他不久就开始花钱寻欢作乐，不过这一切都做得十分小心谨慎。

对此，邦巴尔太太已经察觉到了，不过他本人却还蒙在鼓里。于是，一天晚上她告诉丈夫，她已经在芒特租得一幢房子，他们将迁居到那里。

生活变得严峻了。他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消遣，然而都不能补偿他心中对异性追求的需要。

他钓鱼了。他知道哪里是鮈鱼、鲤鱼和红眼鱼喜爱的深潭，哪里是鳊鱼所爱的河岸，以及能够吸引各种不同鱼类的各式鱼饵。

但是，看着他的浮子在水面上来回晃动，他的脑子里也产生了各种联想。

他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宪兵队队长交上了朋友。每天晚上，他们都在那家商业咖啡馆玩惠斯特牌。但是，正当他那忧郁的眼光要给梅花王后和方块王后宽衣解带时，一想到两位王后都缺少双腿，他脑子里刚开始的美梦就被搅散了。

于是，他设想了一个计划，一个狡猾的真正诺尔曼底人的计划。他让太太雇一个符合他意思的女仆。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也不是一个花俏和爱打扮的姑娘，而是一个他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精心挑选的活泼红润、粗壮结实的女人，绝不会令人生疑。

这个女佣是由地方税务局局长介绍来的。他是邦巴尔的同谋和殷勤的朋友，他向邦巴尔夫妇俩为女佣作担保。于是，邦巴尔太太就信任地接受了被介绍来的这个宝贝。

西蒙高兴了，但是高兴之中带着谨慎的害怕，并且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他只能在短短的刹那间摆脱太太不放心的监视，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心里从未踏实过。

他着手寻求一计，一个诈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成功的办法。

邦巴尔太太是无事可做的，每晚早早就睡了。而邦巴尔则去商业咖啡馆玩惠斯特牌，每晚九点半准时回家。于是，他设法叫维克多丽娜在走廊里黑漆漆的门厅踏步上等着他。

他至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他总是担心发生意外。但是，经常能有这五分钟，也能满足了他那火热的心。亲热之后，

他将一枚金路易塞在立刻返回屋顶小房间的女佣手里，因为在寻欢作乐时他的手头一向是很大方的。

于是他笑了，独自一人欢庆胜利。如同在河边芦苇丛里垂钓的弥达斯① 王的理发师，他不断地高声喊着：

“老板娘，扔进河里了！”

而这种把自己老婆“扔进河里”的喜悦之情，对于他来说自然可以抵消为获取津贴而忍受的不足和欠缺。

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门厅踏步上遇到了正在等待他的维克多丽娜。不料，这一回她表现得比平常更为活泼、更为热烈，因此，他的走廊幽会延续了大约十分钟光景。

当他走进他们的卧室时，他的太太不在那里。他感到一股寒气蹿上脊梁，于是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十分焦急不安。

她手持烛台进来了。

他颤抖地问道：

“你刚才出去了？”

她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去厨房喝了一杯水。”

他尽力排除她可能产生的疑虑，但是她却显得很平静，很高兴，对他很信任。于是他放心了。

第二天，当他们走进餐厅吃午饭时，维克多丽娜正把一盆

---

① 弥达斯，希腊神话里佛律癸亚之王，以富有出名。传说，有一次他得罪了阿波罗，后者就让他长出了一对很长的驴耳朵，弥达斯很难为情，遂用帽子把耳朵掩藏起来。这一秘密被理发师发现，觉得好笑，想说又不敢。最后实在忍不住，就在地下挖了一个洞，对着洞小声说：“国王弥达斯长了一对驴耳朵！”说完又把洞口埋上，不料上面长出一簇芦苇，有风吹过，芦苇就把秘密泄漏出去。弥达斯气极了，把理发师处死。与此传说相关，出现了一些成语，诸如：“弥达斯的理发师”，意即“不善于保守秘密的人或饶舌者”。

猪排端放在餐桌上。

当她起身准备离开时，邦巴尔太太把优雅地夹在两指间的一枚金路易伸给她，并且用宁静而严肃的口吻对她说：

“拿着，孩子，这是昨天晚上我剥夺了你的二十法郎。现在补给你。”

那个惊愕的女佣手拿金币呆滞地瞧着，而惊慌失措的邦巴尔却瞪大了眼睛望着她的妻子。

王庭荣 译

忏　　悔

韦齐耶-勒-雷泰尔全城人都参加了巴莱-勒雷曼塞先生的出殡和葬礼。省府代表致词里的最后一句话在大家的脑海里至今还记忆犹新："这里又少了一位正派人！"

在他一生中可以评价的活动里，他表现得一贯正派：他的言谈、他的榜样、他的举止、他的穿着、他的奔走活动、他的胡子式样以及他帽子的款式无不如此。他从未说过不含警戒的话，从未给予过不带劝告的施舍，也从未伸出过一次手而不带着祝福的神气。

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的儿子是议员。女儿嫁给了公证人普瓦雷尔·德·拉武特先生，在韦齐耶地位显赫。

他们对父亲的去世悲痛欲绝，因为他们真挚地爱着他。

葬礼一结束，他们就立刻回到死者的府中。儿子、女儿、女婿三个人关在家里，打开了遗嘱。遗嘱必需在棺材下葬后，由他们三个人启封。信封上的一条注释说明了这个愿望。

信封是由普瓦雷尔·德·拉武特先生撕开的，作为公证人他熟悉这类事务。他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用他那练就为陈述合同条文的平淡语调朗读起来：

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假如我在坟墓的那一边不能向你们忏悔，我在黄泉之下将永远不得安宁。我忏悔一桩罪行，因为由它而生的内疚毁了我的一生。是的，我犯过一桩罪行，一桩可怕和万恶的罪行。

当时我二十六岁，我在巴黎的律师生涯刚刚开始，过着外省未获成功的年轻人的那种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无熟人，也无朋友，更无亲戚。

我找了一个情妇。有多少人一听到“情妇”这个词就气愤，可是仍然有些人无法独身生活，到了属于这些人的行列。孤独之感，那种晚上在房间里孑然一人面对炉火的孤独之感，使我极度焦躁不安。那时候我仿佛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孤独得可怕，而周围却充满了隐隐约约的危险，许多不了解的可怕的事物。那堵把我和我那个不相识的邻居隔开的墙壁，使我和他宛若远隔万里，如同从窗户口看到的天上星星。一种狂热向我袭来，这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恐惧的狂热；而四壁的寂静却令我惊恐万状。这种独居者房里的沉寂是如此之深远，如此令人忧伤！它不仅是一种包围你肌体的沉寂，而且还包围着你的灵魂。甚至当一件家具发出响声时，你会惊跳起来，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因为在这沉闷的房间里你意想不到会有什么声音。

有多少次我因这死一般的静止感到恼火和害怕，于是就自言自语起来，说出一些互不连贯和毫无意义的字，目的是为了发出声音来。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嗓音很奇怪，连我都有点害怕。还有什么事情能比独自一人在一幢空房子里自言自语更教人难受的吗？这说话的嗓门仿佛是另一个人的，是一种陌生的声音。它在无缘无故、无对象地自言自语，它在空寂的气氛中飘荡而没有一只耳朵在听，因为在这些话扩散到空寂的寓所里之前，自己已经知道了要从嘴里说出来的话语。而当它们在寂

静中凄凉地回响时，它们仿佛只是一种回声，一种由思想低声道出的话语的奇异回声。

我找了一个情妇，一个像住在巴黎的其他年轻姑娘一样，靠职业勉强餬口的姑娘。她很温柔、善良和纯朴。她的父母住在普瓦西，她不时地回父母家小住几天。

在整整一年里，我和她在一起过得很平静，并且商定了在我找到一名我喜欢并愿意娶的年轻女子后，才离开她。既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获取女人的爱必需要予以报酬，对穷人给钱，对富人则赠礼，因此我将给她留下一笔微薄的年金。

可是有一天她告诉我怀孕了。我惊呆了，顿时我看到了生活中的全部灾难。一条锁链出现在我面前，我将带着它一直到死。无论在我未来的家庭里，或者直到晚年，我将时时处处都摆脱不了它。这条锁链就是用孩子将我的一生与之相连的那个女人，就是需要抚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孩子。既不能让他知道我，也不能让世人知道他。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思想混乱极了，一种没有完全想清楚的、但是心里感觉到的隐隐约约的愿望正在形成，如同有些人躲在门帘后，等待人家叫他们出来似的。有一个罪恶的念头在我的思想深处徘徊！——能不能发生一起意外事故？有过多少小生命在出生之前就死于娘胎之中了！

哦！我一点也不愿意让我的情妇死去。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是非常爱她的！但是，我也许希望那另一个生命在我见到他出生之前就死去？

他出生了。我在我那小小的单身汉公寓里安了个家，一个有孩子的虚假的家庭，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不太喜欢他。你们知道，那些做父亲的总是在以后才会爱孩子，他们一点都不具备母亲们那种本能和热切的温情，他们的爱心要一点一点地复苏，他们的感情需要靠共同生

活的人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来加固。

又过了一年。这时候我开始逃避我那太狭小的家了。在那里满屋子都是内衣、襁褓、手套大小的袜子以及无数各式各样的东西。它们有的扔在家具上，有的挂在扶手椅的椅把上，总之到处都是。我之所以要逃避这个家，主要是因为不愿意听见这个孩子的喊叫。他随时随地都嚎哭，无论给他换衣服，给他洗，摸摸他，让他躺下或抱他起来，他都哭，没完没了。

我结识了一些人，并且在一间沙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你们母亲的那位姑娘。我爱上了她，一种想娶她为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追求她，并且向她求婚，我得到了同意。

这时我却陷入了困境：已经有了孩子再去娶这位我心爱的姑娘；或是托出全盘实情放弃她，放弃幸福，放弃前途，放弃一切。因为她的父母是刻板和一丝不苟的，他们若是知道这一切，决不会同意把她许配给我。

我度过了可怕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忧心忡忡，不断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许许多多可怖思想的纠缠。我感到自己对儿子的仇恨在日益增长，我恨这个有生命和会叫喊的小小肉体。是他挡住了我的前程，切断了我的生机，把我逼到了这种没有任何企盼、丧失掉使青年人生活变得迷人的种种隐约希望的境地。

可巧这时候我情妇的母亲病倒了，于是就剩下我单独和孩子呆在一起。

那时候正是十二月，天气冷极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呀！我的情妇刚离去，我独自一人在狭小的门厅里吃了晚饭，随后我轻轻地来到孩子睡觉的房间里。

我在炉火前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外面刮着风，把玻璃窗刮得格格响，是那种冰冷的干风。透过窗户我看到星星在闪烁，它们放射出一种寒夜里才有的耀眼光芒。

这时候，一个月以来一直纠缠着我的念头又钻进了我的脑子里。只要我静止不动，它立刻就来了，进入我的身体并且折磨我。它像那些顽固的念头啃食我，像癌症吞食肌体一样啮食我。我觉得它就在那里，在我的脑袋里，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整个肌体里。它像一头野兽在吞食我。我想把它赶走，把它推开，打开我的思路去考虑别的事情，期待新的希望，就像人家打开窗户迎进清晨的凉风来驱赶夜间的浊气。可是我办不到，哪怕一秒钟也办不到。我无法将它从我的脑子里赶走。我无法形容这种折磨，它咬啃着我的灵魂，它每次用牙咬我一口，我都感到一种难忍的痛苦，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真正的痛苦。

我的一生完了！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境地呢？怎样退却，又如何供认呢？

我狂热地爱恋着后来成为你们母亲的那位女子。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更加激励着我的热情。

一种可怕的怒火在增长，它扼紧了我的喉咙，把我逼到了疯狂的边缘……疯狂的边缘！这天晚上，我肯定疯了！

孩子睡着了。我站起来，看着他睡觉。就是他，这个发育不全和低能的小东西，是他把我推向无可挽回的不幸境地。

他睡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裹着被子躺在我床边的一只摇篮里，而我却不能在这张床上入眠！

我怎么能做出我做的那种事？我清楚吗？是哪种力量推动了我？是什么邪恶的势力教我中了魔？唉！我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先兆，这个罪恶的念头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我只记得我心跳得厉害，它跳得那么强烈，以致我都能听到它，仿佛听到隔墙槌子的敲打声。我只记得这一点：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一片嘈杂，一切理智和冷静都崩溃了。我当时处于惊愕和幻觉的状态之中，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感知，也

失去了对自己意志的指导。

我轻轻掀开包着我儿子身体的被子，把它扔在摇篮下，我看到他全身赤裸着。他没有醒来。于是，我轻轻地、轻轻地、走向窗口把窗户打开。

一股冰冷的空气像一名凶手闯入室内，非常之冷，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那两支蜡烛也颤动着。我就站在窗户跟前，不敢转过身来，仿佛为的是不看我身后发生的一切，同时还感到那滚滚而来的寒风从我的前额、两颊和双手滑过，这一段时间持续了很久。

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索。忽然间，一阵轻微的咳嗽声使我从头到脚可怕地战栗起来。至今我还心有余悸，甚至头发根儿里还感觉得到。于是，我慌慌张张赶紧把两扇窗户关上，然后转过身来直奔摇篮。

他始终熟睡着，嘴巴张得大大的，全身赤裸着。我摸了摸他那两条腿，冰凉冰凉的。我立即把它们盖上。

顿时，我的心软了下来，我的心都碎了，对这个我想杀死的可怜又无辜的小生命充满了怜悯、柔情和热爱。我在他那纤细的头发上吻了很久，后来我又回到了炉火边坐下。

我惊愕了，害怕地回想着自己所做的事，扪心自问这场心灵的风暴是如何刮起的。在这场风暴里人完全丧失了对事物的概念，对自己的控制，在一种疯狂的醉态里行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知道去向哪里，仿佛在暴风雨中漂泊的一条船。

孩子又咳了一声，我感到心都被撕碎了。假如他死去，老天啊，老天！我将变成什么，我？

我站起来走过去看看他，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我弯下身去看他，看到他平静地呼吸着，我的心踏实了。不料这时候，他第三次咳起来，我感到了一种如此强烈的震撼，不禁往后退了

一步，如同人们看到一件可怕的事情而震惊，以致连手里的蜡烛都掉了。

当我拾起蜡烛重新站起来时，我发现我的两鬓被汗浸得湿漉漉的，这是因为灵魂的焦虑而产生的既冰凉又灼热的汗水。有如那可怕的心灵创伤，不可名状的折磨，它的确既滚烫如火，又凛冽如冰，透过骨头和头皮渗了出来。

我就这样俯身望着他直到天亮。看到他久久平静地躺着，我就塌下心来。当他再一次发出微弱的咳嗽声时，我的心里痛苦极了。

他醒了过来，两眼通红，喉咙堵塞，一副病态。

当我的女佣进来时，我打发她立即去请医生。医生一小时后来到。他给孩子做了检查，然后大声问道：

"他没有着凉吗？"

我像老年人一样发抖，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我想没有。"

接着，我问道：

"他得的什么病？严重吗？"

医生说：

"现在还说不清楚，晚上我会再来的。"

他晚上又来了。我的儿子几乎整整一天都处于不可克服的昏睡状态，并且还不时地咳嗽。

这天夜里他终于转为肺炎。

就这样过了十天。在这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无穷无尽的日子里我所承受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他死了。

自那时起……从此以后没有一时一刻我无不沉浸在这难忍而灼心的回忆之中，这咬啮、扭绞和撕裂灵魂的回忆，它像一

头被关在我灵魂深处咬人的野兽，无时不在骚扰我。

哦！要是我能变成疯子就好了！……

普瓦雷尔·德·拉武特先生抬了抬眼镜，这是每当他读完一份合同时惯用的动作。死者的三名继承人面面相觑，不说一句话，面色苍白，站立不动。

一分钟后，公证人说：

“必须把它毁了。”

其他两位低下了头，以示同意。于是，他点燃了一支蜡烛，先是小心地把写着危险的忏悔的那几页和有关财产安排的几页分开，随后便把它们放到烛火上点着，扔进壁炉里。

他们看着那些白色的纸张烧完。很快就只剩下一小堆黑灰。看到还有几个白色的字母映在黑灰上，那位女儿就用脚尖在燃烧完的纸壳上轻轻踩了几下，把它们踩进纸灰里。

随后，他们三人又盯着这些纸灰看了一阵，仿佛害怕这个被烧掉的秘密从壁炉里飞出来。

王庭荣　译

报　　复

第　一　场

德·加雷尔先生独自一人坐在扶手椅上。

我目前正在戛纳，独身一人。有点奇怪吧！我是个独身男人！在巴黎时，我对此还不太在意。当外出旅行时，情形就不同了。不过我肯定，对此我并不抱怨。

我的前妻已经再婚了！

我的那位后继者，他幸福吗？比我更幸福吗？在我之后娶了她的那个家伙该有多蠢啊！不过事实上，第一个娶了她的我也并不比他聪明。然而，她有优点，一些身体上的……优点……相当出色的，但是她也有不少品德上的重大缺陷。

对于那些没有娶她为妻的人来说，她是多么诡诈，多么会撒谎和卖弄风骚，多么诱人啊！我是否被戴过绿帽子？真见鬼！从早到晚被这个问题缠绕而不得其解是多么痛苦啊！

我也曾想尽各种办法来窥探她，但是毫无结果。总而言之，假如我曾经戴过绿帽子，那么多亏了凯纳，现在我肯定不戴了。离婚总归还是非常容易的！它只让我花了一根值十法郎的马鞭，还有右胳膊疼痛了一阵。可是，因此让一个我非常怀疑欺骗了我的女人挨了一顿狠揍，却教我感到十分欣慰！……

他笑着站了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又坐下。

判决确实是对她有利而对我不利的——但是，她挨了一顿狠揍。

现在，我将要独身一人在南方过冬！多么运气啊！在旅途中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爱情抱有永恒的希望，这难道不是一件很诱人的事吗？一会儿，在这家旅馆，或是在海滨林荫大道上，或是在别的街上，我会有怎样的艳遇呢？那位明天即将爱上我，我也喜欢她的美人，她在哪里呢？她的眼睛、嘴唇、头发和微笑将会是怎样的？那第一个将她的小嘴伸向我，并且投入我怀抱的女子，将是何等模样？栗色头发还是一头金发？身材高大还是娇小？活泼开朗还是严肃古板的？胖的还是……？她将是胖的！

哦！对于那些体验不到，再也体验不到期盼的绝妙滋味的人们，我是多么地为他们惋惜呀！我喜爱的真正的女人，是陌生的人，盼望中的人，期待中的人，是那个深入了我的心灵而我又未曾见过其模样的人，并且随着我的想象力不断完善她将变得越发诱人。她在哪里呢？在这扇门后面的旅馆里？在那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或离我很近，或离我很远？只要我喜欢她，只要我肯定能遇见她，上述这些都无关紧要！我肯定能在今天或明天，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或早或晚遇见她。但是，首先

我必需找到她！

于是，我将体验到首次接吻、初次抚摩带来的全部微妙的喜悦之情，品尝到艳遇的全部陶醉，窥探到未被开垦的园地的全部奥秘，它如同初次征服处女一样迷人！哦！愚蠢的人们是不会懂得初揭面纱时所带来的令人兴奋的激情的。哦！那些结了婚的人是很愚蠢……因为……这些面纱……在同一出戏里……是不应当把它们太多地揭开的……

嗨，来了一个女人！……

一位打扮入时而雅致的女士，挺着胸走过走廊尽头。

天哪！她的身材多好，多么有派头啊！让我去看看……她的面貌。

她走到他跟前，但是没有发现坐在扶手椅里的他。他低声说道：

真他妈的，这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不，应该说是尚特韦尔的妻子。她毕竟很漂亮，这个娼妇……

难道我现在会再想娶她？……好，现在她坐下了，拿起一张《吉尔·布拉斯报》。我先不动声色。

我的妻子！这在我身上引起了多么奇怪的反应啊！我的妻子！实际上，已经有一年，不，一年多她不再是我的妻子了……是的，她有一些身体上的优点……非常出色的；多么漂亮的腿啊！我一想到它们身上就麻酥酥的。还有她那完美的胸脯。喔唷！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曾亲着玩来着——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多么销魂的胸脯啊！左边和右边都一样诱人。

但是，这个坏东西她会教你沉湎于其中而……丧志。

她是否有过情夫？我是否因对此怀疑而痛苦？嗨！现在这些跟我再也无关了。

我从未见过哪个女人比她上床时更加具有诱惑力。她有一种特别的方式，一下子跳上床，迅速钻入被子里……

那么，我现在要再次爱上她了。

我要不要跟她说话？……但是，说什么呢？

她肯定会叫救命，因为我曾经狠揍了她。揍得那么狠！不管怎样，我是太狠了一点。

我要不要去跟她说话？无论如何这是很滑稽的，而且是需要勇气的。见鬼，是的，我要去跟她说话，而且，甚至我确实非常强壮……咱们看着办……

第　二　场

他走近那位正在全神贯注阅读《吉尔·布拉斯报》的少妇，并且柔声地问：

“夫人，能允许我再次引起您的回忆吗？”

德·尚特韦尔夫人猛然抬起头来，发出一声尖叫，想要立即逃离。他挡住了去路，并且谦卑地说：

“您什么也不用怕，夫人，我已经不再是您的丈夫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喔！您还敢？在……在发生了那一切

之后！

德·加雷尔先生：我敢……也不敢……总之……随您怎么解释吧。当我发现您之后，我无法不过来跟您谈谈。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希望这种玩笑已经结束了，对吗？

德·加雷尔先生：这根本不是开玩笑，夫人。

德·尚特韦尔夫人：那么是故意冒犯，至少也是出言不逊。而且一个打过老婆的男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德·加雷尔先生：您的心肠太硬了，夫人。我觉得，您不该在今天为了我的一次十分失礼的举动来责备我。我承认，我倒是期待着您来向我道谢。

德·尚特韦尔夫人惊呆地：哈，您疯了？不然，您就像那种粗野的人一样在嘲笑我。

德·加雷尔先生：完全不是，夫人，您那么不理解我，真是很不幸的。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德·加雷尔先生：我想说，假如您现在和取代我的那个人在一起很幸福，那么您应该感激我的那一次过激行为，是它促成了这次新的结合。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先生。请您走开。

德·加雷尔先生：然而，夫人，请您想想，假如那一次我没有粗暴地揍了您，那么直至今日我们仍将拖着那沉重的负担呢……

德·尚特韦尔夫人被刺伤了：事实是您帮了我一个大忙！

德·加雷尔先生：是吗？一个值得比您刚才对待我还要好的大忙。

德·尚特韦尔夫人：可能是。但是，您的样子叫我恶心。

德·加雷尔先生：我看您的也好不了多少。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的殷勤和您的粗暴一样让我讨厌。

德·加雷尔先生：有什么办法呢，夫人。我已经没有权利揍您了，因此我必需表现得十分可爱。

德·尚特韦尔夫人：这至少倒是实话。但是，您如果真想表现得可爱，那么您就应该走开。

德·加雷尔先生：我并没有想要讨您的喜欢呢。

德·尚特韦尔夫人：那么，您想干什么？

德·加雷尔先生：如果说我犯过错，那么现在我是来弥补我的过错。

德·尚特韦尔夫人愤怒地：什么？如果您犯过错？您糊涂啦，您那么凶狠地揍了我，您也许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待我最好的人了。

德·加雷尔先生：也许！

德·尚特韦尔夫人：怎么？也许？

德·加雷尔先生：是的，夫人，您或许知道有一出名叫《挨了揍很高兴的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喜剧。那么，我到底戴没戴过绿帽子，问题就在这里！总而言之，是您挨了揍，而且也没有高兴……

德·尚特韦尔夫人站了起来：先生，您在侮辱我。

德·加雷尔先生激动地：我请求您听我讲下去。我当时很嫉妒，非常嫉妒，这证明我很爱您。我揍了您，便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我揍得那么狠，更是完全证明了我对您的爱。不过，假若您对我是忠诚的，但是却挨了揍，那么您是值得同情的，完全值得同情，我承认，若是……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不必同情我。

德·加雷尔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是您不屑于我的怜悯，或者是您不值得怜悯。不过，假如我认为您应该得到的同情是不值得的，那么，那一顿……那顿我对您的狠揍更加是值得的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随您怎么解释吧。

德·加雷尔先生：好，我这就明白了。因此，夫人，我曾经是您的戴绿帽子的丈夫。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没有这样说。

德·加雷尔先生：您就是这个意思。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的意思是不愿意要您的怜悯。

德·加雷尔先生：我们别做文字游戏了，您就老老实实对我承认我曾经……

德·尚特韦尔夫人：别把那个脏字说出来。它让我讨厌，让我恶心。

德·加雷尔先生：我不说那个字，但是您得承认那件事。

德·尚特韦尔夫人：决不承认，那不是真的。

德·加雷尔先生：那么，我真心诚意地同情您，我本想对您提出的那个建议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什么建议？

德·加雷尔先生：没有必要对您说了，因为它只能是在您曾欺骗我的前提下才能够提出的。

德·尚特韦尔夫人：那么，暂时先假定我曾经欺骗过您。

德·加雷尔先生：这不够，需要起誓。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承认。

德·加雷尔先生：我认为不够，需要有证据。

德·尚特韦尔夫人笑着：总之，您要求得太多了。

德·加雷尔先生：不，夫人。刚才我对您说了，我正要向您提出一个严肃的，十分严肃的建议。不然的话，在我们之间

先是您对我，后是我对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我不会这样前来找您的。假如我不曾被您欺骗过，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我们两人产生最最严重后果的建议就毫无意义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真是不可思议。您还想要什么？我曾经欺骗过您，唉！

德·加雷尔先生：我需要证据。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到底要我给您什么证据？我身上没带证据，或者说，我已经没有证据了。

德·加雷尔先生：它们在哪里并不重要，问题是我要证据。

德·尚特韦尔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留证据呢……再说……只有当场抓获……（沉默片刻后）我认为，我的这番话应该满足您了。

德·加雷尔先生欠身施礼：那么，您准备发誓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举起手：我发誓。

德·加雷尔先生严肃地：我相信您，夫人，那么，您是跟谁在一起欺骗我的？

德·尚特韦尔夫人：喔！您要求得太多了！

德·加雷尔先生：我必须知道他的名字。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不可能告诉您。

德·加雷尔先生：为什么？

德·尚特韦尔夫人：因为我是一个已婚女子。

德·加雷尔先生：那么？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得替我绝对保密！

德·加雷尔先生：没问题。

德·尚特韦尔夫人：况且，我是和德·尚特韦尔先生一起欺骗您的。

德·加雷尔先生：这不是真的。

德·尚特韦尔夫人：为什么？……

德·加雷尔先生：因为，要是那样，他就不会娶您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放肆！那么您的建议呢？……

德·加雷尔先生：您听着。您刚才承认，多亏了您，我曾经做了那种可笑的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被人嘲笑。若是他们默不作声也会显得滑稽可笑，要是他们发怒了则更成了人家的笑柄，这就是所谓被欺骗的丈夫。那么夫人，毫无疑问，您所挨过的那几鞭子远远抵消不了我从您那里遭受到的侮辱和夫妇间的损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既然我现在不再是您的丈夫，您应该给予我另外一种更加严肃的补偿。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昏了头。您到底想说什么？

德·加雷尔先生：我是想说，夫人，今天您应该把我还是您丈夫的时候，您从我这里窃去献给我不知何人的那些迷人时光偿还给我。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疯了！

德·加雷尔先生：没有。那时候，您的爱应该是属于我的，对吗？您的吻，您所有的吻，无一例外都应当属于我，对不对？而您却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去便宜了另一个人！那好，物归原主，如同那些被可耻地偷盗之物，不张扬地，悄悄地归还于我，这是很重要的，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德·加雷尔先生：当作德·尚特韦尔先生的妻子。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说的那些话太过分了。

德·加雷尔先生：对不起。那个欺骗了我的人是把您当作德·加雷尔先生的妻子的。我完全有理由反其道而行之。过分的倒是拒绝把合法属于我的那些归还于我。

德·尚特韦尔夫人：要是我答应的话……您将会……

德·加雷尔先生：当然啦。

德·尚特韦尔夫人：那么，当初何必要离婚？

德·加雷尔先生：为了重新燃起我们的爱情火焰。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从来也不曾爱过我。

德·加雷尔先生：我不是正在给您一个极好的证明吗！

德·尚特韦尔夫人：什么证明？

德·加雷尔先生：怎么？什么证明？当一个男人疯狂到了先娶一个女人为妻，然后又成为她的情夫，这就证明了他是爱她的。不然，我就对爱情一窍不通了。

德·尚特韦尔夫人：哦！我们别把事情搞混了。娶一个女子为妻证明了爱或欲，但是以她作为情妇，除了蔑视……其他什么也不能证明。在前一种情况，人们承受爱情的全部负担，全部烦恼和全部责任；而在后一种情况，人们只是自己取乐而把上述担子全都压到了合法主人的头上，并且一旦对方不再取悦于自己，这种欢乐也就自行消失了。因此，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德·加雷尔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您的推理根本站不住脚。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不应该娶她为妻。因为假如娶了她，那么可以肯定，她会欺骗他，就如同您欺骗了我一样。证明是现成的。而且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情妇会用欺骗丈夫的全部狂热劲头来忠诚于她的情夫。难道不对吗？假如您想在您和一个女人之间结成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您先让另一个人娶她，婚姻不过是一根可以任意割断的细线。您可以成为这个女人的情夫，因为自由恋爱才是一条砸不断的锁链。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越说越离奇。我坚决不同意。

德·加雷尔先生：那么我就去告诉德·尚特韦尔先生。

德·尚特韦尔夫人：您告诉他什么？

德·加雷尔先生：我告诉他您欺骗了我！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欺骗了您……您……

德·加雷尔先生：在您是我妻子的时候。

德·尚特韦尔夫人：那么？

德·加雷尔先生：那么，他就不会原谅您。

德·尚特韦尔夫人：他？

德·加雷尔先生：当然喽！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他放心。

德·尚特韦尔夫人笑着：别这样做，亨利。

楼梯上有人在叫玛蒂尔德。

德·尚特韦尔夫人悄声：是我的丈夫！再见了。

德·加雷尔先生站起来：我带您到他那里去，并且自我介绍一下。

德·尚特韦尔夫人：别这样做。

德·加雷尔先生：您看着吧。

德·尚特韦尔夫人：我求您了。

德·加雷尔先生：那么，您得接受那条锁链。

场外声音：玛蒂尔德！

德·尚特韦尔夫人：放我走吧。

德·加雷尔先生：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

德·尚特韦尔夫人：今晚，就在这里——晚饭后。

德·加雷尔先生吻着她的手：我爱您……

她走了。

德·加雷尔先生慢慢走向他的扶手椅，坐了下去。

嗨，说真的，比起前一个角色来，我更喜欢这后一个角色。她很迷人，非常迷人，尤其是在我听到德·尚特韦尔先生以丈夫特有的那种主人口气叫喊“玛蒂尔德”之后，她更加迷人了。

王庭荣 译

乡村法庭

高尔日维尔治安裁判大厅里挤满了农民，他们都沿墙不动地站着，等待开庭。

他们中间有身材高大的，也有矮小的，有面色红润的胖人，也有弱不经风的瘦子，他们的样子个个都像苹果树根的根雕。他们把篮子放在地上，安稳而平静地呆在那里，想着自己的事情。他们的身上都带来了马厩和牛粪的气味，还有汗味和奶酸味。苍蝇在白色的天花板下嗡嗡做响。从敞开的大门，人们可以听到鸡叫声。

大厅里的台上有一张铺着青绿呢的长桌。左端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坐在那里写着什么，右端则是一名法警挺直地坐在椅子上随便张望。在空荡荡的大墙上，有一尊巨大的木雕基督。他那种极度痛苦的样子，仿佛表明他为了这些身上散发出畜生气味的粗鲁乡下人的事业仍在继续奉献他那无限的苦难。

治安法官终于进来了。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的胖人。当他挺着大肚子疾步走来时，他那宽大的黑色法官袍子也随之飘动起来。他坐了下来，把那顶直筒无边高帽放在桌子上，并且用极其轻蔑的神情看着大厅里的乡民们。

这是一位外省的文人，是当地的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是那

种能够翻译贺拉斯作品、欣赏伏尔泰的小诗、熟背韦尔-韦尔以及帕尔尼的淫荡诗句的人。

他大声说道：

“波泰尔先生，请您宣读案件吧。”

随后，他笑着用拉丁语低声说道：

“我想说的已经都说了。”

于是，书记官抬起了他的秃脑门，含混不清地念道：《维克图瓦·巴斯居尔夫人状告伊西多尔·帕蒂龙案》。

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向前走来。这是一个农村里有地位的女人，一个乡镇的贵妇。她戴着有飘带的帽子，一根表链斜垂在她的腹部上，手上的几枚戒指和耳朵上的耳环闪闪发光，如同点燃的蜡烛。

治安法官用一种熟识和带着玩笑的目光向她致意，并且说：

“巴斯居尔太太，陈述您的冤情吧。”

被告坐在另一头，由三个人组成。中间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年轻农民，面颊丰满，像个大苹果，这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在他右边是他非常年轻的妻子，又瘦又小，像一只卡晏种母鸡，在她扁平的小脑袋上戴着一顶玫瑰色的软帽，活像一个鸡冠。她的眼睛圆圆的，又惊又怒，像家禽一样地侧着看人。小伙子的左边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他那弯曲的身躯裹在他那件浆过的上衣里，仿佛被罩在一座大钟里。

巴斯居尔夫人开始陈述：

“治安法官大人，我收养这个孩子已经有十五年了。我像母亲一样抚养和喜欢他，我为他做了一切，并且把他培养成人。他曾经答应我，向我起誓永远不离开我。他甚至还给我立了文书，

根据文书我给了他一份小小的产业，即贝克-德-莫尔坦的一块土地，大约值六千法郎。不料，一个小东西，一个一钱不值的黄毛丫头……”

治安法官：请您克制一点，巴斯居尔夫人。

巴斯居尔夫人：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我明白自己说的意思，却教他昏了头，不知对他施了什么计，不，我不知道什么计……后来，这个笨蛋，这个大傻瓜就娶了她。并且他还通过婚姻把我的那份产业带给了她，就是我在贝克-德-莫尔坦的那份产业……啊！不行，啊！不行……我有文件，这就是……那么，他得把我的产业归还于我。我们为这份产业曾经立过公证书，并且，为了友情也立过一份私人文书。两份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各有各的权力，难道不是吗？

她把一张打开的印花公文纸递给法官。

伊西多尔·帕蒂龙：她说的不对。

法官：请住嘴。会轮到您说话的。（他念了起来：）

本人伊西多尔·帕蒂龙立此字据向我的恩人巴斯居尔夫人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永不离开她，并且忠诚地为她效劳。

1883年8月5日　于高尔日维尔

法官：有一个十字画押。您不会写字吗？

伊西多尔：是的，我不会写字。

法官：这个十字是您画的吗？

伊西多尔：不，不是我画的。

法官：那么是谁画的？

伊西多尔：是她自己。

法官：您现在准备发誓您没有画这个十字吗？

伊西多尔急促地：我以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有能听见我说话的仁慈的上帝的名义发誓，那个十字不是我画的。（他举起手，并且侧过身去吐了一口唾沫以加强他的誓言。）

法官笑着：您和在场的巴斯居尔夫人一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伊西多尔：她是我的相好。（哄堂大笑）

法官：请注意您的用词。您是想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她所说的那样纯洁，对吗？

帕蒂龙老爹发言：法官大人，当她引他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满十五岁，不满十五岁呢……

法官：您是想说勾引？

父亲：我哪能知道？他那时还不满十五岁。她可是已经养了一大串，一共有四个。她像育肥鸡一样给他们吃好的，让他们吃饱了，就是不给他们任何尊严。然后，当她认为时机来到时，她就勾引他们堕落……

法官：是堕落……那么，您就让他这么干了？……

父亲：不管这个女人或那个女人，总归会有这么一天的！……

法官：那么，您要状告什么呢？

父亲：什么也不告。喔！我什么也不告，不告。只不过我的儿子，他已经不愿意再干了，他是自由身了。我请求法律保护他。

巴斯居尔夫人：这些人编造了一大堆谎话来污蔑我，法官大人。我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男子汉。

法官：当然喽。

巴斯居尔夫人：那他还否认，他抛弃我，并且还夺走我的

产业……

伊西多尔：这不是真的，法官大人。我想离开她已经有五年了，因为她胖得太厉害了，对我很不合适，让我倒胃口。因此我就对她说我要走了。于是，她就哭得像个泪人儿，并且答应把贝克-德-莫尔坦的那份产业给我，为了让我再多留几年，顶多四五年。我呢，答应了。见鬼！要是换了您，您会怎么做呢？

因此，我又留了整整五年，一天不缺，一小时不少。我跟她已经了结了，各得其所。我值这一份！（一直没有做声的伊西多尔的妻子，这时像鹦鹉一样地尖叫起来：）

“您瞅瞅她，瞅瞅她，法官大人，她那副丑样子，您告诉我，这值得吧？”

父亲肯定地点了点头，再三说道：当然喽，完全值得。（巴斯居尔夫人跌坐在他后面的长条凳上，哭了起来。）

法官慈爱地：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夫人，我无能为力。您是立了正式文书把贝克-德-莫尔坦您的那块地给了他的，完全符合手续。地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他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做他已经做的事，并且把这块地作为奁产带给他的妻子。我无需提及那些……那些微妙的问题……我只能用法律的观点来判断事实。对此，我无能为力。

帕蒂龙老爹骄傲地：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法官：完全可以。（他们在在场农民同情的目光注视下退了席，如同那些打赢了官司的人。巴斯居尔夫人则坐在长凳上哭泣。）

法官笑着说：想开点，亲爱的夫人。瞧瞧，瞧瞧，想开点吧……嗯……如果我可以向您提供什么意见的话，那就是再找一个……找一个学生……

巴斯居尔夫人哭着说：我不会找到的……不会的……

法官：我很遗憾不能给您介绍一个。(她向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基督投去了一瞥失望的目光，随后她站了起来，哀伤地哽咽着，并且用手帕捂住脸，小步向外走去。)

法官转向书记官，并且用嘲笑的口吻说：对于利斯① 的离去，卡利普索② 无法自慰。(随后，严肃地说：)

“宣读下面的案件。”

书记官含混不请地：塞勒斯坦-波利特·卡舍尔。——普罗斯佩-马格洛瓦尔·迪厄拉费……

王庭荣 译

① 于利斯，希腊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是史诗《奥德赛》的中心人物。

② 卡利普索，希腊神话里的女神，是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她曾把于利斯留在她的岛上住了10年，二人夫妻相待。但于利斯仍怀念家乡，在宙斯的命令下，她只得送他回乡。

十一号房间

“怎么！您不知道第一主席阿芒东先生为什么被调走?”

“不，一点都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从来都没有弄明白。可是，这实在是一件怪而又怪的事情。”

“快给我说说。”

“您一定还记得阿芒东太太吧?她是个身材娇小，头发棕色的漂亮女人。她的神情那么高雅而细腻，在佩尔蒂-勒-隆这一带人们都称她为玛格丽特夫人。”

“当然记得。”

那好，您就听着。您一定也记得她比城里任何人都受人尊重、敬仰和爱戴。她很会待人接物，特别善于组织晚会和慈善活动，能够为穷人弄到钱，并且还会想尽办法来取悦年轻人。

她还特别风雅和俏丽。但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卖俏和外省人特有的妩媚风雅。因为这个娇小的女人是个外省人，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外省女人。

作家先生们都是巴黎人。他们用各种方法来歌颂巴黎女子，

因为他们只熟悉巴黎女子。可是我敢声明，外省女子，尤其是高品位的外省女子要比巴黎女子强百倍。

细巧的外省女子有一种特别的风度，比巴黎女子更为谨慎、更加谦恭。她们从不轻易许诺，但却慷慨地给予。而巴黎女子恰好相反，她们往往轻易许诺，却从不白白付出。

巴黎女子是虚假的漂亮和放肆的胜利之杰作，而外省女子则是真诚谦虚的化身。

一个机智的外省小女子，以她那灵敏的有产者的神情、领年金者迷惑人的诚实、若无其事的微笑以及她那一次次巧妙而执拗的小小激情，能表现出比全体巴黎女子还要强千百倍的狡诈、灵巧和女性的创造力。她能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恶癖，而在这个四面八方时时处处都在注视着她的小城里又不会引起任何猜疑、任何喧哗和任何丑闻。

阿芒东太太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迷人女子。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生活会不像她的眼光一样清纯。她的眼光栗色、透明、热烈而又那样诚实。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正因如此，她有一个绝妙的诀窍。这是她天才的发明和卓越的创造，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简单。

她在当地驻军里勾引一个又一个情人，每人一上钩就是三年，因为这些军人的服役期正好三年，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于她来说，无爱情可言，有的只是情欲。

每当一团新军到达佩尔蒂-勒-隆，她就对全体三十至四十岁军官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不是三十岁的小伙子还不够谨慎，而过了四十岁的人就不够强壮有力了。

哦！她对这些军官的了解同少校一样清楚。从他们的私人习惯、所受的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体质外貌、能否吃苦耐劳到性格是否温顺或暴躁，拥有资产状况以及是否崇尚节俭或善

于挥霍浪费，她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然后，她从中进行挑选。她优先考虑那些外表像她一样文静而又长得漂亮的男人。她还要求他们和别的女人没有公开交往，也不曾发生留下过痕迹或造成过轰动的艳遇，因为一个被人们言谈话语间常谈起其艳史的男人决不会是一个谨慎的男子。

一旦她挑中了能在其三年驻军期间爱上她的对象，就只需向他暗送秋波了。

众多的女子会为此感到为难，她们会采取寻常的办法，运用人人都使用的途径，在让人追求的过程中，表现出征服和抵抗的各个阶段。先是让人吻手指，第二天吻手腕，第三天吻面颊，后来亲嘴，再往后就没有禁区了。

但是她却有一种更为迅速、更为谨慎、更有把握的方法：举办一次舞会。

被挑中的军官前来邀请女主人跳舞。就在这跳舞的过程中，由于被飞快的旋转带动，并且被舞蹈陶醉得晕头转向，她会紧贴在军官身上仿佛要委身于他，并且还神经质地不断抓住那个男子的手。

假如此人不能领悟她的意图，他就是一个傻瓜。于是她就转向另一个排在她追求名单上的第二位猎获对象。

如果此人领悟了，那么好事就成功了。既没有声张，也不必多次访问，更无需那些会坏了好事的大献殷勤。

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更方便的吗？

女人们真应该使用同样的办法来让我们明白她们喜欢上我们了！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困难，消除犹豫，不用说话，无需动作，不必担心，去除烦恼，更不至于造成误会了！多少次，快到手的幸福从我们身边溜走而自己却毫无知觉，因为我们有谁能够洞察女人思想的秘密，她们那不易察觉的顺从情绪和肉体

无声的召唤呢？总之，如何洞察一个缄默不语、眼光深邃清亮的女人灵魂的全部未知数呢？

一旦那个军官领悟了她的意思，就会向她要求约会。而她往往让他等待一个月甚至六周，用来观察他，了解他，看他是否有任何危险的缺点。

在此期间，他绞尽脑汁寻找一个不会有任何危险的幽会地点。他想到的办法都是很不容易而且不够牢靠的。

后来，在某次公开的晚会上，她会悄声地对他说：

“星期二晚上九点，您到城根附近武齐耶大道上的金马旅店去找克拉丽丝小姐。我在那里等您，一定要穿便装来。”

事实上，八年来她在这家不出名的客店里常年包着一间客房。这是她第一位情夫出的主意，她也觉得很妙。后来情夫走了，她就把这个小窝保留下来了。

哦！这是个很简单的小窝。四面墙上贴着蓝花浅灰色壁纸，一张冷杉木大床，平纹细布的窗帘，应她的要求店主买来的一把扶手椅，两把普通椅子，一块床前小地毯，还有几个洗漱用的瓶瓶罐罐。这些就够了，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墙上有三幅大照片。这是三位骑在马上的少校，都是她的情人少校！为什么呢？是不是由于不能留住本人、留住直接的记忆，她想以此来间接地留住美好的回忆呢？

她每次来到金马旅店从未被任何人认出过。您看妙不妙？从来没有被任何人认出！

她的招术既绝妙又简单。她提议和组织一系列慈善和救济活动。这些活动她常去参加，但时而又缺席。丈夫了解她正在从事的耗费昂贵的慈善事业，因此对她从不生疑。

所以，一旦幽会确定，她就会在晚餐时当着仆人说：

“今晚我要去法兰绒慈善基金会，为瘫痪老人募款。”

于是，她八点左右出门，先去慈善基金会，很快又从那里出来。穿过几条街道，她来到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在一个没有路灯的阴暗角落里，她摘下帽子换上一顶藏在短斗篷下的女仆用的软帽，又抖开一条从斗篷下掏出的围裙系在身上，再把原先戴的时髦帽子和披在肩上的斗篷放入一个口袋。随后，她就大胆地撅着屁股碎步疾走起来，活像一个出门采购的小女仆。有时候，她甚至像有急事一样疾跑起来。

有谁能料到这个纤弱和活泼的女仆竟是第一主席阿芒东的太太？

她来到金马旅店，直奔她的房间，因为她有钥匙。旅店的老板特鲁沃先生站在柜台后面看见她走过，喃喃自语道：

“克拉丽丝小姐又来寻欢作乐了。”

这个狡黠的胖老板确实看透了几分，但是他并不想知道得更多。当然，后来当他得知他的房客竟是阿芒东太太，就是佩尔蒂-勒-隆这一带人们常说的玛格丽特太太时，着实吃了一惊。

下面就来告诉您这件丑事是如何被揭穿的。

克拉丽丝小姐从来不会连续两夜去进行秘密幽会，因为她太精明，太谨慎了，绝对不会这样做的，绝对不会的。特鲁沃老板对此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因为八年来他从未见过她头天晚上来过第二夜再来。所以往往在客房比较紧张时，他会安排客人在这个房间里过一夜。

然而去年夏天，第一主席阿芒东先生外出一周。那是七月份，阿芒东太太的欲火正旺。由于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当她和情夫，漂亮的瓦朗热尔少校分手时，问他是否愿意第二天再次欢聚。他立即说：

“怎么会不愿意呢？”

于是两人约定星期三老时间在此相聚。她悄声叮嘱：

“宝贝，假如你先到，你就躺在床上等我。”

两人亲吻拥抱一番后就分了手。

就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时分，特鲁沃老板在店堂里读着《佩尔蒂记事报》，这是一份当地的共和派报纸。他远远地对着正在院子里褪鸡毛的妻子大声喊道：

“咱们这里闹霍乱了。昨天沃维尼死了一个人。”

后来，他把这件事忘在了一边。他的店里顾客满堂，生意兴隆。

中午光景，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步行前来的，像是个旅行者。他喝了两杯苦艾酒，又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天气太热，他喝了一公升酒后，至少又喝了两公升水。

接着他又喝了咖啡和甜烧酒。准确地说，他喝了三杯甜烧酒。后来他感到有点发困，想要一个房间睡上一两个小时。当时没有空房间，老板和老板娘商量之后决定让他去克拉丽丝的房间。

此人就进了房间。后来快五点了，还不见他出来，老板就去叫醒他。

吓死人了，他居然已经死了！

店主赶紧下楼找到老板娘：

“嘿，我安排在十一号房间的那个艺术家，我发现他已经死了！”

她举起胳膊惊叫起来：

“不可能！我的上帝！难道是霍乱？”

特鲁沃先生摇了摇头：

“我觉得倒像是大脑传染病，因为他全身黑得像酒滓。”

老板娘又惊又吓，一遍又一遍地说：

“可不能说出去，可不能说出去，人家会以为是霍乱了。你快去申报死亡，但是不要声张。咱们到夜里把他抬出去，免得被人看见，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老板压低了声音说道：

“克拉丽丝小姐昨夜刚来过，今晚十一号房间应该是空的。”

接着他去找医生。医生确认死者是在暴饮暴食之后充血死亡的。后来又同警长商定半夜里把尸体拉走，以免引起客店的人们生疑。

九点刚过，阿芒东太太悄悄溜进客店，登上楼梯。这一天居然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她来到十一号房间，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壁炉台上点着一支蜡烛。她转身看着床铺。少校已经躺在床上，但是他拉上了床帏。

“宝贝，稍等一会儿，我马上来了。”她娇声地说。

于是，她急不可耐地脱下身上的衣服，两只高帮皮鞋甩在了地上，紧身衣扔在了扶手椅上。接着她的黑长袍和短裙被一一解开扔到地上，在她的四周围成了一圈。最后，她身上只剩一件红色丝绸衬衫，像一朵刚绽开的鲜花。

由于少校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问道：

“我的心肝，你睡着啦？”

他没有回答。于是她笑了起来，低声说：

“哟，他睡着了。真逗！”

她穿着长袜，这是一种黑丝长袜，疾步向床奔去，迅速地钻进了被窝，两臂紧紧抱住对方，双唇紧贴住他的嘴，她仿佛想突然把这具已经冰凉的旅行者尸体唤醒过来！

最初一瞬间，她惊呆住了。太可怕了，她一点都不明白。冰凉僵死的肉体向她身上传去了一种莫名其妙、难以忍受的恐惧

感，以致于她的脑子根本来不及思索。

她猛地跳下床来，从头到脚浑身发颤。她奔向壁炉，抓起蜡烛，回过来仔细察看。她看到了一张陌生可怖的面孔。此人肤色发黑、面部肿胀、双眼紧闭、颏部扭曲走形，煞是难看。

她尖叫起来，那是女人在疯狂时发出的持续不断尖利的叫喊声。她扔下蜡烛，打开房门，全身赤裸地逃到了走廊里，并且继续恐怖地嚎叫。

住在四号房间的旅行推销员穿着短裤立即出来，并且抱住了她。

他恐慌地问：

“出了什么事，姑娘？”

她惊恐万状，结结巴巴地说：

“有……有……有人……在……在我……在我房间里……杀死人了……”

别的房客也纷纷出来，老板自己也跑来了。

突然间，少校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

一见到少校，她立即向他扑过去，并且大声叫喊：

“贡特朗，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有人在我们的房间里杀死了一个人。”

后来，费了一番周折这件事情才得以澄清。特鲁沃先生说明了真相，并且要求立即释放克拉丽丝小姐，他以脑袋担保小姐清白无罪。但是穿短裤的旅行推销员在检查了尸体后认定是谋杀，他鼓动其他房客一起不准放走克拉丽丝小姐及其情夫。

他们一直等到警长的到来。警长放走了他们，然而他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

一个月以后，第一主席阿芒东先生获得了晋升并得到一所新的府第。

王庭荣 译

壁　橱

那时候，我们在晚饭后就喜欢谈论女人，因为男人之间不谈女人还有什么可谈呢？

有一个人说：

“嘿，我在这方面遇到过一件稀奇的事情。”

于是，他就讲述了他的故事：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觉得非常疲乏，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愁苦。这种情形会不时地侵蚀我们每人的灵魂和肌体。我孑然一人呆在家里。我感到，如果这样呆下去，我一定会忧伤得发生可怕的精神危机。而且，假如这种忧伤反复袭来，会导致我自杀身亡。

于是我套上大衣，漫无目标地出了门。我一直走到了大马路，开始沿着各家咖啡馆漫步。天上下着雨，咖啡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下的是那种毛毛雨，它既浸湿你的衣服也润湿你的头脑。它不是那种倾盆大雨，瀑布般地从天而降，把气喘吁吁的行人都赶进大门洞里，而是那种极小的毛毛细雨，人们几乎感受不到雨点，是那种不间断地向你落下的几乎看不见的小水珠，能在你的外衣上立刻结起一层冰冷刺骨的雪白小雨珠的湿雨。

干些什么呢？我踱来踱去，思忖着到哪里去度过两个小时。我第一次发现，巴黎的夜晚竟没有一个可以消遣的去处。最后，我终于决定去牧羊女游乐园那个有许多姑娘的好玩地方。

大厅里空空荡荡。长长的马蹄形甬道上只有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们的共同特性表现在举止、衣着、头发和胡子的式样、还有帽子和面部色泽上。很少看到一位像是经过梳洗，干干净净，穿着成套服装的先生。至于那里的女人，几乎都一模一样，是那种你们都知道的令人厌恶的姑娘，既丑陋不堪，又显得疲惫万分，个个都无精打采。她们边走边寻找猎物，并且个个都愚蠢地装出一种居傲的样子，真是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里的女人都萎靡不振，与其说她们胖倒不如说是脂肪堆砌起来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部分虚胖，那一部分纤细，她们长着议事司铎那样的大肚子，涉禽一样的外八字细腿。说实在的，没有一个值得上她们费尽心机挣来的一枚金路易。

突然间，我发现一个小个子女人，看来相当可爱。她不很年轻，但很有神采，样子有点滑稽，很是撩人。我叫住她，并且不假思索地马上就说定了过夜的价钱，因为我不愿意孤独一人回到家里，我想要搂着这个女人一起过夜。

于是我就跟着她走。她住在殉难者街的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子里，楼梯上的煤气灯已经熄灭。我慢慢地往上爬，不时地点亮一根蜡烛，有时脚踢着梯级跌了个踉跄。我满肚子窝火地跟着前面裙子发出的窸窣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到五楼她停住了。关好房门后，她便问我：

“你打算一直呆到明天？”

“当然喽，我们不是已经说好的吗？”

“那好，小猫咪，我只是问问。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马

上就来。”

她把我一人留在黑暗中。我听见她关上两道门，并且觉得她在说话。我有点惊慌不安，不知是否有杈杆儿躲在里面。不过我长得腰圆膀粗，于是就定下心来，同时想着：“咱们等着瞧。”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有人在走动，极其小心地轻步走着。接着，另一扇门被打开，我仿佛又听见有人说话，但是声音极小。

她来了，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她对我说：

“你可以进来了。”

这种以你相称的方式证明一种占有。我走了进去，在穿过一间显然从未有人就过餐的餐厅后，来到了小姐的闺房。房间里家具齐全，挂着棱纹平布的窗帘，还有朱红丝绸的鸭绒压脚被，上面布满了可疑的斑点。

她又说：

“小猫咪，你随便点。”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了这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我还没有解开大衣，她已经迅速地脱下衣服钻进了被窝。她笑了起来：

“喂，你怎么啦？是不是变成泥塑木雕了？来吧，快来吧！”

于是我也迅速解衣，睡到了她身旁。

五分钟后我就急不可耐地想穿上衣服离去。但是在自己家里常有的那种叫人难忍的疲乏之感却又把我留下，使我无力动弹。尽管对这张人人都来睡的床铺十分厌恶，我仍然只得留在床上。我以为，在游乐场吊灯光辉下这个女人身上所显示的那种肉欲魅力，在我的怀里已经消失殆尽。此时，紧贴我身子的只是一个俗不可耐的、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姑娘。她那假献殷勤和冷漠无情的接吻，发出了大蒜的余味。

我和她闲谈起来：

“你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到一月十五号已经半年了。”

“以前在哪里住?”

“以前住在克洛泽尔街。不过门房太太对我百般挑剔，所以我就搬走了。”

于是她就开始没完没了地讲述门房太太散布关于她的流言蜚语的故事。

忽然间，我听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动静。先是一声叹息，后来是很微弱但是很清楚的一声，好像是有人在椅子上转身。

我顿时从床上坐起，问道：

“什么声音?”

她镇定自若地答道：

“小猫咪，别怕，是邻居家的。隔板太薄，听起来就像这屋里的声音。这种房子特别不好，就像是纸糊的。”

我极度懒倦，又钻进被子里躺了下来。两人继续聊天，这时候，我被一种愚蠢的好奇心所驱使。这种好奇心常常叫男人们去询问这些女人的初次艳遇，想揭开她们初次失身的秘密，仿佛想从她们身上找出遥远的无辜的痕迹，可能想通过她们用真挚的语言迅速回忆起从前的诚实和贞洁从而爱上她们。因此，我向她提出了许多关于她最初几个情人的问题。

我知道她一定不会说实话。那有什么关系呢？在她叙说的谎言里，也许我能发现一桩真诚感人的事情。

“喂，告诉我他是谁?”

“是个划船手，小猫咪。”

“啊！那么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当时我在阿尔让特伊。”

“那时候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一家饭店当女佣。”

“哪一家饭店？”

“水手饭店，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啦，在博南芳。”

“对。”

“这个划船手是怎么追你的？”

“我正在收拾他的床，他就扑了上来强迫我。”

忽然间，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理论。那是一位善于观察和很有哲学头脑的医生。他常年在一家大医院服务，使他得以每日每时都能接触到那些未婚母亲和妓女，了解到妇女的一切羞耻和苦难，了解到那些可怜的女人在成为有钱闲逛的男人牺牲品之后的一切羞耻和苦难。

“一向如此，”他对我说，“一个姑娘总是被她那个阶级、并且与她地位相仿的男人勾引下来的，这方面我有好几大本观察记录。人们总是谴责富人采摘普通百姓孩子的清白之花，事实却并非如此。富人是出钱购买已经摘下的鲜花，他们有时也摘花，不过摘的是第二茬开放的鲜花，他们从不采摘第一期鲜花。”

于是，我转身面向伴侣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我了解你的故事。划船手并不是你的第一个相好。”

“哦，不！小猫咪。我发誓，他是第一个。”

“你在撒谎，我的小傻猫。”

“不，我保证没有撒谎。”

“你肯定撒谎。得了，快把实情告诉我。”

她仿佛犹豫了一下，有点吃惊。

我接着说：

"小美人，我是魔法师，会催眠术。假如你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施魔法让你入睡，这样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她像同类女人一样愚蠢，害怕了。于是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怎么猜到的？"

我说：

"快说吧！"

"哦！第一次真是算不得什么。那是当地的一次欢庆活动。临时请来了一名厨师，亚历山大先生。他一来，就在饭店里发号施令。他指挥每一个人，包括老板和老板娘，俨然是个国王……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但是他并不安分地在炉灶前操作，总是高声叫嚷：'快拿点黄油来，拿几个鸡蛋来，要点马德拉葡萄酒！'人们必须立刻跑着把东西送来，否则他就发火，并且说出一些非常难听的话，让你羞得一直红到大腿根。"

"一天的活干完，他就在门口抽起烟斗来，我拿着一摞空盘子走过他身边时，他对我说：'来呀，孩子，到河边去带我逛逛这里的景致。'我就糊里糊涂地去了。我们刚到河边，他就马上把我按倒在地，我根本来不及明白他在干什么。后来，他坐九点的火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问：

"就这些？"

她吞吞吐吐地说：

"喔！我想弗洛朗坦是他的。"

"谁是弗洛朗坦？"

"我的儿子。"

"啊！妙极了。你让划船手相信他是孩子的父亲，对吗？"

"当然罗！"

"划船手有钱吗？"

"唔，他给弗洛朗坦的名下留了一份每年三百法郎的年金。"

我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便接着追问：

"很好，我的孩子，很好。你们这种人毕竟个个都比人们想象的要聪明。那么，弗洛朗坦现在多大了？"

她说：

"已经十二岁了。开春他就要第一次领圣体了。"

"很好，那么从那时起你就心安理得地干起这一行了？"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有什么办法呢，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这时，一声巨响，就在这个房间里发出的一声巨响惊得我立即跳下床来。那是有人倒在地上，接着又用手摸索着墙壁爬起来的声音。

我抓起蜡烛，四面巡视，又气又怕。她也走下床来，想拦住我，一面低声慢气地说：

"没什么，小猫咪。我保证没什么。"

可是，我发现了怪声是从哪里发出的。于是，我径自走向床头边一扇隐蔽的门，猛地把它拉开……我发现了一个浑身战栗、睁大着一双可怕的亮晶晶的眼睛、既苍白又瘦弱的男孩。他坐在一张麦秸靠垫大椅子旁，显然刚才是从这张椅子上掉下来的。

一看见我，他就哭了起来，并且张开双臂扑向他的母亲：

"不是我的过错，妈妈，不是我的过错。我刚才睡着了，就掉了下来。不要说我，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转过身来问这个女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显得很不好意思，又很难过，断断续续地道出了真情：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挣的钱太少，不能够送他去外面寄宿！

我得自己带着他。再说，我也没有钱另租一间房子，我的老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睡。假如客人只留一两个钟点，他就待在壁橱里。他能很乖地呆在那里，他会的。但是，有的客人像你这样要过夜时，这孩子坐在椅子上睡着，腰就痛得支撑不住了……这也不是他的过错……我倒想看看你……你来坐在椅子上睡一夜试试……跟我说说这是什么滋味……”

她生气了，发怒了，吼叫起来。

孩子一直在哭。这是一个孱弱和畏怯的可怜孩子，对，这就是壁橱里的孩子，寒冷黑暗的壁橱里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时地来到暂时空着的床上吸取一丝温暖。

这时候，我也很想哭一场。

后来，我就回到自己家里睡觉去了。

王庭荣 译

俘　虏

森林里一片寂静,只有雪花掉在树上时发出的细微颤动声。雪是从中午开始落下的。这是一场细碎的小雪，在树枝上结成了苔藓样的冰层，给矮树丛的枯叶披上了一层银装，给大地铺上了一张雪白松软的大地毯，使得这茫茫林海更加重了无限的沉寂气象。

在看林人房子的门外，一名年轻的妇女正挽起袖子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斧子劈柴。她细高挑儿，但很健壮，是个地道的森林姑娘。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看林人。

屋里传来了一声叫喊：

“贝尔蒂娜，今晚只有我们两个人，快进来吧。天已黑了，可能会有普鲁士人或狼在附近打主意呢。”

劈柴的女人正在用力地劈一段树根。每劈一下，她都挺起胸膛，举起双臂。她边劈边答话：

“这就完了,妈妈。我来了,来了。不用害怕,天还亮着呢。”

随后，她把劈好的大大小小柴块搬进屋里，沿着壁炉墙堆放好,又出去关好各扇板窗,这是用橡木心子做成的宽大板窗。最后，她进到屋里把沉重的门闩插上。

她母亲正在火炉旁边纺线。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因

为年老而变得有点胆小怕事。

“我不愿意你爸爸出去，”她说，“就剩下我们两个女人，顶什么用。”

女儿答道：

“嘿！打死一只狼或是一个普鲁士人我还是不成问题的。”

说着，她用眼神指了指挂在壁炉上方的一支手枪。

她的男人在普鲁士入侵开始时就应征入了伍。她就留下来跟父母一起过。父亲是个老看林人，名叫尼古拉·皮雄，外号“高跷”。他顽固地拒绝离开这里的住所回到城里。

离这里最近的小城是勒泰尔，这是一座建筑在整块岩石上的昔日的军事要塞。这里的人们都很爱国，城里的市民已经下决心抵抗入侵者，决定依照当地的传统关紧城门，长期死守。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一次是亨利四世时期，一次是路易十四时期，勒泰尔的居民曾以其英勇的防卫名扬全法国。这一次，他们当然仍将这样做！否则他们将与城市同归于尽。

为此，他们购置了大炮和步枪，装备了一队民兵，组建了营队和连队。他们整天都在演武场操练。他们中有面包师、杂货铺老板、肉店老板、公证人、诉讼代理人、木匠、书商和药剂师。他们每天轮流按时在拉维尼先生指挥下演练。拉维尼从前当过龙骑兵的士官，现在开一家专卖服饰用品的商店。他娶了大拉沃当先生的女儿为妻，并继承了他的店铺。

他自命为少校城防指挥官。由于全体青年人都已入伍上前线，他就把剩下来的男丁召集起来，每天进行训练，准备抵抗侵略。胖子们是在街上以小跑的步伐行进，用以减肥并增加肺活量，瘦弱的则身负重物前进以强筋壮骨。

于是，他们等待着普鲁士人的到来。但是普鲁士人并没有出现。然而，这些外国佬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曾经有过两次，

他们的侦察兵穿过树林来到了看林人"高跷"尼古拉·皮雄家跟前。

老看林人跑起来像狐狸一样快，他去城里通报了情况。于是大家瞄准了大炮，可是敌人始终没有出现。

"高跷"的住所被当作设在阿弗利纳森林里的前哨站。看林人每周两次进城采办日用物品，并且向城里的市民报告乡下的消息。

这一天他进城是为了报告两天前曾有一小队德国步兵在下午两点时分来到他家，后来又很快离去。领队的军官会讲法语。

每当他进城时，为了防备现时已经变得非常凶残的恶狼，老头儿总是带着两条狗，两条长着狮子一样嘴巴的高大牧羊犬。他把老婆和女儿留在家里，并且叮嘱她们，一旦天黑就进门筑好防御。

女儿什么也不怕，但是老太太总是怕得发抖，并且反复唠叨：

"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们看着，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一天晚上，她比平时更加担忧。

"你知道你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她问。

"嗨！肯定不会在十一点之前回来。每次他在指挥官家里吃晚饭，他总是很晚回家的。"

于是，她把大锅挂在火上准备煮汤。当她停止搅拌后，听到从壁炉烟道里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声响。

她喃喃说道：

"像是有人在林子里走动。听起来至少有七八个人。"

母亲害怕了，她停下纺车慌张地说：

"哦！上帝啊！你爹刚好不在家！"

她还没有说完话，一阵剧烈的叩门声把大门振得直晃。

母女两人没有回答，一个喉音很重的人操着浓重德国口音的法语大声地喊道：

“开门！”

接着是一片寂静，那个嗓音的人又喊叫起来：

“快开门，不然我就砸门了！”

这时，贝尔蒂娜从壁炉上方取下手枪藏到裙子的口袋里，随后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问道：

“您是谁？”

那人回答：

“我们是那一天来过的小分队。”

少妇接着问：

“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和我的小分队从今天早上起就在林子里迷路了。快开门，不然我就要砸门了。”

女看林人别无选择。她迅速拉开门闩，打开了沉重的大门。

在雪地苍白的阴影里，她看见了六个男人，六个普鲁士士兵，就是前两天来过的那六个人。她语气坚定地问：

“你们这时候来干什么？”

军官反复说道：

“我们迷路了，完全迷路了，我认出了你们的房子。从今天早上起我就什么也没有吃。”

贝尔蒂娜高声说：

“不过，今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我母亲两个人。”

这个军官像是一个正直的汉子，他说：

“没关系，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但是你得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又饿又乏，快支撑不住了。”

女看林人往后退了一步说：

“进来吧。”

他们进来了，满身都是雪，钢盔上堆起一层洁白的雪花，样子像奶油夹心蛋糕。他们个个都显得疲惫不堪。

年轻的女主人向他们指了指大桌子两旁的木头长条凳。

“请坐，”她说，“我来给你们煮汤。看来你们真是累坏了。”

随后，她重新插上了门闩。

她往大锅里添上水，又添了黄油和马铃薯，接着摘下挂在壁炉上的一块腊肉，切下一半放进了汤锅里。

六个普鲁士军人瞧着这一切动作，眼里发出饥饿的火光。他们已经把步枪和钢盔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像在教堂里的孩子那样乖乖地等待着。

母亲又开始纺起纱来，并且不时地向那几个入侵的士兵慌张地望一眼。这时候，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到纺车轻轻地转动、炉火发出的劈啪声以及汤锅里水开始热起来的轻微响声。

但是突然间，一声怪响使他们每人都吓得直哆嗦。像是从门底下传进来的一种嘶哑的喘息声，那是一种猛兽打鼾时发出的嘘气声。

德国军官猛地扑向武器。女看林人用手势制止他，笑着说：

“是狼。它们跟你们一样在到处转悠，它们饿了。”

军官不相信，他要看个究竟。他刚把门打开，就看到两只大灰狼腾地飞快逃走了。

他回到桌边坐下，喃喃说道：

“我真不敢相信。”

于是，他就一心等待着肉汤出锅了。

他们贪婪地吃了起来。他们的嘴巴一直张到了耳朵根，好多吞食一点，滚圆的眼睛瞪得老大，上下颌张得开开的，喉咙

发出了像落水管里格鲁格鲁的水声。

母女俩静静地望着这些大个头红胡子迅速的吞食动作。肉汤里的马铃薯仿佛掉进了这些活动的毛丛里。

由于他们很渴，女看林人下到地窖去取苹果酒，她在那里停了不少时间。地窖是一间有穹顶的小屋，据说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做过监狱，又当过避难所。有一条狭窄的螺旋形梯子通到地下，梯子的上端在厨房尽头，地面上有一块翻板活门盖住。

贝尔蒂娜回到上面时，面带着笑容。她独自一人用狡黠的神气笑着，她把装满苹果酒的罐子交给了德国人。

随后，她和母亲在厨房的另一头也吃了晚饭。

德国兵已经吃完饭，六个人围着桌子打起了瞌睡。不时地有人的前额撞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一声，于是他就突然被惊醒，坐起来。

贝尔蒂娜告诉军官：

“你们围在火炉前睡吧。不用说，那儿的地方绰绰有余，够你们六个人睡了。我要和母亲上楼回房里去了。”

母女俩上了二楼。大家听到她们锁上了房门，走动了一阵，接着就没有任何声响了。

普鲁士人躺在了地上，脚朝火炉，头枕着自己那件卷起来的大衣。不一会儿，六个人用六种不同的声调打起鼾来，有的响亮，有的尖锐，但全都持续不断响声如雷。

他们已经睡着很久了。突然间响了一枪，那枪声非常刺耳，听来简直像是靠着这幢房子的墙壁发出的。德国兵立即站了起来。这时，又响了两枪，接着又是三声枪响。

二楼的房门突然打开。女看林人走了下来，她光着双脚，穿着贴身小衫和短裙，手持烛台，神色慌张。她张口结舌地说：

“法国兵来了。我看至少有二百人。假如他们在这里发现你

们，他们会把房子烧掉的。你们赶紧下到地窖里去，别出声。如果你们弄出声响，那我们全都完了。”

德国军官张皇失措，喃喃说道：

“我愿意，我愿意。可是从哪里下去呢？”

年轻的妇人连忙掀起那块狭小的四方翻板活门。那六人一个个走下螺旋形的小梯子，他们倒转身子用脚尖探索梯子上的落脚处，先后下到地窖。

当最后一顶钢盔的尖顶消失后，贝尔蒂娜合上了沉重的橡木活动门板。这块门板像墙壁一样厚，钢铁一样硬，有合叶和锁簧。她用钥匙把这个地牢式的锁簧转了两道，然后她笑了，她十分满足，但不笑出声来。她感到一阵狂喜，简直想在这些俘虏的头上跳起舞来。

他们呆在那里一声不响，仿佛被关在一个坚固的石头匣子里，只靠装有铁条的气窗获得外面的空气。

贝尔蒂娜重新点燃炉火，挂起大锅，又煮起肉汤来。她自言自语地说：

“今晚老爹一定很累了。”

随后她坐下等待着。堂屋里只有那座挂钟的钟摆发出均匀的嘀嗒声。

年轻的妇人不时地望着挂钟，那焦急的眼光仿佛在说：

“走得真慢。”

但是不久她仿佛听到脚底下有人在低声说话，那低微和模糊的话语穿过砖砌的地窖穹顶一阵阵传上来。普鲁士人开始猜到了她的诡计，那军官很快爬上梯子，用拳头敲打盖板。他再次喊道：

“开门！”

贝尔蒂娜站了起来，走到盖板前学着德国人的腔调问：

“你们想要干什么？”

“开门。”

“我不开！”

那个人生气了。

“快开门，不然我就砸门了。”

她笑了起来：

“砸吧，好小子。砸吧，好小子。”

于是他开始用他的步枪枪托撞击关在他头上的橡木盖板。可是盖板竟然抗住了枪托的猛击。

女看林人听见他又走了下去。后来，六个士兵一一上来猛力敲打，并察看盖板是如何关上的。但是，他们大概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又返回地窖，重新开始商量对策。

年轻的妇人听着他们的动静。然后她打开大门在深夜里侧起耳朵仔细听。

远处的一阵狗吠声传到了她这里。她像猎人一样吹起口哨来。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两头高大牧羊犬的身影，它们腾地纵过来直扑向她。她抓住它们的脖子，叫它们不要再跑，接着她竭尽全力喊了起来：

“哎，爸爸！”

远处的声音答应道：

“哎，贝尔蒂娜！”

等了片刻，她又喊起来：

“喂，爸爸！”

来自不远的声音再次答应道：

“喂，贝尔蒂娜！”

女看林人接着说：

“别从气窗前面过，地窖里有普鲁士人。”

突然间，一个男人的高大身影出现在左前方，停在两棵大树之间。他不安地问：

“地窖里有普鲁士人，他们来干什么？”

年轻的妇人笑了起来：

“就是前天来过的那几个。他们在林子里迷了路，我把他们关在地窖里乘凉。”

接着，她讲起了冒险的经过，告诉他自己是如何用枪声恫吓他们以及如何把他们关进地窖里的。

老人仍然不放心地问：

“这么晚了，你想叫我怎么办呢？”

女儿回答道：

“你去找拉维尼先生，让他把部队带来，把德国兵俘虏起来。他会很高兴的。”

于是皮雄老爹笑了，他说：

“对了，他肯定会高兴的。”

女儿接着说：

“给你炖好了肉汤，你赶紧吃了再走吧。”

老看林人坐在餐桌旁。他先盛了满满两盆肉汤放在地上喂那两条狗，随后自己吃了起来。

普鲁士人听见他们说话，就不做声了。

一刻钟之后，“高跷”又动身了。贝尔蒂娜则双手抱着脑袋等待着。

俘虏又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喊着，叫着，疯狂地用枪托猛砸地窖那扇不可动摇的翻板活门。

后来，他们从气窗口向外射击，大概希望枪声能传到附近的德国支队那里。

女看林人不再动弹。不过，德国兵的吵闹声和他们的枪声使得她心烦，惹她生气。一股恶怒猛然生起，她真想杀死这些无赖，免得他们再闹。

后来，她愈来愈不耐烦，开始看着那座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数起来。

父亲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现在已经到城里了。她仿佛看见了他：他正在向拉维尼先生报告军情。指挥官听了激动得脸色发白，当即命令女仆拿来军服和武器。她仿佛听见了鼓声响遍大街小巷，看见了各家窗口探出了惶惶不安的脑袋。民兵们纷纷走出家门，衣裳还没有穿好，个个气喘吁吁，一面扣着武装带，一面小跑地奔向指挥官的家里。

接着，队伍出发了，“高跷”走在前头。黑夜里，队伍在积雪中行进，向着森林进发。

贝尔蒂娜看着座钟，心里想：“再过一小时，他们就可以到达这里了。”

一阵神经质的焦躁不安使她再也忍耐不住，这每一分钟她都觉得无穷无尽。时间过得真慢呐！

终于，指针指到了她预定队伍应该到达的时刻。

她重新打开大门，好听见他们的到来。她发现一个人影正小心翼翼地向她走来。她害怕了，叫了一声。谁知原来是她的父亲。

他说：

“他们派我先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没有任何变化。”

这时候，他在黑暗中发出了一阵拉得长长的尖锐口哨声。于是，很快就看见一堆棕色的影子从树林里慢慢向这里走来：这是由十个人组成的前哨。

“高跷”不断地重复：

“别从气窗前面经过。”

头几个到达的人向后面人指着那扇可怕的气窗。

最后，大部队出现了，总计二百人。他们每人都带了二百发子弹。

激动得发颤的拉维尼先生部署他的士兵在整幢房子的四周形成包围圈，只在靠墙脚作为地窖通气用的小黑洞前面留下一片空白地带。

随后，他走进屋里，询问敌方的实力和动态。那几个德国兵已经毫无声响，竟使人认为他们消失了，昏厥了，或是从窗户口飞走了。

拉维尼先生用脚跺着盖板大声说道：

“普鲁士军官先生！”

德国人没有答应。

指挥官接着再喊：

“普鲁士军官先生！”

毫无反响。他用了二十分钟来命令那个默不作声的军官带着武器和装备投降，并且保证他和他士兵的安全和军人荣誉。但是，他得不到任何同意或仇视的表示。局势变得严峻了。

民兵们在雪地里跺着脚，像赶车人那样用胳膊使劲地敲打自己的肩膀，以此取暖。他们瞧着那扇气窗，升起了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想从它前面穿过的孩子气的念头。

终于，他们中有一个平素很灵巧外号酒坛子的人突然冒险了。他纵身一跃，小鹿般地从气窗前面跑了过去。他成功了，俘虏们仿佛都死了。

有人高喊着：

“下面没有人。”

于是，另一个士兵从危险的黑洞前面通过开阔地带。这成了一种游戏，每分钟都有人从这头穿到那头，如同孩子们在玩捉人的游戏。奔跑时，每个人都使劲地甩动着腿脚，在身后溅起了大团的雪块。为了取暖，人们点燃了几大堆枯树枝。这些国民卫队士兵迅速地从左到右来回奔跑的身影，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晰了。

有人在喊叫：

“马卢瓦宗，该你了。”

马卢瓦宗是个胖大的面包师，他的肚子大得叫人发笑。

他迟疑不动，人们就取笑他。于是，他下定决心跑动，他以均匀的步伐，气喘吁吁地小跑着前进，他那肥大的肚子来回晃动着。

全队人都笑出了眼泪。大家高声喊着鼓动他：

“加油，马卢瓦宗！加油，马卢瓦宗！”

他跑完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突然从气窗里射出了一条飞速和通红的长长火舌。一声枪响，面包师巨大的身躯扑倒在雪地里，并且发出了一声惨叫。

没有人上去救他。大家看见他呻吟着用四肢在雪地上爬行。当他通过那可怕的地带后，便晕倒了。

他在臀部最丰满的地方中了一颗子弹，正是打在臀尖上。

大家震惊和害怕一阵之后，又开始笑了起来。

这时候，指挥官拉维尼出现在看林人房子的门口。他刚刚制定了作战方案，用一种颤动的声音命令道：

“铁铺老板普朗许和他那两个工友！”

三条汉子来到他面前。

“你们把房子上的落水管统统都拆下来！”

一刻钟工夫，他们就把二十米落水管带到了指挥官面前。

于是，他下令在盖板边上万分小心地钻了个小圆孔。然后用水泵从井里抽水，一直通到这个小孔。他兴高采烈地喊叫起来：

"我们来请这几位德国先生好好喝一通。"

这时响起了一阵赞美的狂热呼叫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欢叫和狂笑。指挥官组织了几个工作小组，每隔五分钟他们替换一次。随后他命令道：

"抽水！"

于是，井上抽水唧筒的铁摇把开始转动，一种细微的声响沿着水管滑动着前进，很快从梯子上一级一级地落到了地窖里。水落时发出了瀑布般的泻落声和那种有金鱼在其中游弋的岩石的跌宕声。

人们在等待着。

一小时过去了，接着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

狂躁不安的指挥官在厨房里来回踱步。他不时地用耳朵贴地，企图猜测敌人此时在做什么，并且寻思着他们能否很快投降。

现在敌人骚动了。上面听见了他们在挪动地窖里的大酒桶，听见他们在说话，并且把水弄得哗哗响。

后来，早上八时许，从气窗里传出了一句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法国话：

"我要和法国军官先生说话。"

拉维尼从窗户口回答，他的头没有探得很近：

"你投降吗？"

"我投降。"

"那好，把你们的枪都扔出来。"

于是，他们立即看到有一支枪从气窗口扔了出来，掉在雪地里。随后，两支，三支……所有的武器都扔了出来。这时候，还是那个人的声音喊道：

“没有武器了。请你快点，我们已经淹在水里了。”

指挥官下了命令：

“停止抽水！”

抽水唧筒的摇把停下来不动了。

指挥官在厨房里布置了满满一屋子持枪严阵以待的士兵，随后从容不迫地拉开了橡木盖板。

四个湿淋淋的脑袋伸了出来，这是四个长着灰黄色长发的脑袋。大家看着那六个德国人浑身发抖，上下流水，惊恐万状地先后一一走出。

他们都被抓起来，上了绑。后来，为了防止意外，队伍就立刻出发了。一共分为两队，一队押送俘虏，另一队用一张铺在几根树干上的床垫子抬着马卢瓦宗。

他们凯旋回到了勒泰尔。

拉维尼先生由于俘获了普鲁士军的前哨而被光荣授勋，而胖大的面包师则因为阵前负伤，也荣获一枚军人奖章。

王庭荣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请自己补充书名
作者＝请自己补充
页数＝请自己补充
ＳＳ号＝请自己补充ＳＳＩＤ
出版日期＝请自己补充
出版社＝请自己补充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中短篇小说（１８８４．４．２６—１８８４．１２．
遗产＆王尚民　译
女房东＆王尚民　译
小酒桶＆王尚民　译
沙莉＆王尚民　译
酒鬼＆王尚民　译
病人和医生＆王尚民　译
头发＆王尚民　译
恐怖＆桂裕芳　译
回忆＆桂裕芳　译
散步＆王尚民　译
隆多利姊妹＆桂裕芳　译
上校的见解＆桂裕芳　译
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桂裕芳　译
第二十九床＆桂裕芳　译
抽搐＆桂裕芳　译
坦白＆王宜平　译
恐惧＆桂裕芳　译
归来＆王宜平　译
坟墓＆王宜平　译
忏悔＆王宜平　译
被遗弃者＆王宜平　译
伊韦特＆王尚民　译
一个疯子？＆王庭荣　译
发现＆王庭荣　译
焚尸的柴堆＆王庭荣　译
嫁妆＆王庭荣　译
坏蛋穆罕默德＆王庭荣　译
遗赠＆王庭荣　译
护林人＆王庭荣　译
贝尔特＆王庭荣　译
邦巴尔＆王庭荣　译
忏悔＆王庭荣　译
报复＆王庭荣　译
乡村法庭＆王庭荣　译
十一号房间＆王庭荣　译
壁橱＆王庭荣　译
俘虏＆王庭荣　译